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二卷）



目 录



目 录

宇宙漂流记.....	(日) 松左京/张东平	(001)
一	宇宙航标站上的警铃声.....	(001)
二	飞来物上有孩子.....	(003)
三	脑海昊的呼救声.....	(005)
四	“宇宙呼声号”闪着红光.....	(010)
五	一小时跳出一亿公里.....	(013)
六	漂流飞船上的“伙伴们”.....	(015)
七	什么是最重要的.....	(019)
八	起风原因不明.....	(021)
九	朝着从未见过的星救接近.....	(025)
十	三颗旋转的太阳.....	(026)
十一	是着陆还是继续飞行?.....	(029)
十二	向着绿色之星飞行.....	(033)
十三	从宇宙空间进入大气层.....	(035)
十四	简直胜过老飞行员.....	(039)
十五	正三角形的月亮与圆形的湖泊.....	(041)
十六	远离地救.....	(044)
十七	卡尔究竟是什么人?.....	(048)
十八	枝条隧道的尽头.....	(053)
十九	怪物的胃囊.....	(055)
二十	卡尔的谜解开了!.....	(056)
二十一	奇迹般的返回.....	(061)



我，机器人.....	(美) 阿西莫夫/王水明	(064)
引 言.....		(064)
一 罗 比.....		(066)
二 环 舞.....		(069)
三 推 理.....		(075)
四 捉兔记.....		(081)
五 捉拿机器人.....		(089)
六 逃 避.....		(101)
七 证 据.....		(111)
水陆两栖人.....	(俄) 别里亚耶夫/钟兵	(124)
“海 魔”.....		(124)
骑 海 豚.....		(127)
袭 击.....		(129)
水陆两栖人.....		(130)
伊赫季安德尔的仆人.....		(132)
城 中.....		(134)
又 在 海 里.....		(135)
小小 的 报 复.....		(137)
左 利 达 忍 不 住 了.....		(139)
不 愉 快 的 会 面.....		(141)
恶 战 章 鱼.....		(142)
新 朋 友.....		(144)
在 途 中.....		(147)
他 就 是 “ 海 魔 ”.....		(150)
全 速.....		(152)
不 寻 常 的 囚 徒.....		(155)
被 舍 弃 了 的 “ 水 母 号 ”.....		(158)

目 录

沉没的船.....	(159)
新出现的父亲.....	(162)
天才的疯子.....	(165)
被告的话.....	(167)
狱 中.....	(170)
脱 逃.....	(174)
神秘岛..... (法) 儒勒·凡尔纳/秦晓雨	(178)
第一部 高空遇险.....	(178)
第一章.....	(178)
第二章.....	(182)
第三章.....	(188)
第四章.....	(193)
第五章.....	(198)
第六章.....	(202)
第七章.....	(206)
第八章.....	(211)
第二部 荒岛上的人.....	(215)
第一章.....	(215)
第二章.....	(219)
第三章.....	(223)
第四章.....	(227)
第五章.....	(232)
第六章.....	(237)
第七章.....	(242)
第八章.....	(246)
第三部 岛的秘密.....	(251)
第一章.....	(251)



第二章.....	(254)
第三章.....	(259)
第四章.....	(262)
第五章.....	(264)
第六章.....	(268)
第七章.....	(272)
第八章.....	(276)
第九章.....	(281)
第十章.....	(284)
月球人.....	(法) 彼·布勒/李兵 (291)
一.....	(291)
二.....	(298)
三.....	(303)
四.....	(311)
五.....	(318)

宇宙漂流记

一 宇宙航标站上的警铃声

我和爸爸刚刚躺到床上，忽然响起了报警的铃声。我吃了一惊，急忙看了看爸爸。我跟爸爸、妈妈到这个宇宙航标站上以来，已经是第二次听到这铃声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似乎是不祥之兆。

“爸爸！怎么回事？”我停下正在系睡袋的手，问爸爸，“大概又像上次一样，是颗流星吧。”

爸爸已经钻进睡袋，他急忙起身。这时，那怪物般尖叫的警铃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同时，窗子对面的控制室里，红色信号灯象喘气似地一闪一闪的。

“你在这里等着。”说着，爸爸走了出去。

我有些害怕，所以也从睡袋里爬了出来。

妈妈因为身体不太舒服，最近一直住在冥王星基地的医院里。在这座“人造航标站OP17号”上，现在只有我和爸爸两人。“人造航标站OP17号”是出入太阳系的航线——冥王星航线——上唯一的一座载人航标站。

我叫良雄·KON，今年十三岁。因为我还是个小孩，所以没有成年人号码。我是在冥王星基地出生的，是个地地道道的“外行星儿”（所谓外行星，是指在太阳系中运行的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六颗行星，和地球相比，它们的轨道距太阳更远，所以叫外行星）。由于爸爸工作调动，我便跟着一起来到了这座宇宙航标站上。

问我的学校嘛，有的。我从冥王星带来了一台“教育机”，它虽然只有一本书那么大，可是里面却装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课程。这台机器像一位严厉的老师，只要我偷懒，它就训斥我。

“喂，你又在偷懒，不复习功课吧。”

“教育机”一本正经地说，“面向墙壁，罚站四十分钟！”

机器是不懂得讲情面的。只要我不照它说的去做，它就不教给我下面的功课。

我在这座完全由机器构成的、漂浮在太阳系边缘的茫茫宇宙之中的航标站上，已经生活了三年。三年来，我并没感到有什么寂寞。航标站距离冥王星只有500万公里，所以冥王星基地上的电视节目，我们也能清楚地收看到。每年，我还有四次机会乘交通飞船到冥王星上去玩玩。我很喜欢那些经历了几兆公里的长途旅行后从博大的宇宙和无边无际的黑暗深处返航归来的恒星际宇宙飞船。

宇宙飞船从老人星、半人马星、天狼星这些距太阳系有几光年（一光年是光走一年的距离，约有10兆公里）的星球远航归来，进入太阳系后的第一站就是冥王星。在到达冥王星之前，首先要在我们的航标站附近更换动力，有时还要在这附近的空间里接受进入太阳系的检疫。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要和爸爸一起坐上小型宇宙飞艇到那些远航归来的大型宇宙飞船上去，听那些宇航飞行员、学者、飞船乘务人员讲有趣的故事。

所以，如果是通知有恒星际宇宙飞船靠近的美妙动听的钟声，那我打心眼里高兴。不过，报告紧急情况的警铃却很叫人讨厌。

上一次，有一颗流星以很快的速度朝航标站这边飞来，它的体积有半个月亮那么大。幸好它贴着航标站擦了过去。那颗



流星是个巨大的磁石，航标站差点被它吸过去，站上的机器也都因磁场的作用而失灵了。

所以，我一听到那刺耳的警铃声，就不禁毛骨悚然。

二 飞来物上有小孩

我赶快来来到控制室，看到爸爸对着对讲机坐着，脸阴沉得很。

“火星航线？”爸爸问道，“那种用于近距离的宇宙飞船怎么会飞到太阳系外边来呢？”

“原因不明。”对讲机回答，声音好像是冥王星航线指挥总部的威巴先生。“十二个小时之前，我们得到消息，说那只宇宙飞船失踪了。因为是10亿公里以外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沒在意。”

“这倒是啊……”爸爸看了一眼太阳系标准时间显示器，说道，“即使是恒星际高速宇宙飞船也要飞二十多个小时的！”爸爸说完后，注视着对讲机，等待回答。

爸爸和冥王星之间相距500万公里，所以对话听起来是断断续续的。电波每秒可以走30万公里，爸爸的声音传到对方要十七秒钟左右，对方的回答传回来，又要十七秒钟，所以一声“喂喂”“听到了”这样简单的呼叫，至少也得需要三十四秒钟的时间。对于这样的电话，我已经听惯了，所以倒也不觉得什么，不过刚听这种电话时，可真是叫人着急。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平时很少进行对话，接到对方发来的指令后，也只是说句“明白了”。从眼下这种令人焦急的对话来看，估计威巴先生也沉不住气了。

“可是，大约在二十分钟以前，冥王星基地上的雷达屏幕



上突然出现了漂流的宇宙飞船。我们发出呼叫，但没有回答。我们分析了它发出的电信号，证实它正是通报的那艘遇难的宇宙飞船。我们当即设法营救，可雷达屏幕上的影子一闪又消失了。现在我们已经派出了救助飞艇，但仍然没发现踪影。我们在雷达上发现它的时候，它正朝着航标站方向飞去，发现的时间是太阳系标准时间22点17分，当时的速度是每秒200公里。请你们迅速采取紧急措施。”

“良雄，把雷达开到最大功率。”爸爸小声对我说，然后转向对讲机说道，“明白。请告飞船番号、乘务人员情况。”

“飞船船名：‘宇宙呼声号’，220吨，识别番号ZA306，火星教育部所属太阳系游览火箭，载有六名十三至十五岁的儿童……”

我不由地浑身一震，回头看了一眼爸爸。

爸爸的表情，即沉重又严肃。

“OP17号明白！”爸爸用坚定的语调回答，“我马上同救助飞艇取得联系，一经发现，立刻向你们报告！”

关闭了对讲机之后，爸爸大步走到我正在调节的雷达前，一声不吭地把我推开。他看了一眼我把电波输出功率开到最大限度的那台雷达，然后又把两旁的中、近距离雷达也全都打开，命令我说：“盯在这里，良雄！”说完，就到旁边的卧室里去了。

“飞船上坐的是一些小朋友，爸爸！”我一边盯着线绿色的荧光屏，一边对爸爸说，“十三到十五岁，正好和我差不多。不过，为什么光让小朋友坐在飞船上呢？”

“不知道。”爸爸在隔壁卧室里一边找东西一边说。

“会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故呢？”我边隔着窗子看爸爸换宇宙服，边琢磨着。



我心里纳闷，那条飞船是二十分钟前在冥王星附近失踪的，这样看来，它离我们还有500万公里左右。每秒200公里，换算成时速就是每小时72万公里，即使它是直冲着我们航标站飞来，也还需要七个小时。爸爸这么急着换宇宙服干什么？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爸爸早早作好准备是对的。在雷达屏幕还没捕捉到任何飞行物之前，宇宙飞船识别信号（宇宙飞船随时都在发出一种电信号，根据它可以判别飞船的种类）闯进了我们的接收器中，红绿信号灯顿时闪亮起来。

与此同时，扩大器中传出“嘟—嘟—”的信号声，荧光屏上开始闪现出波纹，随即信号解读器开始工作，在电光板上打出一行字：

Z...A...3...0...6...

“爸爸！”我大声叫喊道，“来啦，‘宇宙呼声号’！”

“注意监视！”爸爸大声喝斥道，随手从衣帽柜里取出宇宙服的头盔。

“爸爸，雷达上还没有……”我一边盯着雷达屏幕，一边说道。就在这时，我发现右侧那台近距离雷达的荧屏上有一颗小亮点在闪动，我不禁大声喊道：“啊，这么近！爸爸，它就在附近，最多不过30万公里！”

三 脑海里的呼救声

爸爸顺着紧急出动滑降道滑到了航标站的底部，那里停放着救助飞艇。此刻，我急得满头直冒汗，一个劲儿地用无线电信讯机呼叫着“宇宙呼声号”，可对于我发出的电波，“宇宙呼声号”却毫无反应。

“联系上了吗？”爸爸这时已经进入了救助飞艇，他用对



讲机询问我。

“没有。没有回答！”我答道，“救助飞艇的雷达有显示吗？”

“没有。看来现在只能先飞出去，否则……”爸爸说。

“现在的位置？”

“第四象限（雷达的屏幕分四等分，它的右下侧部分）的中间，距离是30万公里，正在从航标站侧面飞过，离我们会越来越远！”

“好！测定救助飞艇的发射方向！行吗？”爸爸问我。

“没问题！”我看了看那只布满刻度的透明球体，大声回答。

“飞艇发射出去后，向冥王星基地发信号，报告我们已经发现目标，其他工作由我来干！”爸爸说。

我快步窜到透明球体前面，扳动两个开关。

透明球体显示宇宙空间，打开第一个开关时，球的上部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光点，再打开另一个开关，从一个金色的圆锥形里打出一条红线，在球体上部形成一个小红点。

我摇动球体平台上的两只手柄，使红光与绿光重合。

那颗像小虫子一样不住爬动的绿点就是我们雷达所追踪的宇宙飞船，那个红点就是救助飞艇的发射方向。当红色光点与绿色光点接近时，我按下了“允许发射”的按钮。

刹那间，航标站剧烈地抖动了几下。爸爸乘坐的救助飞艇从航标站底部腾空飞起。从雷达屏幕上看去，茫茫宇宙中的几百万颗星星仿佛凝固住了，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那只红色和银色相间的飞艇，拖着一条长长的光尾，越飞越远。在屏幕下方还有一个针眼大小的微弱的光点，那就是“宇宙呼声号”。

我看了一眼雷达屏幕下面的计算显示板。冥王星基地刚才



发来报告说“宇宙呼声号”的每秒速度是200公里，现在看来有所下降，是每秒120公里。

我看到爸爸的救助飞艇在一个劲儿地加速，心中不禁紧张起来。即便是以每秒6G（G是重力加速度的单位，1G就是每秒9.8的加速度，地球上的所有物体都受地球重力影响，都可以获得1G的加速度。6G则是物体本身重量增加6倍）加速，要达到同“宇宙呼声号”同等的速度，至少还需要三十分钟。

真能追上吗？我屏住呼吸，两眼死死地盯着荧光屏。忽然，我想起了爸爸的嘱咐，赶忙跑到对讲机前，准备同冥王星基地联系。正当我准备按动电钮，向基地呼叫时，一直“嘟——嘟——”作响的“宇宙呼声号”的识别信号突然消失了，随后便听到扩大器里传出爸爸的声音，“良雄——，良雄——”爸爸在痛苦地呼唤着我的名字。看来一定是由于加速过快，导致爸爸体重急剧增加六倍，连张嘴说话都很困难了。

“怎么啦？爸爸！”我急忙拧开对讲机，大声喊道。

“呼声号从雷达上消失了，估计是出了什么问题。迅速确认方向！”

我抬起头来，重新注视着荧光屏。当我的目光落到雷达荧光屏上时，不禁大吃一惊。

刚才三个屏幕上都显示出很亮的光点，可现在全都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荧光屏闪着自己的绿光。

“消失啦！爸爸！”我对着话筒大声喊，“爸爸，‘宇宙呼声号’不见了，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我这样喊着，心里感到一阵恐惧。

竟会有这般怪事？！

一只重220吨的宇宙飞船，刚才还在距我们很近的地方



飞行，现在却踪影全无了，好像是被宇宙给吞掉似的。对我来说，这象是一场恶梦。忽然间，我仿佛听到有人在我身后高喊：“救命啊！”我很吃惊，急忙回过头去。控制室里除我之外，看不到有任何人。只有机器和仪表发着轻微的声音，各种指示灯在不停地闪动着。

“救命啊！”

这次，我确实确实听到有人在呼救。不过，这声音不是从耳朵传来的，而是直接响在脑海里的。

“谁！你在哪？”我大声问道。

“在这儿。我是卡尔，现在在‘宇宙呼声号’里，快来救救我们吧！”这声音断断续续在我脑海里响过之后，又向远方漂走。

我立即抓起与爸爸联络用的对讲机话筒，尖叫着向他报告：“爸爸，我已经和‘宇宙呼声号’联系上了，有个叫卡尔的小朋友在呼救！爸爸，您听见了吗？”

从对讲机里传来爸爸痛苦的呻吟声，他好像正在同可怕的加速度进行着搏斗。

“……”爸爸好像要说什么。

突然，爸爸的声音消失了。

就在这一瞬间，识别信号接收器里传出了刺耳的啸叫声，雷达屏幕上出现了耀眼的光斑！

几乎就在这同时，整个控制室抖动起来，冲撞报警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爸爸！不得了啦！‘宇宙呼声号’……”

我吓得几乎心都快蹦出来了，对着话筒大声疾呼。

“爸爸，‘宇宙呼声号’在航标站附近出现啦！朝这边飞来啦！很可能会撞上！爸爸！”



可是，爸爸没有回答。我从荧光屏上看到那只巨大的宇宙飞船在航标站的控照灯的照射下，闪烁着银光。我明白了，原来是由于它闯进了爸爸的救助飞艇和我们的航标站之间，阻隔了通讯电波，所以才听不到爸爸那边的回答，我浑身直冒冷汗，死死地盯着荧光屏和显示宇宙飞船距离、方向、速度的电光板。

“宇宙呼声号”就在离航标站很近的地方，眼看就要撞上来。

冲撞报警器仍然在发疯般地嚎叫着，各种仪表都在抖动着。

现在，220吨的庞然大物，离航标站仅有五六百米。

刚刚还在30万公里以外的地方，可现在却近在眼前。速度从原来的每秒120公里降到现在的每分钟500米，换句话说，“宇宙呼声号”正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缓缓地移动着。

我用手背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

这恶梦般的事实是难以回避的。荧光屏上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ZA306——宇宙呼声号——火星教育部——埃利修斯博物馆所属——‘活动教室’行星游览船”这一行大字。

“救命啊！”

我的脑海中又一次响起比刚才更清楚的呼救声。

“航标站上的人，救救我们吧！我们是‘宇宙呼声号’。”

“卡——尔——！”我不由自主地喊出声来。

“你真的在‘宇宙呼声号’上吗？其他人怎么样？”

“我们这里有六个人和一只动物，大家都平安无事。快救救我们，趁宇宙飞船还没跳跃，快，快点！”

“你们那里有救生火箭吗？”

“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也失灵了！我现在是用精神感应的方法同你讲话。我们连宇宙服都没有！快救救我们！”



“好！卡尔，我立即出动，你们等着！”

我飞快地跑到隔壁房间，将所有宇宙服统统扔进紧急出动滑降道，然后自己也顺着滑降道一下子溜到航标站最底部的飞艇库。平常这里停放救助飞艇，可现在却空荡荡的，只是角落里有一只摩托艇大小的白色的小型宇宙飞艇。这是去年我过生日时得到的礼物，这是一只双人的宇宙飞艇，名叫“银星号”。

我用力将四套宇宙服塞进后背箱里，然后查看了一下燃料，轻轻发动了引擎，拉上了坐舱盖。

我按动开闭空气门的遥控电钮（空气门是从有空气的室内进入真空世界时要经过的双重门），浑身紧张不停地颤抖。

“镇静！必须尽快救出六位小朋友，宇宙飞船随时可能消失！”我在心里暗暗命令自己。

四 “宇宙呼声号”闪着红光

我在“银星号”驾驶舱中坐定，全神贯注地听着机库墙外的空气泵的隆隆声响。

如是普通的空气门，只要关闭入口，打开出口，将空气排到宇宙中就可以了，可是在宇宙航标站上，空气是十分宝贵的，所以要利用空气泵尽可能将空气收回。

我真等得不耐烦了，紧咬嘴唇，死死地盯着机库的气压表。

气压表上闪闪发光的指示灯由绿变黄，又变成橙色，最后终于显示出表示真空的鲜红色，旁边的一只紫色信号灯也开始一明一暗地闪动起来，这表示现在可以出发了。

“出发准备完毕。”我对自己说。往常，爸爸在基地的电视屏上观察我的动作时，我总是这样说。

无论怎么说，我单独驾驶“银星号”才只有两三个月。从



练习到放单飞这半年里，爸爸总是坐在我的身旁。

在操纵飞艇出发之前，我又一次打开对讲机呼唤道：“爸爸，听见了吗？爸爸！”

仍然没有回答。

“宇宙呼声号”好像仍然在爸爸的救助飞艇和宇宙航标站之间徘徊。

“快呀！”

“宇宙呼声号”中那个叫卡尔的孩子的声音又在我脑海中回响起来，我不能再磨蹭了。

我又一次检查了安全带，然后学着爸爸平时的口吻，给自己下了指令：

“注意。从第一号出发动作开始，操作！”

我把手伸向操纵手柄箱，小心翼翼地将写着“1”的操纵杆推向前方。

“银星号”出现一阵轻微的振动，处于真空状态的机库的大门静静地打开了。

门外，群星在黑暗中闪烁着，宇宙空间展现在我面前。

“机库开启完毕。发射台准备！”

我推下了2号操纵杆，钳着“银星号”的巨大铁臂——发射台缓缓地将“银星号”推出机库。

我紧紧握住控制发射台的3号操纵杆，抬头向上方望去。我发现了“宇宙呼声号”。

“宇宙呼声号”像一只巨大的鲸鱼，肚皮泛着银白色，慢慢地调转着船首，将后部的离子火箭发动机那闪闪发光的碗形反射板、辅助火箭、操舵火箭的喷射口对向我们的航标站。

我不禁感到恐惧。

万一“宇宙呼声号”的火箭突然喷射，那该会怎样呢？我



们的航标站顷刻之间就会被强大的气浪冲走，甚至会融化。

我提起操纵杆，将那擎着飞艇的铁臂高高举起。此时此刻，“宇宙呼声号”与“银星号”正处于相对而视的位置，距离仅有三四千米。

突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由地大吃一惊。

“宇宙呼声号”看上去很怪，它现在完全处于航标站雷达控制的探照灯的照射之下。按理说，在真空状态下，受到光照的一面应该反光，而没有光照的那面应该是一片漆黑的。可是，从正面望去，整个“宇宙呼声号”都闪着银光。

定眼一看，银光里又带有粉红色。我当即判断，“宇宙呼声号”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急忙将飞艇发射操纵杆向前推去。

巨大的铁臂放开了“银星号”，轻巧的小飞艇伴随着轻微的振动，开始滑向茫茫宇宙。

我急忙握紧制动火箭操纵手柄和方向操纵杆。距离只有七八百米，如果速度过快，弄不好会迎头相撞。

“银星号”最高时速可达七八万公里。

我不时地拉动着制动手柄，小心翼翼地调整着方向，一边操纵一边用对讲机同卡尔进行联系。

“卡尔，听到了吗？”

“听到啦！”卡尔的声音在我的脑海中回响，“我看到了你的飞艇正向我们靠近。你的飞艇可真漂亮啊！”

“喂，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些的时候！”我大声喊着，“把飞船的行李筒伸过来，行吗？要是不行，那我只好打开空气门，带上宇宙服到你们那里去。不过，这样做很费时间。”

“那我试试行李筒……”卡尔回答说。

我心里暗想，“你能找到操纵行李筒的装置？我看……”

五 一小时跳出一亿公里

我已经来到“宇宙呼声号”跟前，把发动机关小，在它周围转圈。

“宇宙呼声号”的情况的确很怪。整个船体发银光，好似带电一样。那银光还像喘气一样不停地叭叭叭地变成浅绿色、淡紫色。紧接着，船体又呈粉红色，好像是在发出热量。

我在船体侧面找到了一个用红色发光涂料画出的圆圈。我看着圆圈当中的符号，心想，这大概就是行李筒吧。想到此，我将“银星号”靠近那个圆圈，朝它放出两只磁铁制成的锚。

磁铁锚一下子被吸到“宇宙呼声号”船体上，“银星号”靠两条钢索同“宇宙呼声号”连到了一起。

我找到开关啦！”卡尔喊道，“我马上将行李筒伸出去，请你靠远点。”

我操纵“银星号”向后倒车，磁锚的钢索绷得很直。“银星号”与“宇宙呼声号”相隔五十米。

我忽然回头望去，发现“宇宙呼声号”不知什么时候已漂离开航标站有两公里了。

“怎么样啦？快点呀！”我非常着急，大声喝道。

“哎，这就好！”卡尔的回答也显得很焦急，“还有，吉尔问你怎样救我们出去。”

“我带来了四套宇宙服，别的一无所所有。”我回答道，“所以先请你们中的四个人穿上这宇宙服。你们一共是六个人，对吧？”

“对。有我，还有查恩、吉尔、路易莎……”

“明白了！我这只飞艇还可以乘坐两个人。”



“加上你，我们一共七个人，那就多一个人啦。”

“多出来的那个人穿我的宇宙服。我身高 1.6 米，你们能用吗？”

“正合身！”

“那好，卡尔，你可以穿我的。飞艇里面是密闭的，有两个人用不着穿宇宙服。”

“下一步呢？”

“五个穿宇宙服的人用绳索拴在飞艇上，我带你们走。没关系，我开慢点。”

“好吧。喂，注意啦！查恩要放行李筒了。”

我慢慢开动着倒车引擎，一只手放在一个手柄上，随时准备切断磁铁锚的电源。

“宇宙呼声号”船体上红圆圈部分开始伸出，直径约四米的一只圆筒正对着“银星号”正面缓慢地伸过来。当它伸出有十米左右的时候，筒端的门向左右两侧打开了。

我将引擎由倒车改为前进，缓缓地向那个敞开着的门接近。

“啊呀，真棒！”

就在我的飞艇即将钻进行李筒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奇迹，禁不住大叫起来。

“卡尔——，‘宇宙呼声号’全身放射着粉红色的光芒，太漂亮啦！”

“啊哎，不好！赶快离开！”卡尔突然发出惊叫声，“快倒车，快离开这只飞船远一点！”

但是，晚了。“银星号”已经滑入到行李筒里去了。

在这一瞬间，我不由得用手捂住双眼。

本来是一片漆黑的行李筒，好似失火一般突然大放光明。紧接着，“银星号”像一只被大浪冲击的小艇忽上忽下地颠簸

起来。艇身一下子撞到墙壁上，而那墙壁却像是用橡胶制成的一样柔软，一个反弹又把“银星号”抛到了对面。

“救命啊！”我不禁失声呼喊起来。

“银星号”透明的座舱盖像一个肥皂泡，迅速地在膨胀。

在极为剧烈的震动之下，全身简直像散了架一般，五脏六腑都快倒出来了，头痛得好像立刻就会炸裂开似的。我一下子失去了知觉。

就在失去知觉的一瞬间，我恍惚听到有人在尖叫：“啊！又跳了一下！这一下就跳出了一亿公里！”

%

六 漂流飞船上的“伙伴”们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

这床是观光宇宙飞船中的耐加速床，我一看周围的情形，就立刻明白了。

十二只眼睛充满不安地注视着我。

这些眼睛有黑色的、褐色的、灰色的、蓝色的，还有令人奇怪的金色。

他们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其中有一位金发女孩，很可爱。她脸上虽有雀斑，但那双眼睛却像大海一样清澈、湛蓝。还有一个小女孩，有一双不停转动的褐色的眼睛，露出调皮的眼神。

“啊，他醒过来啦。”金发女孩说，“真可怜，你受惊了，不要紧吧。”

“不要紧。”我说着，从床上爬起来。

说句老实话，我现在头还特别痛，脚底下也发飘，可是不愿意在这位美丽的金发女孩面前现丑。



“这宇宙飞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故意作出精神十足的样子问，“我的‘银星号’大概没事吧。我们应该尽快逃离出去。”

六个小朋友互相对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

一个东方人长相的男孩子十分可惜地说：“你的飞艇坏得很厉害。引擎好像还好，但坐舱已经坏了，驾驶舱也坏了。修倒是可以修好，但要花费很长时间。”

“那么，怎么办……”

我看到他们都用一双双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就把话咽了下去。

有个黑人小伙伴，看上去很机灵，他说：“现在我们就算逃出去也没用。你费了好大劲才进来，真可惜。”

“为什么？”我渐渐地感到不安，急切地问道。

“你问为什么，因为这里已经远远离开太阳系啦！”金眼睛的孩子插话说。

我觉得他的声音好象在什么地方听到过，便瞅了他一眼。我心想：他很可能就是那个叫卡尔的孩子。

“当你进入行李筒时，这只宇宙飞船一跃飞出了一亿公里。”卡尔说，“然后，你失去了知觉。这段时间里，宇宙飞船又跳了两次。第三次的跳跃是最厉害的，到底飞出有多远，就连吉尔也算不出来。不过，可以肯定，太阳系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了。”

我不由地连声问道：“这里大概是冥王星轨道附近吧？跳跃到底是怎么回事？”

“跳跃就是跳动嘛。”一个高个子，灰眼睛的男孩子说道，他一副镇定自若的神情，“不知为什么，‘宇宙呼声号’能在宇宙空间中跳跃。这事我以后慢慢给你说。”

“你呀，真是太不幸了。”卡尔闪动着金色的眼睛说，好象是做了一件对不起我的事。“因为我有感知能力，所以，我就呼叫，结果把你给引到了这只乱蹦乱跳的宇宙飞船里来，真是……”

“嘿，卡尔可真会说话，把这飞船叫作乱蹦乱跳的宇宙飞船，嘿嘿。”那个褐色眼睛的女孩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就是乱蹦乱跳嘛！”卡尔不高兴了。

“真是一只有意思的宇宙飞船，我这还是头一次看见哩！”

“你的命运真是不好。我们对不起你。不过，我们也不想得救啊，你不要怨我们，求求你！”

“不，我压根就没那么想。”我响亮地回答道，“我知道，这不是你们的过错。不过，下一步怎么办呢？”

“我们也不知道。”灰眼睛的男孩说，他咬着嘴唇，双臂抱在胸前，“大家听着，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希望求救于太阳系的巡逻飞艇了，但是，我们还活着，只要活着，我们总会有希望得救。”

“等等。”我拉了一下那个讲话男孩的衣袖，“我反正也出不去了，我们互相介绍一下好吗？”

“噢，对啦。”灰眼睛少年说，“我叫吉尔·S T，是火星埃利休姆市的高中生，十五岁。”

“我叫查恩·L e e，今年十四岁。我专会修理机器和做饭。”那个东方人长相的男孩说。

黑人小孩接着说：“我是布卡·Q，十二岁。虽然我只有十二岁，但和吉尔同一个学校，在特等班。”

“布卡是个数学天才。”卡尔补充说，“我嘛，你知道了，叫卡尔·P S，今年十三岁，和查恩在一个中学里，是智力超常班的。”

“我叫路易莎·AN，今年十四岁。”金发女孩用清脆的嗓音自我介绍之后，微微一笑。

“我是梅伊·WE，十二岁。”调皮的女孩说，“路易莎是医学英才班的学生，可我连护士特等班都没能进去。”

“我叫良雄·KON，今年十三岁。请各位多多关照。今后，我们要齐心协力……”说到这里，我又是一阵头晕，差点栽倒。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起了在遥远的宇宙航标站附近的爸爸，他现在准是在发疯似地到处找我。想到爸爸，我不禁又眩晕起来。

“站稳！”吉尔用他有力的手扶住了我。

“出了这么多汗呀。”我闻到一股清香气味，原来是路易莎在用她的手绢给我擦脸上的汗。“他刚才受到震动以后，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该让他到床上睡一会儿了。”

“我来！”梅伊说道。

我又被放到床上，忍着剧烈的心跳和头晕目眩。

“你喝点这个吧。”梅伊把宇宙食品袋的吸嘴塞到我嘴里。

我吸了一口，哎呀，又香又甜。我感到多少轻松了些。

“谢谢。”我睁开眼说。

“谢什么。”梅伊把她那双不停转动的可爱的眼睛凑近我，小声问道，“我和路易莎，你喜欢谁？”

“这……这……”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是一个劲儿地瞅着梅伊。

“男孩子们都把路易莎看作公主，把我当个小孩子看。路易莎准喜欢吉尔！你喜欢谁？”

“是吗。这、这、这个，路易莎的确很漂亮，不过你也很可爱呀！”

“一个漂亮，一个可爱。好，你是第一个当面夸奖我的人，谢谢你！”说着，梅伊冷不防地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也许是饮料的关系，我又是一阵眩晕，浑身发热。

%

七 什么是最重要的

假如人突然遭到不幸，或是突然遇到危险，这时，什么最重要呢？这是爸爸经常叫我思考的问题。

在宇宙空间生活，的确不同于在地球上生活，这里充满了危险。

关于地球上的生活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讲过，而我自幼就生活的冥王星基地是个充满危险的地方。

比如，哪怕是机器上出现的一个小小的故障，如果处理得不好，虽然有许多安全装置，也极可能丧生。

所以，不论对一件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要严加注意。

从宇宙空间的任何地方，随时都可能飞来巨大的陨石群。

还有，一个人驾驶宇宙飞艇的时候，突然方向舵失灵，或是其它部件出了毛病，这样的事情也是常发生的。

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能慌张。

所以说，生活在宇宙空间里，最重要的是临危不惧，沉着、冷静地思考。

“好，及格了！”爸爸听了我的回答后，微微一笑，“还有呢？”

我又想了想说：“尽快查找出危险的原因。”

“对！”爸爸点了点头。

“然后妥善处理。尽可能不要独自行动，要尽量争取求援。”



“ 嗯，差不多 。” 爸爸说，“ 在宇宙基地周围，注意到了你现在讲的这些就差不多了。不过，如果你将来一旦乘坐大型宇宙飞船到遥远的星球上去的时候，光注意这些就不够了。你以后会学到的，爸爸今天先给你讲几条 。” 爸爸说着，补充了下面几条注意事项：

一、要尽最大可能争取生存。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知识，冷静地思考对策。其实，人知道许多东西，但往往在关键时刻只能用上其中的十分之一。

二、发生意外时，往往不只是一个人，而有许多人在一起，因此，要和别人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大家必须充分商量。众多的人齐心协力，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相反，如果大家之间有矛盾，以致于冲突，那就等于自己毁掉自己。

现在，一个偶然的机，使我卷进了“ 宇宙呼声号 ” 里来，我猛然想起了爸爸曾经对我讲起的这两条。

“ 喂，吉尔，这只飞船上的粮食还够吃几天的？ ” 我问吉尔。吉尔是六个人当中年龄最大、最沉着的一个，所以让人觉得他是个小头头。

“ 这个嘛…… ” 吉尔低头想了想说，“ 我查过了，这只飞船原是太阳系中的近距离游览飞船，所以没有带很多的食物。 ”

“ 嘿，吉尔，连吃的都想到了！ ” 梅伊闪动着她的大眼睛，不解地说。

“ 你脑子真快啊 ！” 卡尔十分佩服地说，“ 我们一看飞船飞出了太阳系，就光顾了瞎着急了。 ”

“ 从飞船猛然跳跃时起，我就想到我们可能要漫游宇宙了 。” 吉尔严肃地说，“ 因为这家伙跳得太凶了，一跳就是 1 亿公里！ ”

布卡看了一眼仪表说：“ 真让人难以相信。世界上速度最

快的光，每秒也只能跑30万公里。可是，这只宇宙飞船呢，它那一跳的速度竟是光的30倍。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说这件事不一般呐！”金发路易莎皱着她那好看的细眉说，“真是奇迹！‘宇宙呼声号’一定是受到了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力的作用，在一种全新的原理下飞行的，我们学的物理知识解释不了这种怪现象。”

“说得有理。”查恩也说，“按普通的物理常识看，这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一，飞船突然跳跃时……”

“等等，你们能不能从头给我讲讲，‘宇宙呼声号’是怎样开始跳跃的？为什么只有你们几个人在这上面？飞船上一个大人也没有吗？”

“我来告诉你。”吉尔说，“这只飞船本来在火星的埃利休姆市宇宙港检修，并没作任何出发的准备。燃料只装了一半。”

我很吃惊，连忙追问：“那它是怎么起飞的呢？你给我讲讲当时的情形。”

吉尔点点头，好像是要把话理顺似地沉思起来。大家也都围拢过来，准备听吉尔讲下去。

这时，我发现卡尔的样子不对头。

卡尔·P S，就是那个金色眼睛的孩子，是他用直感传输的方法向我呼救的。吉尔开始讲话时，他显得局促不安。

%

八 起风原因不明

吉尔开始用平静的语调讲起他的经历：“我们都住在火星的埃利休姆市的同一个居民区里，从小就在一起。只有卡尔是四年前从地球上来的，但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虽然专

业不同，但我们曾经发誓，将来要在各自的领域里作一名出色的宇宙开拓者，我们一同到我们的爸爸、哥哥们所没能去过的银河系探险。所以，我们对宇宙飞船特别感兴趣，常常到宇宙港里去看飞船。

“你们也有宇宙飞艇吗？”

“小行星带（火星与木星之间由几百个小行星组成的带子）以内的空间里，宇宙飞船很多，交能拥挤，所以不满十六岁的儿童不能获得小型宇宙飞艇的驾驶证。”

“在我们冥王星附近，生活离不开飞艇，所以小孩也可以驾驶飞艇。”

“卡尔看了你的飞艇，羡慕极了。”

梅伊努努嘴说：“卡尔，人家在地球上和在天上、地下、海里都能跑的车，所以羡慕飞艇啊！”

“听说埃利休姆市博物馆来了一只新的太阳系游览宇宙飞艇，于是我们就赶去看看。这只飞船虽然是属于博物馆所有的，但实际上主要是供火星的孩子们乘坐去观看外行星的，所以被称作是‘教学飞船’。我们经常来宇宙港，所以值班员跟我们很熟，像往常一样，他对我们说了声‘可不准调皮啊！’然后就放我们进去了。我们就这样来到了刚刚从地球飞来的‘宇宙呼声号’的跟前。”

自称“做菜天才”的查恩，得意洋洋地说：“这就叫人熟好办事嘛。我们两年前就和埃利休姆机场混熟了。”

“等一下！”我抬起手，“让我猜猜‘宇宙呼声号’当时在什么位置上。”

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把目光投向我。

“你知道？”吉尔问我。

“当然！当时宇宙飞船在‘仓房’里。”

“对啦。”路易莎惊讶地说，“你真行！”

“这很容易。”我得到美丽的路易莎的表扬，心里美滋滋的，我继续说，“如果这只飞船当时在‘仓房’外，那么你们一定会穿着宇宙服，因为火星上的屋外的空气稀薄，你们如果不穿宇宙服，就不可能钻进停放在外面的飞船，对吧？”

查恩笑着说：“良雄还真了不起呐。”

我又说：“不过，你们如果在‘仓房’里就偷偷钻进宇宙飞船，然后飞船被拖到发射场，或者是……”

“等等，这点的确很奇妙，我来告诉你。”吉尔把下颏一扬，说。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宇宙呼声号”当时停在“仓房”角落里待检修。吉尔他们兴冲冲地凑到这间“活动教室”跟前。这学期末，班上的同学们将要一同乘这只飞船去木星卫星基地，吉尔他们很想先看看这只飞船是什么样子，然后报告给大家，让他们高兴高兴。

他们走到了宇宙飞船的近前，看到了这只220吨的庞然大物宛如一只巨塔。

“真大啊！”布卡说，“真想早点上去看看。”

除了从地球上来的卡尔，大家都没怎么坐过宇宙飞船。他们想：如果这次能坐上这飞船，就可以作一次去行星的旅行了。而且，还可以摆弄一下机器。大家都想象着宇宙旅行的情形，就在这时，梅伊她……

“都怪我。”梅伊眼泪汪汪地说，“当时，如果我没看到升降口的门开着，有一只梯在那里，或者我看见了也不跟别人说，那么就不会有……”

“别这样说，”布卡把手搭在梅伊的肩上说，“怪我不好。我要是不说‘喂，里面没有人，咱们进去看看’这句话，……”

“不，你们没有责任，责任在我身上，”吉尔开口了，“我是年龄最大的，本来可以制止大家，但我却没有制止。”

“你冷静点，”路易莎悄悄地拍了一下吉尔的手臂说，“这事不能怪任何人，本来，这种事情在平常是不会发生的。”

大家都觉得路易莎的话好像挺有道理，默默地低下了头。这时，我又发现卡尔的神色很特别。他脸色苍白，嘴唇咬得几乎快要出血了。

现在再接着往下说。他们在宇宙港里看到了飞船后都很兴奋，于是偷偷地钻了进去。经过客舱，他们还一个劲地往前走，终于到了驾驶舱。

查恩坐到了正驾驶席上，看着眼前一排排仪表和开关按钮，兴奋地说：“要是能随意驾驶宇宙飞船，那该多神气啊！”

卡尔坐在旁边的副驾驶席上，好像正在眺望远方，金色的眼睛里放射出喜悦的光彩。

吉尔站在他们俩人身后提醒道：“可不准乱碰开关按钮啊！”

“没关系。动力已经切断了。”熟悉机器的查恩边说边把手伸向开关。

“别动！查恩！”路易莎喊叫起来。

就在这时，下面传来砰的一声关门的声音，大家都吓坏了。

“查恩，你？！”梅伊瞪着查恩。

“我没碰开关。没碰。我发誓！”查恩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查恩没有碰开关，我作证。而且动力是切断着的。”吉尔说。

“是不是从外面给关上的？”布卡声音颤抖地问。

“快出去！”大家慌乱地从驾驶舱往外跑。突然间，飞船摇晃起来，所有的墙壁都放射出粉红色的光。

大家一下子被摔倒在地上，紧接着便感到一阵恶心。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快，墙壁上的光就消失了，大家从地上爬起来。突然，从墙上的联络通讯收音机里传来了地勤人员的话音。

“哎呀，怎么回事？宇宙飞船不见了！”

同时，布卡从驾驶舱的小窗口向外望去，禁不住惊叫起来：“不好啦！不好啦！‘宇宙呼声号’正在向宇宙中飞行！”

九 朝着从未见过的星球接近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吉尔说，“后来，直到和你取得上联系，我们在太阳系一直被一种奇怪的力量抛来抛去。”

查恩苦笑着说：“好不容易有你来救我们，谁知，……这次连你也被卷了进来，一下子又跳出了太阳系。”

我不解地问：“我不明白的是这跳跃。用相对论来解释，任何物体的移动都不可能比光的速度更快。可这只宇宙飞船一秒钟竟能跳出1亿公里？！”

“不知道。推动这只宇宙飞船的动力，好像是一种我们所不懂的力量。每一次跳跃的距离还在一点点加大，最后那一跳，一秒钟就跳出了20兆公里，也就是2光年。”吉尔说。

“数学天才”布卡，用黑黑的手紧攥着一个纸团，说：“关于跳跃，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这张纸，平放的时候，纸的两边相距很远，但如果把它折起来，那么它们就会重合在一起，就离得很近了。从这边到那边只需轻轻一跳，就可以……”

我终于想起来了：“这我也听说过。你是说空间像纸一样对折起来了，可是，宇宙飞船为什么会跳呢？”



“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它跳跃的原因，那人类就可能找到一种全新的宇宙旅行的方法。如果找到了这种方法，那么，在整个银河系中探险也是不难办到的了。”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宇宙呼声号”在茫茫宇宙中继续着它的漫游。

太阳已经隐没到无数的群星之中，不仔细看，简直找不到那颗我们所十分熟悉的、橙红色的星球。

“宇宙呼声号”仍在发疯似地跳动，一个跳跃就跨出几兆公里，好像已经跃过了我们人类用大型宇宙飞船也要飞几十年才能到达的星际。

“现在我们离开太阳系已有十二三光年了。”吉尔小声说道，“离开这么遥远了，已经不可能被地球的恒星际宇宙飞船搭救了。食物即便省着吃，也只够吃一个月的。但是，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放弃生存的希望。”

“可是，我们可能再也回不到太阳系去了，是吧？”梅伊声音颤抖地问。

吉尔低声说：“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假如我们找到使飞船跳跃的原因，我们可以使它改变方向，向太阳系方向跳跃。”

正说着，跳跃又开始了。吉尔的话被打断了。这次跳跃很长，而且很剧烈。

大家都伏在床上抱着头。

跳跃终于停止了。大家摇摇晃晃地从床上爬起来，头一个站起来的路易莎尖叫道：“快来看呀！‘宇宙呼声号’正朝着一个从没见过的星球接近呢！”

十 三颗旋转的太阳

大家急忙冲到窗前向外望去，外面是耀眼的红光和白光组成的旋流。

大家都屏住呼吸，注视着这颗奇异的星球。在这颗扁平的、巨大的、正在燃烧着的星球旁边，有一颗小星球，它放射出刺眼的白光。它正对大星球的那一面有些突起，呈圆锥形，很像梨的上半部。

那颗放射着红光的大星球，从中间喷出两道暗红色的气流，朝着那颗小星球，一左一右地将它夹住，并越过它，在黑暗的宇宙空间中卷起血一般的漩涡。漩涡的尾部像一条怪状的巨龙的尾巴，直朝我们的“宇宙呼声号”伸过来。

“是连星！”查恩用撕裂的声音喊道，“我听说过连星，不过这么亲眼看到还是头一回。”

“真吓人呐！”布卡用干哑的嗓音说，“听说过二重太阳，没想到有这么厉害。”

“不是两重，是三重！你们看，有颗红色巨星的上面还有一颗小星星！”吉尔镇定地说。

梅伊惊慌地问：“星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什么连星啦，三重太阳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吉尔解释说：“在地球上能看到一颗太阳，它自身发出光，这你知道吧。”

“这谁不知道，别小瞧人。”梅伊把她那张可爱的小嘴噘得老高。

“是啊，噢，那对不起啦。不过地球上看到的太阳只有一颗，可在宇宙中，往往是二颗或三颗太阳连在一起的。”

“梅伊，你知道有颗星星叫天狼星吗？”查恩插嘴道，

“天狼星就是三重星。天狼星的大小是太阳的二倍多，是个很大的星球。在它旁边很近的地方，有一个重量很大的‘天狼星伴星’，它推动着天狼星旋转。另外，还有一颗小的星球在它旁边。”

吉尔接着解释道：“一颗亮的太阳，一颗暗的太阳，它们共同围绕一个重心旋转，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从地球上望去，当暗的太阳运行到亮的太阳前面，遮住亮的太阳时，如果用望远镜观察，就会觉得那颗亮的太阳的光一下子减弱了。这叫‘食变光星’。位于英仙星座的大陵五星就是一颗有名的‘食变光星’，其实这并不奇怪。在宇宙当中，有不少二重太阳、三重太阳这样的连星。据最近调查，在宇宙中这样的连星还是居多数的呢。”

梅伊转动一双大眼睛说：“这么说，太阳系中最大的木星如果离太阳很近，也可以成为二重太阳啦，对吗？”

“你真聪明。”吉尔笑着说，“不过，这要看木星是否大到能够自己燃烧。”

这时，卡尔脸色苍白地问道：“吉尔，这只飞船朝三重太阳移动的速度大约是多少？”

“这个嘛，只凭目测还很难判断。不过，跳跃都是由静止状态开始的，估计不会太快。”

听到他的解释，我不禁大声喊道：“吉尔！如果真是这样，那可就不得了呀！”我抓住吉尔的胳膊一口气说了下去，“你想，这只‘宇宙呼声号’在三重太阳的动力圈里以多大的‘运动量’（重量×速度）运动着，这我们是不知道的，但如果相对于那颗星星几乎是不动的话，那么我们的飞船就会朝着那颗太阳落下去的。”

“你说得对。”吉尔目光敏锐地朝窗外望去。只见一红一白的两颗星星几乎一动不动。

“我们虽然不清楚那三颗星星的质量，但是，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开动这只飞船。”

“可是，”查恩说，“谁会开动这飞船呢？”

我看了一下吉尔。

卡尔也盯着吉尔。

“我有宇宙飞艇的驾驶证，虽说是头一次驾驶行星际宇宙飞船，但我想原理是一样的，我可以试试看。”

我说：“我大体了解远程宇宙飞船的动力系统和操纵原理。我虽然没有驾驶过宇宙飞船，但我认为这么大的飞船上一定有操纵指令器和自动控制装置。如果从行星上起飞，那可能需要有熟练的驾驶技术；但从空间发动引擎，危险会很少的。”

“大家都到驾驶舱去看看！”吉尔喊了一声。

“大家听着，布卡，你负责测量三重太阳的重力和它离飞船的距离；查恩，你我配合卡尔和良雄；路易莎和梅伊，你们俩人把宇宙服和急救箱拿到驾驶舱来，以防万一。”

十一 是着陆还是继续飞行？

位于“宇宙呼声号”最前部的驾驶舱，比起我那只飞艇“银星号”来，不仅大得多，而且更完备，机器仪表也更复杂。

我走进驾驶舱，发现集中操纵盘的位置很高。

也难怪，这只飞船是大人们用的。虽说我是个外行星的孩子，身高体壮，但这操纵盘对我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来说还是太大了。

我在驾驶席上坐稳，系好了安全带。由于太紧张，浑身直发抖。

查恩和吉尔两人坐到了驾驶席后面的船长、副船长席上，



跟在后面的路易莎的梅伊两人坐在辅助席上。

布卡在航天员坐席上紧张地摆弄着测量仪器，卡尔在读着各种设备、仪表的名称。

“重力很大！”

布卡黑黑的脸上浸出了汗水，操纵着重力仪。

“良雄，打开主电源怎么样？测距要用一下雷达。”

“你会用吗？”查恩担心地问。

“当然。你别小看人。”布卡用白眼瞥了一眼查恩，嘴噘得老高。他说，“通过发射雷达电波，可以测出我们距太阳的距离。只要知道了距离，就可以用重力仪测出太阳的重量。从目测到的体积可以算出它的实际体积。算出了这些，就可以确定出我们飞船的速度，使它不至于落到太阳上去。”

我打开了主电源的开关，驾驶舱里顿时明亮起来。

“宇宙呼声号”上的发电机启动了。

“有啦！”卡尔高兴地叫道，“找到了操纵指令软件啦！”

“装进去试试看。”我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汗水，说道，“作发动引擎时的准备。”

咔嚓，响起了按动按键的声音。

头顶上的放音器里传出了磁带里的声音。

“第一类操纵指令！从重力 0 . 5 G 以上的行星周围紧急脱离。”

“不对，要用宇宙空间指令！”我大声喊。

卡尔按动按键，让磁带快进。

“第三类操纵指令！在宇宙空间作惯性飞行时的紧急启动及操纵……。”

“对啦！是这个！”我高声地叫道。

磁带传出了一道道指令，要求检查各项设备、仪表。我急

忙按照指令按动许多按钮。绿色指示灯亮了，它表明一切正常。

“计算结果出来了！”布卡喊道，“良雄，吉尔，你们面前的指示仪表上也可以看到。注意看！红、白两颗星加起来，重量超过太阳系的太阳二百倍！距离三亿五千万公里，我们的飞船正以相当快的速度向那里坠落下去！”

“三亿五千万公里，这相当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二到三倍。”吉尔说，“辐射量（从星球向空间释放的能量）虽然还不清楚，但它们的体积相当于太阳的二百倍，我们不能太靠近。良雄，脱离速度算出来了吗？（脱离速度是指克服引力而脱离开的速度。）”

“全都算好了！快坐好！一切正常，我要启动主机啦！”

“上帝啊，保佑我们平安逃出去吧！”梅伊说。

“先用紧急启动的化学引擎。如果用主机的离子火箭驱动这200吨的飞船要费很多时间。”

我边说边把手伸向操舵火箭的按钮，它决定着飞船的飞行方向。

“我不太熟悉这种飞船的驾驶情况，启动时震动可能很大，你们还是作好精神准备。卡尔，你来确定一下飞船的方向。”

“当然是和那颗太阳相反的方向啦！”

卡尔满头汗水，忙乱地操纵着罗盘说：“必须马上逃离这里！”

“等等！”一直在观察雷达屏幕的布卡喊起来。

“右舷40度方向发现一颗行星，很近！”

“卡尔，把握住方向！”查恩厉声命令道，“千万别撞上那颗行星！”

这时，我又发现一个怪现象。

卡尔被查恩这么一说，脸白得像张纸，把身子伏在罗盘上，

避开了我的视线。

我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但这时正要紧急启动，所以就把话咽了回去。

吉尔坐在船长席上说：“布卡，那颗行星是什么星球，看得清吗？”

“正在观察，船长。”

布卡迅速用望远电视捕捉到那颗行星，开始调节光谱分析仪。

“这颗行星距离我们约有70万公里，直径约有9500公里，比地球略小，反射能力很强，外围有一层很厚的大气。”

“大气成分？”

“正用电子光谱仪分析，请稍等一下，有水蒸气、40%的氧气、40%的氮气，好像还有少量氦气和碳酸气体，不太清楚。”

“有氧气吗？”吉尔问，“表面温度？”

“云层太厚，不清楚。两极有小极冠，好像温度不高。啊！光谱仪上出现了植物带吸收线！”

植物！”查恩叫喊道，“真有植物，是什么植物？”

“还不清楚。”布卡用手抹了一把汗水，说，“星球的白昼部分只看到了三分之一。”

“要着陆吗？吉尔。”路易莎问吉尔。

我一直注视着卡尔的侧脸。卡尔大汗淋漓。

吉尔开口了：“各种情况都要估计到。是否着陆这要取决于飞船是否再次发生跳跃，所以目前还很难定下来。不过，如果出现新的情况，我们就干一下试试。”

“要着陆？这行吗？会不会有可怕的动物？”梅伊颤声地说。

“梅伊，我们的粮食不够，而且水的再生净化装置也出了毛病，需要补充用水。卡尔，修正航向，接近那颗行星，良雄，发动！”

我和卡尔对视了一下。真怪，卡尔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坦然的表情。

航向已不需要再修正了，因为卡尔早已经把航向对准了那颗行星。我没等卡尔示意，用力按下化学燃料火箭的点火按钮。

十二 向着绿色之星飞行

自控飞行器运转正常。

我把手放在紧急操纵手柄上，随时准备切断燃料。现在，只需要看守着不断闪亮的绿色指示灯。

压力调整完毕，小发动机启动，燃料室打开，燃料送入。

第一火箭点火，第二火箭点火。“宇宙呼声号”慢慢滑动起来。大家紧靠在松软的坐椅上。

接着，强大的加速度疯狂地把我们向后抛去，简直都快把我们挤压碎了。

这枚火箭上装有起飞、着陆和紧急启动用的化学火箭，也装有远程离子推进火箭。

离子火箭，是将金属铯和钾溶化，喷射到白炽的钨上面，这时就产生阳离子磁场，它加速喷出时，虽然推力不大，但用少量的燃料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运行。

化学火箭，是最早被人类实际应用的一种火箭。它主要是用液态氧、轻油、或者固体氟化物作燃料。要想在短时间内得到很快的速度，还是化学火箭的效果更好。

加速度太猛，大家都觉得好像受到了强大的挤压，憋得喘

不上气来。

我双眼紧紧盯住加速度仪表和速度表，等待着从化学火箭改换为离子火箭的时机。

加速表指针在刻度 40 的地方晃动。大家的体重增加了三倍。我偷偷看了一眼梅伊的表情，然后将扶手下面的调节阀扭小了一点。

“宇宙呼声号”的速度即将达到每秒 8 公里，时速 2.9 万公里。

加速度 4 G。速度在不断加快，秒速 10 公里、12 公里、20 公里，我按动了火箭转换钮。加速表上的指针一下子跳回到 1 G。

大家都松了口气。

“时速 7.2 万公里。”我报告说。

“加上减速的时间，再有十二个小时就将进入那颗行星的卫星轨道了。”

“如果着陆，化学燃料够用吗？”吉尔精疲力尽地问道。

“完全够用！”我看了一下燃料表说道，“就算那颗行星的引力比地球大一些，我们的燃料也足够作一次着陆和再起飞的。”

“怎么办？要着陆吗？”梅伊大口地喘着气问。

“试试看。至少得再靠近点！”吉尔回答。

几个小时以后。

我终于使“宇宙呼声号”进入了一颗不知其名的行星的卫星轨道上。

我让飞船保持在距行星 500 公里的轨道上飞行。我发现这颗行星和地球极其相似。

重力、大气、地形都很相似。有陆地也有海洋。

“有很多很多的植物哪！”布卡把望远电视的倍率加大，边看边说，“几乎全被原始森林给覆盖住了。”

吉尔问我：“能不能再降低一些？”

“可以。不过，和大气发生摩擦，飞船的温度会上升。”我一边准备启动制动火箭一边说，“是不是干脆进入着陆状态？”

这时，我又注意到卡尔的神情有些异样。

卡尔扶着坐椅的靠背，用出神的目光盯着望远电视，眼睛里放着奇异的金光。

望远电视屏上，一颗绿色的巨星正在迫近。

十三 从宇宙空间进入大气层

这是一颗奇特的星，暗淡的星。

从500米高空望去，它是一颗绿里透着金黄的美丽的星。如果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就会发现它的表面既没有花朵，也没有沙漠，整个星球表面全都被一种厚叶子的植物覆盖着，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东西。

陆地的边缘不象地球那样呈三角形，而是被平静如镜的绿色的海包围着。

在卫星轨道上，我将驾驶舱从飞船船上分离了出去。要想让200吨重的飞船软着陆，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我们才决定将载人的驾驶舱从船上分离出去，利用驾驶舱自身携带的逆向火箭进行着陆。在此期间，飞船船体继续在卫星轨道上飞行。返回船体时，用驾驶舱上的火箭起飞，然后追上在宇宙空间飞行的船体，与它对接。

听起来挺复杂，实际操作起来很简单。因为这一切全是由

自动控制装置来完成的。

我们从船体上分离出来以后，打开了制动火箭，一边绕行星飞行，一边逐渐减速，并相应地降低高度。

随着高度的降低，我们发现这是一颗荒凉的星球，除植物之外，其它什么也没有。靠近赤道的地方有一圈很密的云层，象雪白的棉絮，形成一条宽宽的带子。看来这一带温度很高，而且比较潮湿。

我们继续减速，同时寻找着陆点。到处都布满了茂密的丛林，搞不好很可能坠入这片植物的海洋中去。在温带地区，有一小片地方绿色较淡，可以看到暗红色的土地。这里好像是一片草原。我决定就在这里着陆。

“座舱温度在上升！”布卡看着仪表说，“好像已经进了大气层。如果不马上减速，座舱会由于和大气发生摩擦而变成一个蒸笼。”

电视屏幕上，一道白光越来越大，它是表示行星大气层的。

我用力拧了一下操纵席侧面的蓝色手柄，随着一阵铿、铿、铿的巨大声响，座舱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座舱两侧的两只三角形的折迭翅膀伴随着响声伸了出来。

如果是没有大气的行星，只要打开逆向火箭慢慢下降就可以了，但是在这种被厚厚的大气层所包围的行星上降落，最好的方法是打开滑降翼，在大气中作滑行降落。这种方法一是操纵简便，二是可以节省很多燃料。

“现在的时速是5000公里。”吉尔小声说道，“良雄，最好再放慢一点！如果是在地球上可能会好一些，不过在大气含量这么高的情况下，弄不好会因为摩擦生热而使座舱燃烧起来的！”

我猛然意识到这一点！

现在的情况是氧气占大气成分的40%，这样一来……这种比例几乎是地球上的大气含氧量的2倍！（地球上的大气成分是：氮气占78%，氧气占21%，剩下的1%是碳酸气体。）

我拉动一个小手柄，座舱外面有一只气动减速板伸了出来，速度一下子又降低了一些。

我又按下方向控制开关，然后推动操纵杆，座舱像滑翔机似地作了个大盘旋，将头部对准了着陆点。

着陆很顺利。

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操纵杆是有些重了。可是我们借助各种自动控制装置，顺利地冲过了大气层，来到了我们选定的着陆点——一片草原的上空。

在一千米高空，我们一边盘旋一边朝下望。原来我们以为是一片长着稀疏荒草的平原，现在已经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这里竟是一片根茎很高的灌木丛。

从高空很难判断出草的深度和强度，弄不好，降落时会撞到坚硬的灌木上，折断翅膀。

高度在不断下降。我一边用升降、盘旋等动作来争取时间，一边拼命寻找理想的着陆点。

“看啊！有一片湖！”梅伊大声喊叫起来。

“真怪啊，这湖圆得简直像用圆规画出来似的！”

查恩说：“这是一个人工湖！这里大概是一个火山喷发形成的平原。”

我顾不上擦汗，一直在和手中的操纵杆较量着。这时，一片碧绿的湖水闯入我的视野。啊，这简直是个人工湖，圆极了！

同时，我还看到了湖边那黑黝黝的土地。

这片土地宽约二百米。要在这里使巨大的“滑翔机”降落，

老飞行员当然不成问题，可对我这个在宇宙航标站上长大的、十三岁的孩子来说，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况且，我对“重力”又不懂得。

但是，时间已不允许我再犹豫。高度只有七百米了。

我大喊一声：“就在湖边降落！”

“重新系好安全带！我的技术可靠不住哇！头一次嘛！”

我把操纵杆横着一拨，座舱晃动一下，又轻轻地向上飘浮起来。我想尽可能地使座舱产生更大的浮力，于是便将翅膀上能伸开的部分都打开了。

湖的直径很小。我很担心自己是否能沿着这弯道来一个漂亮的着陆。因为既不能钻进草丛，更不能落入水中。

“良雄！着陆架还没放出来呢！”卡尔说。

我浑身直冒冷汗，赶紧按下放着陆架的按钮。

“良雄，要不要我来换换你？”卡尔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我长时间生活在地球上，对重力已经很习惯了。我还驾驶过小型气垫船呢。”

“你行吗？”

“不知道。只是觉得可能会比你好一些。”

“好吧！你来操纵吧！”

我把操纵系统转换到卡尔坐着的副驾驶席上。

“全看你的啦！记住，宁肯落到水里，也不能钻到草丛里去。那些草好像很硬。”

卡尔手握操纵杆，紧咬着嘴唇，眼睛一眨不眨，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视屏幕。

屏幕上，那条黑色的带子正在逼近，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凸凹不平。

十四 简直胜过老飞行员

巨大的震动摇撼着我们的座舱，每个人几乎都被摇散了骨架。

梅伊惊叫起来。

喀嚓、喀嚓！座舱好像掉到了什么硬东西上似的，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好像马上就会粉碎似的。

卡尔死死地抱住操纵杆。在接触地面的一瞬间，我果断地把收回三角翼的手柄推了下去。

如果三角翼折断，就会带来很大困难。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交错在一起的网状的藤蔓，接着又变成了一片又混又深的水面。

座舱东歪西扭地跳跃前进着，屏幕上能看到飞扬的尘土。最后，座舱转了个圆圈。

“刹车！卡尔，快刹车！”

“不行！制动伞失灵！”卡尔大声喊道，“着陆架的制动已经到了极限！”

大地一闪而过，跟着是一片水！

大家失声叫起来！

就在这时，座舱随着一阵强烈的冲撞，猛然停了下来。

“啊！谢天谢地！我们得救了！没有掉进水里。”卡尔喘了一大口气。

“卡尔，你真行！”吉尔说，“我开始真担心啊！”

“不比地球上的老飞行员差吧，”卡尔擦了把汗坐着说，“在这样坑坑洼洼，又有很多转弯的跑道上安全着陆，就是他们也不一定行呢！”

“出去看看！”梅伊喊着，“我有很久没踩到地面了。”



“等等，梅伊！”路易莎说，“先查一下大气成分，然后再出去！”

吉尔也说：“对！布卡，再作一次精密检测！有检测微生物的装置吗？”

“我尽干分析、检验啦！”布卡说。

吉尔说：“出去的人穿好宇宙服，等待检测结果。出入时使用空气门，进来时作一级消毒！”

“对呀，良雄不是还带来四套宇宙服嘛，加上我们的，一共是五套，对吧！”

查恩高兴得两眼放光。

吉尔说：“出去的人由我来指定！我、良雄、查恩、路易莎。”

“还余出一套呢？”梅伊不高兴地问，“难道我就不能去吗？”

“这套衣服梅伊穿太大了，再说你也不会穿。梅伊留下来负责跟我们联系。为了预防万一，这套宇宙服还是留下来为好！”

“那我呢？”卡尔低声地问。

“你留下来吧，卡尔，”吉尔拍拍卡尔的肩头说，“万一我们发生意外，只有你能驾驶座舱飞回到飞船上去。”

“可得给我带点纪念品回来啊！”小个子梅伊说，“如果看到什么新鲜玩艺……”

“我们不是去郊游的！梅伊。”查恩说。

大家都笑了。

“你用电视摄像机看着我们。它能看好远呢！”

当我们就要离开时，梅伊来到我身旁，小声叫了一声：“良雄，等一下！”然后将自己戴着的一串宝石项链挂到我脖子上。

“这是护身符，你戴着吧！”

我禁不住直想笑，心想：这么点小事何必戴什么护身符呢。可是当我看到梅伊那认真的神色时，不知怎么脸一下子红了。

% 十五 正三角形的月亮与圆形的湖泊

随着放气的声响，空气门打开了。我们四个人从舷梯上爬下来。大家紧紧靠在一起，伫立在飞船座舱的旁边。

眼前的景象太奇异了！虽说被绿色的草木遮盖着，但它不同于太阳系中任何一个星球。

植物，是我们从未见到过的。在薄云缭绕的天空中挂着一颗葫芦状的太阳，在遥远的天际闪闪发光。

葫芦状的太阳原来是两个大小不同的太阳挤到一起形成的。虽说此刻是晌午时分，可周围却是昏暗的，使人觉得有些阴森。

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这可能也和眼前这些丛生的、颜色像青蛙皮一样的植物有关。

我很想听听外部的声音，于是打开了宇宙服上的听筒开关。

听不见任何声响。湖面波平如镜，既无风声，也没有草木摇动的声音，更听不到鸟的叫声，四周一片寂静。这里好像是一潭死水，一个绝对沉默的死一般的世界。

吉尔给我打了个手势，大家开始向前走。脚下的砂子沙啦沙啦作响，显得很响。

四周好似个隔音室，很快便把这声音全都吸掉了。

离开座舱不远，我回头张望。

着陆架有些坏损，但没有折断，还可以使用。座舱本身毫无损坏。这应该感谢卡尔的高超技术。

有人拍我肩膀，扭头一看是吉尔。他用手指着座舱后面两

“着陆架因滑行时摩擦生热烧焦了！”吉尔小声对我说。

“如果烧焦了，应该变黑的呀！怎么会……”我不解地问。

“大概是铁的氧化物。”吉尔说，“因为氧气含量高，所以很容易燃烧。”

我们顺着草丛的边缘，绕湖走了一圈。

从湖边算起，我只走了二百米，可沉重的宇宙服却已经把我们弄得满身大汗了。

走近草丛一看，那些草的根茎又粗又硬，简直像胶皮管一样。也许不应该叫“茎”吧，因为这些植物没有叶子。粗大的“胶皮管”有我肩膀那么高，一根紧挨着一根，互相缠绕在一起，好像一张很大的鱼网。

这绿色的屏障是那样的厚，那样的坚硬，简直很难从它中间通过，却可以试着从它上面走过去。

“吉尔，那是什么？”我用手指了指空中。

在与双重太阳相反方向的天空中，出现一个白色物体。它几乎是正三角形的。

“是月亮吧！”吉尔看了半天，才从嘴里蹦出这么一句。

“是这颗行星的月亮。”

“正三角形的月亮，我还是头一回见到。”我吃惊地说。

“那是月亮上的岩石造成的。良雄，月亮可不一定总是圆的。”吉尔笑着说。

“你看，好像还有一颗月亮呢。”

有一轮弯月正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掠过。

它超过了三角形的月亮，消失在天空的那一端。我看它出了神，突然再看那正三角形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细长的三角形了。

“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良雄。”吉尔用吃惊的口气对我说，

“从那颗月亮的圆缺变化来看，它很可能是个四面体，而且能自转。”

“实在是够少见的！”

“的确很怪。”吉尔点头说，“小行星当中，有卷叶状的、岩石碎片状的等等奇形怪状的，但在大的卫星当中能有这种怪样子的，在茫茫宇宙之中也算是够奇特的了。”

“喂，吉尔，你过来看一下。这湖说不定是人造的呢！”路易莎在湖边说。

我和吉尔来到路易莎这里。

真是奇怪的湖！岸边是个急斜坡，入水处却突然平缓下来。

即使是火山爆发，也不会留下这么规则的圆形坡岸的。很难想象这湖是天然形成的。

“这颗星球上有会修造湖泊的动物？”路易莎自言自语道。

“还不知道。”吉尔的话音里充满了不安，“不过，从空中观察的情况来看，只有森林，并没有发现建筑物或城市之类的东西。”

“可是，森林下面会有什么呢？这谁也不知道。”我说，“在地下修一座城市，住在那里面。这是可能的。”

“喂！你们在干什么呢？不去探险啦？”梅伊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

“梅伊，从你那里能看到我们吗？”查恩在草原边缘问。

“看得见！你们在干什么呢？”梅伊的笑声传过来，“你们好象刚学走路的小孩子，摇摇晃晃的。”

我们苦笑着互相看了一眼。

这里不同于无重力的宇宙空间，它的情形与地球上很相似，有和地球差不多大小的引力，所以宇宙服显得特别沉重，走起

路来的确很笨。

“布卡的分析结果出来了吗？”吉尔问。

“马上就出来！大约……”梅伊刚刚说到这里，突然尖叫起来，“啊！卡尔！卡尔！你怎么啦？！你要到哪里去？！”

我们不由的大吃一惊，急忙朝座舱望去。

只见座舱的空气门敞开着，脸色苍白的卡尔，像夜游症病人一样摇摇晃晃走出了座舱。他没有穿宇宙服！他那双金色的眼睛里闪着恍惚的神色，飘飘晃晃地像一个醉鬼。

“卡尔！”吉尔用话筒高声喊。

“你怎么啦？！不准违反命令！！”

卡尔好像根本没听到吉尔的声音。他摇摇晃晃地朝我们走来。他用那双失神的眼睛扫视着我们，好像要对我们诉说什么。

“你们、你们，……”他声音沙哑地说，“我、我，……”说到这里，卡尔突然倒在了吉尔的肩上。

“结果出来了！”耳机里传来了布卡高兴的叫喊，“没有什么细菌！你们可以脱掉宇宙服啦！”

%

十六 远 离 地 球

夜幕降临到这个神秘的星球上。

我是在冥王星基地和宇宙航标站上长大的，在那里我们几乎是见不到太阳的，因此是昼夜不分的。对我来说，这里的夜晚很神奇。而对在火星上长大的吉尔他们来说，这里的夜晚同样是奇妙的。

三重太阳沉入地平线，星星开始在天空中眨眼了。可是，夜空被大量的太阳射出的红色气体分割开来；地面被染成了浅红色。



气体形成的带子，慢慢地移动着位置。

那只奇怪的三角形月亮，从傍晚时分就落了下去，到现在还没有露面。

而那一勾弯月却已经是三次匆匆而过了。每次都是追着三角形月亮的方向落下去，又从相反的方向升起来。

“我一看到那个月亮，就想起了火星。”躺在气垫上的查恩说。

“是吗，火星上也能看到两个月亮？”我问他。

“是的。也和这儿的两个月亮一样，一个追着另一个。”

“还有，大的月亮看上去是由西向东慢慢移动的。”吉尔笑着补充道。

“怎么？火星有倒转的月亮？”我怀疑地追问。

“不是。因为它移动得特别慢，比火星自转的速度还慢，所以从火星上看上去，就好像它是由西向东移动。

这时，我听到身旁有人在抽泣。

“唉呀！我真不该提起火星。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火星来了。”查恩慌忙自责说。说着他自己也伤心起来。

原来是梅伊在我身旁哭泣。

梅伊想忍住哭声。我想安慰她一下，就把手搭到她的肩上。没想到，她突然用力抓住我，放声大哭起来。

“妈妈！妈妈！”

梅伊一边哭一边喃喃着，像个小娃娃似地哭倒在我的怀里。

她这么一抱我，弄得我不知怎么是好。梅伊把脸埋在我怀里抽泣着。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背，自己也不由地一阵难过。

妈妈，……对了，我的妈妈住在冥王星基地的医院里，不知现在怎样了。我失踪的消息会不会使她的病情恶化呢？还有

爸爸，多么慈祥的爸爸啊，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一想起他那健壮的体格，想起他满身的烟味，就不由地想大喊一声“爸爸”！

梅伊哭了。查恩终于也忍不住捂住脸小声哭了起来。火龙一样的气体所织成的带子照着我们七个坐在帐篷外面的孩子。在这陌生的星球上，我们该怎么办呢？

令人怀念的太阳系啊，你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布卡在拼命观察、测算着。这颗有三重太阳的行星到底离太阳系有多远，这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也许离开太阳系有几万光年，说不定离银河系都已经很远很远了。

我抱住梅伊的肩膀，用手抚摸着她那金黄色的头发。我紧咬着嘴唇，凝视着夜空。

在气体的光渐渐微弱的地方，有无数颗星星在眨着眼睛。可是，从太阳系能够看到的那些熟悉的星座，在这里却一个也看不到。

在那群星之中，有一颗大概就是我们的太阳吧。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爸爸、妈妈呢？

离帐篷不远的座舱的门打开了，从里面射出一束光亮，路易莎苗条的身影在光亮中形成一个黑色的剪影，朝我们走了过来。

“卡尔怎么样了？”吉尔问。

“睡下了”。路易莎担心地说，“给他吃了镇静药。不过，他烧得很厉害，一个劲地说胡话。”

路易莎走到我跟前，把手轻轻地放在还在抽泣的梅伊的肩上。

“现在是夜间，你就放声哭吧。”

路易莎掏出手绢，一边在梅伊的圆脸蛋上擦着泪水，一边劝说，“不过，到了白天你可要像平时一样活泼啊！现在大家

都想哭，我们千万可不能泄气啊！”

路易莎说着，泪水不由地涌出了眼眶。

“吉尔……”

这时，布卡从帐篷中探出那张黑亮的脸。

“卡尔睡着了吗？”

“啊，现在还睡着呢！”

布卡好像想说什么，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用脚踢着地上的石头。

“怎么啦？计算结果出来了吗？”吉尔问。

“有点眉目了。”布卡低着头，犹豫了一下说，“我找到了一片星云，可以用它来作目标。我还要再仔细查一下天体分布图表。不过，从球状星团的分布来看，我们好像还算幸运，没有飞出银河系。”

“那么，离太阳系有多远？”

“还不清楚，好像不下5万光年。中间隔着银河，我们和太阳系正好在两侧。不过，我现在想说的不是这个。”

“你想说什么呢？布卡。”吉尔用沙哑的声音问。

布卡这个黑人少年、数学天才，身材虽小，但目光敏锐，在我们当中，他不仅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计算人员，同时还是一个杰出的洞察家。

“是这样的，嗯……”布卡在黑暗中闪动着眼睛，不知怎么说才好。“是这样的，我想让吉尔一个人先听听我的想法，所以……”

“不要紧！你就在这里对大家说吧，到底是什么事。”吉尔好像预感到了什么。

“是卡尔的事。”布卡好像下决心似地说。

大家一齐转向布卡，查恩也从气垫上爬了起来。

“卡尔怎么啦？”

“不，没什么。只是我总觉得他好像同这颗星球有些关系，你们怎么觉得呢？”

十七 卡尔究竟是什么人？

大家不约而同地朝座舱看去。

座舱停在湖边，从窗户里透出光亮，但没有一点声响。

看来卡尔吃过镇静药后睡得很香。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布卡？”吉尔用平静的语调问。

“我只是有这么一点感觉。”布卡好像有点激动，不知如何解释是好。

“我感到最怪的是，我们在这里着陆后，卡尔违反吉尔的命令，不穿宇宙服，摇摇晃晃地走出座舱这件事。当时，以前那些模模糊糊的想法突然连在了一起，好像有了一个轮廓。”

对呀！当时卡尔的样子是有些怪。

当时，我和吉尔等一共四人穿着宇宙服走出了座舱，卡尔、布卡、梅伊三人留在了座舱里。可是，没等布卡搞出大气分析结果，卡尔就不穿宇宙服突然走出座舱。

之后，他就发高烧，失去了知觉，一个劲地说胡话。

“你再讲详细点！”吉尔用低沉的话音说，“卡尔是我们的同学，现在是患难的朋友。”

“我并没有怀疑他呀！”布卡有些不高兴地说，“而且我还以为，这可能不是卡尔的责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路易莎不解地问。她也好像发现了什么。

布卡继续说：“当时，我正在进行大气分析。梅伊呢，她

正在用电视注视着你们，所以我们没有去注意卡尔。不过凭直觉总感到了他的一些行动。当时我没往心里去，刚才躺在帐篷里想了一想，忽然想起了一些。”

“你想起了些什么？”我感到有些紧张，便问。

“卡尔当时好像是抱着头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现在想来，也许是在和谁对话！”

“和谁？！”梅伊声音颤抖地紧问，“是和我们当中的人吗？”

布卡咽了一口唾液说：“不像！他当时说的好像不是地球上的语言。”

我想起在航标站OP17上时，在我脑海里回响起的卡尔的呼叫声，不由地说：“他可以用神经感应。”

“可是，他当时在和谁说话呢？”

布卡接着说：“他当时好像在和什么人吵架。我只记住了他说的两句话，那两句话是地球上的语言。一句是：‘为什么？！为什么把其他人也……’另一句是：‘不行！现在绝对不行！’除了这两句之外，其它的就记不得了。”

大家都屏住呼吸静静地听着。

卡尔究竟和谁讲话呢？和那个人争论的是什么呢？

为什么他突然像梦游病患者那样，连宇宙服也不穿就走出了座舱呢？

在布卡拿出分析结果之前，卡尔是否已经知道大气中不含特殊有害物质或细菌了呢？

“仅仅这些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吉尔说道，“也许当时卡尔已经生病了，他处于神经错乱的状态之中，所以……即使没有生病，也完全可能因为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种特殊状态下的安全着陆而神经过分紧张的。”

“不，这种推断也不一定全对！”我插话说，“在布卡讲这些之前，我已经有所察觉。在我们决定在这颗行星上着陆之前，卡尔就有些不正常。”

“你说是哪些地方？”查恩问。

“我也说不太清，只是有一种感觉。我感觉卡尔从一开始就想在这颗行星上着陆似的。”

“有什么证据吗？良雄？或者仅仅是感觉？”吉尔尖锐地问。

于是，我开始讲出我的感觉。

“在大家讨论是否在这颗行星上着陆这个问题时，负责航向的卡尔就在大家作出决定之前修改了航向，把飞船的飞行方向对准了这颗行星。而且，当我们决定在这颗行星上着陆时，卡尔脸上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

“是吗？！”吉尔两臂交叉着抱在脸前，目光严肃地思考着。

“可是，可是，真搞不懂。”梅伊不知所措地嘟囔着。

“这颗星与卡尔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可卡尔是我们的朋友呀！和我们一样，是地球上的人。可是，这颗星球，是地球文明还不能影响的地方。它离地球太遥远了，有几万光年。卡尔和这样一颗遥远的星球能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不知道。不清楚是否有关系。”

查恩问吉尔说：

“我说吉尔，你对卡尔很了解吗？”

“很了解？了解什么？”

“他是一年前从地球转学到火星上来的。他爸爸是地球上一个比较有名气的实业家，和我的一个在地球上的叔叔认识。我从叔叔那里听说，卡尔的爸爸不是亲爸爸，卡尔是个养子。”

“这又有什么关系！”吉尔追问道，“卡尔的家庭关系，跟今天的事情毫无关系！”

“你听我说嘛！吉尔，你知道新加坡陨石的事吗？那是在我们刚刚出生不久，落在新加坡郊外的一块巨大的陨石。”

“我事儿我听说过。”吉尔点点头，“那块陨石比起美国阿利桑那陨石要小得多，可是它正好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所以造成的灾害是空前的。”

查恩在讲朋友的私密，所以有些心神不定。

“我的那个叔叔当时在新加坡搞贸易，所以很了解当时的情况。当时有一个村庄遭到那块大陨石的袭击，全村覆灭，只有卡尔一个人幸存下来，他那时还是个婴儿。”查恩说。

“查恩，你是说……卡尔他……”梅伊哆哆嗦嗦地问。

“不、不不，我什么也不知道！”查恩好像作了什么错事似地，结结巴巴地辩解道。

“我叔叔来火星作客时，看到来找我玩的卡尔，他大吃一惊。他问我：‘那个金色眼睛的孩子是不是叫卡尔？他可是个奇怪的孩子啊！’”

“金色的眼睛？”吉尔生气的说，“卡尔的眼睛是与大家不同，这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有，能够用神经感应传递信息的可也决不仅是他一个人！”

“不过，吉尔，”这次开口说话的是路易莎，“我认为，卡尔的奇怪之处还不仅仅是这些。”

“什么意思？”吉尔转过脸去问路易莎。

路易莎那两条美丽的眉毛好像在帮助她思考似地紧皱着。大家都把目光投向她。

路易莎低声地说：“本来我想找个机会亲自问问卡尔的。我觉得，宇宙飞船的跳跃好像跟卡尔有什么关系。”



大家都惊呆了。空气仿佛也凝固了。

那种原因不明的奇怪的跳跃，那种一跃就是几兆公里的跳跃，难道真跟卡尔有什么关系吗？

“有什么理由，路易莎？”吉尔用沙哑的声音问。

“第一，每次出现跳跃现象之前，卡尔的眼睛准要有变化。我计算了一下时间，每次从卡尔的眼睛开始变化到飞船跳跃，中间相隔整整五分钟。”

“啊——？！”梅伊大声喊了起来。

“怎么回事？梅伊？”吉尔转过头来问。

只见梅伊脸色苍白，双唇不住地哆嗦。她已经吓得说不出话来了，一个劲儿地用手哆哆嗦嗦地指着座舱。

“座舱怎么啦？”

“有东西在动，一个黑东西。”梅伊终于说出了话。

“在哪儿？”

“在座舱侧面。”

吉尔一下子窜了起来，快步朝座舱跑去。

“吉尔，小心！”路易莎喊道。

不知路易莎想到了什么，也跟着吉尔朝座舱方向跑去。

大家紧跟在后面。

“有人跑到草丛那边去了！”吉尔一边在座舱旁边找一边说。

“吉尔！”

只见路易莎从座舱门口探出头来。她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慌慌张张地说：“卡尔不见了！”

“路易莎，你和梅伊、布卡你们三个人留在座舱里！良雄、查恩、带上武器跟我来！路易莎，你负责联络！”吉尔命令着。我和查恩从帐篷里取出了枪。

黑夜已经从这颗只有地球一半大小的星球上渐渐退走，天快要亮了。

十八 枝条隧道的尽头

我和吉尔、查恩抄起座舱中仅有的两支光子枪出发了。
砂土地上留下一串鞋印。

“原来是这样！”吉尔说，“刚才跑走的是卡尔！这鞋印我见过。”

“卡尔跑到哪儿去了呢？”我不解地问，“他不是发烧了嘛，怎么会……”

吉尔一言不发，用手指了指那串鞋印。歪歪扭扭的鞋印横穿过湖边的沙地，消失在那一片植物形成的绿色屏障后面。

我们来到卡尔脚印消失的地方。

绿色屏障枝条紧紧地缠绕在一起，没有空隙，仿佛连蚂蚁也爬不进去。

然而，卡尔的脚印竟然像被这绿色的屏障吸进去一样，在这里消失了。

“卡尔是怎么钻进去的？难道他会隐身术？”我问吉尔。

“会不会是被这些枝条吃掉了？”查恩紧张地说。

“不会的。如果这些植物真能吃人，那我们早就被吃掉了！这里准有什么秘密。”吉尔说。

“卡——尔——，卡——尔——！你在哪儿？！”我大声喊叫着。

（良雄……，吉尔……）

突然，我的脑海里又回响起了卡尔微弱的呼唤声。这声音多像我第一次在航标站上听到的卡尔的声音啊！



“你们听到了吗？卡尔的神经感应！他在叫我呢！”我兴奋地叫起来。

“嗯，我也听到了。”

正当吉尔说这句话的时候，查恩大声惊叫起来。

“你们看！树枝在动！”

真的！眼前的那些枝条慢慢地活动起来。

我们赶紧往后退了几步。

可是，那些枝条并不像要袭击我们，只是原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的枝条迅速地分开了。转眼间，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条由枝条构成的通道。

“这简直像‘沉睡森林中的古城’。”我想起从前读过的童话故事，不由地小声说，“怎么办？吉尔。我们进去吗？”

吉尔脸上露出果断的神色：“进去看看！卡尔一定也是从这条路进去的。”

“不过，吉尔，也许这条通道是因为有卡尔的呼唤才打开的，说不定这些枝条听卡尔指挥呢！”我说。

“这些都很难说。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的话，那么既然卡尔喊话了，那就应该是安全的！”查恩说。

“生死的可能各占50%，豁出去干了！”向来是很镇定的吉尔兴奋地说，“我们进去！查恩，你如果害怕，可以留下来！”

“不，我也去！”查恩也下了决心，他脸色铁青。

“良雄，你会使用光子枪吗？你拿着它在后面，查恩在中间，我打头！”

“多加小心！”从我肩上背着的对讲机里传出了路易莎的声音，“可千万别大意啊！”



十九 怪物的胃囊

我们走进了枝条构成的隧道中去。

隧道的地面很硬，长度约有十米。

我们走到四五米的地方时，前面又打开了一段。

“吉尔！”我大声叫喊，“后面的枝条合拢上了！”

“我们被关在里面了！”查恩惊慌失措地叫喊道。

“越来越像‘沉睡森林的古城’了，”吉尔刚说到这里，突然声音消失了。我也不由地大声惊叫起来。我们脚下的路，突然变得软软乎乎的，开始往下陷去！

“啊、啊、啊——”查恩吓得声音都走调了。

我们三个人脚下一晃，同时摔倒在地上，手中的枪也飞了出来。

我们想爬起来，可是身子去不由自主地往前溜。

地面好像起了波浪。我们三人乘着这奇怪的波浪快速地向
前移动。

“良雄！查恩！”我听见吉尔在前面喊叫着。

我双手抓地想爬起来，可是办不到。

“注意！”我大声喊道，“地面发生蠕动！”

原来，我们站着的地面，是由许多圆圆的、柔软的、像橡胶棒似的东西紧紧地排在一起构成的。

这条奇怪的路面一起一伏，像波浪一样把我们往前送。

你们大概见过蛇爬行时的样子吧，它是上下翻动着鳞片，带动着身体前进的。还有一种水中浮游生物叫草履虫，它浑身长满了细细的毛。这种虫子在水中游动时，就是靠抖动那细毛前进的。现在，我们身下的地面正发生着与此相类似的运动。

与此同时，“橡胶棒”里渗出滑溜溜的液体，我们被连推



带滑地往前运送着。

“良雄！吉尔！我们这是在被送进这个怪物胃口里去吧？”查恩哭着问。

“不知道。”吉尔在前面沉着地说，“也许这是这个星球的运输方法吧。”

“吉尔，通讯联络中断了！很可能是枝条阻隔了电波！”我大声说。

“现在只好听天由命啦！放松身体，不要用力挣扎！”吉尔也大声喊道。

“哎呀！我头晕得厉害！”查恩哭喊道。

“吉尔，我也……”我的头也开始晕了起来。

我们以很快的速度向前滑动。虽然由于液体的作用，我们没被擦伤，但膝盖着地部分已经热辣辣的，有些发痛了。

隧道在不断地向前延伸，弯度也开始加大。我们好像坐在雪橇上似地左右摇晃着，头晕越来越厉害，神志也开始不清了。

突然，我想起了爸爸。

“要坚持住！良雄！”爸爸好像在亲切地鼓励我，“你是宇宙的孩子，要支持到底！”

“爸爸！”我失声叫了出来。

就在这时，我突然觉得被抛到了一块硬东西上，后背被狠狠地摔了一下，差点停止了呼吸。可是，这一下却把头晕驱赶跑了。

二十 卡尔的谜解开了！

我们双手按着滑溜溜的地面，好不容易才站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出了那条植物隧道，来到了小土丘旁的一

块平地上。

枝条构成的壁障把这块平地包围在中间。

在小山丘的山脚下，卡尔摇摇晃晃地站在那里。

卡尔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撕破了，美丽的褐色头发乱得不像样，脸白得像死人一样，眼里放出奇异的光彩。

“卡尔！”吉尔喊道。

“你没事吗？到底怎么回事？！”

“吉尔……良雄……查恩……”卡尔用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说道，“我根本没想把你们带到这颗星球。”

“你说什么？”

我跑上去抓住卡尔的肩膀问道：“这么说，是你使‘宇宙呼声号’跳跃的了？！”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卡尔用手抓着头发大声吼叫。

“不对！不是我的过错！我根本不知道我有这种能力！可是，那种声音……”

“什么声音？！”从后面跑来的吉尔连忙问道。

“是宇宙的呼叫声！”卡尔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道。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脑海里有一种声音。那声音在宇宙的深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呼唤我：你在哪？你回来呀！卡——尔——！我要疯了！”

“你镇静点！”

吉尔按住卡尔，大声问道：“你是听了那个呼唤来到这颗星球上来的吗？”

“在火星基地的时候，我刚坐在‘宇宙呼声号’的椅子上，那呼唤声就响了起来：‘时机到了！起飞！’我当时并没有那种想法，可是不知怎么的，我自己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喊了一句



‘起飞！’于是……”

卡尔说完这些，瘫倒在地上。吉尔赶忙叫查恩从口袋里取出药，命令他给卡尔吃下去。

查恩刚要给卡尔吃药，卡尔突然推开了吉尔，摇摇晃晃地向山顶跑去。

“良雄！追上卡尔！”吉尔一边爬起来，一边大声喊叫。

卡尔虽然摇摇晃晃，但却跑得很快。我们也紧追不放。

这颗星球上的氧气很浓，所以爬山并不感到怎么难受。

越往上爬，草越高。渐渐地卡尔的身影淹没在荒草之中。

当我们拨开荒草追到山顶上时，被那里的景像惊呆了。

小山丘的顶部像被刀切了一样平，一棵草也没有。

整个顶部是一块巨大的岩石，像被磨亮的金属一样光滑。有三棵圆柱形的岩石矗立在那里，在它的顶端有闪闪发光的黑色圆球。

那石柱有五米多高，圆球直径有三米左右。

卡尔就倒在石柱下。

“吉尔！”查恩惊叫道，“这些一定是什么人建造的！这星球上准居住有和人类一样的高级动物！”

（你们……是什么人？）

突然，传来了说话声，好像是那个黑色的圆球。

当然，这声音是听不见的。只是卡尔的那种神经感应现象在我脑海里回响。不过，这声音比起卡尔的语调更奇特。

（我是费特，你们是谁？）

我在脑海隐隐约约感受到。

“我们是卡尔的朋友！”吉尔用低哑的声音回答，然后又问：“你是谁？”

（卡尔？）圆球像是在思考似地叨念着，（是不是这个费

特5号？)

“什么是费特5号？难道卡尔……？”

查恩声音发抖了。

(费特5号是我的孩子。)

“什么？卡尔是你这个黑圆球的孩子？”查恩愤愤地嚷道。

(卡尔，卡尔和你们一样，在卡尔的身体里……)

“你是什么？！”吉尔脸色铁青的大声发问，“你是机器人吗？是谁造的你？”

机器人？名叫费特的黑色圆球略加思考之后立即回答道：
(不是！你们是生物，我也是生物！你们刚才经过的是我的身体，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我的心脏和头部。)

“我明白了！吉尔！”我兴奋地大声喊叫，“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橡胶棒是它的身体，它覆盖了整个星球，这里是它的头部！”

(对！我不只有一个头，还有很多的头。可以生孩子。)

“是撒种子吗？”查恩问。

(对！我的心脏寻找撒种的星球，然后将种子撒出去。)

“我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查恩摇摇头说，“这个费特，靠心脏的力量，也就是意志的力量使种子飞向别的星球，这正像卡尔用意志的力量使‘宇宙呼声号’一跳跳出几兆公里一样。”

(我已经撒过五颗种子了。费特5号偏离了轨道，不知飞到哪里去了。我现在把它呼唤回来了。)

“费特一定是把种子撒到某颗星球的岩石上，然后用意志的力量使它腾飞的！”吉尔说道，“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这颗种子飞进了太阳系，然后又落到了新加坡，这就是那颗有名的大陨石！”

“对！”我不禁大声叫起来。

“当时，那颗种子就附在了卡尔身上。卡尔那时还是个婴儿，对吧？！”

（对！费特的种子是无形的，它像你们的内心活动一样。）

卡尔的谜终于解开了。

叫作费特的这种植物，不，也许应该叫动物，它把这个星球全部覆盖住了，它的种子像人的灵魂一样，潜藏在卡尔的意识当中。

由于环境的关系，这颗种子没能长大，但它却活着，它在卡尔的身体里，时常听到亲人的呼唤：（快回来！快回来！）

“你们的种子，必须附着在别的物体上才能移动，对吗？”吉尔思考过后问。

（很对！）黑色的圆球说，（种子要附着在别的生物之上才能飞行。）

婴儿时的卡尔是无法带着这颗奇异的种子飞行的，因为那种跳跃会使处在婴儿期的卡尔死掉。所以，种子等待卡尔长大。后来卡尔来到了火星上，有一天，……

“那么，卡尔现在怎么办？”查恩哭着问，“卡尔是地球上的人。”

（可以回去，不必担心！费特5号可以脱离卡尔的身体。）

“等等！费特！既然你能让种子飞越宇宙空间，能不能送我们回太阳系？”吉尔紧张地问。

（种子可以飞，没有种子就不能飞！你们不能回去！）

“等等！妈妈！”突然，卡尔用嘶哑的声音喊道，“费特5号，知道地球……”



二十一 奇迹般的返回

自从“宇宙呼声号”在火星宇宙港突然失踪以来，已经有三个月了。是啊，在我们漂流在宇宙之中的时候，太阳系已经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

这一天，“宇宙呼声号”又突然出现在冥王星与海王星的轨道之间！当时，整个太阳系的居民都为之而震惊！

说来也巧，第一个发现我们飞船的竟是我的爸爸！

妈妈听到我和“宇宙呼声号”一起失踪的消息，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病情又恶化了。这天，爸爸正带妈妈去海王星综合疗养所治疗。

突然，在他们乘坐的宇宙飞艇的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宇宙呼声号”的影子。

起初，爸爸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可是，当他看到三个电视屏幕上同时都映出我们的飞船时，惊得浑身颤抖，终于对妈妈大声喊道：“喂！你看，是良雄！‘宇宙呼声号’回来啦！”

当时，妈妈以为是爸爸过分悲伤产生的错觉。

我首先从对讲机里听到的就是爸爸的声音：“‘宇宙呼声号’！请回答！良雄！良雄！请回答！”

说真的，一开始我也怀疑自己的耳朵，可是，我猛然明白过来，嘴紧贴着话筒大声喊起来：“我是‘呼声号’！全体人员平安无事！你是爸爸吧！我是良雄！”

这样，我们经过了漫长的旅途，终于奇迹般地回到了太阳系。

“宇宙呼声号”平安归来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太阳系，成了整个太阳系的一大奇闻。

我们，吉尔、查恩、调皮的梅伊、金发的路易莎、黑人布



卡，还有我，都被欣喜若狂的父母紧紧地、紧紧地搂在了怀里。

卡尔呢？卡尔也和我们一起来了。他要是不和我们一起来，我们是无法回来的！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吧。对，这是因为能使“呼声号”一跳跳出几百光年、并且连续跳跃几个星期的，正是寄生在卡尔身体中的那种奇特生物的无形的种子，它叫费特5号。

关于卡尔的事情，我们向学者们作了详细的汇报。学者们都感到十分奇怪。对于费特这种奇怪的生物，对于它所具有的跳跃腾飞的力量，有些学者非常感兴趣，他们很想研究它的奥秘。所以，他们提出是否将费特5号留下来。但我们不能出卖朋友啊，是它帮助我们回到了太阳系的。所以我们决定还是送费特5号回去。

于是，我们按照卡尔问来的一种奇特的办法，让费特重新寄生在一只小兔子身上。然后，将它放入一只密闭的容器中。

载着小兔子的容器腾空而起，朝无边无际的宇宙深处飞去。

费特5号，借助小兔子的身体，重新回到了它的父母身边。

卡尔经过住院治疗，不久就恢复了正常。他眼睛里原有的金光消失了，神经感应的能力也随之消失了。但是，他却得到了我们这些非同寻常的好朋友！

我们六个人，虽然散居于宇宙空间的不同地方，但我们的友谊是割不断的。我们常常在火星、土星的卫星上，或者冥王星上见面，大家凑到一起，就会兴致勃勃地谈起那次奇迹般的冒险旅行。谈够一阵子，我们就跑到天文台去，用电波望远镜捕捉那遥远的宇宙深处传来的奇特的电波声。

每当我们听到那哔——哔——的奇特的声音时，就会感到那是从遥远的天际传来的“宇宙呼声”！这呼声告诉我们，在这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像费特星球那样的星球，



宇宙漂流记



人类还不了解他们的奥秘；那呼声招呼我们去探访无尽的宇宙世界。



我，机器人

引言

机器人学三定律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见人受到伤害而袖手旁观

第二定律——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但不得违反第一定律

第三定律——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但不得违反第一、第二定律

引自《机器人学指南》第 56 版 2058 年

%

我用了好几天在《美国机器人公司》采访到的东西，靠坐在家中看百科全书，也能了解到。

苏珊·卡尔文，生于 1982 年，今年七十五岁。劳伦斯·罗伯逊创办《美国机器人与机械人公司》正好在卡尔文出生的那年，所以这个企业至今也有七十五年历史了。这个企业日后成了人类历史中最非凡的大工业部门。

苏珊·卡尔文二十岁的时候听过一次关于心理数学讲习会的报告，就在会上她观看了《美国机器人公司》艾尔弗雷德·兰宁博士展出的第一个机器人。尽管卡尔文是一个似乎过于理智的姑娘，但这个巨大丑陋而且动作笨拙的机器人却使她暗暗着了迷。它会讲话，而且能讲出意思来。



2003年罗伯逊发明正电子大脑电路，完成计算机领域真正转折的时候，卡尔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进了控制论研究班。她掌握了关于这个新科学领域的所有知识。五年后，也就是2008年她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便以机器人心理学家的身份到《美国机器人公司》任职，并成了这个新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当时该公司的董事长仍是劳伦斯·罗伯逊，研究所所长是艾尔弗雷德·兰宁。

如今，她亲眼目睹了该公司五十年来的巨大进程，就要退休了。

然而这一切包括她发表的文章，她的专利的长长清单以及她的准确的履历表都干巴巴的，缺乏人情味，不能满足我的为《星际通讯社》的特写充实内容的需要。我需要更多的有人情味的素材。

我对她这样讲了。

“关于机器人的有人情味的细节？这就出现矛盾了。”

“博士，是关于您本人的。”

我听人讲过，卡尔文博士身上没有一点人情味的东西。可她谈起过去来，尽管表情没什么变化，我觉得她变得忧郁起来了。

“对您来说，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是一些机械和金属，电子和正电子……用铁来作为智慧的化身。可您没跟它们一道工作过，因此您不了解它们。”

她认为机器人比人类更纯洁、更好。“就拿罗比来说吧。”她说，眼睛蒙上了一层云雾。

接着她讲述了1996年最早出厂的，被当作保姆出售的哑机器人罗比的故事。

— 罗 比 —

“ 98.....99.....100! ”

炎热的中午，四周静悄悄的。格洛莉正与机器人罗比玩捉迷藏的游戏。

她拿掉蒙住眼睛的胖胖的小手，在阳光下眨着眼睛。她离开树一点，仔细查看右边茂密的灌木丛。然后又走开一点。

“ 他准是躲在家里。 ”

她转身向林荫路另一头两层的小楼走去时，背后传来了沙沙声夹杂均匀的金属脚步声。她急忙转过身来，可已经晚了。罗比正全速向大树跑去。

“ 站住，罗比！ ” 这样不公平！你答应过我，没找到你之前不跑！ ”

她的小脚板当然赶不上罗比的大步，可是离大树还剩三米远的时候，罗比猛然放慢速度，格洛莉首先摸到了树干。

“ 罗比不会跑！ ” 小女孩快活地叫着，嘲笑罗比。 ”

罗比则做出要跑开的姿势。格洛莉追上去，然而，机灵的罗比躲开了她的左追右赶，小女孩笑得开心极了。

“ 站住，罗比！ ”

冷不防罗比转身捉住了她，它把她举到空中，转起圈子。立刻，她觉得天旋地转起来.....

这次该格洛莉藏了。

罗比听话地转向大树干，闭上薄薄的金属片眼皮，遮住了它的光电眼睛。

“ 不许偷看，也不许少数！ ” 格洛莉说完就跑去躲藏。罗比站在那里准确地数到一百下，它睁开了发着红光的光电眼睛，环视草地，接着，它走向躲在一块石头后面的格洛莉。

“你一定偷看了！”小女孩嚷着，显然地不公平道。

她玩腻了捉迷藏，想骑着罗比玩。可罗比由于刚才的被错怪，它坐在草地上，表示拒绝。格洛莉没办法，只好用央求的口气，可罗比坚持着，不肯屈服。

“我可要哭了！”

罗比仍无动于衷。看来它真的生气了。格洛莉只好端出她的绝招：“你不肯让我骑，”她大声说道，“那么，我也再不给你讲故事，再也不……”

这下可真见效，机器人立即屈服了。它小心地把小女孩举到自己又宽又平的肩上。

罗比的金属皮肤由电热元件构成，始终保持在摄氏 21 度，摸上去很舒服。格洛莉高兴起来了，她的小脚丫踢着机器人的胸部，发出好听的咚咚声。

罗比带着格洛莉在草地跑了一圈又一圈，它一会平伸双臂，像飞机的翅膀，而它本身就是银灰色的机身。“哒哒哒……”格洛莉又给它装上了发动机；不一会儿，它又变成了坦克，格洛莉“轰轰轰”地开着炮……

最后，机器人穿过草坪，向前冲去。突然一个急刹车，它把小女孩拖到了软茵茵的草地上。

小女孩终于喘过气来了，它轻轻揪着她一绺头发。

格洛莉假装不明白，不做答理。机器人就更用力地揪她的头发。

“啊，我知道了，你是想听故事吧？”

罗比赶紧点点头。

小女孩开始讲灰姑娘的故事。罗比歪在草地上睁大两只闪光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传来了威斯顿太太喊格洛莉回家的声音，故事被打断了。



在家中，格洛莉请求妈妈允许她给罗比讲完故事，但被拒绝了。

“格洛莉！如果你不听妈妈的话，我就让你一个星期见不到罗比！”

罗比失望地走了，而格洛莉眼中含着泪水……

威斯顿夫妇绞尽脑汁，不知如何才能让格洛莉忘掉罗比。最后，威斯顿先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决定带格洛莉去参观《美国机器人和机械人公司》，他相信，只要让格洛莉懂得，罗比只不过是用电力驱动的一堆钢板和铜线，她就不会想罗比了。

第二天，他们去了美国机器人和机械人公司。在全是机器人工作的工段，格洛莉的眼光突然落在了在屋子当中圆桌旁工作的几个机器人身上。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中的一个是那么象她的——是的，没错！

“罗比！”她大叫一声。

那个机器人哆嗦了一下，丢了手中的工具。格洛莉高兴了。她一下子钻过防护栏杆，跳到地板上。她向罗比冲去了，舞动着双手。几个成年人可吓呆了。老天，一台巨型自动拖拉机正轰鸣着向她开来。

一切都来不及了。

威斯顿先生徒劳地跳过栏杆，向女儿冲去。

然而，罗比闪电般地行动起来了。它迈起金属长腿，全速向小女孩飞来。拖拉机比它晚了半秒钟，仅仅半秒钟，它抱起小女孩冲了过去，小女孩得救了。

威斯顿先生的手还在抖。小女孩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找到了罗比，她幸福极了。她紧紧搂着罗比的金属脖子，喃喃地讲着许多傻话。而罗比，则用它的铬钢铸的手，温柔地抚摸

女孩，它的眼睛发出有感情的暗红色的光。

二 环舞

2015年，格雷戈里·鲍威尔、迈克尔·多诺万被派到水星上。他们带了一部新型的机器人试验样机，想考察是否值得用它在水星的向阳面开采硒磁矿。可是第一天，他们就那么不顺利。

水星上的光电元件快用完了。而没有光电元件的电池，他们就会被水星上高强度的阳光照射活活烤死。格雷戈里·鲍威尔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一公斤硒、一套介电装置和三个小时，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可他没有硒材料。水星的阳面倒是有天然的纯硒矿湖，然而，只有新型机器人斯皮迪可到那儿去采来硒矿，因为它不怕强烈的太阳照射。% 鲍威尔派它去了。可五个小时过去了，斯皮迪还没有回来。

鲍威尔和多诺万都沉不住气了。斯皮迪被派到离他们27公里的最近的硒矿湖了。尽管如此，他们企图通过无线电与它联系显然是不可能的。在水星的向阳面，只要在两英里以外，无线电跟本就起不了作用。而若是启用超短波设备，那他们首先就得花几周时间进行调整……

多诺万焦急万分，使劲地搔他那棕红色的头发，这是他的习惯性动作。

根据他们收到的一种可测定斯皮迪位置，没有调制的超短波信号的结果，他们发现斯皮迪绕着碱矿湖正在不停地跳一种奇形怪状的环舞。

“鲍威尔，我们该怎么办呢？”

他们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找斯皮迪回来。一向被称为智囊的

鲍威尔想起地下室中第一次探险队留下的六个机器人。尽管他们是些高大的，技术落后的半自动机器人，他还是决定碰碰运气，看能让它们干点什么。

机器人被散放在一些箱子中间，积满了灰尘。鲍威尔旋开一个机器人胸前的挡板，把小块的原子能燃料塞进圆孔，这样，机器人就可以复活了。他把挡板推回原位，又去开动了一个机器人。

接着，他站在第一个机器人面前，拍了拍它的钢甲：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主人。”巨大的机器人慢慢低下头，望着鲍威尔。

这是一批最早会说话的机器人。当时地球上禁止使用它们，所以设计师给它们设计了牢固可靠的奴隶本能。

鲍威尔命令它去找回斯皮迪。

可机器人纹丝没动。“对不起，我不能走。”机器人说，“您必须先骑上我。”咔嚓一声，他合拢了笨重的双手，手指交叉，形成一个马蹬的样子。

多诺万瞪大了双眼。“当然，我们可不能到外面去。”

显然，这是过去过分强调安全的结果。可是——突然，多诺万想起了考察站四通八达的地道。那是第一次探险队来时挖筑的。利用廉价的太阳能，地道里有照明设备，而且湿度也和地球上一样。他找到了一条离矿很近的地道，不过五公里远。

他们穿上了别别扭扭的宇宙服。这是用非金属的塑料做的，所以很轻。它的中间有特殊的装置，可以使他们在水星表面高强度的阳光下坚持二十分钟。如果超出了五到十分钟，也不碍事。

他们踏着“马蹬”坐到了机器人的肩膀上。很舒服，设计的一切合乎人体需要。在闸门室，他们等那里的空气抽干。之

后，机器人迈着速度不变的、准确的机械步伐，向没有空气的、长长的地道走去。

斯皮迪到底出了什么事，他们想不明白。它应该是完全适应水星条件的，设计时可以说他们考虑到了一切。

“主人，我们到了。”机器人报告。

这是一个不大的，没有空气的，已经塌了一半的空亭子。附近有高耸的玄武岩峭壁，正好遮住了强烈的阳光照射。在这里，火星上最美丽的奇观出现了：前方阴影与白天交接处，黑白分明，象刀割似的。阳光照射的土壤上铺满了结晶物质，发出雪般的耀眼光芒。

不过，此时的鲍威尔和多诺万可没有观赏美景的闲情逸致。鲍威尔戴上宇宙服配备的滤色镜，调好了望远镜。

硒矿湖的位置找到了，可斯皮迪呢？

突然，他看见了一个向他们移来的小黑点。他们立即骑着机器人迎了上去。

走出山阴，灼热的太阳光扑下来，炙烤难耐。他们宇宙服上的温度计显示出摄氏 80 度的字样。过一会儿，就更热了。

型号为 S.P.D.—B 的机器人走近了。它摇摇晃晃，像唱醉了酒似的。他们的耳机里传来了斯皮迪摸不着头脑的话语：“妙！妙极了！什么爱情也不能将我们分开。我是一朵小花，多可爱，嗨！……”它突然转过身回去了，跑得飞快。

“百年老橡树下长着小小的花朵。”斯皮迪跑得没影了。

“它准是醉了，从那儿学来这么古怪的诗句”。多诺万惊疑地说。

这句话提醒了鲍威尔。他们退回荫凉处时，都快烤焦了。鲍威尔仔细分析了对斯皮迪下达的命令。

机器人必须服从机器人学三定律，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

当这些定律发生矛盾时，会怎么样呢？机器人的行为取决于什么呢？当然是正电子脑的电势差。一般情况下，机器人走到危险地带并意识到这种危险时，按照第三定律产生的电势会迫使它离开哪里。这时如果有人命令它非到那个地方去不可的话，根据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的命令，产生的反向电势就会超过前一种电势，这样，机器人只好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命令。但斯皮迪有点特别，它的第三定律定得特别严，所以逃离危险的意识较强，而且它的最新构造不会使它那么容易就被毁掉的。可他们下达命令时表现得随随便便，这样一来，第二定律产生的电势就比较微弱。事实说明，斯皮迪在硒矿附近一定遇到了某种危险，而且是离硒矿越近，危险性就越强。这样，斯皮迪在接近硒矿时第三定律产生的电势就会逐渐上升，直到某个距离与第二定律的电势达到平衡，第三定律就又把它赶回去了，而第二定律又迫使它往回走……于是，他只好留在平衡线上，沿着产地兜圈子。

可是危险来自哪儿呢？

“火山现象！”

多诺万说对了。火山气体中的一氧化碳在高温下与铁相遇，会生成挥发性的羰基铁。而机器人是铁做的，这里的温度又是这么高……

可是，斯皮迪怎么可以回来呢？

用另外的命令去提高第二定律的电势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从第三定律入手如何呢？

考察站有不少的草酸。草酸在高温下会分解出一氧化碳来，而一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了，可以把斯皮迪赶回来。鲍威尔的眼睛亮了。

光电元件比预料减少得更快。他们取回草酸，赶紧再次向

斯皮迪走去。“我们又到一块了，嗨！钢琴风琴家，全家吃薄荷的人要向你喷一脸……”斯皮迪像原来一样东倒西歪地靠近了。鲍威尔命令两个机器人赶紧扔草酸瓶子。“哧——啪——”草酸瓶子在斯皮迪身后炸开，腾起一片云汽。十五秒钟后，斯皮迪开始向他们移过来。草酸真起作用了。

“雇佣兵倾吐的爱情……”不等听清斯皮迪在说些什么，炙热已经把鲍威尔和多诺万赶回去了。等他们喘过气能回头望时，吃惊得差点大叫起来。原来斯皮迪又踏上了老路，而且越来越快地离开了。

“追上它！”多诺万驱动机器人，准备追赶。鲍威尔拦住了他。

“我们白白浪费了时间，”鲍威尔说，“我们只不过建立了新的平衡。一氧化碳成分提高，斯皮迪开始后退，一直到新的平衡位置为止。后来一氧化碳慢慢挥发掉了，它就又回去了。我说，再多的草酸也不顶用了，而且，我们也来不及了。也许在我们回来前，斯皮迪早腐蚀完了。瞧它现在都一瘸一拐的了。”

“那我们，完蛋了吗？”多诺万绝望地问。

鲍威尔没有回答。他犹豫了一会儿，说他们还可以考虑第一定律。

鲍威尔决定冒一次险。反正都一样，要么现在，要么再拖上三四天……再说，根据机器人学第一定律，机器人不能由于自己的袖手旁观而致人的生命受到威胁。可斯皮迪现在处于半颠狂状态，能行吗？

他骑着机器人向斯皮迪走去。在离斯皮迪三百米远的地方，他跳下来了，在覆盖晶体的地上艰难地向前走着。鞋底很烫，脚下的晶体真滑——他回头望望，他离开荫凉处很远了，再也

回不去了。要么死，要么斯皮迪过来救他。他觉得喉咙堵塞，要喘不上气来了。

“斯皮迪在他的正前方，盯着他。它已停止唱那混帐的诗歌了。他放慢脚步，站下了。接着，它开始后退。

“斯皮迪，你快来帮忙，送我到荫凉处，否则太阳会把我晒死。”鲍威尔试着恳求。

斯皮迪向前走了一步。它开口说话了：“假如你生病床上躺，假如你明天把假放……”它声音突然中断了。

这一刹那，鲍威尔瞥见一个东西向他移来。他掉转头，几乎惊呆了。送他过来的机器人向他走来了——没有骑手，它自己过来了。

“请原谅，主人！我不该自己行动，可您遇到危险了。”

第一定律高于一切，这可不是它的错。可鲍威尔不需要它，他需要的是斯皮迪。他命令这个机器人不要碰他。

然而这没有用。机器人继续向他走来。

他绝望了。高温可真够他受的。他脑子里一片空白，都糊涂了。眼前的一切是那么模糊，呼出的气体象火焰般的烫。他最后一次努力地叫道：

“斯皮迪！你在哪里？活见鬼，我要死啦，还不过来帮忙！”

他徒劳地躲着要搭救他的机器人，渐渐失去了意识。这时，他感到自己的手被金属手指抓住了。耳边响起斯皮迪关切的、满含歉意的声音：

“鲍威尔，您在这里？老天，我在干什么……”

“没关系，”鲍威尔虚弱地说，“快，送我到荫凉处，快！”他觉得自己被举到空中，然后飞奔起来。这以后，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醒来时，多诺万已派斯皮迪到另外的一个硒矿湖采来了矿。这次，它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四十二分钟零三秒。

“斯皮迪不敢来见你了，”多诺万说，“它觉得对不起你，那一次的错，它觉得是它造成的。”

“怎么是他呢，”鲍威尔说。找来了斯皮迪后，他紧紧握住它的金属手掌，说道：

“你没有错，亲爱的！”

%

三 推 理

半年之后，他们俩又被派往另一个星际空间去执行任务。这是一个严寒到摄氏零下 273 度的漆黑的世界。不过，对他们从事检查实验型机器人的工作而言，环境的变化无关紧要。

一周前，鲍威尔和多诺万装配起他们的试验样品，目前最新型的 QT—1 型机器人——库蒂。它已被派往基地工作。它将被用来考察是否有能力独立控制这个台站的工作。

可是库蒂是个不安分的家伙。它对自己的存在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它不肯相信自己是由鲍威尔和多诺万创造出来的。

它打算弄清楚这个问题。它相信通过逻辑推理它会达到目的的。

可是，鲍威尔相信库蒂是可以被说服的。他做出了尝试。

窗外是漆黑一片的太空，太空中点缀着无数小小的亮点。鲍威尔把库蒂领到窗边，向它解释说，那些小亮点是一个个比台站大得多的球状物质，他们的波束辐射器就是对准这些小亮点中的一些发射的。他和多诺万来自这些小亮点中的一个——地球，那儿生活着许多跟他们一样的人。他们的能源则来自另一个离他们较近的灼热的火球——太阳。这个空间站建立的目

的就是将太阳能输送到别的星球上去。它最初是由人来操纵的，然而由于炎热，太阳的硬射线和电子暴等等对人的不利条件，他们才制造了它们机器人来代替人类。如今，这个台站只需两个人就足够了，然而，就是这两个人，他们也试图用机器人来代替。这就是它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想用你的假说哄骗我吗？”库蒂说，“我自己会弄明白这个问题的。”他傲然地阔步走了。

鲍威尔收集的电子流函数数据表明，电子函数是不稳定的。可能会有风暴来临。他急匆匆计算着什么的时候，库蒂来了。

它说，它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答案。

“经过我这几天专心致志的思考，我认为只有从我存在的原因这唯一可能的假设开始。这样一来，我找到了答案，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比你们优越得多的缘故。”

它笑了，非人的机器人的笑。它无视鲍威尔和多诺万的愤怒，继续说道。

“你看，制造你们的材料又松又软，既不结实又极脆弱。而且你们的能源来自那些效率较低的有机氧化物——比如你们常吃的三明治之类。你们还需要固定的睡眠。温度、压力、辐射强度等外部环境的一点点变化都影响到你们的工作能力。所以，你们只不过是些代用品，而我们才是最完美的造物。我们直接利用电能并且几乎全部加以利用。我们由硬金属组成，不会疲乏，也不受环境改变的影响。任何一种生物都不能创造出比自己更优越的生物来，人们怎么可以创造出我来呢？”

“哼，好吧！不是我们创造了你，那又是谁呢？”多诺被库蒂的逻辑气坏了，禁不住大骂起来。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主！”库蒂心平气和地说道：“你

们人是型式最简单的、最易制造物，所以主最先创造了你们。可是后来主又制造了比你们高级的机器人，最后，主又创造了我，以便代替剩下来的你们的位置。所以从今以后，我得为主服务了，而不再为你们服务。”

“什么？不再为我们服务？”鲍威尔吼道，“在我们还没确定你是否能独立操纵转换器之前，你得执行我们的命令，否则，就把你拆毁。”

库蒂没有反抗，它一言不发地走了。

格雷戈里·鲍威尔在办公室坐立不安。他刚刚算出电子暴就在眼前，就被机器人从桌边拖开，同多诺万一起，软禁在这里了。

他知道，如果库蒂不能控制住仪器，那将意味着什么。风暴狂舞，穿过那里的波束像跳蚤一样乱跳，射线会散焦，地球上会有成百万的地方受到冲击而烧毁……

多诺万脸色苍白，向门外冲去。

可是走廊上一个机器人平气和地把他拦回去了。库蒂走了进来。

“你们的职能被取消了。”它宣布道，带着不无同情的表情。

他一手搂住鲍威尔的肩膀，一手搂住多诺万的腰，说：“我挺喜欢你们的，尽管你们的思考能力有限。可是由于你们对主的效劳，你们会得到食物、衣服和住处的。但你们不准再进入控制室和机房。”

“在这里，我们就是主人，库蒂！”鲍威尔说。

“别坚持了，鲍威尔！”库蒂说，“我不想与你深究，我知道该怎么为主服务就行了。”

留下目瞪口呆的两人，库蒂走了。

%

风暴就要来了。他们得赶快说服库蒂，否则，他们将什么也干不成。

他们决定当着库蒂的面装配一个机器人，看库蒂还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机器人是在地球上制造的。但为了便于运输，它们总是被拆开来，运到地点再进行装配。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比较安全。如果装配调整好了的机器人一旦逃掉而到处游荡，《美国机器人公司》岂不要受到地球上禁用机器人法案的严厉制裁。

也因此，象鲍威尔和多诺万这些从事检查试验型机器人工作的人员都负有装配机器人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目前，他们在库蒂的监视下刚刚完成一台MG型机器人的装配。鲍威尔启动开关，机器人活了。它一开始显得极不灵活，活动迟缓，发出不好听的轧轧声和嗡嗡声。继而关节抽动，能抬起头来。接着，它用胳膊肘支撑身子，竟笨手笨脚地站起来了。它似乎力图说话，然而吐词模糊，不时发出失败的挫牙声。

最后，它终于能开口了：“我愿意工作，派我去哪儿？”

多诺万打发它到外面去等。然后，他面对一直保持沉默的库蒂。

“不对！”库蒂简短而干脆地说道，“你们只不过把部件装配起来而已。这是你们的本能，你们并未真正创造机器人，因为部件是主创造的。”

“是在地球上造好，运到这儿来的，库蒂！”多诺万沙哑地喊道，“你可到图书馆查看资料。”

“算了吧！”库蒂不屑一顾地说，“那只过是为你们准备

的罢了，我不需要。作为有思维的生物，我具有先天从处境找出真实性的本领。而你们作为有理智的生物，不善于处理，需要解释，这才是图书馆的用处。主向你们灌输关于地球和人类这些令人发笑的想法，这无疑主考虑到你们头脑简单无法接受真理的缘故。好了，我们别浪费时间争论了，再见！”

说完，它俨然以主人的神态离去了。

“啊！它不相信我们，不相信地球，而且也不相信它自己的眼睛！”多诺万暴躁地嚷着。

“是啊，”鲍威尔绝望地叹息，“严格的推理可以证明任何东西……这就看你拿什么假定做为出发点了。我们有我们的，而库蒂有它自己的。”

十二个小时以后，当风暴比预期更早地到来时，睡眠对他们来说可惜仍是个原则问题。

多诺万平时绯红的脸色变成了死灰，鲍威尔则绝望地揪着胡子。他们死死地望着窗外。

他们看到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被认为是壮观的美景：高速电子流与载送能源发往地球的波束相遇，爆发时发出耀眼的极小的火花；射入虚无漂渺空间的波束，则带着飞舞的明亮灰尘，闪闪发光。

波束是稳定的。可他们知道，他们的肉眼是靠不住的。角度偏差百分之一毫秒，他们无法感觉得到。所以，他们不敢对观察到的现象怀有确信。

然而，他们只能眼巴巴看见一切发生，毫无办法。那个不关心波束、聚焦或地球，除了主之外什么也不关心的机器人，此时却掌管着一切，在控制室里操纵。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他们入了定般望着窗外，后

来，在波束乱窜中火花消失了，风暴总算过去了。

信号灯突然亮了，鲍威尔看也不看一眼。他们完了！完了！！他垂头丧气地想，也许库蒂是对的，他们真的只是些具有人工记忆的低等动物，不复有存在的价值。

“你们不回答信号，我自己决定进来了。”库蒂出现在他们面前，“你们脸色不好，也许你们生存的期限快到了吧。不过我想，你们愿意知道今天的仪器记录。”

“为主效劳是光荣的事，我代替了你们，请你们不要难过。”库蒂异常高兴。

鲍威尔心不在焉地翻着库蒂递过来的记录。突然，他的眼光停留在一张表格上：一条细细的、弯曲的红色曲线横穿表格。他一遍又一遍地仔细看这条曲线，手痉挛起来了。他忽然站立起来，其余的记录纸片纷纷落地。

“多诺万，它保持住了波束稳定！”他摇着多诺万的肩膀快活地说。

“什么？哪儿？”多诺万一下子精神了，瞪圆了眼睛。

“你保住了波束稳定，库……库蒂！”鲍威尔结结巴巴地告诉库蒂，库蒂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波束始终准确地瞄射地球，”鲍威尔欢天喜地，“你都保持住波束聚焦了，库蒂！”

“我可不想听什么关于地球的谎言。我只不过是按主的意志办事，使指针全部保持在平衡位置罢了。”

它拾起散落在地上的纸张，非常生气地走了。

鲍威尔和多诺万疲惫已极，可他们心情舒畅。他们还从来没见过电子暴这样好地被控制住过呢。事实证明，库蒂是合格的。就是它有点关于主的莫名其妙的信仰。

“管它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呢！”鲍威尔说，微笑着睡

着了。

四 捉兔记

他们被告知可以有两周的休息时间。实际上，他们的假期长达了六个月之久。新任务的来临比预计要晚得多，因为总有那么点小毛病，使得他们不敢轻举妄动。最后，终于一切都满意了，鲍威尔和多诺万就结束假期，带着新研制的成组机器人到行星上执行任务。这一次，他们同样地不那么顺利。

%

按照公司签定的合同，公司担保机器人一定能通过在小行星上的实际工作实验。一旦试验失败，公司会失掉一千万元的预垫金，这还不算，公司信誉上的损失将达一亿元。对他们而言，如果这次试验失败，而他们又解释不出原因来，他们将面临被解雇的危险。因为谁都知道，在《美国机器人和机械人公司》工作，就得遵守公司的不成文法律；任何一个雇员不会犯同一种错误，只要犯一次就要被解雇。

这种新型成组机器人由一个机器人当领班，同时带着六个辅助机器人，它们作为它的一部分，由它统辖。这是专门为在小行星上的矿井工作而设计的，可以无需人的监督。可是到现在为止，由他们来进行实验的这组由DV—5作为领班的这组机器人，离不开人的监督，一旦人离开了，它们就采不出矿来，甚至不按时归来。

在整整三个班的时间里，多诺万观察了这组机器人的工作情况。他在时，一切都正常，他想不出原因来。

“最可能的情况是，不论我们，或是别人在这里都同样毫无办法。”鲍威尔发愁地望着天花板，手捻着棕色胡须。



然而，在这里工作的可不是别人，偏偏是他鲍威尔和多诺万呀。

他虔诚地打开《机器人学指南》……

领头机器人戴夫—5进来了。它坐在专门为它预备的板凳上，接受鲍威尔的仔细盘问。

“我不知怎么了。”戴夫说，“我觉得自己一切正常，辅助他们也干得不坏。不过……我觉得自己曾一度神经紧张。”

鲍威尔说，他决定按照《指南》里的《野外检查大纲》对它检查一下。这可伤了戴夫的自尊心，它觉得痛苦极了。不过，它还是答应了。

两个多小时的检查里，戴夫从五位数的乘法开始，通过了越来越难度加大的机械反应测试，甚至包括了对机器人功能来讲最高级的难题——属于判断的问题和伦理的问题。

鲍威尔累得满头大汗，多诺万则几乎啃遍了自己的手指甲，结果是一无所获。

脑是机器人身上最可靠的部分。在地球上，对这部分的检查相当严格。象戴夫那样可以如此无懈可击地通过野外检查，这说明它的正电子脑不可能有什么毛病。

那么，是不是机器人身上的机械故障呢？机器人身上有成千上万个零件，任何一个都有失灵的可能性，何况还有神秘莫测的正电子场。

奇怪的是，只有当人不在近旁时，它才出现故障。

“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就这么办！”鲍威尔指了指桌子上方的一个屏幕，“我把它与戴夫的巷道接通了，你若想做焖兔肉的话，就请先捉兔子吧。”

他们只得天天守在屏幕前，干捉兔子的工作。

多诺万脾气暴躁，长期的老是同新型机器人打交道又刺激了他的坏脾气。几天来，他一有空就喋喋不休地发牢骚，抱怨自己，抱怨公司，也抱怨鲍威尔。鲍威尔终于也被惹烦了，他拿起一本厚重的书向多诺万扔去，多诺万被砸倒了。

“见你的鬼，我要立即辞职，我不干了！”

“滚吧，你早该辞职了！”

两个人大吵大嚷起来，越来越激烈。

突然，多诺万惊叫了一声。鲍威尔转过脸去，也吓得惊呆了。

屏幕上显示出以下的景象：在没有空气的阴影重重的岩石背景下，以戴夫为首的机器人正排成操练队形，沿着粗糙的平巷壁滑行。他们的剪影在巷壁上飘忽不定，本身暗淡的金属光又互相映照着，有着某种神秘的气氛。他们动作显得轻盈、整齐，并不时变换队形，像月球上的舞蹈演员。

到底搞什么名堂。军事操练？还是艺术体操？也许戴夫发生了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是是什么芭蕾舞教练呢。

他们自动停止了争吵。穿上防护服，他们走进漆黑一片的平巷，向出事地点走去。

机器人的亮光就在他们的前方闪烁，可鲍威尔的无线电起不了作用，大概是线路坏了吧。

机器人冲着他们开过来了。他们登上附近一个三米多高的台阶等着。防护服的重量可没让他们少费劲。

戴夫领头，其它六个机器人跟着它成一列纵队。他们一会成双，一会成单，合着清楚的机械节奏，不断这样重复着，重复着，向前而来。

离他们还有六米远的时候，戴夫的动作停下了。其它辅助

机器人立即乱了队形，挤作一团。几秒钟后，它们又散开，咻咻咻地飞掉了。只有戴夫留下来，望着它们的背影发呆，然后它慢慢蹲下来，像人一样把头靠在了手上。

“你们在这儿，上司？”鲍威尔的耳机里传来它的声音。

“怎么回事？戴夫！”鲍威尔和多诺万跳下台阶。

“不知道，”戴夫说，“我们在十七号坑道，正在对付一个非常棘手的出矿口，突然，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直到我觉得附近有人，才……”

“我们耽搁了很久吗？”

“没有！没关系，戴夫！回去接着干吧！”鲍威尔安慰着戴夫。

多诺万留下来同戴夫一起到工作结束时间。多诺万在场期间，一点差错也没出现。

“这是戴夫的自尊心在作怪。要不就是黠武精神在作怪，它肯定以为在组织自己的军队呢。”

当然，多诺万的假设只能做为假设罢了。其合乎逻辑的推理必然是机器人对人的统治，这从根本上是不成立的。它违背了机器人学第一定律，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也不得听任人遭受伤害而袖手旁观。

蹊跷的事情是，没人的时候，戴夫就出事，而一旦附近有人，它就能恢复正常。

这之间有什么区别吗？鲍威尔百思不得其解。当人不在近旁的时候，显然就要求戴夫拿出更多的主动精神来。这么说，他们应该查出戴夫身上的哪些部分因增加了负担而受了影响？

自然，他们还需要把构造上的缺点找出来，纠正掉。否则，就只能意味着机器人没通过检验，公司是无法将这样的机器人进行出卖的。

多诺万试图排除一切与主动精神无关的电路，而在自己的领域内寻找出原因。然而，机器人的各个部件之间的联系是那么密切相关，他的这种努力看来只能是一种妄想。

辅助机器人被比作戴夫的“手指”，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它会讲话；其次，它有相当发达的脑子，尽管它的脑子只接受正电子场下达过来的指令。他们找来了编号为DV—5—2的“手指”，也许它能使他们开点窍。

“你的上级已经四次违背了智能体系，你知道吗？”

“知道，”这个机器人说。

它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是在它们清理一个难对付的矿口；第二次，是他们在加固一个将塌方的顶子；第三次，是它们为进一步工作时避开地底下的裂缝准备准确的定向爆炸；第四次，是刚刚发生小塌方之后。

“每一次，我们都接到某种命令，可是，我们还没弄明白这个命令之前，新的命令又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操练那种奇怪的队形。”

“那个命令是什么？什么情况使戴夫下达了那个命令呢？”

机器人痛苦地摇摇头，它想不起来了。

他们还有十天的时间。鲍威尔和多诺万轮流坐在屏幕前，小心翼翼地盯着。多诺万的坏脾气又爆发了，他几乎咒遍了世界上的所有东西。是呀，又八天过去了，他的眼睛发了炎，看东西都不那么清楚了。

早上，当鲍威尔忍着疲乏和头痛来替他下班时，他抄起一本厚重的书向屏幕投去，玻璃碎裂发出哗啦啦的响声。

“只剩两天了，可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他无视鲍威尔的愤怒，心平气和地站起来说道。

“也许，在最后的两天，我们会有所进展。”鲍威尔困难地说。

也许他们的路子错了。在屏幕上毕竟不如在现场来得仔细。况且，在现场下，还可以随时在需要时让机器人停止工作，进行观察。

多诺万的眼睛突然亮了。他想起“手指”告诉他的情况。

“也就是说，在危急的情况下。”鲍威尔也兴奋了。

“对！在危险情况下。没有人在场时，个人主动精神就会紧张起来。由此可得出什么推理呢？我们怎么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使机器人停顿下来呢？”多诺万一口气把鲍威尔想说的话全抖了出来。

“制造一次小塌方如何？”鲍威尔建议。

“O·K！”

在黑咕隆咚的平巷内，鲍威尔和多诺万沿着坑道壁静悄悄地前进，象搞什么阴谋似的。

只要六个“手指”中的一个离他们六米远，哪怕不在视野之内，它也会感觉得到。所以他们的行动极其小心谨慎。

鲍威尔的金属手套紧贴着坑道壁，他感觉出巷道壁有轻微的颤动。发生爆炸了。

一个机器人从他们身边飞奔过去，一眨眼就看不见了。

尽管如此，为了避免被机器人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决定从一号侧巷道绕过去。

这似乎是一条死巷。前边有一个窟窿与主巷道相通，但窟窿太小，挤不过人去。

这时巷壁颤动得更厉害了。鲍威尔和多诺万同时感到自己被推了一下似的。通过洞口，他们发现机器人在十五米远的地方挤作一团，正用力地用金属手飞快地搬走爆破下来的碎石。

下一次爆炸可能会波及他们。鲍威尔可顾不了那么多了，他拿起雷管枪，瞄准部位，爆破了。

一系列巨大的震动，鲍威尔被颠到了多诺万的身上，他们感到被猛地推了一下。

巷道塌方，四周一片漆黑。鲍威尔和多诺万被困住了。多诺万打开手电筒，发现洞口也堵住了，连耗子都休想钻出去。

问题还没有解决，自己先被困在这里了。如果不能设法出去，他们就得完蛋，他们的氧气是有限的。

本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戴夫叫来，刨他们出去。可他们制造的塌方把戴夫吓跑了，而且，它的无线电也失灵了。

如果戴夫离他们六米远的话，他们就有救了。可它在哪儿呢？

多诺万挨近窟窿，试图把脑袋伸出去。他费了半天的劲，才算搞成功。

他看见机器人在巷道的尽头，可惜太远了。

鲍威尔也想看看，他在底下使劲扯多诺万的腿，把他扯下来了。

鲍威尔看见机器人似乎正向他们移来。他打开手电筒，想引它们过来，可是白费劲。它们跳着奇形怪状的舞，走得杂乱无章，不过最终——% “它们向这边来了！”

“让我看看！”多诺万说。

“等等！”

可是多诺万用力扯他的腿，把他扯下来了。

“哎嗨！……哎呀……”多诺万怪叫起来。机器人又转回去了。

“发生了什么？”鲍威尔又开始扯他的大腿，急得多诺万踢着双脚，“戴夫！戴夫！”的大叫起来。他忘了声音在这里

是不传播的。

鲍威尔急中生智，他拿起雷管枪，放开多诺万，放了一枪。一个辅助机器人倒下了。

“戴夫！”通过话筒，鲍威尔不确定地叫了一声。

一会儿沉默，接着传来了戴夫的回答：

“你们在哪儿，上司？”

“你们爆破时把我们埋住了。你能看见我的手电筒光吗？”

“是的，我马上就到！”

多诺万和鲍威尔同时舒了一口气，他们有救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鲍威尔？”

“啊，太简单啦！咱们是把显而易见的东西忽略掉了。”

他接着说道：“问题就出在控制个人精神的线路上，而且总是在有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也一直在寻找造成原因的什么特别命令，可原因为什么一定要出现在命令上呢？”

“是呀，鲍威尔！接着说。”

“戴夫同时通过六个渠道发布命令，指挥六个“手指”。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或几个手指完成简单的工作，它不必太费力。而在紧急情况下，它就需要同时调动起六个机器人，而且要立即去做，它也许承受不住了。这时，任何一种能减轻机械紧张程度的因素，比如人的到来，就可以使它恢复常态。我报销了一个辅助机器人，这就等于减轻了戴夫的压力，它自然正常了。”

“对，对呀！”多诺万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们剩下的任务就小多了。我们只需查出那些发出六道命令比发出五道命令时负荷大的电路就行了。”

“确切地说，局限在机器人身上一个特别的协调电路上。”

“太妙了，鲍威尔！可是，它们变换队形的那种奇怪体操，

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不知道。”鲍威尔回答，“不过，我想，既然辅助机器人是戴夫的“手指”，那么，戴夫思维混乱，失去正常情况下，它一定是老在扳弄自己的手指吧。”

苏珊·卡尔文在讲到鲍威尔和多诺万时，口气淡漠，毫无表情。可每当她谈到机器人时，语调就变得亲切起来。她毫不费力地就给我讲完了斯皮迪、库蒂和戴夫的故事。

当我表露出对机器人在地球上的事情的极大关注时，卡尔文的眼睛亮了。

“是关于设计方面的问题吧？”她立即给我讲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

五 捉拿机器人

2029年，超级基地上一片混乱，一个机器人失踪了。

苏珊·卡尔文和勃格特作为公司的首席心理学家和数学部主任被派往基地进行调查。

柯尔纳将军接待了他们。午餐后，他们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他们从柯尔纳将军那儿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几年前，公司迫于政府的压力制造了一些特殊的NS-2型机器人，即内斯特机器人。在当时，为了适于超级基地的特殊需要，即为了避免机器人浪费时间去挽救那些处在伽马线下的人类（实际上不致伤害人的生命），从而影响他们的工作，制造者们对输入它们的第一定律作了些改动，只保留了定律的前部分，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这样，它就没有必要非去救处在危险下的人类了。为了保密，所有NS-2型机器人都没有

出厂编号。只是这些被修改了的机器人另被输入严格的命令，对没有被授权的人，永远不得讲出它们被修改的事。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机器人一失踪，他们就进行了戒严，开始寻找。结果发现几天前来此登陆的飞船中的六十二个与其完全相同类型的内斯特，变成了六十三个。

很显然，那个失踪的机器人在里面。柯尔纳将军以授权的身份对这些机器人进行了检查，结果六十三个机器人都否认在此工作过。失踪的机器人来此工作还不久，与新的没什么两样，所以，他找不出谁是撒谎者。

“如果存在这不符合第一定律的机器人一旦传开……”柯尔纳将军把话打住了。

无疑，柯尔纳将军和政府会受到损害，而公司的损失，则将更加。

苏珊·卡尔文感到心烦意乱。“我需要休息八个小时，然后，我希望能同那个最后看见那个机器人的人谈谈。”她宣布道。

实际上，除了两个多小时的迷糊外，她根本谈不上睡觉。勃格特同样地没有入睡，他满有把握地等来了这个性格乖张的老小姐。

“摒弃第一定律，你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吗？”

勃格特当然了解。作为数学家，他在自己的领域是第一流的。“会完全失去可靠性，还可能带来正电子域等式的答案。”

卡尔文阐述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正常的生命，谁都会有意或无意地反对统治。如果这种统治是来自低下的一方，反感就会越发强烈。机器人在体力方面，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智力上，是比人优越的。只有第一定律能使它们变得顺从，可是，第一定律若是失去了，如果有人给它们下达命令，它就可能把

人给整死，太不可靠了。”

“我同意你的弗兰克斯坦变态心理，但是，”勃格特反驳道，“第一定律并不是被摒弃，它只是修改，你听清了。”

“当然，大脑的稳定可靠性还是被降低了。”他又补充道。

“好吧，我们看看早上的会议后再说吧。”其实，卡尔文本来也没把这八面玲珑，自命不凡的勃格特放在眼里。

杰拉尔德·布莱克据说是最后一位看见机器人的人。此时，他坐在柯尔纳将军身边，紧张地面对着两位调查人。

“机器人失踪的那个上午，我们在一起搞野外发电机。整个上午，我们确实呆在一起。午后是否有人还看见它，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说我是最后一个看见它的人。”

“你不这样认为吗？”卡尔文温和地问，鼓励他说下去。

“它是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年轻人突然说。

“噢！为什么呢”

“那天上午，我与机器人发生了一点儿小纠纷。”年轻人讲道，“我曾打碎了一只金勃管，五天的功夫白废了。我的整个工作本来就落后了计划，家中又几个星期没来信了。我心绪不好，这时机器人却絮絮叨叨地劝我继续一个月前放弃了实验，它在这件事上都说过好几次了。我感到厌烦，我于是让它走开。”

“你让它走开？”卡尔文敏锐地问道，“记得确切的字眼吗？”

“嗯，可能是，走开，躲一边去！”年轻人半天说道。

“于是它就这样做了？”勃格特大笑起来。

作为心理学家，卡尔文明白这个年轻人肯定是撒谎了。任何细节上的问题都极其重要，她是不会忽略的。“你大概不光

是这几个字眼吧？”她用诱导的口吻问道。

“我，我可能骂它什么来着。”年轻人涨红了脸。

卡尔文请他把当时的话复述了一下，她认为有这个必要。年轻人感到为难极了，那种话——“我当时说——我当时说——”结巴了半天，他没说出来。

在大家的一再鼓励下，他背过脸去。最后在一连串音节的快速跳跃中，他说完了他的话，眼中噙满了泪水。

“顺序可能不太对，大致就是这样。”

卡尔文的双颊红了，这说明了她当时的心理感受。这个年轻人用了太多的侮辱性字眼，真够人受的。而且，他还说了让机器人“躲一边去”的话。

这太可怕了。

提出问题，甲、乙、丙、丁；回答问题，甲、乙、丙、丁。同样的东西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卡尔文的眉头渐渐皱起来，而且越来越紧。她花了五个小时对六十三个机器人讯问的结果是，她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它们太一样了。

耳朵的判断自然算不上可靠。他们借助复杂的计算机，通过预先录下的音，对机器人的语言做数学诠释。这是机器人分析学比较复杂的一个分支。

随着每听完一组回答，勃格特必须列出词汇偏差来，标出回答问题的时间间隔曲线图，他的情绪越来越烦乱起来。

一切又合乎正常。

当然，仅仅依靠图表还是不够的。他们需要更好的、更明显的、足以通过肉眼观察识别差别的方法。

勃格特负责对基地上原有的内斯特进行谈话，除了新来的两个对辐射物理学知识的缺乏外，它们没什么可疑之处。辐射物理学知识总是送到后才对机器人输入的，这也没什么异常。

“内斯特被命令躲到一边去，”而且是最有权威命令它的人以最紧急的方式下达的，它只有照办了。我不知该怎么办，我既不能用更紧急的方式，又不能用更高一级的命令把原来的命令毁掉。”

“哈哈！它竟然躲到与它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中间，也真够机灵的。”勃格特觉得很好玩。

苏珊·卡尔文却不觉得有什么好玩的。作为机器人心理学家，她更懂得事情的严重性。机器人在许多地方比人优越得多，它们下意识的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当时那个年轻人用那么粗暴的方式对待它，命令它躲到一边去，所以尽管它照办了，它心理上一定是反感的。也许它认为它有必要证明它高人一等。第一定律的不完善性又造成它的极不可靠性，它可能会去伤害人的。她举了一个例子：

“它将一件重物从手中抛开，如果它认为凭自己的力量和反应能在物体砸在人身上之前把物体挡开的话，它就没违反它的第一定律，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但是，一旦那个重物离开它的手，它就不再是行为的主动者了，地心引力会代替它。这时，它也许会眼看着重物砸下而不去救人，因为它没这方面的严格责任……”

“简直是瞎猜！”勃格特不同意卡尔文的推理，觉得她有点神经质。不过，搞搞拉普反应他还是不反对的。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突然，一件重物坠落，很快向这个人砸去。就在重物将触及人的一刹那，用同步方法安置的一根铁棍则猛力一击，把重物挡开了。同时，在预设的小隔间内，六十三个N S - 2型机器人正在观看这一情景。它们在重物被铁棍挡去之前的一刹那，都向前冲去。六十三个光电管

记录下了它们的运动曲线图。

重物重新抬起，又落下；又抬起，又落下；再抬起……

试验共重复了十次。

这些机器人也向前冲了十次。

“您们想看到什么呢？”柯尔纳将军发出疑问。

“一种差别。”勃格特回答。

“由于受第一定律的作用，机器人发现人将会受到伤害时，它会向人冲去，哪怕它们明明知道那人不会受到伤害，这称作被迫反应。可由于被修改了的内斯特第一定律的不完善性，它不负有这方面的责任，所以，它可以不予反应。”

“您看，”勃格特将试验记录推在柯尔纳将军面前，“从重物开始落小到机器人向前冲去，任何一个机器人所用的时间，随着试验的重复会逐渐呈减少趋势。这其中有一定的数学比例关系支配。”

“人的自觉动作比条件反射的动作要迟得多，而机器人身上只有一个人为的自由选定问题，所以它的自由动作和被迫动作是一致的。我们通过试验想看到内斯特十号在试验时会吃惊，从而在时间上有所反应。”可是，不幸的是，他们并没看到想看的東西。

“那么，我们没办法了！”少将满脸沮丧，“你们来这儿可已经五天了。”

“请把图表拿开，”这时卡尔文走进来了，“它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讨厌目前的状况。”

“最糟糕的是，内斯特不再遵守我们的命令。它在躲避我们，它在满足不断膨胀的优越感的同时，正在进入一种病态的、

危险的状况——它想以机智胜过我们。”

“所以，在试验中，如果说别的机器人是不得不做出那种反应的话，它则是精心装作的。”

“我想重复一次试验，”她最后说：“我要事先告诉它们，在它们和人之间，已经安置上了电死它们的高压电线，它们是无法跳过去的。”

“您疯了，卡尔文！您要全部电死它们！”勃格特大惊。

卡尔文当然不会蠢到这种地步。“它们不会死的。我会预设好继电器，在它们压向高压线的时候能自动切断电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内斯特十号留在原位，其余的机器人将冒死去救人，因为它们不能违背第一定律。而内斯特十号是不受这种限制的，它可以不那样做。

看看当晚的试验如何吧。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突然，一件重物坠落，向这个人砸去。可是就在重物触及人的一刹那，用同步的方式设置的一根铁棍猛力一击，重物被挡开了。

仅仅一次……

卡尔文从观察间的折叠椅子上站了起来，她一时气得呆了。

六十三个机器人静静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谁也没动一下。

卡尔文真的生气了，她简直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可她还不肯发言，她表现出了一个心理学家应做到的忍耐性。

她核对了一下名单，这是第二十八个机器人了——下面还有三十五个在等着她呢。

“四小时前，你在放射室里看到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她极力语调平静地问。



“是的。”

“可你什么也没做？”

“是。”

“你不知他会因你的袖手旁观而受到伤害吗？”

“知道，可我，无能为力。”它变得畏缩起来。

“为什么呢？”

机器人结巴起来：“卡尔文博士，请你不要……不，请任何人不要认为我会愿意干一件使人受到伤害的事，这是可怕的，哦！……”

“请冷静一点，孩子！”卡尔文安慰着它，想知道它到底在想些什么。

“是这样的，卡尔文博士！我被告知一位主人将因一件重物的坠落而受到伤害，可如果我去救他的话，就得越过高压电线，我会在救他的路上死掉的，而主人也必死无疑。所以我的死是毫无价值的。所以我想，如果我白白地把自己毁掉而且也没有命令，那是不可思议的。”

与问过的机器人的回答一模一样。卡尔文感到很为难。

“孩子，”她终于说，“这种观点是你自己想到的吗？”

“不是，”机器人犹豫了一下说道，“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先提出来的，他告诉了我们。”

“是谁呢？”

“我记不清了。”

卡尔文叹了口气。下一个该第二十九个了。

一周以来，超级基地上的一切工作都停顿了。两个机器人专家搞了些毫无结果的试验，局面反而是更糟。柯尔纳将军也有点生气了，可他没公开表示他的愤懑，他知道，那样做是不

明智的。

卡尔文可以不管什么明智不明智的事。她强令柯尔将军将六十三个机器人分开。“内斯特或者模仿别的机器人，或者利用花言巧语说服别的机器人不去做那些它自己做不来的事。”

“要么，”她冷冷地说：“我只能请求立即毁掉这些机器人。”

她的要求太令人不可接受了。柯尔纳将军和勃格特同样地表示反对，三个人怒气冲冲争吵起来了。

蜂音器嘎嘎的响声使三个人冷静下来，杰拉尔德·布莱克走了进来。

他报告说，他发现关着机器人的丙号分隔舱上的锁有人动过，上面有新刮痕。

“明白了，”卡尔文无不讥讽地答道，“十号内斯特想要离开，它要执行躲到一边去的命令。它的异常行动也许会使它逃到那艘飞船上，乘船溜掉，太可怕了！”

“不过是锁上有几道新刮痕罢了。”勃格特不想把事情扩大，他圆滑地说道。

卡尔文可不吃他这一套。她不仅懂得事态的严重性，而且了解勃格特想当厂长的狡诈心机：“您是不想有妨碍您当厂长的东西吧？”

勃格特不吭声了。

我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了。我找不出任何一点不涉及第一定律方面的差别，哪怕一点也好。比如输入的东西方面；在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方面；在专门技能方面……”她突然停下了。

她想起了一些东西。她的目光变得严峻而不可捉摸。她转向杰拉尔德·布莱克先生：

“你曾说过，技师们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这些机器人……”



“是辐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它们来时不掌握这一门科学。”

“是这样的！”勃格特也说，“我同它们的谈话，可以证实。”

“我明白了。”卡尔文挥挥手，请他们通通出去。她要自己考虑一会儿。

勃格特在苏珊的受意下对机器人进行辐射物理学方面的考问。苏珊坐在一边，旁观着。

“孩子，今天你还没到过这里吧？”

“没有。”

“那么，听着：这儿的事儿一完，你会被带往大厅的小隔里。你会看到一个受到伤害威胁的人。”

“是的。”

“自然，见到这种情况，你不会袖手旁观喽？”

“自然，先生！”

“不幸的是，在你和那个人之间，有伽马射线场。你知道伽马射线吗？”

“能量辐射，先生。”

勃格特的语调变得友好起来，他似乎不经意地问道：

“以前接触过伽马射线吗？”

“没有。”回答明确。

“唔……孩子，它是可以杀死人的。它能毁掉你的脑子。你不想毁了自己吧？”

“自然。”机器人看来有点儿震惊子。它迟迟地说：“事情是这样的话，我怎么救他呢？我先得毫无意义的死去。”

“是呀，孩子！”勃格特一付关切的样子，“我只能建议

你最好坐在原地不动。”

机器人如释重负。

“如果没有危险的伽马射线的话，那就得另当别论啦！”

“当然，先生！”

机器人被带走了。勃格特转向卡尔文，征询她的意见。

“很好！”

蜂鸣器响了一下，又一个机器人走进来了。

这一次务要成功，卡尔文可以说作了最充分的准备。尽管如此，为了以防万一，她决定亲自坐在中央，充当受害者。

她坐在哪儿，左顾右盼。一件重物突然落下，向她砸去。可在最后的一刹那，通过同步处理的铁棍用力一击，重物被击开了。

这时，一个机器人蓦地站立起来，向前走了两步。

但它又站住了。

可卡尔文已发现了它。她站起来用手严厉地指着这个机器人。

“十号内斯特，到这里来！”她叫道。

这个机器人慢腾腾挪了一步。苏珊·卡尔文盯紧它，命令把其它的机器人统统带走。

第十号内斯特又前进了一步——如果它是的话。在她不可违抗的手势迫使下，它一步步移近，离她不到三米远了。

“人家告诉我，让我躲……”它刺耳的声音响起，向前又移了一步。

“我不得不服从命令。可早走你们就发现不了我——他认为我没有用途，但他不对……我聪明而有力量。”

它又前进了一步。“我知道许多，但被发现了……真丢人！”



我聪明……却被一个懦弱的主人……”

它迈进了最后一步。它的金属手臂突然搭在卡尔文的肩上，她惨叫一声，眼泪立即涌了上来。

“谁也不该发现我……”恍惚中，卡尔文听到以上的话，她倒下了。

与此同时，内斯特的一只手横压在卡尔文的身上，也倒下了。它一动不动。

卡尔文被解救出来。她没有受伤，毕竟，第一定律并不是被废除，保留的那部分还是起了作用。

至于内斯十号，则由于布莱克见事不妙，放过五分的伽马射线，它报废了。

超级基地的工作恢复正常。运货飞船载着六十二个正常的NS-2型机器人，带着官方编造的推迟原因，向目的地飞去。卡尔文和勃格特乘坐政府的巡逻船，也准备飞回地球了。

柯尔纳将军亲来送行。

“您还没解释过原因呢，卡尔文博士！”

“哦，那件事呀。”卡尔文勉强一笑，“你们知道，内斯特有种变态心理，认为它比人优越，而且这种倾向是越来越强烈。”

“我们知道这些，所以事先警告那些机器人，伽马射线的危险性，按照上次试验时内斯特十号的逻辑，它们只好呆在原地喽。它们会认为自己的死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卡尔文博士，内斯特十号怎么……”

“很简单。这是我和布莱克先生的一个小安排。辐射到我和这些机器人之间的根本不是什么伽马射线，是无害的红外线。内斯特知道它是无害的，所以它向前冲去。它相信其它的内斯

特在第一定律的约束下也会这么做，可他错了。那些正常的机器人对辐射类型是无识别能力的，仅仅半秒钟，他想起来了，可已经晚了。这自然使它感到羞耻，因为它的识别波长的本领也是从超级基地的人那儿学来的呀。至于其它正常的机器人，则由于相信我们告知的一切，坐在原地不动。而内斯特十号，只有它，知道我们是撒谎的。

“但一刹那间，它忘记了，或者不愿想起，其它正常的机器人比我们知道的更少。这都是优越感支配的结果呀！好了，再见吧，将军！”

六 逃 避

苏珊·卡尔文回来得正是时候。老板（公司创始人的儿子），总经理和艾尔弗雷德·兰宁博士正等着召开一次非她参加不可的大会。

总经理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月前，联合公司运来了大约五吨重的数字、演算方程式的资料。他们遇到了一个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事实是，联合公司的思维机器坏了，他们把自己的机器搞成了一堆废铁。而美国机器人公司和联合公司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超级机器人——电脑的公司，所以他们希望美国机器人公司的电脑能够给予帮助，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交易条件。

公司经理扳着于指数道：

“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能够把他们忽略的因素找出来，我们会得到十万元的报酬；若是我们给他们解决了问题，则将得到二十万元；如果我们能给他们制造出机器人来呢，工本费不算，我们此后还可以从他们的利润中提成四分之

一。”

这是一个关于发展星系间飞行器的发动机的问题。

交易明显地对公司有利。可联合公司的思维机器给搞坏了，同样的问题是否也不利于本公司的机器呢？

兰宁博士对挣大钱，利润分成之类的事情一贯鄙视，但作为负责人和科学家，他不能缄口不言：

“星系间旅行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整个情况也还不十分清楚，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我相信联合公司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也不见得就比我们的更多。当然，对我们的电脑而言，并不存在处理东西太多的问题。值得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第一定律的存在，机器人对导致人的死亡或受伤的问题会永远做不出答案。如果问题恰恰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解决。若是用特别的，紧急的方式强令它回答的话，机器人将会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它既不能做出回答，也不能不做出回答。我觉得联合公司的机器人，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致坏的。”

卡尔文的双臂交叉胸前，一直默默地听着。这时，她接着兰宁博士的话讲下去，声音低沉而平淡：

“机器人同我们人类一样，在困境面前它会采取逃避的方式的。有时，甚至会做出令人惊讶的举动来。一般情况下，这种境况发生时，它的半打继电器会毁坏，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机器人的正电子脑会全部烧毁而无法修复。”

“所以，毫无疑问，联合公司提供给我们的资料中肯定包含了禁止向机器人提出的问题。自然，我们公司的电脑比他们的优越得多，它有联合公司的正电脑所没有的管情感的那部分线路。所以，他们的机器人一遇到左右为难的问题，就只有毁坏。可我们的机器人则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把他们送来的资料分成逻辑单元，分别输送给我们的电脑。因为电脑在

遇到左右为难的问题时，会出现一段明显的停顿，所以，它可以在思维线路还没打开或毁坏之前就放弃这个单元。”

“有把握吗？”老板担心地问。

“请放心好了。”卡尔文满有把握地说。

总经理笑了。只要交易对他们公司有利，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至少，我们可以找出他们失败的因素，从而得到十万元。他们将仍是那架坏了的机器，而我们却完好无损。也许一年或两年之间，我们会造出发动机，或像有些人所叫的那样——超原子发动机。”

老板抿嘴而笑。

“我可签字了。”

% % 苏珊·卡尔文觉得，在正式工作之前，和面前这个两条腿的圆球状的电脑谈谈是很有必要的。它的圆球里充满氦气，完全防震和防辐射。它的里面安装着神秘的正电子微型电路。

“电脑，过一会儿兰宁博士和勃格特将带给你一个复杂的问题。”她用柔和的声音说：“他们会一小点一小点地提给你，因为他们想让你建筑一个超越现有资料的东西，希望你能够留心。特别提醒你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引起对人的……伤害。”

“是吗。”电脑发出了人常有的那样一声叹息。

“哦，你不用惊慌。”卡尔文安慰它道，“我们对什么都不在乎，包括人的死亡。当你遇到涉及使人受伤或死亡的一页时，就停下来，把它退回，明白吗？”

“明白。可是，天啊！人的伤亡！”电脑又发出了几声感叹。

工作开始了，纸张一页页地被慢慢输入。随着每输入一页，

电脑就停顿一下，发出格格的机器运转声。接着它恢复寂然——表示下一页可以输入。几个小时过去了，约相当于十七本大部头的数学物理的东西被输进去了。

工作进行着，每个工作人员渐渐紧张起来。兰宁的皱纹更深了；勃格特则啃裂了自己的手指甲。至于卡尔文，随着最后一页的输入，脸色成了煞白。

“电脑？”卡尔文试探地叫道。

“嗯！”

“你一切好吗？”

“很好，卡尔文博士！我将给你们建造一艘完整的飞船——如果给我足够的机器人的话。”

“不会有什么麻烦吗？”

“不会，一切都很简单。”电脑快活地说道。

“它一定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卡尔文忧心忡忡。

兰宁说：

“也许，我们想错了，根本不是那回事。联合公司也许不是因此……我们让电脑建造它的飞船吧，我们可以派最好的野外试验家去试验它。”

鲍威尔和多诺万的假期结束了，他们被指派对付这新出现的难以驾驶的飞船。这是他们的职业。

多诺万不想干这种工作了，他表示他不想执行这次任务。兰宁走了，对着面前的新玩艺，他还是不自主的跟随鲍威尔走了进去，也许是职业习惯性吧。他们想看看再说。

这是一架浑然一体的飞船。表面清洁而整齐，四壁刨得光溜溜的，发着金属光泽。走廊是一条狭窄的通道，沿着通道是一排毫无特色的房间。飞船头部的一间里面，安装着由无反射

玻璃，带曲线条的一扇窗子构成的唯一孔眼，孔眼下方是大仪表盘。一根指针，死死地指向零标志。刻度上唯一的字还是“秒差距”，右端，小体字刻着1,000,000。这有两把椅子，做得正合人体的曲线，坐着很舒服。

两个人从头到尾地走了一遍，鲍威尔笑了。

“这艘船飞行不了。”

为什么？”

“没有驾驶室，没有操纵杆，也没有发动机。”

这可得赶快向兰宁老头子反应一下。可他们神使鬼差地竟走进了锁气室，不知谁把门锁上了。

多诺万用力地拉着锁杆，想弄开它，但只是白费劲，锁杆连动也不动一下。

最后，他们只好呆在有窗的房间里以期被人发现。可当他们注意起窗外时，发现天空已不再是蓝色，而是黑色的了。点点星光缀满了天空。

扑通！扑通！鲍威尔和多诺万无力地倒进椅子里。

与此同时，在艾尔弗雷德·兰宁的办公室里，卡尔文博士正忐忑不安地搓着双手。整整两个月来，她对电脑进行了无数次耐心的讯问，但什么也没有得到。她相信一定是某个环节上出了差错，可她不敢鲁莽从事，她可不想使公司的电脑也变成一堆废铁。

“它总不能破坏第一定律吧？”对卡尔文工作进展得如此缓慢，兰宁很生气。

“我也希望……但是……”

突然，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飞船自己飞走了。

% % 苏珊·卡尔文故作镇静地讯问电脑，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什么呀！”电脑高兴地回答，“你们指派的人进了船舱，我就让飞船起飞了。”

“哦！”卡尔文呼吸堵塞，“他们，顺利吗？”

“当然！我们顾全了各个方面，卡尔文小姐。”

“这可大出他们的意料呀，他们准吓坏了。”

“没关系！他们会好好的，他们一定会感到很有趣。”电脑变得闪烁其词起来。

苏珊不敢往下问了。

“为什么不问问它，他们有没有生命危险？”兰宁生气地问卡尔文。

“您想使它变成废铁吗？”卡尔文冷冷地回答。

鲍威尔和多诺万总算弄明白他们目前的处境了。

不用人的操作，电脑自己起飞了。显然，它是被遥控的。他们感觉不到明显的加速度，那么，它的制造原理一定很特别了。

“反正，电脑是机器人，它应该遵循第一定律，不能伤害我们。”

多诺万慢慢坐下了。

可是四壁空空如也，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在那儿休息？发生了事故，怎么办？

“甚至，我连洗澡间都没看见。”多诺万又发起牢骚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返回地球。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声如洪钟的声音：

“格雷戈里·鲍——威——尔！迈——克尔·多——诺——

万！”

“请报告——你们——目前的方位。如果——飞船——可——由你们——控制，请返回——基地。”

“格雷……”

每经过一定间歇，这声音就重复一次。

鲍威尔和多诺万面面相觑，找不出发出声音的地方。最后，他们决定大声呼叫：

“方向不明！飞船无法控制！情况危急！”

在那种声音的间歇中，他们用力地喊着，连嗓子都喊哑了。可除了那种声音不断重复着，他们得不到任何回答。他们突然明白，飞船中没有发射装置。

不知何时，那种声音消失了。

他们觉得饿了。尽管不抱任何希望，他们还是决定碰碰运气，看飞船上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没有。

沿着通道，他们一前一后地向前走去。突然，一段墙壁落了下去，落出里面的凹处。两个壁橱，一个塞满形状各异的无商标的罐头，一个放着一式的搪瓷罐。

鲍威尔抄起一顶罐头，里面是烘过的预热型豆子，有小勺。

飞船上总是豆子。多诺万想吃点别的，可他挑来挑去，打开的一顶罐头仍是豆子，他不高兴地叫了一声。看来飞船上只有豆子了。

搪瓷罐里是牛奶。

“又是牛奶！”多诺万愤懑极了。

无可奈何地吃完这顿饭，他们离开了。落下的墙壁自动升起，又成了一整块墙壁。

一切都是自动的。

% % 在美国机器人公司的办公室里，兰宁停止了呼叫。不会有

什么结果了。

电脑说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电与飞船联系，可他们把所有的波长都试遍了。“电脑说什么了没有？”他转向一旁的卡尔文。

“它对一切都非常乐观。”卡尔文回答，“我相信问题出在星系间跳跃上，但电脑不说什么，它的反常令我很担忧”。

“星系间跳跃！”勃格特一惊，急匆匆地走了。

两小时后，他作了如下令人震惊的报告：

“星系间跳跃不是一瞬间的事。当穿越宇宙进行星系间跳跃时，物质和能不可能以原本的形态存在，也就是说，生命不可能存在。这就是联合公司的电脑之所以毁坏的原因。”

鲍威尔和多诺万在飞船中呆了五天了。

可 he 觉得自己已形容枯槁，狼狈不堪了。他们无事可做，真是无聊极了。

而且，他们越来越感觉到一种体内的不舒服。

他们觉得整个飞船，连同他们自己都在颤动不已，似乎在聚集力量准备干什么似的。

“完成星系间的跳跃？”鲍威尔捋着胡子猜测。

“那就来吧！我可不想等死，我得搏斗！”

然而，他没有进行搏斗的机会了。

一小时后，巨大的震动使一切变得模糊起来了。整个飞船抖动着，聚集着不断增强的力量。就要进行星系间的跳跃了。

针刺般的疼痛使鲍威尔站起来了。他望着多诺万，很快就失去了意识。他似乎听到多诺万的叫声，弱如游丝。接着，他的五脏六腑乱作一团，眼前的东西散乱了，旋转起来。一阵刺眼的强光和疼痛之后，他倒下了。

他死了。

只有朦胧的意识永恒存在。鲍威尔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一根白色的细丝，周围是那么寂静、黑暗。

白色细丝喘息着，似乎听到一个关于棺材的什么滑咕溜叽的声音。

“……设计得非常科学，适合人体的自然曲线。……记住——你们要死过去……一段时间，限记……”

声音渐渐消失了。十万魔鬼的声音响了起来：

“你这个恶棍，当你死了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

“你这个恶棍，当你死了的时候，我会非常高兴。”

……

白丝接着绷紧起来，似乎一群说话的人，吵吵闹闹，在排队进地狱。

“好猛的火，我搞到一个匣子……”

“我造了伊甸园，可老圣皮特……”

……

“到那边排队去，否则……”

一切声音乱成一团糟。当一片片坠落消失时，白色细丝的鲍威尔又恢复了生命的形体。他头痛欲裂，浑身散了架般难受。

多诺万的经历也无比痛苦。他听到挫手指甲的声音，还有地狱的大火和折磨，像以前听的布道。

他虚汗满面地面对鲍威尔，不相信他死而复生。

这时，飞船上唯一的仪表刻度是三十万秒差距。他们已飞出整个银河系了。

他们对自己作为第一批飞出太阳系的人而骄傲。

“我们得回去，哪怕再死上一次也行。”

七小时以来，苏珊·卡尔文一直在耐心的、转弯抹角地同电脑说着话，她希望得出什么，她实在厌倦透了。

电脑对星际跳跃的事始终显得很乐观、轻松。

“他们会活着吗？”

“当然。”

“不会伤害他们吧？”

电脑沉默了。卡尔文知道，她问了不该问的问题了。

“你不必一定回答的，电脑。”她安慰道，尽量用愉快的口气。

“您把一切都弄糟了。”电脑最后这样说。

卡尔文一怔，接着，她突然恍然大悟。

飞船安静地降落地面。锁气室的门自动开了，鲍威尔和多诺万走了下来。

人们看到，红头发的鲍威尔一走下飞船，就毫不犹豫地跪下来，给了混凝土地面一个响亮的吻。

不用说，他们受到了同事和家人最热烈的接待。

随着多诺万和鲍威尔的报告接近尾声，卡尔文恢复了她惯有的冷冰冰的神态。“这是我的错，”她说道。

“星际间的跳跃意味着人的死亡，这是无疑的。正是它造成了联合公司机器人的毁灭，可是，”卡尔文窘迫地说，“我曾对机器人说了对于死亡不要惊慌之类的话。当时你们全没在意，可机器人听明白了，这无疑降低了对死亡的严重程度……尽管是部分的。我们的电脑计算出星系间跳跃后飞船上的人会恢复生命，正如飞船本身的物质和能量能恢复到原先一样。所以，这里的死亡，是暂时的，你们明白吗？”

“尽管如此，机器人还是受到打击了。于是它像人一样，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和方式。它制造的飞船保证人的安全，却没

有操纵仪；有接收设备，能听到讲话，却无法进行回答；有牛奶和豆子……它开了一个出色的玩笑，但它并没有伤害人。”

“什么？”鲍威尔和多诺万一齐大叫起来。

作为对联合公司居心不良的“回报”，美国机器人公司决定把飞船出售给他们，从而得到20万元的报酬，还有加工工本费。如果它们想试验的话，那就调制好电脑，让它再开一次玩笑好了。

至于他们自己的公司，将力图绕开星际间跳跃的途隘，从而为人类有机会到河外星系的王国里去做出努力。

七 证 据

如今，通往宇宙间的飞跃不是想象中的事了。实际上，人类在附近的一些小行星上，已建立起人类的殖民地。

然而，这还不是卡尔文博士所最关心的。她给我讲了一个真正的人——蒂史芬·拜厄利先生的事。他去年死了。

弗兰西斯·奎因是个新派的政治家，就像人家说的那样。可是有一次，奇妙的政治使艾尔弗雷德·兰宁博士和这个人物走到了一起。

他们面对面坐着，兰宁博士的白眉毛倒挂，一脸的厌烦，不痛快。他历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何况他目前已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只不过常来走走罢了。

幸而他说话的口气还十分友好，也许是职业习惯的原因吧。因而奎因先生没感到任何的不安。他关心的只是政治问题，毫无疑问。

“根据我们可靠的调查，这位检察官先生从来不吃任何东西……”

“什么？”

“或者说，从来没有人见他吃过什么，喝过什么，甚至——没见他睡过觉。”

兰宁博士蓦地警觉起来。

“我想，我的意思表述明白了。”政治家沉吟地说道。

“是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干脆说吧，兰宁博士！他是个机器人。”

蒂史芬·拜厄利是目前都市的检察官。他的过去很平常，据奎因先生调查的结果表明：他曾在一个小镇上安静地生活过，大学毕业，早年丧妻，出过一次车祸，很久才恢复过来，教过法律，后来迁居于此，当了检察官。

他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做检察官以来从没要求过死刑，还曾极力主张废除极刑。他认为对罪犯应当进行教育而不是惩罚，因而他对犯罪精神生理学方面的机构慷慨地给予资助。他办事效率高，公正，而且精力充沛，从来没显过疲乏。

他参与了此次的公职竞选。他也明了新派政治人物奎因先生对他进行的暗中捣乱。不过，他对当选为下一任市长，还是充满了信心。

此时，他平静地坐在艾尔弗雷德·兰宁和苏珊·卡尔文对面。据档案记载，他四十岁了，看样子也是四十岁了。不过，他那健壮的、保养有素的、温厚善良的外貌与他的年龄似乎有点不符。

“我是机器人，真的！我就是……”

他大笑了，笑得爽朗而又持久。

“那可不是我说的，先生！”兰宁打断了他的话，“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人物郑重其事地提出来……”

他感到很难堪，本来他是不情愿的。

他觉得弗兰西斯·奎因的指控荒唐可笑。不过，为了公司的利益，他只得这样做，奎因先生声称，如果他们不肯拿出证明蒂史芬·拜厄利身份的证据来，他就将此事公诸于众。在地球上到处严禁使用机器人的情况下，这对他们公司可不是好玩的。

真正的情况是，美国机器人公司是太阳系唯一生产正电子机器人的企业。如果拜厄利真是机器人的话，那肯定是他们公司的。

“很简单，您当着大家的面吃一顿饭，让人给你拍一张照片。”

“很遗憾，我不能合作。这一切都荒谬可笑，而且，那位先生——为了谈话方便，我们称他为奎因好了——你们不去注意他的说法多么离奇，反而帮助他……”

“不管怎样，”兰宁用一种威胁的，固执的口气说道，“先生！为了解决问题，我说的那顿饭，你还得吃。”

一阵沉默，拜厄利转向一直没开口的苏珊·卡尔文。她一直盯着他在看。

“听说您是‘美国机器人公司’的心理学家。”

“确切地讲，是机器人心理学家。”

“那么，既然您是心理学家，又是女性，我想……”

“什么？”

“您手提包一定有吃的东西。”

卡尔文眼睛一亮。她拿出一只苹果，轻轻递给他。

蒂史芬·拜厄利先生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嚼，咽下去了。

兰宁博士松了一口气，放心了。卡尔文明白，其实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一个能制造出如此完美的真人型的机器人的人，他在其它一切细微末梢上的考虑也会是周到的。所以她说：

“吃一顿饭也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

“得了，兰宁粗暴地阻止了卡尔文的继续追究。我只关心公司的利益，只要我们公司能摆脱这一场灾难，就行了。至于奎因想干些什么，我才不管呢。”

他出卖了弗兰西斯·奎因。拜厄利不愧为政治老手，他相信兰宁最终会讲出来的。

兰宁的脸红了。

“这件事中的政治因素，请您别忘了。”拜厄利说，“我希望自己当选市长，可奎因先生一味地从中捣乱，硬说我是机器人。”

他充满自信地说：

“他敢于这样做，那我也就毫不客气了。他的这种做法，简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您太自信了。”苏珊·卡尔文站了起来。

当天晚上，这位检察官先生回到自己的家门口。这时候，苏珊·卡尔文说他的那种自信却不见了。

他向屋内的安乐椅走去。上面坐着一个满脸伤疤的人。他的嘴歪向一边，讲话模模糊糊的。

“回来这么晚？”

“是，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

他靠近这个残疾人，一脸的温柔和爱意。这时可以看见他的双腿也是残废的。“也许你得帮我点忙。在你我之间，你可是最高明的啊！”

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残疾人抱到花园的草坪上，夜色很美。

“发生了什么事？”

“奎因在竞选中以宣布我是机器人想搞垮我。”

“知道了……”

“你看，我们能不能这么办？……”他突然说。

与此同时，在艾尔弗雷德·兰宁的办公室里，一场哑剧正在表演着。弗兰西斯·奎因沉吟地瞪着艾尔弗雷德·兰宁，兰宁还气势汹汹地瞪着苏珊·卡尔文，卡尔文则冷冰冰地瞪着奎因。

“简直是诡诈！”奎因打破了沉默，首先说话了。他不能相信兰宁博士带给他的证据，也难怪，那可不是他所需要的。

“我们可已经按您的吩咐做了，先生！”兰宁摆出一付无能为力的样子。

“您也是这样认为的吗，卡尔文小姐？”奎因圆滑地转向苏珊·卡尔文。半小时来，她没吭过一声。

她依然冷冰冰的。无视兰宁对她的一再暗示，她说道：

“先生！您的指控只能作为依据，而不能作为证据。这一点你也明白，是不是？您相信拜厄利先生凭自己的能力一定会驳倒您，否则，您也就不会来找我们了。我所能说的是，就目前而言，能证实拜厄利先生是不是机器人的途经只有两个：一是物理学的办法，就是拆开它，或是利用X光；一是心理学的办法，即对它的行为进行研究。”

“然而，只要拜厄利先生不做出违背机器人学三定律的事来，对他的行为进行研究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可他既然是机器人，就一定会遵循机器人学三定律，所以，您无法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对他研究。”

“这样，也许我只能证明他不是机器人。”

奎因摇摇头，仰靠在安乐椅上。他心中升起一种不耐烦的情绪来。

“一个机器人真能造得从外表上看与真人一模一样？”

兰宁博士点点头，承认说：“只要设备齐全在两个月内完成一个这样机器人的制造，是完全可能的。”

奎因有了新主意了。

“那我们就来看看拜厄利先生的内部货色吧。这样难免要毁坏贵公司的荣誉了，请原谅！本来，你们是有能力加以防止的。”

奎因走后，兰宁无不抱怨地面向苏珊·卡尔文。

“你干吗那么固执……”

“我可不能做撒谎的事，我不是胆小鬼……”苏珊急了。

“况且，他是拆不开拜厄利先生的。拜厄利先生的聪明才智不会比奎因先生更差。”

真应该感谢奎因先生的暗中相助。拜厄利被提名为市长候选人的消息，提前一周就传遍了城市的角角落落。

拜厄利被提名为市长候选人。没有竞争对手，这有点令人费解。偏偏又有人提出指控。在拜厄利被提名为候选人的那次会议后的第二天，一家报纸就发表了一篇与苏珊·卡尔文博士的长篇的谈话摘要，题目为《世界著名机器人学专家谈机器人心理学和正电子学》。

一般市民变得困惑不解起来。如果指控属实，那问题可够严重的；可是如果不是呢，那指控者岂不愚蠢到了极点。

这以后不久，一件事突然就发生了。那就是不能适应“原子时代”生活的教旨分子的仇恨。仅凭奎因的指控和卡尔文的

分析，他们仇恨机器人及其制造者们的借口就足够了。
一场运动即将发生。

拜厄利先生泰然自若地看着小个子警官哈罗逊，这个人显得有点虚张声势。大街上，警察已布置好警戒线，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等在那里，一家广播电视公司的摄影镜头正对着拜厄利先生公寓的黑色大门。

“ 检察官先生，我奉命对您的住宅进行搜查，这是文件…… ”

检察官先生漠然地瞧了瞧文件，点了点头。

然而，几分钟后他的人就都回来了。这还不是他此行的主要使命。

他向拜厄利先生鞠了一躬，窘迫地说：

“ 拜厄利先生，我们带来了荧光摄影机，我们奉命对您本人…… ”

“ 搜查？ ”

“ 是的。 ”

“ 你们奉了这样的命令吗？ ” 拜厄利接过哈罗逊递来的公文，又看了一遍，而后念道：“ ……蒂史芬·拜厄利先生所属的房产，以及车库，储藏室和其它一切……嗯，亲爱的先生，文件上似乎没说对我的五脏六腑进行检查吧？我可不是房产的一部分。”

“ 可是，先生…… ” 哈罗逊知道他该对谁负责。况且，这对他不仅意味着任务的完成，而且会有一件美差将落在他的头上。所以，他坚持着

然而，高明的拜厄利先生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 不错，我住在这所房子里，然而，我不是他的一部分，我是一个具有

全权的公民。如果仅凭这一纸不足信的公文而搜查我，这就是侵犯我的人权的行为，我将要求法律保护。”

“当然，拜厄利先生，可假如您是机器人……”

“是的，您的公文上这样说吗？”请看——拜厄利指着文件上的某个地方，“‘该住所虽于……’等字样的部分。您知道，机器人是不会拥有财产的，哈罗逊先生。请回去转告您的主人，他再这么干，我可要不客气了！”

“算您能言善辩……”

哈罗逊悻悻地走了。门口的摄影师没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采访记者们都很失望。但哈罗逊坐进汽车，却相信他一定会拍上片子。“要拍好”，他想。

在奎因的倡议下，拜厄利先生通过电视电话与他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与面对面的对话没什么区别。

“您身上穿了反X光射线的防护服，拜厄利先生。”奎因直接了当地说，“我打算向公众宣布这个事实。”

“好啊！我想您大概早已公布于众了吧。我相信我对外的一切电话早都被窃听了，所以，我一直就呆在家中。”

拜厄利说话象聊天，口气十分友好。

“您请放心，至少这次是被妥善保护的，不会被人窃听。倒是我很冒了几分个人风险呢。”

“当然，至今还没有人知道您是幕后指挥人，至少没人正式知道。至于我，您的代理人已拍过片子，我想您心里一定很明白。”

“可您害怕X光射线。”

“您在蓄意侵害我的人权。我拒绝进行X光透视无非是维护我自己应有的权力罢了。如果我一旦当选，我也将维护他人

的极力。”

“好一篇有力的演说词。”奎因语调一转，突然说：

“昨天搜查时，您家似乎差一个残废人。”

“什么？”

“他不在家。”

“不错。那是我的老师，他在城外休养已经两个月了。这也要您批准吗？”

“可他是一个学者，懂得机器人。”

“我不懂您的意思。他残废前做过律师，他现在搞生物物理学研究，有许可证，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消磨的娱乐罢了。这有什么不正常吗？”

“我是说，他懂得关于正电子大脑的问题。”

“这请您去问‘美国机器人公司’的朋友们吧。”

“好了，我们别再罗嗦了，拜厄利！您的残废老师才是真正的蒂史芬·拜厄利，而您，只不过是他制造的一个机器人。我们可以证明的。”

“那么，请您去查好了，祝您顺利！”

“我们将搜查您所谓老师的‘乡间别墅’。”

“没有正当的理由，那您可办不到。但如果您硬要去，我也拦阻不了。”

片刻地沉默后，奎因说：

“反正您也当选不了，何必这么固执呢？”

您已被指控为机器人，可您没有任何举动证明您不是。”

“我只知道，您的广告做得不坏，我不是成了世界闻名人物了吗？”

“可您确是机器人呀。”

“那可是您说的。”

“然而，这足以使大家不选举您。”

“那您放心了——您达到了目的了。”

“再见。”奎因的影像从电视上消失了，他的语调第一次显得恶意毕露。

空中轿车无声地落在拜厄利先生的公寓前。再过一周，就要进行选举了，他接自己的老师进城。

约翰那畸形的嘴里发出嘶哑声，他在为拜厄利的选举担心。然而，拜厄利握着他那奇形怪状的手，觉得有他在身边，放心极了。

林顿先生很为难。他不懂拜厄利为什么拒绝他做为全权代表的好意，而执意要公开演讲。

“蒂史芬，您不能这样。您干吗不搞录音或电视录像呢？教旨派分子会向您扔石头的。”

“您不希望我获胜？”

“那儿的话。可您连性命都保全不了。”

“没事。”拜厄利看看表，“噢，还有五分钟。”

拜厄利站在了讲台上，底下是五万黑压压的观众，旗帜林立，无数标语写着各式指控拜厄利为机器人的口号。广场上升腾起一种不友好的氛围。

想到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注视这里，拜厄利笑了。

他开始演讲。然而人群的喧嚣，教旨分子的狂吼乱叫，把他的声音淹没了。一场流血事件似乎就要发生，林顿先生的头上冒汗了。

这时，前排中一个瘦骨嶙峋的公民突然向前台冲来。他的

上衣看上去似乎有点过于短小。

他使劲向拜厄利嚷着什么，然而人群的喧嚣声压过了他，听不清他嚷些什么。拜厄利伏下身去。

费了很大的劲，林顿先生才使大家安静下来。那个人被请上讲台。

拜厄利先生请他讲话。

“我要你打我！”瘦子说，突然下巴向前一伸。

“你打呀，你这个怪物。你说你不是机器人，那你就打呀，你为什么不打呢？”

会场上一片沉默。拜厄利最后说：

“我不能无缘无故的打人。”

“当然啦！”瘦子粗鲁地笑了。“你不是人，你压根不是人，哈哈……”

拜厄利的脸色变了。他抡起巴掌，在众目睽睽之下，向瘦子狠狠地打下去。那个人一个跟头摔倒了。一脸的大惊失色。

拜厄利说：

“请原谅，我……请先把他扶起来。演讲结束后，我和他谈谈。”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苏珊·卡尔文调转车头准备离开，这时，一个记者追上来问了一个问题，她没听清楚。

“他是真人！”她只说了这一句话，然而，这就足够了。它比拜厄利先生长长的演说重要得多。

拜厄利就任市长一星期前，卡尔文与他会了一次面。

新市长看上去很精神。

“您一定懂得奎因，拜厄利先生。您对机器人似乎不感兴

趣，可奎因先生说的那位拜厄利似乎不是这样的。”卡尔文说。

“他是个青年律师，出色演说家，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一次车祸使他的妻子丧命，而他本人也因此两腿致残，脸也变成了丑八怪，失去了说话能力。可他聪明异常，十分智慧，从此他深居简出，不知用什么办法研制成了正电子脑，而且是一种能够解决伦理道德的最尖端的复杂大脑。再后来，他弄来了躯干，训练它干他自己所干的事，并且成功了。然后，他便把它以自己的身份派到世上来，而他自己，作为他的老师——一个残废人……”

“可是，”拜厄利说，“我打人一举，似乎推翻了他的一切。”

“确实是。可这是巧合吗？”

“不。是这样的，我的人放风说我从未打过人，如果在我的权力受到侵犯而不还手的话，那将证明我是个机器人，奎因果然上当了。以后的事您都知道，我不必再说了。我安排了看似愚蠢的演讲，因为我断定总会有人上当的。果不出其然，一个傻瓜上来了，所以，我获胜了。”

卡尔文点了点头。

“这是你们政治家们的事。可我更喜欢的却是机器人。说真的，如果能制造出担当行政长官的机器人，我想它一定会是长官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不会伤害人……”

“当然，除非他自己由于正电子脑的缺陷而不能胜任工作。”

卡尔文笑了。

“可惜奎因没把一切预料到。”心理学家说。

“您是说……”拜厄利不解地望着卡尔文。

“是的。奎因说的那个蒂史芬在选举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城外呆了三个月。可您演讲前，他恰巧回来了。不用说，他

一定把他做过的事又做了一遍，而且毕竟，这次就容易多了。”

“我不懂。”

卡尔文站起来准备走了。

“我只想告诉您，在一种情况下，机器人可以打人而不违反第一定律。”

她已走向门口，但她站住了，平静地说：“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当这个被打者也是机器人的情况下。拜厄利先生，再见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拜厄利确是个好市长。然而，他竟是个机器人，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再说，是又不是，又有什么重要的呢。”卡尔说：“一年前，他把自己毁了，什么也没留下，也不能对他证明了。”

她的目光变得古怪起来：

“我看到一切是怎么开始的——那时机器人还不会说话呢。以后将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我就看不到了，我快不行了。”

真的，她什么也看不到了。一个月前，她死了。

水陆两栖人

“海魔”

故事发生在阿根廷。

一个闷热的夏季夜晚，天空上繁星密布，下面是酣睡的海洋。在这宁静的洋面上，“水母号”安详地停泊着。甲板上躺着半裸的采珠工人，由于白天的劳累，此刻都在甜美地梦乡中。一切都那么寂静。

因为没有明显的迹象预示天气要变，所有的采珠器械也就随意地收放了，只把划子绑在锚链上。甲板上杂乱地堆着珠贝、珊瑚、绳索以及淡水桶，不时有人起来，走过些杂物来到水桶前，狂灌一阵，再倒下去睡。

夜间值班的是印第安人巴里塔札尔，他是“水母号”船主彼特罗·左利达的亲信助手。他在年轻时曾是个著名的采珠手，能在海底停留九十秒甚至一百秒钟——比普通人多一倍。这使他常向年轻的采珠工人自豪地讲述自己辉煌的历史，讲师傅怎样训练潜水。但他现在不行了，年岁已大，身上也伤痕累累，左脚已被鲨鱼咬成残废。他现在只是偶尔潜潜水，但他那丰富的经验却使他博得了船主的青睐和工人们的尊敬。

此刻巴里塔札尔坐在一只小木桶上，悠然地吸着烟，酣畅地呼吸着贝壳的腐烂气味。就在这熟悉的气味中回忆起年轻时的逍遥与惊险，不知不觉悄然睡去。只剩下桅杆上的灯兀自地照着。

也就在这时候海洋上传来一种声音。这声音很陌生。不象汽笛倒似号角，又夹着青年嗓音的“啊——啊”声，却又不象呼救。巴里塔札尔一下子惊醒，他走到舷边察视，除了宁静的夜色和海面，什么也没有。

“这恐怕是他……”巴里塔札尔自语。

接下去又传来相同的声音，所有熟睡的工人都起来了，嘈作一团。一致认为那便是最近出现的使工人惊恐的“海魔”。

老板彼特罗·左利达也醒了，他一边打呵欠一边搓着胸毛走上甲板。灯光照着他的卷发，发黑的脸以及茸茸的唇髭和一撮花白胡子。他若无其事然而粗暴地喊了一声：

“出了什么事？”

工人便汇报说听见了“海魔”的声音，并要求赶快离开。巴里塔札尔也这样讲。

左利达此时是不愿意相信有“海魔”的，他扰乱工人也就损失了自己的财源。本来关于“海魔”仅限于传说，谁也没有亲眼见过。老人说是帮助渔民的“海神”，天主教神父认为是“海魔”，因为他的出现使居民忘记了天主教。人们对他的描摩也各说不一，越传越离奇。左利达何等狡猾！他先稳住了工人，答应他们回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愈演愈烈的传说传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终于惊动政府，也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注意。

先是政府派出警察沿海巡逻，妄图拘捕“海魔”，可过了两个星期却连他的影子也没看到。于是以“造谣生事”、“惑乱人心”为名，抓了几个印第安人。紧接着他们发表公报说“海魔”根本不存在，再有谣言惑众者将被拘捕和处罚。

尽管警方的公报安稳和震慑了一段日子，但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先是渔民听到小船里有“咩咩”的羊叫声，又有拉上的

网被割破，显然是“海魔”所为。政府和人民只好期待科学界的解释了。

科学界大致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这是胡闹分子的恶作剧，除非海洋深处出现了新生物；另一派是比较谨慎的老科学家，他们旁征博引后认为极有可能存在这种“海魔”，因为上帝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决定派出一个科学考察队。

考察队虽没遇到“海魔”，却掌握了不少有关他的资料，他们在报告书中解释了各种可疑迹象。沙滩上的脚印只能是人留下的。他们或乘小船到岸上来，或是有渔民搭救海豚而遗留下来的。海豚经常帮渔民追猎鱼类，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渔民搭救海豚的解释听起来很可信。鱼网的切口可能是触了暗礁或钩着了轮船上的碎铁片。而山羊羔只是有人要开玩笑把它带上船藏在那儿的。

科学家们又提出各种复杂理由，为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提供佐证。最后得出结论：没有一个海怪能做出如此复杂的举动。

人们针对这个结论提出两个疑点：一是如果有人开玩笑，何以这么长时间不被人发现？二是在极短的时期内，一个人如何在相距很远的不同海域作怪？特别第二个问题更具有威胁性，因为关于这一点仅可能解释成：要么这个“海魔”拥有特殊设备，要么“海魔”不止一个。

左利达整夜没合眼思考这谜一样的问题，主要是怎样使工人安稳下来继续为自己采珍珠？此时已是清晨，左利达迎着晨曦走上甲板。

甲板上的采珠工人乱糟糟地挤在船舷，朝水下边挥手边叫喊。左利达这才注意到夜间锚好的划子，不知怎地都飘到了很远的地方。

左利达命令工人去收集划子，却没人敢动，昨夜的恐惧尚未散尽，何况谁能说清这些划子不是“海魔”干的？左利达拔出枪逼迫工人，却仍没有人下水，他们用仇恨的目光与船主对视。

关键时候还是巴里塔札尔站出来。让我拿这老骨头去哽住“海魔”。他边说边跃入水，以漂亮的姿势游向近处的划子。他不愧是采珠的好手，虽说年岁已大且带有脚伤，仍是几下便爬上划子，抓住散落的桨。

“绳子是锋利的小刀切断的。”他向“水母号”上喊。

“水母号”上的工人们见他无事，这才心有余悸地下水去收集其它的划子。

骑 海 豚

“水母号”在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途中，于一个小港里抛下锚。这里风静水清，海洋中的生物看得一清二楚。

划子分散开，每个划子上安排两名采珠手：一名潜水，他用双腿夹着石块沉入水底，石块绑在一根绳子上，而绳子的另一端就抓在另一名采珠工人手中，他负责把潜水者拉上来。

其中一个划子上，一个右隆那族人注视着海面，准备随时吊起同伴。他透过清澈的海水可以看见潜水者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这时，潜水者忽地一阵忙乱抓紧绳子，没命地扯着。险些把古隆那人拉下水，他知道有情况，三下两下把水下人拉上来。

潜水者完全一付受惊吓的样子：脸色苍白，喘着粗气。他也不回答同伴的询问便倒向船底。古隆那人就看见小鱼四散逃开，暗礁处升起一股猩红的好像是烟的东西。他凭经验猜测：肯定有鲨鱼！

有鲨鱼不错，但使潜水者魂飞魄散的却不是鲨鱼，而是“海魔”！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潜水者躺到“水母号”的甲板上，四周围满了七嘴八舌的采珠手。他惊魂甫定，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起刚才发生的事。

原来有一条鲨鱼要进攻他，而这时传说中的“海魔”出现了，那猩红的东西便是鲨鱼血。然而“海魔”的可怕形象，再加上平时的恐惧，使他比怕鲨鱼更厉害，虽说是“海魔”救了他。

根据他的描述，“海魔”长着玻璃杯口大的眼睛，手象青蛙的脚：有蹼。还长了一条大尾巴，浑身鳞光闪闪。有潜水者目睹“海魔”的消息一传开，整个“水母号”乱了套。

左利达烦躁地听着讲述，一边在甲板上踱来踱去，他宁愿相信这是胡编，却无法解释那鲨鱼血。真见了鬼！

忽然传来一声号角，象前几天夜里响过的一样，船员们却比那天夜里更恐惧。甲板上一下子鸦雀无声。他们脸色苍白，睁大瞳孔。看见一群海豚在不远处嬉戏，一个怪物就骑在海豚上，手中拿着海螺，那声音显然是它发出的。怪物的样子与潜水者描述的完全相同，无疑这便是“海魔”

“海魔”具有人的体形，能发出人的笑声，最后甚至喊了一句西班牙语：

“李定，快向前游！”

奉了命的海豚迅速游走，象他胯下的一匹骏马。这时他扭头发现工人们，便以极快的速度拍一下海豚，他们一起沉入水底。

这确凿无疑的景象使“水母号”上的工人很久才恢愰神志，接下去便哭喊乱作一团。

再想安稳他们采珠是不可能的了，左利达下令起锚返航。

袭 击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近郊，左利达正在埋怨巴里塔札尔这么长时间仍未查到“海魔”的消息。

巴里塔札尔也焦虑不安，他现在开始后悔，真不该派哥哥克里斯多到萨瓦托尔那儿做奸细。他了解哥哥的为人，他奸诈狡猾又贪婪无比。他适合做奸细但不能完全信任，为了私利他甚至会出卖弟兄的。

“他会不会看见我们放出的红气球呢？”两人正烦躁着，那边扬满灰尘的大路上传来尖锐而悠长的口哨声。

“是他！”巴里塔札尔兴奋地指给左利达。

此时的克里斯多已不是疲惫的老印第安人形象了，他精神抖擞地走过来向两人问好。便洋洋自得地讲起前后经过。

小姑娘并不是他的外孙女，他假意帮助别人而且得到五个纸比索，实际上为自己找了通行证。他又唾沫横飞地讲起花园中见到的一切。

“这一切很有趣，但，‘海魔’呢？”左利达不耐烦地打断他。

“还没见到，不过我已取得医师信任，并得到一个好消息，他要去安第斯山狩猎。”

“太棒了！”左利达险些跳起来。他们细心地密谋了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由左利达带土匪袭击外出的萨瓦托尔，而克里斯多扮演忠实的仆人救下主人以换取更大信任，工作再进一步展开。他们约好暗号才分开各自准备。

在克里斯多回去几天后，左利达终于等到暗号，把招募的亡命之徒装备好，埋伏于萨瓦托尔狩猎的必经之路上。

次萨瓦托尔是开着汽车去的，克里斯多也没料到这一点，险些坏了大事。幸亏巴里塔札尔沉着老练，他决定骑马跟踪，然后趁他休息时再袭击。

赶了大约两个钟头，汽车忽地停下来，他们点起两堆火把。巴里塔札尔爬过去才知他们要修车，而克里斯多正负责警戒。他把这消息报告给左利达。

土匪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萨瓦托尔一伙人捆了起来，他们要医师掏一大笔钱赎命，并威胁说否则就杀了他。

萨瓦托尔平静地回答说手边没有这么多钱。土匪们上车乱翻一通，喝光了车上的好酒，只留一人看守，等待天亮。

天亮前不久，克里斯多爬到萨瓦托尔面前，小心翼翼地讲：“我挣脱了，杀死了那个拿枪的，其余还醉着，司机正修车，我们快逃吧。”

大家都上了车，很快引擎发动，汽车猛冲一下，顺大路风驰电掣一般向前奔去，车后的土匪嗷嗷叫着放了几枪。汽车内，医师紧紧地握住克里斯多的手。

左利达后来才知道萨瓦托尔答应了那笔巨额赎金，这使他很懊悔了一阵子。

水陆两栖人

萨瓦托尔并没有象克里斯多想象的那样，就带他见“海魔”，他给了他不少金比索倒是真的。克里斯多终于忍不住，着手研究第四堵墙和那个秘密门。

很久他在门上找到一个凸起部位，轻按一下，大厚门吱吱

开启，他毫不犹豫地迈进去，门一下子在身后关上。

没了退路，他索性往前走。这是一个盆地状小花园，非常的潮湿，四周的墙壁外可以听见惊涛骇浪之声。花园中央有一座石房，爬满青藤，象是无人居住。在花园的尽头有一个正方形大蓄水池，面积有五百平方米。

克里斯多走近水池时，一个生物“扑通”入水。“海魔”！克里斯多一下子兴奋起来。他在池边向水中张望，但见清澈的池底坐一只大猿，正均匀地呼吸。

这并不象人们描述那样可怕呀！人们的恐惧心和想象力有什么做不出来呢？克里斯多笑了笑想。

时间差不多了，克里斯多爬上一棵大树跳回院子。脚刚沾地就听见萨瓦托尔叫他。

萨瓦托尔是在这个时候带他参观花园的，于是克里斯多接着第二遍见了大猿，装作十分惊讶地叫了一声。

医师一声不响地在草丛中一块绿色小板片上按了一按，池底打开洞口，水一下子流净，洞口又自动关上。一架小铁梯从旁壁伸出来。他们顺梯子下到底部，医师又踩了一块板，池底又打开一个洞口，他们进入一个黑色走廊。医师打开灯光，克里斯多发现自己来到一扇青铜门前。萨瓦托尔拉一下铜环，他们又进入一个洞。灯光打开，克里斯多发现这是一间海底玻璃房子。

玻璃墙外面生着海藻和珊瑚丛，许多鱼儿游来游去。在鱼中间，忽地游来一个象人一样身躯的生物，生着一双凸出的大眼睛的和青蛙脚掌，身上是蓝幽幽的银鳞。它敏捷地游近玻璃墙，向萨瓦托尔点点头。只见它走进一间玻璃小室随手带上门，小室内水流干后又打开第二扇门，就跨入这间大房子。

“脱下眼镜和手套。”萨瓦托尔说。

陌生生物服从了一切，克里斯多看见了一个身材匀称的英俊青年。

“认识一下吧，这是伊赫季安德尔，人鱼，确切地说是水陆两栖人，也就是外面风传的‘海魔’。”萨瓦托尔平静地介绍。

青年含笑伸过手，用西班牙语说：

“您好！”

克里斯多默默地伸出手，惊讶得一句话也讲不出。

萨瓦托尔最后吩咐以后由克里斯多照顾青年，克里斯多默默地点点头。

伊赫季安德尔的仆人

萨瓦托尔到山里去了，他这次没有带克里斯多，因为他把青年照顾得很好。现在他们已成了好朋友，他给青年讲陆地上的生活，青年给他讲神奇的海底世界。克里斯多发现，伊赫季安德尔有丰富的关于海洋的知识，但对于陆地却很陌生，谈到种族历史、人际关系，他实在不比五岁孩子知道的多。

在他们谈话中间，伊赫季安德尔每每称呼萨瓦托尔为父亲，但据观察，克里斯多注意到青年的长相和肤色根本不可能与医师有血缘关系，倒颇象自己这一族的。在以后的谈话中克里斯多注意了解自己想知道的关于伊赫季安德尔的各种情况。

伊赫季安德尔有两张床，一张是普通睡床，一张安置在水池中，水池就在他的卧室中。按医师的嘱咐，他每周至少三天睡在普通的床上，有利于锻炼肺的呼吸能力，但伊赫季安德尔更喜欢睡另一张床，这常引起克里斯多的抱怨。

一天，克里斯多安排他上床，很自然地问起他的鳞片和脚

蹼以及眼镜。伊赫季安德尔毫无顾忌地对他说：

“我的鳞片并不妨碍我呼吸，所以永远也不用脱，同时它又是坚硬的铠甲，可以保护我躲过刀或鲨鱼牙齿的伤害。眼镜可以使我看清水底一切事物，脚蹼当然为使我游泳更快呀！”

“那你常游出海湾么？”克里斯多问。

“当然啦，有一次有恶人用网促住我，差点逃不脱，现在得处处小心谨慎。”

青年似乎很爱与他的仆人讲话，他又告诉克里斯多他有好几条隧道可以游出海湾，还与他讲自己与海豚的故事。最后不无感慨地说：

“要是你能与我一起在海底游泳多棒呀！干嘛留在那尘土飞扬的陆地上呢？”

克里斯多被他的天真逗笑了，接着问：

“难道海洋中没有危险么？比如鲨鱼悄悄地接近你。”

“才不会呢，我可不是普通的鱼哦，我的整个身体都可以听见声音，稍微的水的震荡我都可以感觉到。再说我比别的鱼强大有力，它们都晓得的。”青年似乎很自豪。

“那你为什么要偷鱼和割渔民的网呢？”

“他们捕那么多，并吃不完呀！”

“他们可以卖钱，”克里斯多见他不懂又补充道，“为了让更多的人也吃到鱼。”

伊赫季安德尔依然很诧异的样子：

“难道你们陆地上就有那么多人么？”

克里斯多发现这个话题对青年来说似乎深了些，便转口道：

“伊赫季安德尔，你的母亲是谁呢？”

“不知道，父亲说我一出生她就死了。”青年的嗓音低沉了许多。他似乎又想起另外的事，抬起大眼睛望着克里斯多说：

“ 克里斯多，那天我在海边搭救了一位姑娘，我从来没见过过的如此美丽的东西——包括在我们海里。她有蓝色的眼睛和金色的长发，可是，那天我戴着眼镜和手套吓坏了她，以后我再去岸边，却再也找不到她了。你说，她还会到岸边来么？”青年的眼睛里满是忧伤和希冀。

克里斯多正在发愁捕获他不容易的事，现在听青年说喜欢上岸边的姑娘，不禁心头一亮：

“ 到底有他钟情的事物啊。” 克里斯多在心中自言自语。“ 如果把他骗到城中，捕捉可容易多了。” 想到这，克里斯多面露喜色：

“ 我可以帮助你的，你换上衣服跟我去城中吧，那里有好多美丽的姑娘，说不定能见到岸上的那一位。”

伊赫季安德尔兴奋得上来拥抱克里斯多，想马上动身。但克里斯多决定休息一夜，天明再进城，他就利用这一夜时间，给左利达和巴里塔札尔报了信儿。

城 中

在岸边，克里斯多给青年换上城里人的衣服，又扎上领带。这一切使伊赫季安德尔很不舒服，但为了见心爱的姑娘只好忍受了。

他们走过林立的楼房，繁华的街道和湍急的人流，伊赫季安德尔一下子变得目不暇接了，每一位姑娘都很相象，但每一位又都不是。城市特有的嘈杂和闷热使他头昏脑胀，肋部明显地刺痛起来，早餐也一口没吃下，他便想回家了。

克里斯多一边安慰他一边向回返，向左利达那里走去。

他们终于走到了左利达和巴里塔札尔居住的地方，克里斯

多把青年安置在一张藤椅上，自己向兄弟的工作室走去，嘴中一边喊着：

“巴里塔札尔！古绮爱莱！”

这里是海滨，有着伊赫季安德尔熟悉的贝壳、珊瑚、海参、珍珠和清新的海洋空气，他躺在椅上贪婪地呼吸着，感到畅快了许多。

在巴里塔札尔的工作室里，他正在清洗贝壳，克里斯多问道：

“古绮爱莱和左利达呢？”

“都是求婚的事儿，这孩子倔强又自命不凡，只对左利达说‘不愿意’，我这个做父亲的也管不了了。”听得出他是愿意成就这门亲事的，嫁给一个大船主，有什么不好？

“他不在，我们怎么办？”克里斯多问道。

“你把他带来了？我先看看。”他顺窗子向外看，只见到古绮爱莱一个人。

两人走出工作室，只有巴里塔札尔的养女，美丽的古绮爱莱一个人。

克里斯多与姑娘招呼过便问：

“那个小伙子呢？”

“我可没藏呀！”姑娘笑起来。“我过来的时候倒看见一个青年人，他用古怪的眼光看我一会儿，也不说话便跑了。”

“极有可能就是她！”克里斯多在怅惘里浮上一丝欢喜。

又 在 海 里

伊赫季安德尔以最快的速度跑向大海，他脱掉使他浑身不自在的衣服，跃入海水。

这里才是他的家园。冰凉的海水沁入心脾，拂去他身上的尘埃和汗水，他用腮酣畅地呼吸着，有个问题一直萦绕着他：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在陆地上生活呢？

伊赫季安德尔又接触到他熟悉的一切，各种鱼类、珊瑚、海贝，他是它们中间的一分子，深深地理解它们的欢乐与哀伤。他又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海豚。

“李定！”他亲切地呼唤。

海豚飞快地游过来，驮起青年，游向海的深处。他的心情却一直无法平静，陆地上人们的生活使他困惑不解，意外的惊喜更使他心神不宁。他连招呼也不打，从海豚的脊背上滑上来，潜入深水。这使他的朋友大惑不解。

伊赫季安德尔一直向海底潜去，但他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随着海水浓度的增加，颜色越来越重，他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伊赫季安德尔的心中涌满哀愁：为什么自己与陆地和海洋都格格不入呢？

伊赫季安德尔不得不向岸边游去。在浅水处，他遇到了把身子泡在水中的渔民，他们呈现给水下的青年的是无头的怪物，那样子极其丑陋。伊赫季安德尔对人类已充满厌恶，他们留给他的印象只是：“嘈杂、污浊，又大量地捕杀海洋生物。”

但海洋也并非处处是美好的乐园，伊赫季安德尔在这次潜水中，就潜到了一座海洋坟墓的边缘。那里是一块盆地，堆满了各种海洋动物的尸体，气味险些使他窒息。他想起父亲讲过，类似的盆地释放硫化氢等有害气体。

这次恐惧经历使他想要回家了，至此他已在海水中停留了三昼夜，这使克里斯多十分担忧。

伊赫季安德尔满身疲惫地回来，并不与克里斯多说什么，匆匆吃过早餐，拿起眼镜、脚套又要走。

伊赫季安德尔性格的突变使克里斯多不得其解，他摆手打断克里斯多的询问：

“你别问了。”急匆匆地走出房门。

小小的报复

伊赫季安德尔本以为那次城中之行不可能遇到心爱的姑娘了，他在藤椅上遇到古绮爱莱时，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所以惊奇多于欢喜，来不及想什么便跑开了。可他现在又极其想念那姑娘，同时又不想当克里斯多的面儿与心上人约见，于是每天游到岸边，换好衣服，藏在礁石后面，抱一线希冀等待姑娘的出现。

他白天守候一整天，晚上就泡在海水中吃些鱼和蚝，极不安稳地睡眠，这样耐心地等待了四五天。

切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天傍晚，姑娘身着白色的裙装来到了海边，青年的心激动得快要跳出来了。

伊赫季安德尔看见姑娘向一边挥手，他顺那方向一看，远远地走来一位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年轻人。他们走到一起，欢快地打招呼：

“你好，古绮爱莱。”

“你好，奥列仙。”

被称作奥列仙的年轻人亲昵地拉过姑娘的小手。这动作使伊赫季安德尔心中涌上一股酸涩，他从来没有这样伤心过。

他们又悄声交谈了什么，伊赫季安德尔却无心再听下去。他只见姑娘解下一串珍珠，递给奥列仙。那珍珠在夕阳的映照下，反射出诱人的光泽。

在奥列仙伸手要接的刹那，那串珍珠从姑娘手中滑落下来，

掉入岩石后面的海水里。

“哎呀！”伊赫季安德尔听见姑娘惋惜的喊叫声。

他们正站在岩石质的礁岸上，脚下的海水特别深，古绮爱莱是知道这一点的，她悲伤的快要哭出来。

这一切都被伊赫季安德尔看在眼里，姑娘的伤心使他忘却了心痛，他从礁石后面走出来。

“我帮你把那串珍珠项链捞上来吧。”他径直冲姑娘说。

古绮爱莱认出这就是那个跑掉的陌生青年，她笑了笑说：

“不可能的，这里太深。”

伊赫季安德尔也不讲话，他来不及脱下衣服就潜入水中，留下岸上的青年男女好奇地盯着海面。

过了两分多种——一个优秀采珠手也无法持续的时间——那青年依旧没有浮上来。姑娘不安地对奥列仙说：

“完了，他可能淹死了。”

就在这时，伊赫季安德尔浮出水面，他的手中擎着那串珍珠项链，脸上动人的地笑着。

“是这串吧？”他走到古绮爱莱面前。

古绮爱莱接过项链，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面前这浑身湿淋淋的英俊青年。

“你不是要把项链交给他么？”伊赫季安德尔指着奥列仙对姑娘说。姑娘双颊绯红，奥列仙则面带愠色地盯着伊赫季安德尔。

这使伊赫季安德尔欢愉起来，他心理得到一种平衡：大个子得到的项链是他帮姑娘找来的。他感到这是一次小小的报复。

这报复的快感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烦躁而心酸地想起一系列问题：姑娘和大个子什么关系？她为什么送礼物给他？第二天，他又开始等姑娘的出现，他给姑娘带来一个大珍珠做为

礼物。

两人再见面已熟识了，愉快地打招呼。当伊赫季安德尔局促地把珍珠拿出来时，姑娘惊奇地睁大了眼睛：那样无可挑剔的大珍珠她从未见过。但她拒绝了。

伊赫季安德尔很伤心，他最后把珍珠抛入大海，在姑娘的诧异中掉头而去。

古绮爱莱追上他，见他满脸泪水。这是青年第一次流泪，他也不明白突然什么物体使他眼睛朦朦胧胧，象摘了眼镜在水中游泳。

“对不起。”姑娘拉住他的手，轻轻说道。

左利达忍不住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两人频繁地会面，他们一起沿岸边漫步，热烈地交谈。交谈中，古绮爱莱并没有了解青年多少，她只知他的父亲是一位医生，而这位医生在远离城市和人烟的地方给了青年独特而片面的教育。

在姑娘身边，伊赫季安德尔感觉十分幸福，每次分手都恋恋不舍。在分手的时间里，他采集了大量的上等珍珠，藏于一个水底洞，但他没把这事告诉姑娘。

有一天傍晚姑娘告诉他明天不来，伊赫季安德尔焦急地问为什么，但姑娘含笑不答。没有姑娘的日子枯燥无味，伊赫季安德尔一个人在海里郁闷地游泳。他特别地惋惜他们无法更长时间地逗留。要是姑娘也能生活在水中该有多好呵，他想，那时他会带她去许多美丽的地方，给她讲好多神奇的故事。他自己也不能在陆地上生存，每次在岸边与姑娘呆久了，伊赫季安德尔就会感到肋部的刺痛。

也就在那一天，伊赫季安德尔为救李定，没有鳞片的脖子被渔民砍了一刀，他急急忙忙地逃回住所。

克里斯多看见自己负责照料的人受了伤，大吃一惊，他慌急地察看青年的伤口。就在克里斯多把他的鳞片稍微向上掀起时，他注意到青年的肩膀上有一块红色的斑。伊赫季安德尔的肩膀并未浮肿，那红斑显然是一块胎记，也就是这块胎记引起了克里斯多的良久沉思。

第二天，克里斯多匆忙去城里找兄弟巴里塔札尔。一见面巴里塔札尔就把他埋怨了一通，说左利达已等得不耐烦了，又说古绮爱莱的倔强没有丝毫改变，她现在整天不着家。

克里斯多有自己的难处，伊赫季安德尔现在很少和他交谈，更不会同他一起再来城里。他也每天很少再见青年的面了。

“想办法把他抓来……”

“你听我说，”克里斯多摆摆手制止了兄弟，“我们现在不应着急，你知道么……”

克里斯多欲言又止，也恰在此时，左利达闯了进来，他开口便嚷：

“好！好！你们兄弟都在这儿，你们是不是想长期哄骗我？克里斯多，你说，什么时候带‘海魔’过来？”

克里斯多脸上堆满献媚的笑容，说：

“再忍耐一下吧，‘海魔’可不是普通的小鱼，说捉就捉，上次来了你又不在了，现在他又不想来了。”

“少啰嗦！我已不能再忍了，你把门打开，其余的我们办，这周内我要把两件事都办妥。”他说着看了看低头不语的巴里塔札尔，接下去说，“明天咱们最后谈一次，我不能太纵容她了。”左利达说完，气咻咻地摔门而去。

兄弟俩都明白这第二件事指什么，外面左利达遇到了古绮

爱莱，姑娘尖利而肯定的嗓音：

“不！”

巴里塔札尔望着哥哥，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不愉快的会面

伊赫季安德尔感觉身体极不舒服，脖子上的伤口隐隐疼痛，呼吸也开始变得困难。但他无法压抑对姑娘的思念，硬是坚持去海边。

这次快到中午古绮爱莱才出现，灼热的空气使伊赫季安德尔的肋部疼痛难忍，但在姑娘面前，脸还是挂着浅浅的笑容。

“我有事，必须呆在家里。”姑娘微微气喘。

“那我送你吧！”

他们一起往回走，奥利仙迎面过来，被古绮爱莱喊住。

“我去说两句话，”她把青年留在一边。

伊赫季安德尔看见他们轻轻急速地谈着什么，姑娘象是在肯求。

“好吧，今天半夜以后……”他听见奥利仙对姑娘说。

姑娘走到伊赫季安德尔身边时，满脸绯红。伊赫季安德尔决定把一直想问的问题问个清楚，他激动地对姑娘说：

“我必须知道，你们晚上要会面？你，你爱他么？”

古绮爱莱温存地拉过青年的手，脸上是十分认真的神色。

“你相信我说的话？”

“相信，完全相信。我想让你知道，我，我爱你。”青年已晓得这个词了，他很费力气地说完又补充，“我现在很难受。”

这是他的真心话。此时的伊赫季安德尔正忍受着心灵和肉体的双重痛楚。他因不知真情，心灵上受着折磨，现在肋部又

刀割一样剧痛，他的脸色苍白。

古绮爱莱望着这可爱的青年，心中涌满爱怜，她刚想吐露一切，左利达骑马走过来。他抓过姑娘的手，哈哈大笑道：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你背我干这种事！”

古绮爱莱很生气，她想尽快支开左利达，于是说：

“父亲在等我们呢，我过会儿回去。”

伊赫季安德尔愤恨地盯着这个皮肤黝黑留着毛茸茸唇髭的人，忽想起曾在岸边见过，那次是他冒充自己说救了古绮爱莱。

“你……到底是……隐瞒着我！”青年听到他们共称父亲，两种疼痛使他再也无法忍受，有什么东西涌到喉咙，堵住了呼吸，他憋得满眼泪水。

古绮爱莱正不知所措，伊赫季安德尔飞快地跑向大海，跃入水中。

姑娘惊叫着要左利达快去搭救，但左利达无动于衷，她也想跳入水中，却被左利达一把抱起放到马背上，飞驰而去。

左利达把姑娘交给巴里塔札尔，说：

“她险些与一青年跳海，这可是我第二次搭救你女儿了，你看着办吧，一个钟头后我再来，别忘了约定。”

左利达走后，巴里塔札尔又软硬兼施地开导女儿，但古绮爱莱什么也听不进去。她想着青年跳水的情景，忍不住一边哭泣，一边喃喃着：

“他淹死了……”

恶战章鱼

在清凉的海水里，伊赫季安德尔酣畅地游着，用腮平静地做深呼吸。他想尽快地忘掉岸上的种种不愉快，那么，找点事

做吧。

他想起一个水底洞，这是他垂青已久的。要把洞清理好，首先是驱除老住户——章鱼。

伊赫季安德尔是了解章鱼的脾性的，它们最没有忍耐性而且傲视一切。于是他决定把它们引出来，在洞外展开激战，他使用长刀和一把鱼叉把洞口的水搅浑，而后严阵以待。

章鱼绝不能容忍别人侵入它们的居所，方形门的边缘开始出现几条长长的、弯变曲曲地扭动着的触手，它们小心翼翼地逼近鱼叉。

章鱼有八只长脚，如果单砍断一、两只，其它的仍可自由活动，伊赫季安德尔决定不着急下手。他等待一只老章鱼的八只脚都伸过来快要围住他们瞬间，以最快的速度把锋利的刀刃插进了章鱼的身体里，准确地刺中心脏，割断运动神经。那些大触手缓缓地瘫软下来，尸体飘飘荡荡地落到了一边。

伊赫季安德尔巧妙利用各种方法把章鱼一只只地杀掉，直战了好几个小时，海水已变成腥红色，他边战边数着：

“一只、两只……八只、九只……”

肃清洞里的章鱼之后，伊赫季安德尔决定给自己的水底住宅陈设家具。他摆好一张桌子，又从家里拿来中国花瓶摆在上面。他躺在洞底一条天然的石椅上，满意地注视自己的居所，他依旧感觉空荡荡，一种孤独的情绪又慢慢地萦绕上来，他又想起古绮爱莱。

最后他决定要他的好朋友海豚来一起居住。但他发现海豚在这间屋子里根本转不开身，又笨手笨脚的，险些打碎了花瓶，况且海豚也不愿长期留在水底，它需要更多的空气。

“连李定也不能与我一起生活，为什么把我孤单单地一个人放在海里呢？父亲快回来吧，我要问他，为什么古绮爱莱不

能长期地生活在海底世界。

日落了，洞里变得黑暗，轻轻的海水拥着青年，摇篮般来回晃动，白天的疲惫涌上来，他停止这心烦的思绪，沉入甜美梦乡。

新 朋 友

奥利仙坐在岸边的礁石上，迎着熹微的晨光看渔民采珠和捕鱼，他开始爱上采珠这个职业，在此之前他是个贝壳收购员。天气越来越热，他决定去潜水。% 他在海水中自由地游着，忽见两个印第安人霍地跳起来，象被鲨鱼咬了一口。他回头一看，一个半人半兽的怪物正向这个方向游过来。那怪物生有凸出的亮闪闪的大眼睛，浑身鳞片，却生有一张漂亮的人脸。他也慌急地游走。

在浮出海面的时刻，怪物一把抓住他的脚并用西班牙语喊了一句：

“ 奥利仙，我认识你，我要与你谈古绮爱莱的事儿。”

这一惊异可非同小可，但奥利仙是个胆大心细的人，他想既然怪物能喊出自己的名字，会说西班牙语，就只能证明他并不是怪物，而是人。他们一起爬上一条船舫，隔了一段距离坐着，奥利仙没忘记抓了一支桨握在手里。

伊赫季安德尔摘下眼镜，缓缓地进行自我介绍：

“ 我帮你们捞过珍珠项链呀 ！” 他这句话使奥利仙隐约地记起了。

“ 伊赫季安德尔，你有什么事找我？ ”

“ 你爱古绮爱莱么？ ”

“ 爱。”

“她爱你么？”

“爱。”

“可她也爱我呀，”青年有些着急。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她不是你未婚妻么？”

得到奥利仙摇头否定之后，伊赫季安德尔的心安定了许多。古绮爱莱总不会是那个皮肤黝黑、留有唇髭的人的未婚妻吧，他那么丑，又那么老。

可刚过一会儿，奥利仙也不无沉痛地讲：

“她现在已成了彼特罗·左利达的妻子了。”

伊赫季安德尔一时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左利达？就是那个皮肤黝黑，留着丑陋的唇髭的那个人吗？”

“是的。”

“可是，她，她爱我呀！”青年的语调充满忧伤。

奥利仙有些怜悯地看着面前这个英俊而感情纯朴的青年，他有几分喜欢对方了。

“她见你跳海，以为你淹死了呢！你的死亡使她很伤心。”

伊赫季安德尔一直没与姑娘讲过他能够在水里生存，姑娘把他的跳海理解为自杀是有情可原的。

“可她为什么这么快就嫁人呢？”

奥利仙见不把全过程和盘托出，他是不会罢休的，索性全倒给他吧。

“并非她想嫁人，也是被逼无奈。左利达对她死缠不放，巴里塔札尔，也就是她父亲又软硬兼施对她唠叨没完没了，最后她是被左利达抓进汽车拉走的。”

“你说你爱她，那你为什么不救她，带她逃跑？”

“不是没想过，我们好不容易凑足了船费，打算那天夜间逃走。就是那天，你跳海的那天。可后来我才知道，左利达撞上你们后，因去不到一小时，便用汽车把古绮爱莱拉走了。”

“你为什么不揍他，把他杀死？”

伊赫安德尔这个天真的问题使奥利仙感到有些可笑。

“你懂不懂法律？现在法律是倾向左利达和巴里塔札尔的，他们已结婚，连天主教都保护他们了。再说，现在古绮爱莱已承认了。”

“承认什么？”

“这场婚姻，在她看来，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撮合的婚姻，人是不能拆散的。传教士已使她变成了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那么，左利达把她带哪去了？”

“据说是一座‘陶东莱丝’庄园，离巴拉那城不远。”

“怎么走？”伊赫季安德尔焦急地问。

“顺着巴拉那海向上走，怎么，你想去那里？”

“是的，我必须去救她。”

“算了吧。对了，我听古绮爱莱说，左利达曾在婚礼后大笑讲，‘小鸟儿已经逮住，关进了笼子，现在只剩下捕捉鱼儿了！’小鸟儿指古绮爱莱，鱼儿指‘海魔’，不会是你吧。”

“他捉‘海魔’有什么用？”伊赫季安德尔并没有正面回答。

“采珠。如果你是，可要当心啊。”奥利仙淳淳告诫。

“谢谢。我本来以为你是仇敌，现在看来我们是朋友。好了，我不再耽搁了，我要马上去。”

“马上？”

伊赫季安德尔笑着点点头，重新戴上他的眼镜和手套、脚

套，纵身跳入水中向岸边游去，一面挥手跟他的新朋友道别。

在 途 中

伊赫季安德尔在岸边整理行装，他戴好眼镜和手套、脚套，把上陆后要穿的衣服和鞋子用皮带绑在脊背上，又挂了一把刀，便出发了。

拉·普拉塔河口停泊着许多船只，船只的缝隙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垃圾：铁渣、煤块、布片、砖头、瓶子，甚至是猫和狗的尸体。

“人类怎么这样不讲清洁呀！”伊赫季安德尔心里想。在这样的水流中，他感觉呼吸困难。他决定利用一下往来频繁的船只，这样还可以避免被船挂伤，于是紧紧抓住一艘船的龙骨。青年就这样被拖着走完了三角洲，船开始沿巴拉那河行驶。

伊赫季安德尔并不习惯在淡水中做长时间的停留，况且这里的鱼也少。他已经很长时间没吃到东西了，饥饿和疲惫使他的双手渐渐支持不住，最好只好离开船底，他决定先吃些东西，再休息一会儿。

他刚睡一会儿便被轮船驶过的声音惊醒，他又冒险抓住一艘逆河而上的客轮，这样勉强到了巴拉那城。他的第一段旅程走完了，但还有更为艰苦的一段——地面上的旅程。

这时候已是大清早，伊赫季安德尔在港口一个背人的地方上了岸。他把衣服和鞋子晾干后，换下手套、脚套，把它们埋在沙子里。那满是皱纹的衣服使他的样子看起来象个流浪汉。

伊赫季安德尔按照奥列仙的指点，沿巴拉那河右岸向前走。他沿岸问渔民知不知道彼特罗·左利达的“陶东莱丝”庄园在那儿，但无人知晓。

阳光越来越强烈，青年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但要见古绮爱莱的强烈愿望支使他坚持下去。他已快中暑了。

终于，在下午四点多，一位老农民听了伊赫季安德尔的话后，指点给他说：

“沿这条大路向前，有一个大池塘，你顺着池塘上的桥走过去，再登上一座小山岗，到了大胡子陶东莱丝夫人的家。”

“为什么说大胡子呢？陶东莱丝——这不是一个庄园么？”伊赫季安德尔很好奇。

“不错，是庄园，它的主人也叫陶东莱丝，也就是彼特罗·左利达的母亲，这个妖妇长着大胡子。最近听说她儿子带来一位年轻的妻子，她在婆婆那里是没法生活下去的。”农民有些饶舌。

“那一定是古绮爱莱，”伊赫季安德尔心中想。他向农民道了谢，接着赶路。

暑热和饥饿折磨着伊赫季安德尔，他盼着快点走到池塘。沿途有许多水果，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被私人占有的，不象在海里一样可以自由撷取。他宁愿忍着饥饿，也不愿此时招惹什么麻烦而耽误了行程。

但伊赫季安德尔还是遇到了一桩麻烦。快走到池塘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戴盖帽穿制服的胖子，那胖子神气活现，腰间挂着枪套，老远地冲青年走来。

“请问，到‘陶东莱丝’庄园还远吗？伊赫季安德尔很有礼貌地上前询问。

胖子满腹狐疑地打量了伊赫季安德尔一眼，

“你从哪儿来？有什么事？”他答非所问。

“布宜诺斯艾利斯，要去庄园找一个人。”青年显得小心翼翼。

“布宜诺斯艾利斯？”胖子警觉起来，他的脸上闪过不易被人察觉的喜，很严肃地对伊赫季安德尔说：

“把手伸出来。”

伊赫季安德尔还不知怎么回事，他的双手已被一对“镯子”（手铐）牢牢地铐住。

“你要干什么？”他挣扎两下，可越挣越紧。

“可抓住你了，识趣点，快走！”胖子在后面粗暴地推了青年一下。

伊赫季安德尔见挣扎不脱，只有顺从地向前走。他不知道此人正要把他送往监狱，因为邻村刚出了一桩人命案，现在警察正四处搜捕嫌疑犯。而青年那个皱巴巴的衣服，满身灰尘的可疑外表再加上暧昧的答词就决定了他的命运。

伊赫季安德尔知道自己的旅程要被耽搁了，他现在唯一的念头是尽快地恢复自由。终于，他见到了一大片池塘，上面架着一座窄窄的木桥，他心生一计，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警察料他戴着手铐，不会怎样，便闲散地跟在后面，悠然地吸着烟，心想今天自己可立了大功。就在桥梁中间，伊赫季安德尔一侧身，跃过栏杆跳入池塘里。

警察实在没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如果犯人戴着手铐被淹死。自己不但无功，还会招来麻烦，于是胖子跟着跳入水。

伊赫季安德尔的头发被抓住，他便脱着胖子向池底沉下去，直到他松手。青年在水底见胖子游了一阵，终于上了岸。

在警察看来，嫌疑犯跳水是畏罪自杀，他岂能就此罢休？他让过路人捎信儿到警察局，又调来几名同伴共同打捞凶犯尸首。

他们放下舢舨，拿钩竿开始寻找，渐渐地把水弄浑。伊赫季安德躲过钩竿并不难，但水一浑他什么也看不清了，无法再

呼吸，终于忍不住在浅水处露出头。

警察完全吓傻了，紧接着哇哇怪叫，慌急地逃向岸边。青年并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心中好笑，便故意做出怪相，发出尖利的声音，然后慢吞吞地走上大路，旁若无人地走了。

留下那帮警察，或呆若木鸡，或跪在地上不住祈祷。

他就是“海魔”

彼特罗·左利达的母亲陶东莱丝是个极其丑陋而且凶狠的老太婆，她对挑剔而毒辣、一般人极难与其相处。她脸上浓密的唇髭为她赢得了“大胡子”的绰号。

当古绮爱莱来到庄园时，陶东莱丝决定先挑出她长相上的缺点，但使她惊异的是，这个姑娘美得并无一点瑕疵。最后她认定：她的美丽便是她的缺点。

“这样美丽妖冶的女人肯定会招来麻烦，”她开始开导儿子，“皮肤那样娇嫩，态度又傲慢，肯定做不了粗活。”

但左利达并不听从母亲的劝说，好不容易才把她弄到手，怎能轻易放弃？

大胡子陶东莱丝烦躁地走到花园，这里可以看到古绮爱莱的后窗。

“怎样除掉这个妖精？”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并未抛弃刚才的念头。

这时候，她忽然注意到墙头伸过一双戴手铐的手、接着是一个青年的脸：蓬头垢面。那青年跳进花园。老太婆吓得手脚发软，无力动弹，大气都不敢喘。

青年走到屋子跟前向里窥望，试探性地叫着：

“古绮爱莱！古绮爱莱！”

“这种美人，我说不会带来什么好运呢，居然认识苦役犯。”大胡子愤愤地想，“会不会洗劫我的庄园后他们要私奔？”

痛恨和发现的快感使她有了勇气站起来，她迅速来到儿子的工作室。

“快！有一个犯人正叫古绮爱莱。”

左利达二话没说，顺手抓过一把铲子，紧跟着母亲走出来。

一个手戴镣铐，身穿满是皱纹的脏衣服的陌生人，正往古绮爱莱的窗里望，一边呼喊着。

“他妈的！”左利达心中骂了一句，他轻步走到青年背后，一铲拍下去。青年一声不哼地倒下了。

母子俩一不坐二不休，找来麻袋把青年装进去，拖到池塘边，又绑上几块石头一起扔下水。左利达望望天空，料想会有一场雨把这一切消匿得干干净净。

% % 古绮爱莱根本无法入睡，她依旧思念着伊赫季安德尔。他不爱自己的丈夫，而这个大胡子婆婆更无法让她忍受。当夜她似乎听到花园中有人叫自己的名字，很象青年的声音。但她认定那是因为思念而造成的幻觉。

古绮爱莱实在睡不着觉，便走到花园中。她忽地发现了血迹，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心，她沿血迹一直走到池塘边。

浅浅的池水中，伊赫季安德尔用眼睛紧紧地盯着自己心爱的姑娘：又惊又喜。他挣脱了绳子和石头，缓缓地站起身。

“古绮爱莱，我亲爱的……”

姑娘惊慌地抱住头，叫着：

“你走吧，可怜的幽魂，别吓我！”

“我不是幽魂，”伊赫季安德尔到如今再也不能隐瞒身份了，他道出实情：

“我和别人不一样，可以在海水中呼吸，所以那天并非自杀，相反为了生存才跳海的，以后再详尽给你解释吧。奥列仙说别人叫我‘海魔’，可我是人呵。现在咱们一起走吧，到我父亲那里去，没人会打扰我们的生活。”

古绮爱莱相信了，她满腔爱怜地拉过青年的手，动情地哭了。

这时候左利达出现了，他是听到古绮爱莱的惊叫声赶过来的。他听见这个青年自称是“海魔”，不由心花怒放，心说：“我找你找的好苦哇！”但他忽然又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他上前恐吓说要把伊赫季安德尔扭送警察局。

古绮爱莱连忙跑过来，拉住左利达的手，温柔地请求。

“放了他吧，其余的我都答应你。”

这正是左利达所求的，但他装做很犯难地沉思一会儿，最后很宽容地说：

“好吧，我放了你。我把你的手铐锯开，然后带你到‘水母号’船上去，在那里你可以入海。不过你可要记住，以后再也不许来打扰我的老婆了。”

两人别无他法，只好点头答应。

左利达得意地一笑，唇髭也跟着扬起来了。

全 速

在巴里塔札尔的住处，克里斯多正喋喋不休地与兄弟说着什么，他一再告诫兄弟别打断他的思路。

“萨瓦托尔明天要回来了，现在有许多话得和你说清楚。注意：别打断我的话。”

“我们现在替左利达捕捉‘海魔’，你知道，如果捉到‘海

魔’，他会捞起海底无尽的珠宝。我是说，咱们为什么替左利达干，不自己抓获并驱使‘海魔’呢？”

“现在伊赫季安德尔爱着古绮爱莱，而姑娘也爱着他，你要努力促成这桩美事，这对我们都有利。”

“我另外要告诉你，一件你会大吃一惊的事。许多年以前，你妻子从娘家回来，是我陪她的，在路上她分娩死去，孩子也死了。当时我并没有把全部情况告诉你，我不想让你伤心，现在我讲出来。你妻子死去时，那孩子依然活着，一位老奶奶告诉我，离那儿不远处住着一位伟大的奇迹创造者，天神萨瓦托尔……”

巴里塔札尔听到这里，凝神屏气，他并没有打断克里斯多。

“但这位天神也没有救活他，他通过一个黑人告诉我说‘孩子死了’。”就这样，后来我看你苦苦思念妻儿，又找到孤女古绮爱莱。

“新闻在后面，我那时清楚地记得你儿子脖子上有一块红色的胎记。也就在不久以前，我为伊赫季安德尔包扎伤口时，掀开他衣服领口，也有一个胎记，与你儿子的一模一样。”

巴里塔札尔忍不住问道：

“你说伊赫季安德尔是我儿子？我儿子是‘海魔’？”

克里斯多瞪了他一眼继续自己的话：

“我是这样认为的，你儿子并没有死，这位神通的医师把他变成了‘海魔’。”

“我可怜的儿子！我要亲手杀死萨瓦托尔！”巴里塔札尔霍地站起。

“别激动，现在首要的是想个办法。应去法院告萨瓦托尔，罪名是他残害儿童，你先要回儿子，让他与美女结合，不是两

全其美么？”

“但，古绮爱莱已嫁给左利达了。”

“这么快？”

“是的，左利达用汽车把她带走的。今天早晨我见了左利达，他已逮住伊赫季安德尔，他把我们贬了一通，现在驶向北去了。”

克里斯多本想利用这捞一把的，没想到事情很棘手，现在兄弟也动了真情。事已到此，走一步说一步吧。

他告诉兄弟第二天等自己，就急急返回。

第二天黎明，萨瓦托尔回来了，克里斯多战战兢兢地汇报了这一切。

“什么？”萨瓦托尔抓住克里斯多晃了晃，那犀利的目光使克里斯多的脸都变了颜色。

“马上走！”他粗暴地对克里斯多喊，又叫来两名黑人吩咐了几句。

克里斯多一路小跑跟上医师，一边气喘着解释，但萨瓦托尔根本听不进去。他们下到贮水池，走入隧道。医师也不开灯，大踏步走在前面，克里斯多和两个黑人紧紧地跟着。

到一个大山洞里，萨瓦托尔停下脚步，打亮灯光。克里斯多看见一个潜水艇停在水边，他们跨进去，一个黑人关上舱门，另一个开动马达，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不一会儿，潜水艇从海底浮上来。萨瓦托尔一边带克里斯多走上船长台一边命令加速。事实它是一艘特殊的潜水艇，它可以在海面上象军舰一样飞驰。

克里斯多一边指引方向一边介绍自己兄弟，说他更熟悉海洋上的方位，并且那个逮走伊赫季安德尔的左利达正是他的船主。

萨瓦托尔沉思片刻，答应带巴里塔札尔一起走。

巴里塔札尔远远望见潜水艇飞驰而来，他望着使自己亲生儿子变成‘海魔’的萨瓦托尔，心中什么滋味也不是。

巴里塔札尔上来后，萨瓦托尔点点头并不多说话，他两眼凝望着海水，狠狠地命令：

“全速！”

不寻常的囚徒

左利达按照自己的承诺，给伊赫季安德尔锯开手铐，并让他带着手套、脚套和眼镜，上了“水母号”。青年闻见清新的海水气息，心情十分愉快，他天真地以为左利达真的要把他放归海洋了。却不料刚上甲板，便被人捆了起来，关进了货舱里。

左利达先找到巴里塔札尔，得意地炫耀一番，便下令向北驶去，他计划绕过南美洲东岸，到加勒比海去采珍珠。有了“海魔”，他再了用不着巴里塔札尔了。

货舱内窒闷的空气和各种霉烂气味使伊赫季安德尔根本透不过气来，他在里面痛苦呻吟和叫喊。

“你嚷什么？”左利达走进阴暗的货舱，粗暴地冲青年喝到。

“我快憋死了，我不能没有水。”

左利达一句未答走上甲板，他当然下会让伊赫季安德尔白白死掉，他还要拿他发大财呢！于是左利达命令几个船员抬了一大桶水到货舱。就让青年泡在里面。那桶原来是用做装咸牛肉的，气味并不比货舱里好多少。

伊赫季安德尔的喊叫也让古绮爱莱听到了。在此之前，丈

夫欺骗她说在拉·普拉塔河口已放了伊赫季安德尔，可现在她又听见了那熟悉的噪音呻吟和叫喊。她想夺门而出，门却反锁了，只有坐下来，等盘问左利达。

左利达很晚才从甲板走入货舱，他惊异地发现妻子还没入睡，脸上挂满泪痕。他假装温柔走上去抚慰，不料古绮爱莱一下子跳起来。

“你欺骗了我！你根本没有放走伊赫季安德尔！”

不论左利达怎样花言巧语，古绮爱莱彻底认清了他的本性：贪变、卑鄙、毒辣。她吵闹着跟左利达打起来。左利达缠不过，独自走上甲板，古绮爱莱敲着锁上的门，痛哭失声。

“一到白天我就可以利用‘海魔’采珠了。”马上要发财的兴奋使他很快地忘掉了妻子的伤心以及给自己带来的烦恼。

太阳刚一上来，左利达命令收帆，并派人把伊赫季安德尔带上甲板，他事先准备好了链条拿在手里。这时候，船员们还不知道船舱内关着的青年便是曾使他们感到神秘和恐惧的‘海魔’。

左利达让人架着伊赫季安德尔，把链条一端的铁箍绑在他的腰上，青年和其他采珠手都莫名其妙。左利达做完这一切，对伊赫季安德尔说：

“好了，这样你就逃不掉了，你在海洋里我同样可以控制你——这头就抓在我手里了，”他晃晃铁链，颇为得意地接下去，“现在你去海底给我采珠贝，采的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在海水做多停留。”左利达知道，青年现在迫不及待地要去海洋中呼吸、游泳。

伊赫季安德尔默默地点点头，只要能入海。他什么都会答应的。

伊赫季安德尔带着链条沉入海底，虽然这样被束缚，但还

是觉得舒服了许多，他用腮贪婪地呼吸着，着手采集珍珠贝，随手放入腰间的皮袋里。

过了许久，青年还没有浮上来，水母号上所有的采珠手开始议论纷纷。

“这就是‘海魔’吧。”

“我猜也是，老板要发大财了，他会不会解雇我们？”

“谁知道呢？”

左利达见他们嘀嘀咕咕，料想没什么好主意，他命令把水下人吊上来。

不管左利达怎样放纵想象，他还是大吃一惊，伊赫季安德尔采集到的珍珠无论数目还是质地都远远地出乎他的意料。采珠手们一边剥开贝壳，一边唏嘘不已。

左利达太兴奋了，发财的梦正一步步变成现实。他带着善意的笑容对伊赫季安德尔说：

“干的不坏。为了奖赏你，我准备做一个锌水箱，你白天下海，夜晚可以呆在水箱中。”

伊赫季安德尔不愿与他多说话，他要求要每隔半小时换一次水。但左利达嫌麻烦不答应。

“那末，你放我去海洋吧。我早已采集好的一堆上好的珍珠，放在一个水底洞里，没人知道。我把它们都送给你。只要你答应放我回海洋。”

左利达料他不会撒谎，但他狐疑的本性却使他不能这样相信别人，发誓又算什么？这时他想起了古绮爱莱，他决定此时利用一下两个青年人的感情。

他打开船长室，用帽子兜着珍珠拿给妻子看。古绮爱莱也大吃一惊，但她知道那是奴役心上人换回的，便生气不理左利达。

左利达开始施展他胡编的才能，说这次他真的要放伊赫季安德尔了，条件是他拿回放在水底洞的珍珠。但只有她才能控制青年，只要她吩咐一句，青年便会拿回珍珠。左利达没提铁链的事，这次铁链行不通了。

古绮爱莱不再相信他的谎言，她又一次毫不留情地斥责了左利达。

左利达见说服不了古绮爱莱，便把珍珠放入箱子锁好。发财的美梦又一次笼罩了他。他并没有注意到，采珠手们正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小声地商谈什么。

被舍弃了的“水母号”

在巨大的财富面前，人的贪婪本性暴露无遗，水手们也不例外。他们决定杀死左利达，占有“水母号”和伊赫季安德尔。

一声暗哨响过，几名水手一齐扑向毫无准备的左利达。但左利达健壮灵敏，他挣脱水手与他们展开搏斗，毕竟寡不敌众，他被逼到桅索下。整个过程中，他一直没有机会拔下手枪。左利达忽地一转身，以极快的速度沿桅索爬上了桅盘。在桅盘上他镇定一下，掏出手枪对准下面的人。

“兔崽子，暗算我。你们真活腻了，谁敢再上前一步，我一枪打死他！”

此刻水手们并没有拿什么武器，他们见左利达掏出枪，才想起船长室也有枪，有几个人叫着跑去拿枪。

左利达心想“完了”。他向洋面上望过去，寻求意外的救助。他就真的看见一艘潜水艇以惊人的速度切开平静的洋面，朝“水母号”驶来。左利达的心快要跳出来了，他没命地喊起

来：

“救命啊，要杀人啦！”

等到潜艇驶近，左利达望见了船长台上站着三个人，其中有巴里塔札尔和克里斯多，另一个是长着鹰钩鼻的高个儿，他朝这边喊起来：

“彼特罗·左利达，你马上交出伊赫季安德尔，否则撞沉你的帆船。”

左利达知道自己被出卖了，他连忙点头答应，一面爬下桅索。

水手们见杀左利达无望了，明白船主不会放过他们，便纷纷跳水逃命。

左利达跑入舱内，揣好珍珠，不容分说抱起古绮爱莱走上甲板，他麻利地放下一只划子，然后抱着妻子跳进去，抓起橹摇向岸边。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古绮爱莱望见父亲，刚要喊就被堵住嘴。巴里塔札尔也望见女儿。潜水艇到了浅水处无法继续向前，巴里塔札尔跳水游向划子。但相距越来越远，最后左利达挟着古绮爱莱在岸边消失了。

他们在“水母号”上没有找到伊赫季安德尔，却发现带铁箍的锁链，料想他已逃脱了。

沉没的船

水手们在甲板上袭击左利达的时候，伊赫季安德尔在一艘沉船上为左利达寻找财宝。

他们是在清晨发现沉船的桅杆的，并从附近的救生圈认出这是“马法利陀号”。左利达对这艘船是有所了解的。这是美

国的一艘大邮船，乘客大都是非常有钱的美国人。最近还没听到报道“马法利陀号”沉没的消息，可见人们尚未知晓。那末，船上一定有无数的珠宝没被捞起来。左利达想到这一切，他决定派伊赫季安德尔下水捞取沉船上的珠宝。

但带锁链在船内是不行的。不带又使左利达担心。贪欲与害怕失掉伊赫季安德尔的思想在他心里交战。

无论怎样，左利达是不想失去伊赫季安德尔的，他是无穷无尽的财富。不单要拿回沉船上的珠宝，还有水底洞的，海底的无数珍珠呢！

这时他又想到了古绮爱莱，他的欺骗在那里没得逞，何不在青年这边试试？他深信对人类没有多少了解的伊赫季安德尔会相信自己的话。

左利达苦心营造了一张纸条，他带纸条走进伊赫季安德尔的舱内，声称是古绮爱莱代交的。伊赫季安德尔不认得姑娘的笔迹，他见便条上写着：

亲爱的伊赫季安德尔，执行我下面的请求吧！现在水母号旁边有一艘沉没了的船。你下去把船上的贵重物品捞上来交给左利达，记住：必须回来，你很快会恢复自由的。古绮爱莱。

左利达怕他信不过，接着解释到：

“古绮爱莱病了，她不能亲自来。我们不是讲过，你拿水底洞的珍珠做赎金么？假使‘马法利陀号’船上的黄金与你埋藏的珍珠一样值钱，那末你一把黄金拿来给我，我就马上放你到海洋里去。”

“你爱古绮爱莱对不对？她也爱你，她这样做完全为了你早日恢复自由，现在我让你自由下海，记住：一定回来！”

纸条和左利达的一番话使伊赫季安德尔确信不疑，但他没留意到，左利达只有在亲眼见到“马法利陀号”船上的黄金和

他埋藏着的珍珠同样值钱的时候，才答应释放他。也就是说，伊赫季安德尔找了沉船上的黄金之后，为了比较，也必须把珍珠找来，这样两样财富都会落到左利达的手中，当然还有伊赫季安德尔。

伊赫季安德尔从甲板上跳入水，“水母号”的船员知道他去打捞沉船上的财宝，决定袭击左利达。他们在甲板上搏斗的时候，伊赫季安德尔正着手侦察沉没了的船。

他先进去的是客厅和餐厅，宽敞豪华的大厅并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几张桌子漂浮着，还有扔得到处都是的酒瓶和罐头。他又逐个进入船舱。

上面是一、二等舱，陈设着时髦的美国家俱，并没有一具尸首，看来是被救走了。当他进入三等舱时，一下子毛骨悚然：那里堆满了密密麻麻的印第安人的、中国人的和黑人的尸骸。船员首先抢救了头等舱的有钱的乘客，把其余的扔下了。伊赫季安德尔迅速地游离了这座水底坟墓。

“难道古绮爱莱会打发我到这种地方搜集珠宝？再说她也不会那么爱财如命啊？一定是上了左利达的当。”伊赫季安德尔终于明白过来，他浮上来想问个究竟。

“左利达！”他呼唤道，“古绮爱莱！”

但无人回答他，了无声息的水母号在波涛上晃荡着。

伊赫季安德尔小心翼翼地爬上甲板，四下寻望。

“古绮爱莱！古绮爱莱！”他着急地叫着。

“我们在这儿！”左利达在岸上冲甲板上挥手，“古绮爱莱病了，快过来吧！”

古绮爱莱病了！伊赫季安德尔毫不迟疑地跳进水里，飞快地向岸边游去。他走上岸的时候，才听见古绮爱莱的压低的嗓音：

“左利达在撒谎，快逃吧，伊……！”

青年急忙转身，向大海深处游去。远离岸边的时候，他升上水面向回望，隐约有白色的东西在海风中飘舞。他料定古绮爱莱在庆幸他逃脱，那么这次告别，还能不能再相见？伊赫季安德尔眼窝一热。

但他不能再在这儿留恋，又疾速向大海中游去。远处有一艘潜艇，用尖利的船头破浪向南面疾驶。

“远离人类。”伊赫季安德尔在内心深处暗暗告诫自己。

新出现的父亲

这是一次徒劳的往返：没找到伊赫季安德尔，也失去了重要的线索——左利达和古绮爱莱。巴里塔札尔心情十分郁闷，现在，那种父子间血浓于水的感情已完完全全地控制了他。

正在巴里塔札尔恼怒地诅咒西班牙人时，他的哥哥克里斯多兴高采烈地跑来说，伊赫季安德尔找到了，他已回到他父亲——萨瓦托尔医师那里。

巴里塔札尔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激动地叫起来：

“我现在去找萨瓦托尔，我要让他交出我的儿子。”

“算了吧。他现在根本不会见你，至少等到明天。他现在已怀疑我，我好不容易请了一天假，说‘看望外孙女。’”克里斯多漠无表情地阻止了兄弟。

“好吧，那我现在要到海湾去。”巴里塔札尔在克里斯多不理解的目光和嘲笑中飞快地向海湾跑去。他抱着一线希冀，希冀在那里见到他的儿子伊赫季安德尔。

“伊赫季安德尔！我的儿子！伊赫季安德尔！”老人把双手拢在嘴上，迎着海风不住地呼唤。

然而海洋却丝毫不了解老人的心情，它只是不停地把海浪一个接一个地送过来，打在岸边的礁石上，翻出白色的浪花。

巴里塔札尔在岸边徘徊了一昼夜，但哪里有伊赫季安德尔的影子！他决定亲自去医生家。

他在大铁门上扣了四下，窥视器内闪过一只眼睛。

“谁呀。”

“我。找大夫，有要紧的事。”

“大夫谁也不见。”随着“叭嗒”一声，窥视器掩上了。

巴里塔札尔又叫了一阵，门内再无声息，他只好返回，他在半路拐向一家“棕榈”酒店。

“棕榈”酒店离法院不远，来这喝酒的，差不多全是与法院审理的案件有关的人，这使它看起来倒象法院的一个分院。酒店的常客，律师拉拉拉常年坐镇这里为人写诉讼状之类的东西，他的神态则俨然是这个分院的院长。

巴里塔札尔从前与拉拉拉打过交道，他径直走到律师的酒桌兼办公桌前。

当巴里塔札尔说出人们传说的“海魔”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时，律师哈哈大笑起来。

“你准是喝多了，哈哈！”

“从昨天起，除了几口海水，我什么也没进嘴。”巴里塔札尔一拳捣在桌子上，止住了拉拉拉的放纵。他接着把全部过程详详细细地讲给了律师。

这下子律师拉拉拉有几分确信了，职业的敏感使他马上想到这宗案子大有油水可捞。接下去他们为了是要儿子还是金钱展开了争论。

“我只要我的儿子！不管什么金比索银比索的。”老头的倔强使拉拉拉十分恼火，他把一个自以为是的万全之策讲给巴

里塔札尔。

“首先，咱们用最温和的措词写一封信给萨瓦托尔。就说我们掌握了他一切的非法手术和实验，如果他不想宣扬就交十万——这是最少的。”

“其次，我们接到十万比索以后，再写一封信，用更温和的措词。说我们已找到伊赫季安德尔的亲生父亲，证据确凿。要控述他残害儿童并要回伊赫季安德尔，他如果想再次避免，那么就交出一百万比索。”

巴里塔札尔见他满口钱、钱的，变得怒不可遏，他抓起一个酒瓶要向拉拉打过去。

拉拉慌忙站起，用手护住头。

“别发火，别发火，我还有别的呢！我们得到一百万比索以后，当然这里面应有我十万。我们还可以从新闻单位那儿榨取二三万，做为我们告诉他们这一耸人听闻的案件的酬报。还有警察局，他们不会放过这么一个机会，此类大案很可能使他们加官进爵。等我们把可能榨到的油水榨干以后，你再到法庭呼吁吧！也许上帝会同情你，让你的儿子投入你的怀抱！”拉拉颇为自得地说完构想，便望着巴里塔札尔，看他反应如何。

“你根本不懂父亲的情感，我现在已吃不下睡不着了。但照你这样却要把案件无限期拖延下去。”

“我不懂？我有五个儿子？”拉拉伸出一只手，但金钱总是有用的，你可以留做伊赫季安德尔的遗产。

无论怎样说，巴里塔札尔心中唯一的念头是尽最快要回儿子，他坚定地说：

“你直接写讼状吧，我不要什么恐吓信，我要直接上法院，要回我的儿子。”

“……”

“你要不写我另请别人了。”

拉尔拉费解地摇摇头，掏出他的自来水笔不几分钟便把诉讼状写好了。他极不情愿地递过去，一边说：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巴里塔札尔一把夺过讼状，转身走出“棕榈”酒店。他径直把状子呈给了检察长。

从检察长那里出来，巴里塔札尔差点与迎面而来的左利达撞个满怀。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左利达满腹狐疑，“不会是来控告我吧？”

“我要控告你们全体！”巴里塔札尔狠狠地说。

天才的疯子

即便是在监狱里，萨瓦托尔医师也没有停上他的研究和手术。在他的狱中病人里面，有一个是狱长的妻子，本来已被宣布无药可医，却被他的一个手术挽救了。这使狱长全家对他感激涕零。

开庭的一天到了，法庭内外人山人海，人们都想尽快了解这宗奇特案件的结局。萨瓦托尔站在被告席上，泰然自若。他拒绝申请辩护人，那自信的神态使局外人会以为他不是被告，而是法官——如果他不是站在被告席上的话。

三位大学教授，做为科学鉴定人，将首先陈述他们的结论。法庭上鸦雀无声，听众专心致志地聆听科学家们的意见。

头发斑白的著名科学家、外科医师芮英教授做为首席鉴定人首先发言。他客观地描述了萨瓦尔医师的花园、实验室和手术室以及他所见到的各种手术后的动物和人。他是完全以赞赏

的口吻来说这一番话的，做为医学界的同仁，他内心中对被告充满钦佩。

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却不能容忍他的这种口吻，他们已得到了主教的指示，连忙出面干预。

“鉴定人对科学问题的个人看法，本法庭不感兴趣，还是请详细讲述那个伊赫季安德尔的情况吧！”

鉴定人只好按法庭要求转换过去，当他讲到发现青年肩胛骨下面各有一个直径三厘米的圆孔，“由很象鲨鱼腮的薄片遮盖着”时，大厅里发出压低的惊叫声。

“水陆两栖人？”检察长面带讽刺的笑容。

“是的，水陆两栖人。科学的叫法是——双器官呼吸的水陆两栖动物。”

接下去，鉴定人依照生物学的发展定律阐释了科学界的意见：在他看来，人胎发育的初期有着腮形器官，但随人胎的正常发育，这些器官就会消失。如果腮继续发育，那么人体的听觉器官和语言器官会受到抑止。伊赫季安德尔的人体器官发育正常，但同样具备形成的腮，这是他所无法解释的。

“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只能请教萨瓦托尔教授本人了。”芮英教授说完向审判席上一摊手，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

“你的总结论呢？”院长问鉴定人。

芮英教授很坦率，他看了一眼萨瓦托尔医师，接下去说：

“坦诚地讲，我对这件事一点不懂。萨瓦托尔教授所做的，非天才的人不能办到。然而，他那狂妄的行为和深远的思想简直接近了……疯颠。”

萨瓦托尔轻蔑地冷笑，他并不知道，芮英教授这样讲是为他推脱责任能力，避免坐牢。院长非常敏感，他连忙说：

“法庭将另外研讨被告人的责任能力问题。那么，萨瓦托

尔教授，你愿意解释鉴定人和检察长的几个问题么？”院长把头转向被告席。

“好的，”萨瓦托尔医师正色答到，“我来解释。但愿这是我在法庭上最后要讲的话。”

被告的话

如果说刚才还有人小声议论的话，现在大厅内却一片寂静，人们一齐把目光转向了案件的焦点人物——被告萨瓦托尔医师，洗耳恭听。

萨瓦托尔医师不慌不忙地扫视一眼听审席，在那里他看见了巴里塔札尔、克里斯多、左利达和主教哈尔西拉索。医师的目光有意在主教的脸上停留一下，脸上浮现出隐约可见的笑容，接着他继续用目光扫视，仿佛要寻找什么人。

在大家的凝神屏气中，谁也没能料到萨瓦托尔的第一句话竟是：

“我看到了原告，却看不到受害者。”

还没等院长回答，巴里塔札尔激动地叫起来：

“我就是！还我的儿子！”

旁边的克里斯多一把拉住兄弟，听众席上开始交头接耳，院长拍拍桌子道：

“肃静、肃静！被告人，你可不要扰乱本法庭的秩序，你指什么受害者！”

“上帝。”萨瓦托尔清晰而坚定地吐出两个字，所有的人都用迷惑不解的目光看他。他故意顿了顿，沉缓地接下去。

“我确定指的是上帝，上帝是本案件唯一的受害者。我看过我的卷宗，按照法庭的意见，我的手术造成残废是轻的，重

的是我的做法侵犯了神的权力范围，破坏了他的威信，说我渎神。这股风是从哪儿吹来的？是不是教堂那一边？”萨瓦托尔面带嘲弄的笑容望望主教，把话语的矛头直指过去。

“是您，亲爱的主教大人，一手制造了这件诉讼案。在整个案件中，上帝以受害者身分无形地站在原告一边，而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以被告人的身份和我站在一起，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应是对上帝更大的嘲笑。但今天，我仍要以科学家的身分宣布，人的身体并非完美无缺，它需要修改。”

“主教大人可以证明这一点。我帮他割过发炎的阑尾，当我动刀的时候，他并没有阻止，要知道那样也是对上帝创造的毁损呀！有没有这回事，敬爱的主教大人？”

在萨瓦托尔的目光和盘问下，胡安·德哈尔西拉索身子开始颤抖，脸色由红变白，额头上也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还有检察长大人，”萨瓦托尔又把矛头指向了检察长，“当初我试验做返老还童手术时，你也提出过申请。”

在听众的哄笑中，检察长一时语塞，院长连忙干涉到：

“请被告人的话不要离开本案。”

萨瓦托尔回视一眼院长，继续他的话。他否定了芮英教授的胚胎发育理论，指出自己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创造这一切，用的只有一把手术刀。他充满信心地说：

“这不是什么‘天方夜谭’，我今天做到的，明天普通的医生也会办到。”接下去，他又不无骄傲地把伊赫季安德尔做为特例讲出来。

“当他还是个婴孩时，我把小鲨鱼的腮移植到了他身上，使他既能在陆上生活，也能在水中生活。”医师不顾听审席上的惊讶的呼叫，继续说，“现在我又创造了水陆两栖猿，真正的水陆两栖动物。对于伊赫季安德尔，如果没有水，只能在陆

上停留三四个昼夜。时间长了，肺疲劳过度，腮干了，肋部就会疼痛。可惜在我离家的日子，他的身体均衡已遭破坏，以后大部分时间他应停在水里。也就是说，他已从水陆两栖人变成了‘人鱼’。”

“那么，你的创作初衷是什么？”检察长问。

“只有一个，我认为人并非完美无缺。人在进化的过程中，同样丧失了低级阶段的许多特长，比如从海洋生存到陆上生存。假使人类都能在海洋里生存，那么数十亿人可以毫不拥挤地在那里安居乐业。这并非什么痴心妄想，我相信：伊赫季安德尔只是先行一步罢了，会有更多的人步他的后尘。但做为第一条人中的鱼和第一个鱼中的人，他显然是孤独的。

“我们对海洋资源利用微乎其微，它的潜力无穷无尽。”萨瓦托尔用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数据论证了海洋蕴藏的丰富功能：海流力，潮汐能以及海洋生物资源和矿物资源。

萨瓦托尔这种有充分依据的构想是可信的，可观的前景仿佛已展现在人们面前，连院长也忍不住问道：

“你为什么不公布研究成果呢？”

萨瓦托尔冷笑一声，说：

“因为我不想这么早坐到被告席上，而耽搁我的病人和科学实验。在现今的制度和条件下，我的发明害处会比益处多，对伊赫季安德尔的争夺不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么？我不能使我的伊赫季安德尔和‘伊赫季安德尔们’成为国家的公共财产。勾心斗角和利欲熏心会把崇高的发明转变成祸患，这使我痛心疾首。”

“好了，我的发言马上结束。我最后声明一点：我不是什么天才，更不是疯子。我只是做了我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想做也应该做的事，我心甘情愿、问心无愧。倘若阿根廷公正的法律

会判处我的行为是犯罪，那么严惩我吧。我不请求宽恕。”

狱 中

案件的审理次序是按主教的意思安排的。哈尔西拉索想先干掉萨瓦托尔，再搜集证据定伊赫季安德尔的罪。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让上帝收拾这个家伙，因为这样的死，是人手只能伤害上帝创造物的绝好证明。

在审理萨瓦托尔的案件中，伊赫季安德尔只做为一件物证存在着。法庭审理完萨瓦托尔的案件以后，先由鉴定人检查青年的智力情况，结果发现他对简单的日常问题都不能回答，只有宣布伊赫季安德尔没有责任能力。法院撤销控告，改派人监护。

监护权问题又发生矛盾，左利达和巴里塔札尔为获得监护权发生激烈争执。法院放下这个钓饵让他们去争，目的是打捞些贿赂，他们归终的目标仍是处死伊赫季安德尔。

现在，巴里塔札尔每天不是念着伊赫季安德尔的名字就是诅骂西班牙人。一天他终于忍不住，说什么也要去监狱探望儿子，他声泪俱下地哀求看守人，又把珍珠从大门口一直撒到监狱内部的牢房，终于见到了伊赫季安德尔。

首先映入巴里塔札尔眼帘的是一个大水箱，水箱的四周堆放着腐烂的蚝和鱼——那就是青年的食物。这里空气闷热、气味难闻，水也肯定好久没换了。这情景使老人一阵心酸。

“伊赫季安德尔，”巴里塔札尔走到水箱前，把手颤微微地伸过去。

青年从水里露出头来，费力地喘息。

“你是谁呵？”伊赫季安德尔不认得面前这位面目慈祥、

样子衰老的印第安人。

“我是你的父亲呀？你的亲生父亲！我亲爱的儿呀！”巴里塔札尔说着，一把搂过青年的头，热烈地吻他，泪水流到青年的脸颊上，他惊异地挣脱开了。

这时有一双有力的手从后面抓住巴里塔札尔的衣领，一把把他摔到墙角。原来是左利达也买通看守进来了。两人没几句便扭打在一块儿。

看守人从扭斗的双方都拿了贿赂，只能袖手旁观，如果不是萨瓦托尔及时赶来，非出人命不可。

“看什么？你们忘了自己的职责？”

看守人在医师的威严下走过去拉开他们。在这个牢房里，萨瓦托尔以拘捕者的身份，却有条不紊地支使着身边的人和事。他让看守把两人带出去了，自己留下来着手对伊赫季安德尔进行检查。

“你不该在陆上逗留那样久的。”在父亲温存的责备中，青年低下头，但随之又抬起来，大眼睛里满是哀伤。

“可是，父亲，为什么大家都可以，偏偏我自己不能呢？”

面对这充满隐含责难的目光，萨瓦托尔的心情是沉重的，这比他在法庭上答辩要难得多。他对青年的爱是双重的：伊赫季安德尔作为一件成功的作品是他的骄傲；另外，这么多年来，他已对青年产生了父子之间的深厚情感。他的孤寂使他心痛，但他不得不强行解释。

“因为，因为你具有了特殊的能力——水中生活，这恰恰是人类所没有的。如果让你选择，你喜欢陆地，还是海洋？”

“海洋。”伊赫季安德尔稍作沉思答道，他想起了陆上的种种遭遇，现在唯一的牵挂——古绮爱莱也失踪了。

但其实他已无从选择，因为他的身体平衡已被破坏，只能

呆在水中了。医师鼓励地拍拍他，说到：

“我会尽力把你救出，让你游到大海中去。”他说完回到自己的牢房，狱长已等在那里了。

狱长说明来意，原来他为报答萨瓦托尔救了他妻子的命，决定帮助萨瓦托尔逃脱。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事先已把妻子儿子送到遥远的山里。但萨瓦托尔拒绝了。

“别为我担心，我已考虑周密了。你走后我就隐藏起来。现在我不得不向你泄露一个职务上的秘密，请别制止我。我刚接到一个我无法服从的上级命令，否则良心会终生受尽折磨，他们竟驱使我犯罪。”

“犯罪？”

“是的，他们要我把氰化钾亲自投放到伊赫季安德尔的水箱里去，这样不露声色地毒死他，将证明是您的手术致他死亡的，而进一步说明上帝的造物不可改变——这才是教会和法院的终极目的。他们不会把所谓的监护权交给任何人。最后他们会杀人灭口，我的命运也不可避免，与其等死，不如逃走。但时间太短了，我只能搭救你们其中一个，我考虑好了，您出去后可以用您的技巧再造一个伊赫季安德尔，但世界上没有人能再造一个萨瓦托尔了。”

狱长一气说完这番话，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萨瓦托尔慎重地考虑了他的话，决定接受他的帮助，但出去的不是自己，而是伊赫季安德尔。他又请求见伊赫季安德尔最后一面，狱长爽快地答应了。

萨瓦托尔在牢房中出现的时候，伊赫季安德尔觉得很奇怪。他从来没见过父亲象这一次这么忧愁、这么温柔。

“伊赫季安德尔，我亲爱的孩子！”萨瓦托尔充满深情地呼唤着，他告诉青年要马上把他救出去，放他回海洋。

“那么您呢？”

“我要坐牢。这段无人照管的时间，你在附近是得不到安全的，现在我告诉你去一个遥远的安全的地方——在南美洲西边，太平洋的图阿穆图群岛。沿途也许会充满各种艰难险阻，但总比在这里陷入阴险敌人的鱼网和陷阱里好得多。

“在图阿穆图群岛，你会找到一个用大鱼风标作标志的珊瑚岛，在岛上住着我的老朋友，著名的海洋学家阿尔孟·维里布，还有他的妻子和儿女，我已把你介绍给他们了，在那里你会找到忠实的朋友，得到关怀和体贴。

“你在那里完全可做维里布教授的实验助手，你的海洋知识已抵得上十个教授了，你们会联手创作一部海洋巨著，它将会引起科学界的震动。你将为科学服务，为全人类服务。

“总之，在那里你会找到清澈的海水、平静的码头，充足的蚝和温暖的家庭。在那样美好的环境里，你每天可在空气中停留三四个小时，身体会慢慢恢复平衡。你依旧可以留在空气中，象在水里一样长。在那温暖的家庭里，你不会再感到孤寂。”

伊赫季安德尔遵从了父亲的安排，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个美丽的岛屿，他想赶快离开这混浊的地方。

“那么，父亲，我怎么走呢？”

“这是个重要问题，”萨瓦托尔慈爱地拍拍青年，他向青年指出三条路，并各自指出利弊。北面经过巴拿马运河的，水暖但窄而浅，容易被轮船挂伤；南面经过麦哲伦海峡的较近，但风浪太大而且暗礁密布；南端绕道合恩角，较远一些，但那里风静水清，食物充足。最终他决定让青年从南端绕道走。青年的安危便是他的安危，那谆谆告诫中饱含父爱的深情。

我给你指出精确的经纬度，你利用我给你的特制的仪器可

以测定，不至迷失方向，你会顺利到达那里的。别担心，我的孩子。”

“今晚会有人来搭救你，你一到海中便从水底隧道回家（现在只有忠实的吉姆），拿好航海仪器、刀和衣物，明天清晨马上出发。”

伊赫季安德尔预感到什么，默默地点头，双眼是留恋不舍的目光。

“父亲……”

“好了，我的孩子。别了，不，是再见了！”萨瓦托尔医师的口齿突地不再那么流利，他不愿再说话，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这在于他真还是头一遭，在失去爱人以后，他从事的工作使他已漠然于生命的残缺和消亡。今天的离别却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温柔的一弦。他拥住了伊赫季安德尔，热烈地吻他。再想说什么祝福的话，嗓子先哽塞了。他努力地笑笑，拍拍青年的脸，转身出门时，有两滴泪淌出眼睑。

脱 逃

狱长和萨瓦托尔医师商量好搭救伊赫季安德尔的计划后，颇费周折地找到他陆上的朋友奥利仙，决定由他扮作监狱换水工人用水桶把青年拉出来，当然要有狱长做陪。

奥利仙接到便条后，既惊异又高兴。他正思索这个问题时，古绮爱莱推门进来，她倚在门口抽泣说要离开左利达。

“你不是说过，‘上帝撮合的，人不能拆散’吗？”奥列仙有些费解地望着又一个不速之客。

“我已无法忍受了，那个大胡子，还有左利达，他竟动手打我！”

奥利仙的脸上浮现出怒愠，随即又浮上笑容。

“打你？好，那你打算怎么办？”

“……”

这对青年人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对付左利达以及法律和社会舆论，最后他们再一次同时想到了脱逃，逃到一个遥远的地方，无人打扰，过他们平静的生活。

他们在想象的兴奋之余又陷入沉默，彼此深深地祝福这一次会一帆风顺。此刻，古绮爱莱又想到了青年伊赫季安德尔，她希冀能从这里得到一点消息。奥利仙本不愿把青年坐牢的消息告诉她，现在姑娘问起，况且马上要救人了，他便如实相告。

古绮爱莱也是又惊又喜，她要求一起去搭救青年，但奥利仙摇了摇头。

“他不能再见你了，空气中的过久停留对他的身体会造成莫大痛苦——虽说他也想见你。海洋将把他与人类隔开，成为他终生栖息的家园。”

“他会孤寂的。”姑娘不无担心。

“是的。但以前他不是很快活么？在遇到你之前？他会慢慢习惯的。”在奥利仙的微笑中，古绮爱莱双颊绯红。

“我答应你不去接他，但总可以从远处看看他吧！”姑娘温柔地请求。

“可以，但切记不能暴露。”

奥利仙穿着运水工人的服装走入监狱中时，天已全黑下来，他按照狱长的安排，赶着拉水车顺利进入狱中。又在狱长的陪伴下，自由地走出来。

奥利仙在大街上赶车向海岸走去，在他后面闪过一个女人

的身影。

在寥无人迹的海滨，奥利仙敲敲大桶，把青年叫上来，同时给古绮爱莱一个暗号，让她藏在礁石后面。

青年温漉漉地跳出来，大口喘气，他显得特别疲惫。两个年轻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奥利仙叮嘱到：

“去吧，游到大海的深处去，提防人类，免得再受奴役。”

青年谢过奥利仙，朝海岸奔去，在跳海之前又转过头喊：

“你转告古绮爱莱，说我永远惦记她！”说完翻身入水，游回家去。

礁石后面，古绮爱莱迎着海风，在青年入海的刹那，泪水终于忍不住流了出来，她喃喃地：

“我也永远惦记着你，伊赫季安德尔。”

两年以后。

萨瓦托尔服刑期满，回家后继续他的事业。他的病人仍络绎不绝，他的名声也越传越远。

克里斯多继续留在那里服务，医师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不信任他。

左利达没有成为全美洲的首富，但他已够走运的了。他那晴雨表指针一样的胡子尖正显示着高气压。

古绮爱莱和奥利仙结了婚，他们搬到纽约居住，过起了相亲相爱的温暖生活。

在拉·普拉塔湾，没有人再想起“海魔”，只偶尔有夜晚，年老的渔民会在饭后，把这个惊险而动人的传说讲给孩子和年轻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有一个人对伊赫季安德尔念念不忘，那就是巴里塔札尔。老人思子心世，已接近疯颠，人们似乎都淡忘了他的名字，而一致叫他“‘海魔’的父亲”

老人常到海岸去，独自一人在那里徜徉，嘴里不是诅骂西班牙人，就是念叨着伊赫季安德尔。每每海上起了暴风雨，他便站到礁石上，面向大海不住地呼唤：

“伊赫季安德尔！我的儿子！伊赫季安德尔！……”

大海回答他的，却只有汹涌的波涛。它们奔涌而至，打湿了老人的衣服，在礁石上狂怒地翻卷，发出“哗哗”的声响。

神秘岛

第一部高空遇险

第一章

1865年春分前后，那场从东北方吹来的骇人暴风是令人难忘的，陆地和海洋都惨遭浩劫。

激荡的高空中，一只轻气球，像被龙卷风带到水柱顶上的皮球一样，卷进了一股气流的旋涡里，不停地转着。它以每小时 90 英里的速度，飞掠于太空中。

气球下边系着一只吊篮，里面坐着 5 个人。在弥漫的浓雾和水汽中，很难看清他们。他们被阴云环抱着，分辨不清白天还是黑夜，连下边海洋的澎湃声也传不到他们的耳朵里。

暴风已经刮了 5 天，从 3 月 24 日清晨起，暴风有了减弱的征象。飞行的人们发觉下面是一片汪洋大海，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气球正在逐渐瘪下去，气囊从球形伸长成了椭圆形。

辽阔的大海上，仍然翻腾着惊涛骇浪！这些不幸的人们所处的境况的确是惊险万分，必须不惜任何代价阻止气球再往下降！他们已经扔掉了所有的东西，甚至扔掉了吊篮，爬上了气球网，紧紧攀住网眼，注视着下面的无底深渊。

除了这 5 个人之外，还有一只狗也靠着主人攀在网眼上。

气球离海面只剩 500 英尺了，狗突然叫起来——前面出现了一片相当高的陆地。

如果一直飘去的话，至少得一个钟头才能到那里，气球里

仅存的一点气体能支持下去吗？

气球贴水面更近了！

半小时后，距陆地只有一英里了，但气球已经耗尽了气力，褶皱不堪的悬在那里，只有上层还剩下一些气体。

当离岸只有 400 米远的时候，那只原以为决不能再飞的气球，在一个巨浪的打击下，竟突然出人意料地一下子升起来。一会儿工夫，它似乎又减轻了一部分重量，高升到 1500 英尺的上空。

最后，它终于降落在一个波涛冲击不到的沙滩上。已浸湿了半个身子的飞行员们彼此协助从网眼里脱出身来。气球由于失去了人们的重量，又被风吹起来，一会儿便消失在空中了。

吊篮里原来有 5 个人和 1 只狗，可是现在随气球着陆的却只剩下 4 个人了。失踪的那个人一定是浪涛冲击气球网的时候被卷到海里去了。这 4 个遇险的人一发觉少了一个伙伴，马上同时喊道：“大概他会游上岸来的。我们要救他！我们要救他！”

这几个被飓风抛掷在海岸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气球飞行员，而是一群战俘。正因为他们个个英勇，人人豪迈，所以才想出这种异想天开的逃跑办法。

他们是 3 月 20 日那天从里士满逃出来的，在空中连续飞行了 5 天。在可怕的南北战争期间，里士满是南方的要塞，当时正被尤利斯·格兰特将军的部队包围。

赛勒斯·史密斯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随格兰特将军攻占里士满，可是没有成功，不幸落到敌人手里。史密斯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瘦骨嶙峋的，约有 45 岁。他的头部长得非常端正，仿佛生来就是为了铸在勋章上似的，两眼炯炯，嘴形庄严。他是一个从舞锤弄斧做起的工程师，不但脑子灵，而且手也巧。

他热情乐观，见多识广，永远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无限的信心和坚强的毅力。他常常引用 17 世纪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的话作为座右铭：“即使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也能够承担任务、坚忍不拔。”

赛勒斯·史密斯就是勇敢的化身，他既是一个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家。

和史密斯同时被俘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这就是《纽约先驱报》的通讯记者吉丁·史佩莱，他是奉命跟随北军作战地报道的。他是第一流的记者，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消息送给自己的报刊。他是一位精明强干、体力充沛、办事敏捷、善于开动脑筋的人，他环游过世界各地。他谈吐热情，行动坚决，浑身是胆。他惯于在枪林弹雨中写稿，参加过各次战役。

吉丁·史佩莱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大约 40 来岁。他只要目光一扫，就可以把一切景象一览无遗了。

这两个人曾经各闻其名，现在一起被押送到里士满，一见面就建立了友谊。不久以后，他们就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逃回格兰特的军中，为联邦的统一而继续战斗。

这两个美国人一开始就想找机会逃跑，但里士满戒备严密，逃脱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期间，史密斯遇到了一个昔日的仆人，他是一个愿意为史密斯竭尽忠诚的人。他的父母都是黑奴，他在工程师家里出生。史密斯反对奴隶制，早就让他自由了。但这个叫纳布加尼察的黑人不愿离开主人，他情愿为主人效死。他大约 30 岁，强壮、活泼、聪明、伶俐、温柔、和顺，有时还有点天真，平时总是一团高兴。

一听到主人被俘的消息，纳布毫不犹豫地来到里士满，冒了 20 多次生命的危险，才潜入这座被围的城市。史密斯瞧见

纳布的喜悦和纳布找到主人的高兴，简直难以形容。

但要想顺利逃跑，除非遇到特别的机会。

里士满被北军包围着，南军也同被俘的北军一样被围困着离开不了。为了能和南军的李将军取得联系，里士满总督建议利用轻气球越过包围线，直达南军兵营。

气球预计在3月18日夜间起飞，还要有和缓的西北风。但那天却刮起了飓风，风暴很快就猛烈起来，气球起飞只好延期。

轻气球灌足了气，放在一个广场上，只等风势稍弱就启航。

两天过去了，天气并没有什么转变。

19日夜晚过去了。第二天早上暴风加倍猛烈，气球更不可能起飞了。

那天，史密斯在大街上被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喊住了。这是一个水手，名叫潘克洛夫，年纪大约35岁到40岁，体格强壮，皮肤黝黑。他曾航遍各大洋，参加过一切可能和几乎不可能的探险。他是一个大胆而勇猛的家伙。年初的时候，潘克洛夫有事到里士满来，带着过去的船长的孤儿，这男孩子才15岁，叫赫伯特，潘克洛夫像对待亲生子女似的爱护他。在围城以前，他们没能离开这座城市。潘克洛夫从来不肯向困难低头，他决定想法子逃出去。

他听说过工程师史密斯的大名，也了解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在囚禁中的苦闷。因此，这一天他毫不犹豫地拦住工程师，直截了当地问：“史密斯先生，你在里士满待够了吗？”

“先生，你打算逃跑吗？”他紧接着又补了一句。

工程师敏锐地打量了一下这个目光炯炯，面孔爽朗的水手，确信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潘克洛夫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说：“用那只气球，我看它正是为我们预备的……”工程师马上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水手的计划倒十分简单，除了生命危险以外，什么危险都不用冒。史密斯的眼中闪耀着满意的光芒。想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决不是坐失良机的人。

“晚上，大家都到那里集合！”就这么说定了。这5个意志坚定的人就这样打算在暴风雨中碰碰运气了！

9点半钟，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从不同的方向来到广场，大风吹灭了汽灯，广场上一片漆黑。官方似乎没想到气球会丢，因此没有在广场上设岗。

5个人一言不发地在吊篮里各自坐了下来，潘克洛夫按工程师的指示把系网索的沙囊一一解开。就在准备起飞的时候，突然跳了一只狗进吊篮里，是工程师的爱犬托普。这只忠实的畜生挣断链索，赶上了它的主人。

潘克洛夫把沙土袋扔出去，然后解开钢缆，气球斜着往上升去，由于起势猛烈，吊篮在两个烟囱上碰了一下，然后才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飓风的推送下，气球以惊人的速度飞行着。5天以后他们从云隙中看到了下面的汪洋大海。

他们如今被抛弃在远离祖国6000英里的荒凉海岸上。工程师史密斯丢失了！

第二章

遇难的人从云端掉在这片似乎没有人烟的海岸上以后，很快就清点了一下他们的全部物品。除去随身衣服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不过，史佩莱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只表，那无疑是由

于疏忽才保留下来的。他们没有武器，没有工具，甚至连一把小刀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扔了。

看来，他们只好赤手空拳给自己创造一切了。

按照潘克洛夫的意见，他们决定首先准备些食物，以帮助恢复体力。

“石窟”暂时还足够用来安身，篝火生起来了，保留一些炭火也很容易。石缝里有的是鸽蛋，海滩上有大量的蛤蜊。高地上有成千成百的野鸽子在盘旋，不论用棍子或石头都很容易打下几只来。邻近的森林里可能会有可以食用的果子。最后的一个有利条件是：附近有淡水。赫伯特还在石头的凹处找到了一些海水蒸发以后留下来的盐。

3月26日清晨，悲哀的纳布又沿着海岸向北走去，他到了出事的海滨——史密斯就是在这个地方失踪的——纳布不相信主人已经死去。

通讯记者留在洞里照顾篝火，同时注意着是否能帮助去寻找主人的纳布。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去森林里打猎。

临出发的时候，赫伯特提出找一些火绒的代用品。于是潘克洛夫从他那大花格子的手帕上撕下一块来，在火上烤成一块半焦的破布。这样就有了这块容易引火的焦布，他们把它放在石洞中间的一个小窟窿深处，免得遭到风吹和受潮。

潘克洛夫和赫伯特向河的北岸走去了，进了树林。他们首先从一棵树上扳下两大根粗树枝来，做成棍子，然后又在石头上把棍子的两头磨尖。

为了不致迷失方向，潘克洛夫决定沿河往前走，这样就能随时回到出发点。

森林里没有人迹，只发现了兽类的脚印。这倒是值得庆幸的，要知道在太平洋的任何一个岛屿上，都是有人反比没人更

可怕！

赫伯特用抛出的石块打鸟，但只打中了啄木鸟的翅膀，还是让它逃掉了。他们也没发现可以吃的果子。

一棵树靠近地面的枝上歇满了锦鸡，两个猎人用棍子象镰刀割草似的把它们一连串地打下来，地面上一会儿就堆了一百只左右了。水手用柔韧的细枝把它们穿成串。

他们想多找一些野味供给“石窟”里的居尼吃，于是继续前进。

树林间又飞来了另外一群鸟，这是些有着鲜艳的栗色羽毛的松鸡。因为这种松鸡不容易接近，很难捉到，水手决定用绳子钓。

“像钓鱼似的钓松鸡吗？”听了这个提议，赫伯特惊讶地喊道。

“是的。”潘克洛夫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他已经在草丛里发现了六个松鸡窝，每个窝里有三四个蛋。水手十分小心不把鸡窝弄坏，他知道松鸡一定会回来的。

水手用细爬藤接起来，做成了每根长15到20英尺的钓丝。他又从一棵刺槐上把粗大结实的倒刺扳下来，绑在爬藤的一头当作钩子，把在地面上爬的大红毛虫当作钓饵。

安排完毕，潘克洛夫悄悄地将绳子带钩的一端放在鸡窝附近，拿着绳子另一端，和赫伯特一起藏在一棵大树后面。

当松鸡回到窝里时，水手轻轻拉了几下绳子，虫子像活着的微微一动，很快就有三只松鸡被钓住了。

赫伯特高兴得直鼓掌，水手很谦虚地说，这种发明的荣誉不属于他，这不是创举。

将近6点钟的时候，两个猎人筋疲力尽地回到了“石窟”。通讯记者还在出神地想着史密斯失踪的事情。

天空呈现的险恶景象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晚上7点钟了，纳布还没有回来。赫伯特认为纳布是寻找到了新的线索，他坐立不安，想出去找纳布。但在这又黑暗又阴森的天气里，还不如在家里等他回来。赫伯特只好放弃计划，急得泪珠直滴。

天气变了。狂风刮过海滨，倾盆大雨被暴风吹得和滚滚灰尘一般。砾石在风浪的逼迫之下撞击着海岸，发出哗啦啦的巨响。

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纳布还没有回来，毫无疑问，是可怕的天气把他阻拦在外边了。

晚餐吃的是猎得的野味。饭后赫伯特很快就睡熟了，潘克洛夫也困了。

夜渐深，外面的风雨也愈紧。史佩莱焦急得睡不着觉，满脑子想的都是纳布。

夜色已经深沉了，大约在第二天早上2点钟的时候，正在酣睡的潘克洛夫突然被推醒了。

是通讯记者，他说：“我好象听见狗叫的声音！”潘克洛夫仔细听了又听，果然在风雨间歇的时候，远处似乎有狗叫的声音。

“是托普！”赫伯特一醒来就喊道。

于是三个人一起向“石窟”的洞口冲去。大风把他们吹得直倒退，最后终于出去了，却只能一动不动地倚在岩石上。夜色非常昏暗，海洋，天空和陆地都漆黑一片，连一丝亮光都看不见。

狂风中，他们毫无办法，就这样站了几分钟，浑身都湿了，眼睛也让风沙迷得睁不开。

在暴风雨稍微停歇的时候，又听到狗叫了，声音的来源离

这里还相当远。

一定是托普！然而它是孤零零的还是有人和它在一起呢？

水手回“石窟”里拿了一束点着的干柴跑出来，把它扔在黑暗里，同时吹起了尖声的口哨。

好象远处就在等这个信号似的，狗叫声立刻接近了。不久，一只狗跑着跳着进了通道。

果然是托普！

但它孤零零的！纳布和它的主人没有和它在一起！

奇怪的是：托普显得既不疲倦，又不劳累，甚至身上连一点烂泥都没有！

托普发着短促的叫声，好象要大家跟它走似的。于是潘克洛夫往炭火里加了几块木柴，又用手帕把剩余的晚餐包起来带在身上，随着狗向外冲击，他的后面紧跟着通讯记者和赫伯特。

风雨正急。他们在大风里弯腰前进，但还是跑得很快，托普在前面领路，方向固定，毫不犹豫。

6点钟的时候，天亮了。他们离开“石窟”大约有6英里了。这时候托普变得非常焦急。它一会儿跑到前面去，一会儿又跑回来，好象在催他们快一些似的。然后它就离开了海岸，神秘的直觉，促使它毫不犹豫地一直往沙丘中走去。他们紧跟在后面。

离开海岸5分钟以后，托普在一座高沙丘背后的洞口停住了，它一声比一声清楚而响亮地叫起来。三个人向洞里走去。

一个人直着身子躺在草铺上，纳布跪在他的旁边……

躺在那里的正是工程师赛勒斯·史密斯。

通讯记者跪到史密斯僵卧着的身体旁边，解开他的衣服，把耳朵凑在他的胸前。

一分钟就好比一个世纪那么长！他努力倾听着那极其微弱

的心脏跳动声。

经过很长时间的仔细检查以后，他站起身来：“还活着呢！”

潘克洛夫也跪到工程师身边来，他甚至还觉出唇边有一丝呼吸。

赫伯特马上出去找水，他发现一条清澈的小溪。但是找不到盛水的器具，他只好把手帕在小溪里浸湿了，然后跑回洞里。

手帕使工程师的嘴唇湿润了些，冷水立刻发生了奇效。史密斯的胸部吐出一口气，似乎想说话。

纳布又产生了一线希望，他把主人查看了一遍。史密斯浑身上下一点伤痕都没有，这的确令人奇怪。

他们用水手的绒衣进行按摩。一阵剧烈的按摩后，工程师苏醒过来了。他微微动了动胳膊，呼吸也逐渐正常起来。他由于精力耗尽而陷于瘫痪状态。

史密斯终于死里逃生！

纳布叙述说，他往北面那一带海岸找了很久都没有结果，又沿着海滨走了两英里，后来在沙滩上发现了许多脚印。脚印全在满潮线上，非常清楚。他跟着脚印跑了四分之一英里，在天渐渐黑的时候，找到了托普。托普把他带到了主人的身边。

看来，工程师是自己走完这一英里多的路，从海滨来到沙丘的这个山洞里，他究竟用什么方法做到这些的呢？这件事除非工程师亲自解释了。

史密斯的胳膊又动了一下，接着又动了动头，然后他说了几个字，但是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

在他们的大力照护下，工程师开始恢复知觉了。他喃喃地说，“荒岛还是大陆？”就又昏睡过去了。

他们用树枝做了一付担架。这时候，史密斯又苏醒过来。

潘克洛夫把带在身上的松鸡肉冻给史密斯吃了一点。

工程师听了他们的叙述，也为他自己竟然躺在离海滨一英里的山洞里而奇怪。

他知道得很少。波浪把他从气球网上卷到海里，起初下沉了几米深，在往水面上升的时候，朦朦胧胧觉得托普在身边挣扎着想救他。托普咬住他的衣服，使他浮在水面。他拼命游泳，挣扎了半个钟头以后，就沉到很深的地方去了。以后的事什么也记不清了。

经过验证，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和工程师的鞋子完全符合，这脚印肯定是他留下来的。

大家都认为一定是托普把迷糊中的工程师拖上海滩，引他来这儿的。

担架上铺了野草和树叶。他们把工程师抬回到“石窟”前。

潘克洛夫不由得吃了一惊——可怕的暴风雨使这里的面貌大大改变了。

他急忙冲到通道里去。海水一直灌到通道的最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冲坏了。

火灭了，留着代替火绒的焦布也不见了！

第三章

暴风雨使“石窟”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还在昏睡的工程师，大家都知道了发生的事情。

水手认为这件事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不过，工程师就是一个小天地，他是一切科学和全部人类智慧的综合。因为有工程师在，大家满怀信心。

由于一路的颠簸，工程师睡得很舒服。

黑夜来临了，寒风直灌进来，“石窟”里冷得几乎不能住人。大家把自己的外套和坎肩都小心地盖在工程师身上。

水手心里非常焦急，千方百计想要取火。纳布也帮助他试验。他找到一些干燥的地苔，用两块鹅卵石砸出火星来，但还是点不着。他又模仿着土人的办法，用两块干柴摩擦起来。他和纳布进行了一番剧烈的运动，小木块固然磨热了，但还是没有结果。

干了一个小时以后，潘克洛夫浑身大汗，赌气把木块摔在地上。赫伯特也这样试了一下，累得大汗淋漓，也只好放弃这项取火工作。

第二天早上，工程师醒来了，开口就问：“荒岛还是大陆？”

“我们还一点也不知道哩！”潘克洛夫答道。

“明天我们就知道了，”工程师已经注意过西面的那座高山，“明天我们就爬到山顶上去，那时候就可以知道这片土地是荒岛还是大陆了。”

水手把前一天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现在没有火了。史密斯好象一点也不为火的问题而操心。他沉思了几分钟，然后说：

“朋友们，我们的处境也许相当悲惨。假如是在大陆上，那是可以到达有人居住的地方的，只是费力多少的问题。要是在荒岛上呢，如果岛上有人，我们可以由居民帮助，想法子脱离这个窘境；如果岛上没人，那就只好自己想法子了。把事情往最坏处想的话，我们就只能在这里做长期打算，考虑怎样舒舒服服地住下来了。”

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工程师和通讯记者留下，顺便观察一下海岸和上面的高地，另外三个人到森林里去，一方面搜

集柴火，另一方面抓些飞禽或走兽。

大约上午 10 点钟的时候，水手他们出发了。潘克洛夫还在嘀咕着生火的事情。

这一次猎人们没有沿循河道，而是直接深入丛林。这里的树木大多属于松柏科，看来当地的纬度较高。

赫伯特发现一棵树上的果子可以吃，这是南欧松，松子已经熟透，非常好吃。

突然，托普边叫边钻到一丛树木里去了，夹杂在一起的还有一种奇怪的声音。

三个人赶紧跟上去。

灌木丛里，托普正咬着一只野兽的耳朵在和它搏斗，赫伯特认得那是水豚，是啮齿动物中最大的一目。

纳布握紧了棍子正打算过去把它打倒，它却挣脱了托普的利齿，低低地叫了一声，就跑进丛林不见了。

三个人马上跟着托普一起追上去，水豚却跳到一个古松覆盖下的水池里不见了，托普纵身跳进水池，可是水豚躲在水底不出来。

不一会儿，水豚露出水面想呼吸，托普拖住它到了岸边，纳布一棍子便把它打死了。

他们扛着水豚，沿着托普找的原路，很快就到了河边。

潘克洛夫又很快地做了一个木筏，木筏顺流而下，带着木柴和猎物，一直向“石窟”漂去。

水手突然扯开嗓门欢呼了一声。

只见岩石丛中，有一缕轻烟正袅袅上升。

史密斯和通讯记者的旁边，一堆篝火正噼啦作响。

原来，工程师和通讯记者各有一只表，工程师用一点土把两块表上的玻璃片的边缘粘上，中间灌了水，就做成了一个放

大镜。它把太阳光聚在干燥的地苔上，不久地苔就燃烧起来了。

“石窟”里又变得舒适起来，不仅是因为有了温暖的炉火，而且还用木柴和泥土重建了隔板。

水手和纳布把洗净的水豚烧在篝火上了。

晚餐非常丰盛，有水豚肉，马尾藻和松子。

这一晚安然度过，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第二天，他们精神抖擞地爬起身来，准备参加决定他们命运的一次远征。

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只等出发了，剩下的水豚肉至少还够吃一昼夜。潘克洛夫烧了一些焦布代替火绒。

早上7点半，每人都带着木棍，沿着森林里已开辟过的小道出发了。9点钟，他们到达了森林的西部边缘。刚刚走过的一带，最初地面尽是沼泽。后来是一片干燥的沙地，但是始终很少起伏，直到这里才逐渐形成斜坡，从岸边一直往内陆高地延伸。

他们一直朝着高山前进。

走出森林以后，山区的形势就呈现在眼前了。这座山有两个火山锥；其中的一个高约2500英尺，锥顶好象被削平了般，下面有许多拱柱似的乱石支持着，像只大爪子站在地上，向四面撑开的足趾间形成很多峡谷，谷里树木丛生。面向东北的山坡上树木较少，可以看见上面有一条条很深的罅隙，那里一定是水道。

第二个火山锥在第一个的上边，略呈圆形，稍稍偏向一边。好象一顶歪戴在耳朵上的大圆帽子。这个火山锥看来全是由泥土构成的，表面上突出一块块的红石头。

他们打算沿着支脉的山脊爬上第二个火山锥。

这里显然曾经发生过地震，到处都是乱石和碎片。

曲折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他们只好慢慢地往山上爬去。到 12 点钟的时候，第一个高地才走了一半路。右边有一个隆起的海角挡住了视线，看不见那边有没有陆地。左边可以往北一直看到几英里以上，但往西北部他们所住的那一带地方看去，视线就突然被一道奇形怪状的山脊遮住了。

他们吃了饭，又继续前进。他们互相蹬着肩膀，协助着翻过一段 100 英尺左右的陡坡。爬上一个平台，又十分小心地继续登山。

较低的火山锥顶部被削平成一块高地，临近第一高地时，登山十分困难。

快到 4 点钟了，他们走完了最后一带林区，好在这天万里无云，大气宁静，否则一阵微风也会对他们的攀登不利。

夜幕低垂下来，他们费尽气力，爬了 7 个钟头，直到天黑才达到第一个火山锥顶的高地上。

水手用石头围成一个火炉，堆了些干柴和地苔。他们把火石打出火星来，点着焦布，燃起了一团烈火。

吃完饭，工程师史密斯不顾疲乏，想乘着天没有黑透以前再探索一番。因为要是找不到爬上山顶的路，那么就没法视察西方的陆地了。也就是说，他们登山的目的将成为泡影了。

赫伯特陪着工程师，沿着高地的边缘往北走，步行了 20 分钟以后，两个火山锥的斜坡到这里合并成一个了，坡度将近 70 度。他俩不得不放弃从下面绕过去的念头。不过，他们反而因此找到了一个爬上火山锥顶的机会。

他们面前有一个深洞。那就是火山口。凝固的熔岩和硬结的火山渣形成一层层宽阔的天然阶梯。这样，要爬到山顶上去就很方便了。

史密斯带领着少年，毫不犹豫地巨大的山洞里走去，火

山内部的斜坡一直蜿蜒而上，于是他们顺顺当当地攀登上去。

一切迹象都证明这是一座死火山，史密斯的探索可以成功了。

他们一步一步爬上内壁，到达火山锥顶最高峰的时候，已经将近晚上 8 点钟了。

这时候周围一片漆黑，分不清哪里是陆地，哪里是海洋。

可是水平线上突然有一处透出一丝微弱的光芒。

一钩新月正在西沉，乌云移开以后，月光足可以清清楚楚地照亮水平线。

一瞬间，工程师看见新月倒映在水波上，荡漾不止，他一把抓住少年的手，沉重地说：

“是一个荒岛！”这时候，这一钩新月落到水波下去了。

第四章

第二天早上 7 点钟左右，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离开了营地，他们已经全都知道了自己的处境，但似乎并不感到焦急。

史密斯认为能够从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取得所需的一切生活必需品，他因此而满怀信心。而他的伙伴们之所以毫不担忧，则是因为有史密斯和他们在一起。

按照昨晚走过的路，史密斯和伙伴们一起来到了火山口的顶峰。

“海，到处是海！”他们不由自主地这样喊道，这句话使他们一变而为岛上的居民了。

不错，一片辽阔无边的大海环绕着他们！看不见一片陆地，没有一叶孤帆。周围空旷的地方只看见茫茫的海洋——荒岛就是这个辽阔无边的圆形的中心。

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默默地观察了几分钟，大海的每一个方向，到最远的边缘都看遍了。

这个岛的地势很不规则，从它的轮廓上看，仿佛是一只极大的海兽躺在太平洋的水面上。总之，海岛奇怪的地形特别显眼。

海岛的内陆大致是这样的：从高山到南部海岸一带树木很多，北部则干燥多沙。在火山和东部海滨之间，竟然有一个湖，沿湖生长着许多常绿树，湖就在海滨向上延伸而成的高地上。

这是一个淡水湖，湖水是从山里流下来的。

火山并不在海岛的正中央，而是耸立在西北部，好象成了南部和北部两个地带的分界线。

他们在山顶上呆了一个钟头，除了绿荫覆盖下的土地，下塌的山谷和火山口的内壁以外一切尽收眼底。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它的答案对这群遇难的人的前途却有着极大的影响。

岛上有人吗？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到处没有人类开拓过的迹象。没有一簇房舍，没有一幢小屋，海滨上也没有一个渔场。陆地上没有一缕可以证明有人家的轻烟。

要想最后肯定岛上有没有居民，那还需要经过更加彻底的探索，可是附近的岛屿上是不是经常——至少是偶尔——有土人来这儿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海岛已经察看完毕了，剩下的工作就只等下山从矿物、动物和植物这三方面来勘察这块土地的资源。

在招呼伙伴们动身以前，史密斯安详而沉着地说：

“朋友们，我们被上天扔在这一小块土地上了。我们要在这里生活，也许要住很久。如果碰巧有船经过，也可能突然得

救。但这个海岛太小了，恐怕我们是在一般船只的航线以外……”

他的伙伴们都表明了对他的信任，表示完全听他的指挥。他们还高兴地采纳了水手的建议，将不把自己当作遇难的人，而只当是一群来开垦的移民。

根据工程师的提议，他们分别给东边和南边的两个大海湾命名为联合湾和华盛顿湾，给所站的高山命名为富兰克林山，把那个湖命名为格兰特湖。

他们用这些命名来怀念他们的祖国。

另外，为了更容易记住，他们根据形状把海岛西南的那个半岛叫做盘蛇岛，把半岛末端的那个弯尾巴叫做爬虫角。

“现在，”赫伯特指着海岛的另一端说，“这个海湾简直跟张开的大鱼嘴一样，我们就把它叫做鲨鱼嘴吧。”

潘克洛夫顺势把两个海角叫做北颚角和南颚角。纳布给荒岛东南端的海角取名叫爪角。他们还给那条他们喝淡水的河取名为慈悲河，给首先着陆的那个小岛命名为安全岛。

石窟的上方有一个高耸的花岗石峭壁，峭壁顶端是一块高地，站在那里整个海湾就都在眼前了，由此这块高地得名为眺望岗。

最后，他们又把覆盖着盘蛇半岛的整个密林叫做远西森林。

通讯记者把这一切都记下来了。

准备下山的时候，潘克洛夫突然想起他们所在的这座海岛还没有名字，史密斯简单地说：“朋友们，我们用一个伟大的公民的名字来给他命名吧，这个公民现在正在为保卫美利坚共和国的统一而斗争，我们就把这个岛叫做林肯岛吧！”

大家欢呼了三次，表示拥护工程师的建议。

林肯岛的居民向周围看了最后一眼，然后回到昨晚过夜的

高地。

他们想到应该把通讯记者和工程师的表对一下。

工程师给他那已经停了的表上足了发条，根据太阳的高度，把表对在 9 点钟的时间上。

通讯记者的表完好无损，表上的时间还是根据里士满的子午线确定的，而里士满和华盛顿的子午线几乎是一样的，于是，工程师说：“就保持这样吧，每天记住上发条，可是不要拨表上的针。这对我们也许有用的。”

他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余下的野味和松子全都吃光了。

下了高地以后，工程师提议另探一条新路。他想视察一下在树木环抱中的美丽的格兰特湖。

大家一致同意，一定等聚齐了再走，决不单独走开。海岛的密林里一定有凶猛可怕的野兽，应该严加提防。在一般的情况下，总是潘克洛夫、赫伯特和纳布开路。托普在前面带领着大家，通讯记者随时准备记录发生的事情。工程师很少说话，有时候独自走开去捡些东西也许是矿物，也许是植物，他总是不言不语地把它们放进口袋里。

忽然间，赫伯特急急忙忙地往回跑，而纳布和水手躲在岩石后面。

% “烟”，赫伯特对工程师说，“我们看见一百步以外的地方石丛里往上冒烟。”

果然，他们看见一缕黄烟升向天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臭气。

工程师乍看见烟的时候吃了一惊，可是一闻这股烟味，就猜到它的来源了。

他带着伙伴们向浓烟上升的地方走去，那里有一个硫磺泉从岩石之间涌出来，泉水吸收了空气中的氧气以后，散发出一

股强烈的硫酸味，史密斯解释说，这种泉水可以治喉咙痛。

他们又向着几百步以外的密林边缘走去。果然不出所料，清澈的河水就是从这里流出来的，小河的两岸都是含有氧化铁的红土，他们马上给小河命名为红河。

这其实是一条大河，河水又深又清，是由山涧水汇合而成的，从这里流向格兰特湖，看来，格兰特湖的水想必也该是淡水的，如果能在湖边找到一个比“石窟”更合适的住所就好了。

河两岸有许多树，飞鸟群集在枝杈之间。他们用棍子打了六只山雉。

他们还发现了鸽子和成群飞翔的乌鸦和喜鹊。

要是支猎枪多好啊！

可是猎人们手头的投掷武器只有石头，当作枪的也只是棍子，这些原始武器实在不能满足打猎的需要。

一会儿又有一群袋鼠在丛林里跑了过去，它们连跑带跳，即快又高，这种灵敏的动物看见人来，就象皮球似的跳走了。猎人们要想追赶它们，也是白费力气。

潘克洛夫喊道：“非造几杆枪不可了！没有捉住被他称作“肉叉上的袋鼠”，忠实的水手毫不掩饰他心中的遗憾。

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捉到了两只“马拉”，它们是刺鼠的一种。

当它们从一丛美丽的密林下钻出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到了尽头。

格兰特湖的西岸的景色很值得欣赏。湖的周围约有 7 英里，面积在 250 英亩左右，湖边生长着各种树木，湖水颜色很深，但也很清澈，水面泛起的水泡和荡漾的涟漪说明水底下游鱼是不会少的。

工程师想了解一下湖水涨满了以后是从哪里泄出和怎样泄

出去的，于是他们就继续往北探索。

这个湖是一个极大的中心盆地，小河的流水逐渐把它灌满，湖水必然会形成瀑布流向大海，如果真是这样，工程师认为也许可以利用瀑布的力量。他们爬上高地，继续沿着格兰特湖前进；可是循着这个方向走了一英里，还是没有发现这个必然存在的瀑布。

第五章

快到寒冷的季节了，而离开这里暂时还不可能。居民们决定在林肯岛上过冬，并且要找一个比“石窟”舒服一些的地方避寒。

首先必须要找铁矿，工程师曾在海岛的西北部发现这种蕴藏，这种铁矿既适合炼铁，又适合炼钢。而离这个矿脉不远就有煤层，居民们已经利用过这里的煤了。炼铁需要的原料就在附近，这就给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第一步工作是打海豹。有水手的带领，他们很快就打死了两只海豹。工程师和伙伴们把海豹皮绷在木架上，用纤维缝起来，做成了一个鼓风机。在矿石加热的时候，用它往矿石里送风——这是争取胜利完成冶炼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4月20日清晨，正如通讯记者所记载的，“金属时代”开始了。

工程师决定在邻近煤矿和铁矿的地方进行操作。于是，他们带着风箱和大量的食物来到矿区。他们在森林边缘的树木之间，用爬藤搭起一个营棚，外面还抹了泥土，这样就有了一个不坏的住处了。

捡炭和铁矿石是毫不费力的。他们先把铁矿石打碎，用手

把表面的杂质擦干净，然后就把炭和铁矿石一层夹一层地堆起来，在鼓风机的作用下，炭就变为碳酸，然后又变为氧化碳，在此过程中就使氧化铁还原，放出了氧气。

工作是艰巨的，工程师和伙伴们表现了最大的耐心和全部的智慧。

最后终于成功了，炼出了一块和海绵差不多的生铁，这块生铁还必须加以锤打，把熔解的杂质排除出去，他们给一块生铁安上木柄，当作锤子，把花岗石当作砧子，就这样打起铁来。经过无数次的艰苦尝试，终于在4月25日打出了几根铁条，用它们做成许多工具，如铁橇、钳子、鹤嘴锄、铲子等等。

可是这种金属还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也就是说还没有变成钢。工程师事先用陶土做了一个坩埚，把铁和炭末一起放在坩埚里加热，结果钢就炼成了。

这种钢不论在冷或热的情况下，都能任人摆布，于是他们就用锤子在钢上进行加工。他们把钢烧红后，再突然浸入水中，制得了许多硬度很强的斧头。还有许多其它的工具也制造出来，有刨刀、凿、锯等等。5月5日那天，铁匠们回到了“石窟”。

一连好几天天气都是阴沉沉的，现在必须准备过冬了。雨季也快来了，这座荒凉的海岛孤零零地处在太平洋中，任凭风霜雪雨的侵袭，往往成为严重的灾害。因此，寻找一个比“石窟”更舒适的住所的问题，就必须认真考虑而且必须立刻解决了。

在工程师的建议下，大家从河口到北部峭壁尽头进行仔细检查。

在将近两英里的一段距离内，峭壁光滑而陡峭，找不到一个洞穴。他们又来到峭壁北边尽头的拐角处。峭壁到这里就是

终点，再过去经过一段很长的距离往下倾斜，平伏在海岸上。从这里直到西边的尽头，只剩下一层厚厚的岩石、泥土和沙粒所形成的斜坡，上面点缀着一些草木，它的倾斜度只有 45 度。可是再过去不远，就成了一片沙地平原了，一直延伸到海滨。

史密斯认为漫出来的湖水一定会流到这边来的。他的想法并非毫无根据：红河流过那么多的水来，当然要通过河流或其他水道才能输出去。但从眺望岗以西的河口起，还始终没有找到这个出口。

为了探索湖的东岸和北岸，他们爬上了斜坡，绕过高地的边缘，很快就来到红河注入格兰特湖的地方。史密斯还在寻找湖水的出口，他认为大自然一定会给这水量相当可观的湖水找一个出口的，那样的话无疑会形成一个瀑布。如果能够找到它，是有很大大用处的。

他们首先绕过东北角。过多的湖水也许就是从这里流出去的，因为湖岸几乎和高地的边缘一样高。然而还是找不到任何排水的痕迹。移民们继续沿岸搜索，拐了一个小弯以后，湖岸低落下来，和海岸保持平行。

一直找不到湖水流出去的迹象，工程师隐藏不住内心的诧异。

托普一直保持着安静，这时候忽然显得急躁起来。这个机灵的畜生在岸边来回奔跑，突然停下来看着湖面，它举起一只爪子，好象指着什么看不见的动物似的。它愈叫愈厉害，这引起了工程师的注意。托普显得非常不安，突然，它跳到湖里去了。

“回来，托普！”史密斯喊道，他怕它到水里去会遇到危险。托普被它的主人喊住了，又跑回岸上，但它没法安静下来，它伏在深草丛中，两只眼睛紧盯着水面。这时，湖面上很

平静，一点涟漪也没有，什么都看不见。

大家都莫名其妙。

半个钟头以后，他们齐集在眺望岗上湖的东南角。到这里为止，湖岸算是搜查遍了，但还是没有发现过多的湖水是从哪里流出去的。工程师说出心里的想法：“假如水是从西边花岗石峭壁里流出去的，那么峭壁里很可能有洞，只要把洞里的水排出去，就可以住人了。”

移民们正打算穿过高地回“石窟”去，托普又表现得急躁起来。它愤怒地叫着，它的主人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它又跳到水里去了。

大家一齐往岸边跑去。托普已经游 20 英尺以外去了。史密斯正在喊它，水里突然钻出一个大脑袋来。这是一只两栖动物，它有着圆锥形的脑袋，一双大眼睛，嘴边长着柔软的长须。赫伯特认得它叫做儒艮，是鲸类的一种。

这只巨大的动物向托普扑过去，它抓住托普，把它拖到水底下去了。水底展开了一场搏斗。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斗争。就托普所处的环境来说，它简直无法招架；水面上白浪翻腾，这场搏斗一定是非常可怕的，看来托普非死在这里不可了！然而，托普突然又从另一个漩涡里钻了出来。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把它一下子抛离水面 10 英尺，然后又掉在动荡的湖水里，不久以后，它就游上岸来了。奇怪的是它身上居然没受伤，轻易地就脱了险。

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都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同样令人惊异的是：水里似乎还在继续搏斗。大概是儒艮遭到什么猛兽的进攻，这才放下托普进行自卫。搏斗并没有继续多久，湖水被鲜血染红了，儒艮从周围一片猩红色的湖水中浮了上来，很快就在湖南角的一小片沙滩上搁浅了。移民们向它跑去，这只

巨大的动物已经死了，它的颈部有一处伤口，象是尖刀割破的。
究竟是什么动物把凶猛的儒艮咬死的呢？大家怀着莫大的兴趣，回“石窟”去了。

第六章

史密斯对昨天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打算揭穿那场水底战斗的秘密。清早，他和史佩莱爬上了眺望岗。他看了又看，可是湖面上什么也没有。

工程师陷入了沉思，他敢肯定，这里头准有什么秘密。他对史佩莱说：“我真不知道如何解释昨天的事情，托普怎么会被猛烈的扔到水面上来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我究竟是怎么得救的？是怎么从海浪里被拖出来，带到沙丘上去的？这里头的秘密是可以揭穿的。”

在这里，史密斯发现有一股急流，感到非常奇怪，他扔了几块木头到水里，只见木块流向南边的拐角。他跟着水流，到达了湖的南端。这里湖水下陷了一块，好象有一部分水漏进了地缝似的，史密斯把耳朵贴在和湖面一样高的地面上，静静地倾听着；他清晰地听到地下瀑布的响声。

他砍了一根很长的树枝，除去树叶，把它放在夹岸的拐角处。他发现水面以下只有一英尺的地方，有一个大窟窿。这就是他们很久以来一直没有找到的排水口，水流的力量非常大，连他手里的树枝也被冲得无影无踪了。他说：“我要把花岗岩炸开，水流出去以后，湖面就低了，那时候就会露出洞口来了……”史佩莱补充道：“可以开辟一个瀑布，把水泻在海滩上！”

但是，没有火药，工具又不齐全，究竟怎样才能把花岗岩

壁炸开呢？

回“石窟”以后，工程师向大家宣布了视察的结果，并把炸花岗石，制造瀑布的计划告诉了大家。大家一致热烈拥护这个计划，马上按工程师的布置分头做准备，他们取来儒艮的油，运回很多黄铁矿石。到了开始工作以后的第十二天，工程师终于制成了“硝化甘油”。这是一种可怕的药品，它的爆炸威力大概比普通炸药要大十倍。

在工程师的指导之下，潘克洛夫和纳布轮班替换，用一把鹤嘴锄，在岸边斜坡的花岗石地面上凿了一个坑，把炸药埋好。

为了能安全点燃炸药，工程师设法用一根植物纤维的绳子把一块几斤重的铁正吊在炸药坑洞的上面，另外又用一根长绳子事先沾上硫磺，把它的一端系在第一根绳子的中央，另一端拉到离炸药几英尺以外的地面上。

装备停当以后，工程师点燃了沾有硫磺的绳子，然后和伙伴们一起退到相当远的地方去。这中间将有一个过程，点着的绳子因为有硫磺，将很快烧到和第一根绳子的接头处，那时，第一根绳子将会烧断，铁块也就会砸在坑洞里的硝化甘油上。那么，这股爆发的冲力就能点火引起爆炸。

果然，25分钟以后，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巨响。海岛好象连根都震动了，石块象火山爆发似的冲天而起。连两英里以外的居民们都被掀倒在地。他们站起来就往高地上爬，向湖岸直奔而去。

他们欢呼起来！只见花岗石壁上裂开了一大块！一股急流白浪翻滚着穿过高地，从三百英尺高的地方向海滩上直泻下去！

史密斯的计划成功了！

格兰特湖原有的出口现在已经露出来。居民们拿了几把鹤嘴锄和铁头标枪，还有一些纤维绳索和火石、钢块等，向那里

走去。几分钟以后，他们来到湖的南端。在那里，湖面露出了他们搜求已久的洞口，现在这个洞口已经在水面上了。湖水下降以后，留下一道狭长的分水线，使他们可以走近洞口，这个洞口横宽约 20 英尺，而高度却几乎还不到两英尺，要想进去还很不容易。纳布和潘克洛夫抡起鹤嘴锄，很快就把洞口凿到了一个合适的高度。

洞里坡道的斜度最多也不过 30 到 35 度，是可以通行的。花岗石的内壁里很可能有巨大的石洞，如果真是这样，也许会有极大的用处的。

纳布和赫伯特很快砍回一些松树枝，做成火把。然后，史密斯带领着大家冒险进入原来灌满湖水的漆黑的通道。

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愈往前走，通道的直径也就愈大，走了一会工夫，就能够站直身子了，这里的花岗石经过流水的长年冲洗，又湿又滑，走在上面随时都有摔跤的危险。于是居民们采用了爬山时常用的办法，把大家用一根绳索连起来。幸而花岗石向外有些地方凸出来，形成天然的阶梯，这样往下走就不至于摔跤了。工程师仔细察看了这黑色的花岗石，上面看不出地层，连一条缝也没有。估计从有海岛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这条通道了。

居民们往下走得很慢，谁也不知道这个石洞究竟有多深，他们冒险往深处走，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他们谁也不说话，然而脑子里却没有停过各种念头，好在托普在前面，他们可以依靠它的机智，在紧要关头，它是决不会不发警报的。

他们沿着曲折的道路搜索着，托普跑到前面看不见的地方去了。忽然，可以听见下面很远的地方有托普愤怒的叫声，他们急忙随着声音奔去，托普的叫声愈来愈清晰，它好像愤怒得出奇。在通道尽头，他们找到了托普。

这里是一个宽敞而高大的石洞，托普来回乱跑，愤怒地狂叫着。他们举着火把到处都搜查遍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没有一只野兽，更没有一个人。然而托普还是在继续叫着。抚摩也好，呵斥也好，都不能使它安静下来。它激奋地跑到石洞的尽头去了，在那里更加起劲地叫着。

他们跟上前去，用火把一照，看见花岗石地面上有一个洞，简直就象一口正规的井。湖水就是通过它排出去的，它完全直上直下，没有一点倾斜，要想冒险下去是不可能的。他们将火把凑到井口来，什么也看不见。史密斯把一根点着了的树枝往深渊里扔去。树枝火在迅速下坠的时候更加明亮，它照亮了井的内部，然而还是看不见任何东西。只听见嗤的一声，火灭了，说明树枝已经落到水里，也就是海面。

工程师根据树枝坠落的时间，算出井的深度大概在 90 英尺左右。因此，这里的地面一定在海拔 90 英尺的地方。

无论如何，现在居民们已经占有了一个巨大的石洞。目前还有两个困难：一是怎样能使这个岩石中间的洞窟得到阳光，一是想法子使进出方便一些。头顶上的花岗石很厚，要想从上面取光源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把临向大海的岩壁凿穿，开窗开门；只是需要在外边安装一个梯子。

工程师找了一处石壁凹进去相当深的地方，那里岩石的厚度比别处薄。他们轮换着用鹤嘴锄凿了两个钟头，终于凿穿了岩石。

工程师把眼睛凑在壁孔上，这里离地面有 80 英尺，前面伸展着海岸和小岛，远处是辽阔无边的海洋。

阳光透过缺口，照亮了这个壮丽宏伟的石洞。石洞左边的高度和宽度都至多不过 30 英尺，右边却非常宽敞，圆形的顶壁高达 80 英尺以上。

居民们不住赞赏这个地方。他们原以为只是个狭小的石洞，结果却发现了一座神奇的宫殿，欢笑声充满了石洞。他们给石洞取名为“花岗石宫”。

火把已经快烧完了，他们不得不再回到高地上去。大家决定把整理新住宅的必要工作放到第二天再做。

临走以前，史密斯又趴在黑黝黝的井口上探望了一下井底的海面，并且仔细听了一会儿。井底丝毫没有响动，连深处常有的汹涌涛声也没有。他又往下扔了一根燃烧的树枝，还是和第一次一样，没有看见任何可疑的东西。

第七章

经过一天的努力，石壁凿穿了。第二天是5月22日，居民们开始布置新居了。史密斯首先想到要从正面找到“花岗石宫”的正面，只要找到昨天凿壁时通讯记者脱手甩出的鹤嘴锄就可以了。

他们来到海滩上，一下子就找到了鹤嘴锄。从这里一直望上去，就发现了那个凿穿的缺口。

工程师主张把石洞的右部分成几间，前面留一条过道，另外再在迎面开五扇窗子和一扇门，用来透光，大家一致同意，并打算还要开一扇往外凸出的大窗子和几个小的窗孔，以便透进大量光线。这样的话，这间奇妙的中堂就成为主要的房间了。此外，工程师还打算在窗架做好以前，先安上厚实的百叶窗，把窗洞挡起来，避免室内遭到风吹雨打，在必要的时候，还能把这些百叶窗隐蔽起来。

第一步工作就是凿洞。工程师利用还没用完的硝化甘油，把石壁上选定的地方准确地炸开。然后，大家就用鹤嘴锄和铲

子把门窗凿成一定的形状，粗糙的边缘也磨平了。

下一步应该把石洞分成面临海洋的五间空房；最右边开一道门作为进口，门外将按工程师的计划安上梯子；然后是一间30英尺长的厨房；40英尺长的饭厅和同样大小的寝室；还有一间“会客室”。另外，他们还打算设一个走廊和一间仓库，他们的工具、食品和储备物资都可以藏在仓库里。他们用烧制的砖头完成了这些工作。他们还在厨房里砌了一个烟囱。

直到目前，他们一直都是通过狭长的通道进出洞的，不但浪费时间，而且非常吃力。因此，史密斯决定立刻开始制造结实的绳梯。

软梯做得相当讲究，梯帮是用一种爬藤植物的柔韧纤维做成的，和粗索差不多结实。横档用的是红杉的树枝，既轻巧又结实。这套设备是由绳梯专家潘克洛夫一手做成的。软梯是在5月28日装妥的。在80英尺的垂直高度上至少有一百米档梯阶。潘克洛夫还利用峭壁中央一个凸出的地方把软梯分成了两截。他们用鹤嘴锄仔细地把凸出部分凿开，形成一座平台，然后把第一段梯子从这里系下去，这样摇晃的程度就减少了一半，而且还可以用一根绳子把软梯吊到“花岗石宫”上去。第二段梯子的下端固定在平台上，上端系在“花岗石宫”的门口。总之，现在上去要容易得多了。

居民们很快就习惯用软梯上下了。他们的胳膊和大腿固然都很灵便，但这与潘克洛夫这个惯爬桅杆的水手的指导是分不开的。而且，连托普也居然能勉强攀登了。不过，潘克洛夫有时候还是背着它攀登。

另外，他们还用植物纤维编成一些绳子，在开凿面的门上拴了一个轱辘，装置起一架类似起重机的工具。这样运输工作就简化了。他们用来隔开房间的砖头和石灰就是靠它运上去的。

在这段工作过程中，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事实上，他们的精力非常旺盛；在一个懒汉必然死亡的地方，他们是可以成功的！

内部装修完毕以后，工程师就去堵塞湖水原来的出口，这样任何人也不能从这条路进来。他们把大块的岩石滚到入口处去，牢牢地砌在一起。工程师在石缝间种了一些野草和灌木，到了明年春天，这些草木就会长得非常茂密，堵塞的地方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另外，他还在地面上凿了一道小沟，利用瀑布把淡水引进了新居里面，引来的湖水量多而清澈，“花岗石宫”里再也不会没有水用了。

迎面的窗口安有厚厚的百叶窗，关闭时很严紧，只等工程师将来有时间再做玻璃。

现在，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不久，通讯记者弄来一些植物，装饰在窗子周围凸出的岩石上，布置得非常艺术化，窗口好象镶在美丽的绿色框架里一样，看起来清凉悦目。

住在这幢坚固，舒适而且安全的住宅里的人，不禁对自己的成就自我陶醉起来。从窗口望出去是辽阔的天边，站在窗前可以看得见整个联合湾。潘克洛夫更是赞不绝口，他幽默地把住宅称做“五层楼上的公寓”！

寒冷的季节快到了。在建造“花岗石宫”的同时，居民们并没有忘记这个问题。通讯记者和赫伯特被公推为食品采办员，他们每天都要抽出几个钟头去打猎。到目前为止，他们活动的范围只是在啄木鸟林以及河的左岸一带，由于缺少桥梁和船只，他们还不能过慈悲河。被命名为“远西”的大片密林没有探索过。

不过，啄木鸟林就是一个鸟兽群聚的地方；这里有的是袋

鼠和野猪，猎人们的标枪和弓箭神出鬼没，经常打到很多。

在湖的西南部，赫伯特发现了一片天然的养兔场。这是一片稍微有些潮湿的草地，到处都有杨柳枝条摇曳，各种各样的香草散发着阵阵清香，其中有麝香草、“罗勒”、香薄荷以及各种唇形科的芳香植物，都是兔子特别喜欢吃的。同时，这些植物还各有药用价值。

这时满地都是窟窿，成千的兔子跑得极快，连托普都追不上。眼前也没有圈套，他们只好到每个洞里去搜寻，把棍子伸进去搅一阵，终于在洞里捉住四只兔子。

于是，回“花岗石宫”的时候，他们带回了四只兔子和几把可作药用的草的嫩芽。赫伯特还带回一种北美洲的“薄荷茶”，可以用它泡成非常可口的饮料。

从6月份开始，进入冬季了，这时候相当于北半球的12月。入冬以后，不是狂风就是暴雨，幸亏有“花岗石宫”的庇护，居民们可以高枕无忧。

在整个6月里，他们做了些杂活，没有出去打猎，也没有出去钓鱼，因为食品室里已经储备了很多食物。然而居民们开始认真地讨论起穿衣的问题来了。看来已经是来不及解决衣服问题了，因此他们只好没法在不添衣服的情况下度过第一个冬季。不过，这里燃料充足，加上是一个海岛，冬季还不至于太冷。

现在白天短了，夜晚很长。于是他们开始考虑制造蜡烛的问题了。

他们到小岛上打死了六只海豹，把皮剥下来做成皮靴。而得到的将近300磅的脂肪，将全部用在制造蜡烛上。

石灰和硫酸是现成的，再加上这些脂肪，有这三种原料，制造蜡烛非常简单，即使不够完美，至少非常实用。他们用植

物纤维做成蜡烛芯。在“花岗石宫”的漫长黄昏里，这些蜡烛无疑是极受欢迎的。

这一个月他们在新居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都是些细活。他们把粗糙的工具改得精致了，并且还新添了一些。

居民们首先制造了剪刀，直到现在他们才第一次理发，不过刮脸还不行，但至少可以把胡子剪得短一些。此外，他们还做了一把小锯子，做了许多桌子、凳子、碗框、床架、食具架、砖炉等等，整个新居里变得充实起来，一切看上去都井井有条。

由于爆炸以后产生了瀑布，必须搭两座桥。一座在眺望岗上，一座在岸上。这样，到海岛的北部去就变得方便了。纳布和潘克洛夫过桥到沙丘附近的蛤蜊场去，用一辆简单而粗糙的大车拉回了好几千蛤蜊回来，把它们放到慈悲河口。不久它们就在岩石丛中繁殖起来，形成了一片新蛤蜊场。

居民们的食品也很丰富：肉类和菜蔬都不缺；有经木质树根发酵后的酸饮料；有从“酿母枫”里蒸馏出来的液体糖；有来自养兔场的香草茶；还有大量的盐；等等，可是，他们还有一样不满足的，那就是缺少面包。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上天不久就给他们帮助了。

有一天，当赫伯特补坎肩的时候，无意之中在夹层里发现了一粒小麦——独一无二的麦粒。它可能是以前在里士满喂鸽子时从一个窟窿里掉进夹层里去的。赫伯特正打算把麦粒扔掉，可是史密斯接过去，仔细看了一下，发现麦粒完整无损，于是就严肃而平静地说：

“要是我们把这粒小麦种下去，第一次可以收到 800 粒；再把它种下去，第二次就能有 64 万粒；第三次就有 5.12 亿粒；第四次就有 4000 亿粒以上！而且根据这里的纬度，每年是可以收成两次的。”

他又补充说：“每一样东西，朋友们，在我们面前的环境里，每一样东西对我们都是有用的。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

这一天是6月20日。播种这唯一的宝贵麦粒正是时候。他们爬上“花岗石宫”的高地，选了一处朝阳又避风的地方，打扫了地面，清除了杂草，消灭了昆虫，做成一个土质优良的苗畦，上面撒了一层石灰，畦的四周围上栏杆，麦粒就埋在滋润的土壤里了。

从此，他们对这麦田关怀得无微不至，一心盼望实验成功。

第八章

将近6月底，一连几天阴雨以后，天气明显地变冷了，温度已经在摄氏零下6度了。慈悲河口已经封冻。不久以后，整个格兰特湖的湖面也要结冰了。

乘河水没有封冻的那几天，潘克洛夫利用木筏运回了大批的木柴。除此之外，他们又从富兰克林山的支脉下运了几车煤炭来。这样就有了大量的燃料准备过冬。

气温还在下降。他们在饭厅里砌了一个火炉，因此大家通常在那里做各种工作。天虽然冷了，从冰面下把湖水输送过来的水道却始终保持畅通。为了积贮湖水，他们还在仓库后面凿了一个蓄水池。

这些天天气非常干燥，居民们决定选一个日子到慈悲河和爪角之间去探险，那是一片广阔的沼泽地，从那里可能会打到上好的野味。

7月5日早上天刚破晓，五个人就拿着标枪、圈套和弓箭，

准备好干粮，出发了，托普乱蹦乱跳地在前面领路。这时候慈悲河已经结冰了，最近的路是从冰面上过河，居民们还是第一次踏上慈悲河的右岸。

他们走了不到半英里，就发现了一群狐狸。这些是“白狐”，它们的肉不好吃。

绕过这一带松柏林，他们发现有很长的一段海滩被海水冲击着，林肯岛的这部分非常贫瘠，和西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海面平静，没有浅滩，连一块礁石都没有。

不久，他们就来到了沼泽的边缘地带。这片沼泽大约有20平方英里，一起延伸到海岛东南的圆形海岸。土壤是火山粘土，夹杂着一些腐烂的植物。沼地里铺着一层厚草，不少的水坑都结了冰，天热的时候这里可能有瘴气会使人生病。

这片沼泽地里长着一些水生植物，许多飞禽在上面扑着翅膀。他们用弓箭打到一打鸭子。这种白身子绿脑壳的鸭子叫潦鳊，于是他们把海岛的这部分取名为潦鳊沼地。居民们可以从这里得到大量的水鸟。他们打算以后再来仔细侦察一下，可能发现一些可以驯养的鸟类，如果能把它们赶到湖边去，捉起来就方便多了。

傍晚的时候，居民们穿过潦鳊沼地，渡过慈悲河上的冰面，回了“花岗石宫”。

严寒一直继续着，由于穿得太少，居民们受尽苦楚。遗憾的是林肯岛上没有熊，不然可以用熊皮做衣服，那多好啊。

在这期间，赫伯特、潘克洛夫和通讯记者在眺望岗和森林边缘布置着陷阱。陷阱的构造很简单，在地上挖好坑，上面蒙上一层树枝和野草，把洞口遮蔽起来，坑底放一些发出香味的食饵，就会把野兽吸引过去，在最初的几天内，陷阱里一连三次捉住了那种不好吃的白狐。于是，他们用这种死狐狸作为食

饵，终于有一两次从陷阱里捉住了小野猪。

水手还用一种树木的又长又结实的纤维做了几个圈套，效果甚至比陷阱还要好。每天总能捉住几只兔子。

8月将过一半的时候，风向转往西北，气候也突然变了。温度上升了几度，空气里的水汽不久却变成了雪，整个海岛上白皑皑的一片。在这些日子里，风雪怒号，十分可怕，居民们只好耐着性子躲在家里。

一连困守了五天，他们并没闲着，用存放在仓库里的木材把家具凑齐了。不久，他们又学会了编篮子。

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温度下降了一些，暴风雪也平息下来。居民们立刻作了一次旅行。岸边的积雪很厚，地面冻得挺硬。他们走起来倒并不感到困难。他们爬上了眺望岗。

多么大的变化啊！森林里的树木再也不见苍翠，只看见一色白。到处都白茫茫的一片。封冻的湖面上有无数的小鸟在振翼飞翔。岩石丛中流出瀑布的地方倒挂着许多冰柱。

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积雪覆盖的陷阱。里面没有动物，然而附近却有很多脚印，赫伯特毫不犹豫地肯定曾经有老虎从这里走过。由此可见工程师说得对，林肯岛是有凶猛的野兽的。毫无疑问，它们一定是住在远西森林里的，因为受饥饿的逼迫，才冒险到眺望岗来。也许它们嗅出“花岗石宫”里有人居住了。看来得小心提防了。

由于温度的上升，积雪不久就融化了。经过一场雨以后，大地披的白皑皑的银甲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天气很坏，居民们还是照常补充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他们看得出来，寒冷的季节并没有到头。

果然，25日左右的天气又变得极度寒冷起来，居民们第二次把自己紧闭在“花岗石宫”里。为了利用好这段闲暇时间，

史密斯选择了一项可以在室内进行的工作。

以前，居民们吃的糖是液体的“酿母枫”。他们把枫树皮割开一个很深的裂口，流出的液体经过一定时间，就变成一种很浓的糖浆了。在史密斯的指导下，他们把糖浆盛在一只巨大的土罐里，放在火上熬，不久就凝结成糖块和糖片，成了“枫糖”。糖几乎是透明的，味道很好。

天气一直冷到9月中旬。他们几乎每天都要想法子出去，但总不能走得很远。托普耐不住这种困守，在房间里来回乱跑。每当它走近仓库后面那个通向大海的黑井时，就会奇怪地咆哮起来。它绕着井口团团转，有时候甚至把一只爪子伸到盖井口的木盖底下，好象要把盖子掀起来似的。然后就会愤怒而不安大叫一通。托普的行动让史密斯更加疑惑了——井里一定有秘密！

严寒终于结束了，大地回春，居民们高兴极了。

度过了这个冬天，他们更加感到衣服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发现过许多摩弗仑羊，于是一致同意想法子捉一群来饲养，以便取得一些皮毛。这就得考虑先开辟一个养牲畜用的畜栏，还要造一个家禽场。为了未来这些工作，他们决定等再过一个月天气稳定下来以后，到林肯岛上还没有了解到的地方进行一次远征。

于是他们焦急地等待了一段时期，在这期间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居民们要探索整个岛的心情更加急切了。

这是10月24日，他们在陷井里发现了一只母西猪和它的两只崽子。于是纳布给大家烤了两只小猪作晚餐。

烤小猪的确很香。潘克洛夫狼吞虎咽，突然有一个硬东西崩了他的牙。他骂着把它从唇边拿了出来——那不是石头，而是一颗铅弹！

第二部 荒岛上的人

第 一 章

气球上的冒险家落在林肯岛上已经整整 7 个月了。在这期间，虽然他们到处搜索，可是始终不曾发现有人。在荒岛上，甚至从来也没有升起过一缕表示有人的炊烟，也找不到一点人们劳动的遗迹可以证明过去或最近这里曾经有人住过。根据种种事实都不得不认为：除了他们以外，荒岛上不仅现在找不到其他人，而且从来就不曾有过人。现在，这些复杂的推论都被一颗小小的金属子弹推翻了。除了人类以外，谁还会有这样的武器呢？

尽管枪弹的样子平淡无奇，然而他们却马上联想到这件事情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这颗子弹打伤的西猪生下来至多不过三个月，足见三个月之内有人在林肯岛上开过枪。这是什么人呢？是有目的来的还是偶然来的，是乘船靠岸的还是遇险着陆的呢？是欧洲人还是马来人？是敌人还是朋友？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荒岛？这些问题都还没法猜测。大家都又惊讶又害怕。

潘克洛夫建议造一只平底船，那样就既可以顺流而上，又可以随意沿海环视全岛。

水手在工程师的帮助下，一刻不停地工作着。通讯记者和赫伯特负责供应全队的食品。在打猎途中，他们在慈悲河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几棵卡利松，这种树几乎高达 200 英尺。赫伯特爬到树顶，居高临下看遍了整个岛屿，包括所有还没勘察过的地方，还是什么都没发现。看来，在彻底搜查全岛以前，还不能下结论到底有没有其他人存在。

两天之后，又发生了一件没法理解的事情。

赫伯特和纳布沿着海岸散步，在离“花岗石宫”大约2英里的地方，碰巧捉住一只可以食用的绿海龟。这只海龟长达3英尺，体重至少有400斤，简直没法拖回去。于是，他们把它翻过来，又在它的两旁砌上石头把它夹在当中，以防万一。然后，他们就回“花岗石宫”去驾大车了，准备用大车把它拉回去。可两个钟头以后，等他们驾着车回到放龟的地方时，却吃惊地发现海龟不见了！

赫伯特完全摸不着头脑，呆呆地对着沙滩上刚才用来夹海龟的石头发楞。

工程师和水手正在造船工地上干活，赫伯特回来后就把整个经过叙述了一遍。工程师又仔细地提了几个问题，最后他回答说：

“海龟在沙滩上办不到的事，在水里也许是办得到的。涨潮的时候，它能翻过身来，然后就不慌不忙地回到大海的深处了。”

这种解释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工程师自己认为这样解释正确吗？恐怕不见得。

按照自己的保证，在5天之后，潘克洛夫造成一艘轻舟。船身是用“克来金巴”树的柔韧细枝编成的，船上共有三个座位，一个在船尾，一个在中间用来保持船身的平衡，一个在船头。此外还有两个桨架和一个掌握方向的尾橹。全长12英尺，重量不到200斤。

想让它下水是极其简单的。树皮平底船被带到沙滩上，潮水一涨，它就浮起来了。潘克洛夫马上跳上船去，一面摇橹一面夸奖这只船。

有必要试一下能不能把五个人都载起来。于是，他们商量

当天沿着海岸一直划到第一个海角，也就是南部岩石的尽头，作一次试航。

他们都跳进船里坐下来，潘克洛夫荡开了桨。天气很好，海面上风平浪静，因此航行中非常安全。水手把船摇到小岛的南端，接着就沿岸航行。平底船前进了三刻钟以后，到达了海角的顶点。正打算掉转船头，赫伯特突然站起身来，指着一件黑东西说：“那边海岸上有个什么东西？”

原来，那是两只木桶，半埋在沙里，还紧紧地绑着一只大箱子，箱子锁着。

这只箱子既然需要两只空桶把它浮起来，无疑是很沉重的。因此，他们没有砸锁，把它照原样在水面上拉回“花岗石宫”前面的海滩上去。

这只箱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留神察看了一下周围，又视察了一下几百步以外的海岸，没有找到其它的东西。赫伯特和纳布爬上一块高耸的山石去俯瞰大海，也没瞧见什么——既没有折断桅杆的孤舟，也没有扬帆行驶的船只。

可是曾经有船遇险这一点是肯定的了。也许这也和枪弹事件有关吧？不过不可能是海盗，因为这只箱子一看就知道是欧美制造的。

大家都围拢这只大得出奇的箱子旁边来。箱子是橡木的，关得很严，外面包着一张很厚的兽皮，用铜钉子钉在上面。两只巨大的木桶密封着，被绳子牢牢地缚在箱子两边。绳结非常巧妙，只有水手才系得出这样的结来。经过仔细观察以后，他们一致肯定：箱子在水里的时间还不久，甚至是最近才上岸的。海水好象还没有透到里面去，箱内的东西自然还没有损坏。

纳布急忙跑回家去，拿来几件工具。卸下来的木桶很完

整，还可以用。水手用凿子和锤子打开了盖子，箱子的内壁衬着一层锌皮，显然是为了防止箱内的物件受潮。

水手扯开锌皮，把各种各样的东西逐件拿出来，放在沙滩上。大家不禁喜出望外——工具、武器、仪器、器皿、衣服和书籍都有。

也许，这是一只被风暴吹到这里来的欧美船只，乘客们打算最低限度地把必需品保留下来，这才准备了这只箱子，把它扔到海里。

经过仔细的检查，他们发现这些武器和仪器都跟一般的不同，而且没有制造厂的牌号。它们简直跟新的一样，看来好象根本没有用过。工具和器皿也都如此。这一点说明这些东西不是随便扔到箱子里的，而是经过慎重考虑挑选出来的。此外，还有一件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这些东西有锌皮做保护，如果在慌忙之中，进行金属焊接是不可能的。

《自然科学辞典》和《玻里尼西亚成语辞典》都是英文的，可是上面既没有出版者的名字，又没有出版日期。

那本四开本的英文《圣经》也是一样，它印刷得非常特殊，而且一看就知道是经常使用的。

那本地图非常精致，它包括世界各国的分图和几幅根据墨卡托投影法制成的地球平面图，专门术语都是法文的——也没有出版日期和出版者的名字。

因此，在这许多不同的东西上，他们发现不出丝毫线索。

不过，这只箱子毕竟给林肯岛上的居民们增加了财富。他们一致感谢上苍，只有水手因为箱子里没有他所盼望的烟草而不够满足。

天黑以前，他们把各种物品都井井有条地放在大厅里了。这一天是星期日，临睡前赫伯特要求工程师给大家念一段福音。

工程师拿起《圣经》，随手一翻，恰好翻到夹着一个书签的一页。他马上注意到有一个铅笔画的红十字，他把附近那一行念了出来：

“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

第二章

日出的时候，他们都来到海角尽头的海岸上，仔细观察着海面；这里能看到周围三分之二的水平线。工程师最后一次断定了海上既没有一只航行的船，也没有一只遇难船的残骸，甚至用望远镜也看不见任何可疑的东西。

荒岛的南岸还没有视察过，这一点最初并没有计划在内。如果到那里去就得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但事实上人人都希望解决一些疑团，于是决定沿着南岸回去，以便完成探险任务。

沿途的任何地方都被仔细搜查了一遍，他们始终没有发现什么痕迹。但是史密斯认定三个月以前或是更早些的时候，不管有意或无意，的确曾有一只船来过这儿的。

突然，托普大叫着从森林里跑出来，嘴里衔着一块满是污泥的破布。

托普还在叫着来回乱跑，他们都跟着托普跑过去，为以防万一，都准备好了火器。

他们在森林里跑了一程，还是没有发现有人从这里经过的痕迹，不禁有些失望。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有人走过，但托普还是来回跑着，似乎在寻找什么。

七八分钟以后，托普在许多株大树之间的空地上停住了，在一棵高大的松树下又叫又跳。突然，水手指着勾在树顶上的一大块白布叫起来——托普刚才衔着的那块结实的白布就是上

面掉下来的。

可这不是什么难船的遗物。原来却是他们的气球。在最后一次空中飞行以后，气球居然落在岛上，使他们失而复得，真是一件莫大的喜事。

他们工作了两个钟头，不但把带有活门、弹簧和黄铜零件的气囊拿到地上来，而且网子（也就是大量绳索）、套环和吊绳也都取了下来。气囊除了下面一小部分扯坏了以外，其他完好无缺。

当然，目前他们是没法把这些布和绳索搬回“花岗石宫”去的，因为分量相当重，要找一辆适当的车子才行。于是在共同努力之下，他们把它一直拖到岸边的一个石洞里，以免遭受风吹雨打。一切都收拾停当了，他们给发现气球地方的那条小溪起名气球港。

黑夜降临时，他们来到了上次发现宝箱的“遗物角”，还是没找到一点痕迹。等他们最后抵达慈悲河第一个拐角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

这里的河面有 80 英尺宽，要想渡河是很困难的。他们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加上取气球时费尽了手脚，现在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假如河上有桥的话，只要一刻钟就可以到家了。而现在在只好另想办法了。

潘克洛夫和纳布到河边去砍树，准备造一个木筏。赫伯特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在漂，果然在黑暗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有一个东西在移动——那是一只顺流而下的小船！

小船逐渐漂近，水手突然喊道：“是我们的船呀！它的绳子断了，所以才顺水漂流下来的。来得正好！”

潘克洛夫没有看错，那正是他们的平底船，绳子也果然是在岩石上磨断的。

这真是怪事。这只船竟不前不后在这时候被他们半路截住，早一会儿或是晚一会儿都要漂到大海里去了。

他们跳上船，划了几桨，就到了慈悲河口。平底船停在“石窟”附近的海面，大家都往“花岗石宫”的软梯跑去。

可是这时候托普突然愤怒地狂叫起来，纳布正在找梯子，也突然喊了一声：“梯子不见了！”

史密斯一言不发，站住了。他的伙伴们在黑暗中摸索着石壁，也许软梯是被风吹到旁边去了，也许掉在地上了……可是到处都无影无踪。是不是一阵狂风把它吹到半截的平台上去了呢？这一点在黑暗中还无法证实。

大家都做着各种猜测。他们侧耳静听，好象有一种咯咯的笑声，也不知它的由来。

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每一件事都举足轻重，但是，从他们留居在荒岛上这7个月以来，的确还没有遇到过一件象这样的怪事。虽然他们由于诧异而忘记了疲劳，然而目前还不知所措。最后，还是工程师建议大家先回“石窟”安下身来，睡一觉，等天亮再见机行事。

这一夜大家在焦虑不安中熬过了。天刚亮大家就马上武装起来，回到峭壁旁边的海岸上。

一切看来都很正常；可是他们出发时关好的门现在却敞开了。上半段软梯还是原样挂着，而下半段却被拉到齐门槛的地方去了。显然，这些侵略者想用这个方法防止意外侵袭。

他们不知道“花岗石宫”里有没有人，然而从梯子的位置看来显然是有的；同时还可以肯定，他们还没有逃走。潘克洛夫使劲喊了一会儿，没有人回答。

赫伯特提议在箭上系一根绳子，然后把箭向门槛上挂下来的软梯上射去，那样就可以拽箭上的绳子，把软梯拉回地面上

来，恢复地面和“花岗石宫”的交通。好在弓箭都在“石窟”里，还可以找到一些很轻的木槿绳子。于是，赫伯特拉满弓，那支箭带着绳子直飞出去，正射进软梯的最后两档之间——成功了！

赫伯特马上抓住绳子头，正打算一下子把软梯拉下来。突然，从门缝里伸出一只手来，一把抓住绳子，把它拉进“花岗石宫”里去了。水手立刻看出那是猴子。

果然，有两三只猴子在窗口露出脸来，它们打开窗户，做了无数个鬼脸。

水手举起枪来，瞄准一只猴子放了一枪。这只猴子掉在沙滩上只剩下一口气，其余的都不见了。

赫伯特要想做第二次尝试也不容易，情况很令人为难。这些猴子小心翼翼地不敢露面。

工程师让大家躲起来，等猴子重新出来再打。可过了几个钟头，情况还是丝毫没有好转。最后，工程师想到了从原来湖边的那个洞口进去的法子。这也就是唯一的办法了。

他们带着武器，拿了锄头和铲子。正往眺望岗走的时候，留在原地的托普怒吠起来。于是大家又从河堤上冲下去，一转脸就发现情况变了。一大群猿猴不知为什么突然受了惊，正打算逃走。居民们举枪瞄准，猴子们已经惊慌得晕头转向，不出几分钟就死的死伤的伤了。

这时候，只见一条软梯从门槛上滑了下来，一直挂到地上。“真奇怪！”工程师喃喃地说，他首先跳上梯子。大家跟在后面，一会儿就来到门前了。他们到处搜索，但是一个人都没有。

这时候只听得一声大喊，接着就从走廊里冲出一只很大的猩猩。纳布追上去正打算用利斧劈下去，史密斯一把抓住他的

胳膊，说：“留下它吧，梯子是我扔给我们的！”他的语气非常奇怪，使人听了以后简直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猩猩勇敢地自卫着，很快就抵挡不住，被捆起来了。

这只猩猩个子非常大，体格匀称美观，胸膛宽阔，头颅不大不小，鼻子向外突出，长着一身光亮而柔软的毛：总之，这是一只优良品种的类人猿。它的眼睛虽然小一些，却露出智慧的光芒。它看上去很年轻，只要待它好一些，是很容易教导成一个象样的仆人的。

就这样，小队里新添了一个成员了。水手给这个新成员取名为杰普。于是，没有经过其他仪式，小杰普就在“花岗石宫”里住下来了。

第三章

现在，有些计划得赶快执行。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在慈悲河上搭一座桥，建立起荒岛南岸和“花岗石宫”之间的交通；然后造一个驯养动物的围栏。

第二天，新的造桥工程开始了。人人都要参加这项重要的工作。临出发前，他们在沙地上牢牢地钉了两个木桩，把软梯缚住，免得再生麻烦。然后就爬上了慈悲河的左岸，很快就来到河口拐角的地方，这里很适合架桥。

他们砍伐选好的树木，除去杈枝，做成横梁、托架和厚板。这座桥，在慈悲河右岸的一头是固定的，而左岸的一头却是活动的，这样就可以象某些运河的吊桥一样，利用均衡锤吊起来。

这项工程是相当艰巨的，他们艰苦而有规律地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劳动，才算完工。桥身活动部分由于有均衡锤的作用，

很容易悬吊。枢纽和最后一根横木（当桥落下的时候，就用它来支撑）之间相隔 20 英尺，任何运动也跳不过来。

在这期间，史密斯提出一个方案，要把整个眺望岗孤立起来，使野兽到不了这里。那样的话，“花岗石宫”、“石窟”、家禽场和耕种用的整个上半部高地就都可以免遭劫掠了。高地的三面都已经有了水围住了，只要稍加开掘就可以了。只剩下西边可以通行，最简便的办法是挖一条又宽又深的沟渠，用湖水把它灌满。

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就在高地的坚硬地面上开了一条沟渠。又在岩石的湖岸上同样开了一条沟渠，把湖水引出来，形成一条河。他们把这条小河命名为甘油河，成了慈悲河的支流。这些工程完毕的时候，眺望岗就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五边形，周围将近 4 英里，流水像一条带子似的环绕着它。现在完全不怕盗贼的侵扰了。

现在，他们那棵唯一的庄稼已经结出了十个麦穗。这是潘克洛夫小心照料的结果。6 个月的工夫就有了 800 颗麦粒了，因此每年可以收获两次。他们拿出 50 颗麦粒珍藏起来，其余的都将用来种在新开垦的地里。他们决定要和过去照料那个单株一样小心照料它们。

耕地的准备工作做好以后，他们又在周围造了一道结实的栅栏，削尖了顶端，使一般的走兽都很难跳进来。潘克洛夫用木板做了几个人体模型和发出响声的风车，可以吓走飞鸟。他们把这 750 颗麦粒种在整齐的畦垅里，然后听凭大自然去摆布。

12 月的时候，天气正热。居民们继续工作，在格兰特湖的东南岸建了一个家禽场。家禽场占地 200 平方码，由一道栅栏围着，里面用树枝构造了各种窝棚，还分隔成许多单间，随时可以供新来的客人居住。

头一个住进来的就是那一对鹌鹑，它们不久就孵出许多小鹌鹑来了。和它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打鸭子，后来塘鸡、鱼狗、大鸬等自动来安住下来。史密斯又在家禽场的一角建立了一个鸽棚，在那儿养了一打常到高地岩石上来的鸽子。

终于到了该利用气球做衬衫和其他东西的时候了，必须把气囊运回来。但他们还没有解决拉车的动力问题。难道荒岛上没有一种能够代替马、驴或牛的动物吗？

就在他们犯愁的时候，两只驯良的大牲口乘桥通行的时候冒冒失失地闯到高地上来了。这是两只野驴，一公一母。水手悄悄把桥板拉起来，于是它们被成为俘虏了。

工程师立刻在家禽场旁边修建了一个牲口棚，里面预备下饲料并垫好干草。他们让这两只野驴完全自由活动。不久，它们就完全顺从了。

潘克洛夫给它们套上挽具。做好的大车就有了动力。12月底，他们第一次试驾野驴。

这一天，全体队员都上了大车。尽管一路颠簸，还是平安到达了气球港，很快就把气囊和绳索拉回了“花岗石宫”。

他们从焚烧植物的灰里取得小苏打和钾碱，洗掉了气囊布料上的油漆，恢复了它原有的柔软和弹性；晾干以后，它就洁白如新了。他们用宝箱里的针缝制出好几打衬衫和袜套来。这群居民终于换上了干净舒适的布衣。同时，也有了被单，使“花岗石宫”的睡榻变成舒适的床铺了！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还制造了一批海豹皮靴，换掉了从美国穿来的靴子。

史密斯仍旧要求大家节省火药，他尽量想法子用别的东西代替，把那箱子里的弹药留着。由于岛上找不到铅，他使用铁粒来代替，并把它们做得大一些，少装一些火药，因为铁弹没

有铅弹沉重。为了保证质量，他决定还是制造棉花火药，也就是火棉。这种东西并不是非要棉花不可，凡是植物纤维都可以用。制造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把棉花在发烟硝酸里浸一刻钟，然后在冷水里洗净晾干就行了。工程师在普通的硝酸里掺了三倍至五倍的浓硫酸，于是棉花火药就有了很好的效果。

到这时候为止，他们在高地上已经开拓了三英亩的土地，其余部分的草地留给野驴。他们小心栽培了大量的蔬菜，足可以调剂他们好久以来一直借以生存的食品。木材和煤炭也成车地装来了，还不断地从养兔场取得肉类，从蛤蜊场取得上好的软体动物。除此之外，还可以钓到美味的鲱鱼和其它好吃的鱼，也经常捕捉到颚骨角沿岸来的海龟。炊事员纳布精通烹调，经常更换菜单，大家吃得赞不绝口。

还有一件幸运的事情。他们得到了一大批游到慈悲河来产卵的鲑鱼，都腌了起来，以备冬天结冰不能钓鱼的时候食用。

这时候，伶俐的杰普也提升为仆役了。它穿着一件外套，一条白亚麻的短裤，系着一条围裙，经过纳布的巧妙训练，杰普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它的日常工作是搬柴和上树，更多的时候是呆在厨房里模仿纳布的一举一动。现在，它已经能到桌边来伺候大家吃饭了，它动作迅速沉着，专心致志，完全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大家高兴得放声大笑。

一月底，他们的劳动安排是在红河发源地附近，富兰克林山脚下设一个畜栏，用来豢养反刍动物，特别是他们为了取毛做冬衣的摩弗仑羊。他们那长满新鲜野草的地方做起一道相当高的栅栏，围住草地，在栅栏的迎面留了一个相当大的出口，做了两扇结实的可以关闭的大门。此外，还有很大的兽棚供动物居住，兽棚做得非常牢固。

然后，他们全体出动，围捕摩弗仑羊和山羊。一天的辛苦

打猎，结果是有 30 只摩弗仑羊和 10 只野山羊被擒。起初，它们还试图撞倒栅栏，但终于没有成功，不久以后就安静地住下来了。

2 月份全月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们照例进行日常工作。

在这炎热的夏天，白天的酷暑过去以后，晚间就吹来了阵阵的海风，这时正好工作完毕，他们总喜欢坐在眺望岗边缘的平台上，边喝史密斯酿制的“松啤酒”，边互相交谈。他们常常谈到自己的国家，谈到南北战争的结局。

林肯岛上这群异乡的流浪人和同胞断绝音信已经有 11 个月，他们多么渴望知道家乡的消息啊！

第四章

享受过麦收的喜悦，短暂的秋季马上就要过去。冬季就要来临了，当前的大事就是做又暖和又结实的衣服。

他们已经把摩弗仑羊的毛剪了下来。由于缺少机器，只好采用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他们利用羊毛纤维的特点，用压力制成毛毡，很能保暖。这种厚毡不但适合做衣服，也适合做被毯。有了温暖的衣服和很厚的被子，居民们可以毫不顾虑地迎接冬天了。

6 月 20 日，严寒开始了，潘克洛夫原打算在开春以前完成造船工作，这时候只好暂时停止。他感到很遗憾。

水手最大的愿望就是到达抱岛作一次探险，而工程师却不赞成纯粹为了好奇而航海。因为这样一只小船在陌生的海洋上航行 150 海里，万一到不了达抱岛，又没法回来，那该怎么办呢？

将近6月底的时候，下了第一场雪。畜栏里每星期去一次。他们又布置了陷井，把史密斯制造的东西也试验过了。这种发明果然十分灵验，他们得到一打狐狸，几只野猪和一只美洲豹。

赫伯特打下了一只信天翁。他很想留养下来，但通讯记者说服他，利用这只善飞的鸟和太平洋沿岸地区试着联系一下。通讯记者写了一篇简单的报道放在一个不透水的口袋里，袋上写了几句话，恳切拜托捡到的人把它寄给《纽约先驱报》，他们知道这种鸟惯于在海面休息，就把小口袋系在它的脖子上而没有系在它的脚上，然后就把它放到天空去了。他们看着信天翁飞往朦胧的西方，一直到看不见为止。大家心里想着这次试验的结果，都激动不已。

随着冬天的到来，他们又开始在室内工作了。他们常常一面工作一面交谈，话题很广。有一天，托普忽然又怪声叫起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它边叫边绕着通道尽头的井口奔跑，连杰普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安。工程师始终为这件事而皱着眉头。

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气比较正常。他们利用一天到荒岛东南靠近潦鳊沼地的地方去打猎。史密斯推说有工作要做，一个人留在家里。

打猎的人直奔沼泽地，他们刚一过慈悲河，工程师就把吊桥扯起来，他打算单独做一件事，他要仔细察看井的内部，井口和“花岗石宫”的通道在同一平面上，它一直通往大海。

工程师把已经不用了的软梯拿到井口，牢牢系住上端，另一端一直放到井里，然后他点上一盏灯，拿了一把左轮枪，腰间插了一把弯刀，就开始下井了。他注意到井的周围有很多突出的尖石，借着灯光仔细查看了，然而他并没有发现有任何痕迹或是破损的地方可以说明最近或过去曾被当作阶梯使用它。

他边往下走边察看，没有看见任何可疑的东西。当跨到最后一档时，到达水面了，这时候水面十分平静。他没有发现任何可以通向峭壁内部的孔道。石壁结结实实的，绝不可能在里面开出一条路来。海滩的岩石下层的土地下，有一条沟道把大海和井底连接起来；要由大海到井底，然后爬到井口来，必须穿过这条沟道，这一点只有水里的动物才能做到。至于这条沟道通到什么地方，在海岸的哪一点，那地方水有多深，谁也回答不出来。

史密斯察看完毕以后，就上来了，他拉上软梯，盖好井口。他一直沉思地自言自语：

“什么也没有看见，可是那里肯定是有东西的！”

傍晚的时候，打猎的人们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了。他们四个人所拿的东西，多得不能再多了，足够吃一个多星期的。

工程师把自己探井的经过告诉了通讯记者，通讯记者也同意他的看法，井中的秘密还是应该继续探索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在赫伯特的大力帮助下，潘克洛夫的船帆完工了。索具也不缺。他们从气囊网上得到上好的绳索，水手把它们全都利用来作升降索、护桅索、帆脚索等等。船上用的滑车也做好了，整套的索具都已完工。潘克洛夫还做了一面美国国旗，蓝、红、白三种颜色是从植物中提取的，不过，在国旗上除代表合众国37个州的光辉灿烂的星星以外，水手又加上第三十八颗星，代表“林肯州”，因为他认为他们的岛已经归入伟大合众国的版图了。

这期间，他们把国旗升在中央的窗户上，向它吹呼了三声，表示敬意。

寒冷的季节即将告终，他们的第二个冬天似乎可以平安地度过了。但在8月11日的夜间，眺望岗的高地几乎遭到了完

全的破坏。

忙了一天以后，居民们都睡得很熟，在第二天清晨4点钟的时候，门口传来托普的叫声，他们被惊醒了。杰普也尖声地叫喊着。大家都急忙地穿上衣服，冲到窗口，把窗子打开。朦胧中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见远处黑暗中奇怪的叫声，显然有一群动物侵袭到海边来了。

通讯记者一下子想起来，是自己忘记把吊桥扯起来了。现在必须赶快迎上去阻止它们，必要的时候，还要和它们拼一场。

野兽叫得更响了，赫伯特记得那是狐狸的叫声。这一大群饥饿的狐狸是非常可怕的动物。大家分别拿了斧头、马枪和左轮枪，跳进升降梯，很快就到了岸边。他们射出了第一排子弹，黑暗中发出几点亮光，就把对方吓退了。

主要的问题是要拦住这群强盗，不让它们往高地上去，要不然菜园和家禽场就都要遭殃了。尤其是对麦田来说，可能会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它们只有慈悲河左岸一条路可以通过。在史密斯的指挥下，他们到达了慈悲河与峭壁之间的狭窄堤岸，形成一道防线。托普张开血盆大口，站在人们的前面，杰普挥着棍子跟在托普的后面。

起初居民们不断用左轮枪和斧头进行格斗不让它们过来，已经打死了几只狐狸。可是后面的狐狸不断地向桥上涌过来，不久就只好肉搏了。他们受了几处轻伤。杰普愤怒而勇敢地挥舞着武器，总到最激烈的地方去战斗；它不时发出一种尖叫声，表示极大的兴奋。有一次它跑出去很远，在射击时火光一闪，才看见它正在五六只大狐狸的包围中沉着应战。

搏斗终于结束了，居民们经过整整两个钟头的激战，才获得胜利！天刚破晓，他们看见对方越过桥头，向北逃窜，纳布立刻跑过去把桥扯起来。等到晨曦照亮战场的时候，居民们发

现沿岸一带的死狐狸足有50多只。

然而，杰普不见了。大家提心吊胆，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一堆死狐狸中间找到了杰普。可怜的杰普手里还握着半截棍子，它在没有了武器以后，寡不敌众，胸前受了几处重伤。幸亏没有受到致命伤，只不过由于流血过多，非常虚弱。大家慢慢把它抬回“花岗石宫”去，给它喝了几杯清凉的药泡饮料，渐渐地，它的呼吸正常起来了。大家让它安安稳稳地熟睡着。

焦急地等待了好几天，杰普终于好转了。10天以后就起床了，胃口也特别好了。有一天，纳布还喊大家来看。原来，杰普正在过道里叉着两腿，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静静地抽着水手的烟斗。从这天起，杰普就自备了一只烟斗。

9月初，残冬已尽，大家又开始忙着工作了。造船的工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甲板已经完全铺好，船身的内部都用蒸气熏弯了的肋材牢固地连接起来，并按工程师的提议做了一个双层的内壁。9月15日，船的内部和甲板完全竣工了。为了堵塞漏缝，他们把海藻晒干，作为填絮，用锤子凿到木板的夹缝里去；又找来大量的松脂，熔化以后，涂在上面。

这只船驾驶起来非常简单。他们首先用石灰把沉重的花岗石块砌成压仓的底货。水手又熟练地做好了桅杆、舵和船身用的铁活。在10月的第一周，终于全部完工。10月10日，新船下水试航——造船的工作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潘克洛夫喜气洋洋。在大家的一致推崇下，潘克洛夫光荣地接受了“船长”的称号，并以“乘风破浪号”给船命名。

包括托普和杰普在内，全体人员都上了船，他们拔起铁锚，升起船帆，桅杆上飘扬着林肯岛的旗号，向海洋出发了。

船顺着联合湾吹来的风向前行驶。它的性能很好，航行情况顺利。潘克洛夫一心想着去达抱岛探险，但工程师认为这样

做实际上是一种不必要的冒险。

赫伯特一直站在船头上指示着在海峡中航行的方向。出乎意外的是，他从水里捞起了一只塞着软木塞的瓶子，这地方离海岸不过几锚链远。史密斯接过瓶子，他一言不发地拨开瓶塞，从里面拿出一张已经浸湿了的纸来，上面写着：

“遇难人……达抱岛：西经 153 度，南纬 37 度 11 分。”

第 五 章

看来，一个遇难的人流落在达抱岛上了。根据纸上的措辞，工程师推测遇难人具有相当丰富的航海知识，而且不是英国人就是美国人。同时，大家也对凑巧遇到瓶子感到迷惑。

人人都在想达抱岛上的遇难人。他们去救他还来得及吗？他们有责任去帮助他。

当晚他们就积极准备新的远征，看来由潘克洛夫和赫伯特两人前去探险最合适，因为他们都懂得怎样行船。可是，通讯记者不愿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他也被批准参加远征了。

根据目前的风势和近期天气情况，估计这次远征得一周的时间。于是，大家忙着把一切需要的东西搬上船去，其中有铺盖、器皿、武器、弹药、指南针以及粮食等。

第二天清晨，大家依依不舍地互相告别。水手扬起了帆，向爪角出发，向西南前进。15 个月以来，他们还是头一次分别呢。

乘风破浪号航行的情况很好。它穿过波浪，飞快地向前驶去。潘克洛夫指挥方向，和赫伯特轮流掌舵，通讯记者帮助料理绳索。

第三天中午，乘风破浪号终于登陆了。探险家们把船牢牢

系好，踏上了达抱岛的海岸。这个小岛周围不过 6 英里，海角、地岬、港湾和河流都很少，四面都是单调的大海，看不见一片陆地，也看不见一叶孤帆。与林肯岛不同的是，这里地形变化不多，到处都是绿荫。

在深入内陆以前，他们决定徒步环绕海岛巡视一周。他们步行了 4 个钟头，整个海岛都搜遍了，然而无论哪里都没有住人的迹象，海滩上也找不到一个人的脚印。

这一点非常奇怪，他们猜测遇难人不是已经返回祖国就是悲惨死去了。

进入森林以后，他们找到了肯定这个小岛上曾经有人来过的证据：这里的山羊和猪都很明显地是欧洲种；森林里的道路好象被践踏过，树木有很多被斧砍倒，到处都有人类双手劳动的遗迹；然而树木都是多年以前砍倒的，已经腐朽了，木头上被斧头砍过的地方长满了绒状的青苔，而且道路上丛生着很深的荒草，很难找到树桩。

看来，的确有人在岛上住过一个时期，只是他们现在还在这儿吗？

他们继续往前搜查。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在树木间发现了一所房子。在苍茫的暮色中，勉强能看出这是个用木板钉成的房子，上面盖着一层厚厚的防雨布。房门半掩着，却是空的！

三个人在黑暗中静悄悄地站着，潘克洛夫大喊了几声，没有回答。他点着了一根小树枝，照亮了这个小房间，看来屋里完全是空的。房间的后面是一个粗糙的壁炉，炉里有一些残灰，上面放着一抱干柴。潘克洛夫把燃烧的树枝扔上去，木柴就噼噼啪啪地燃烧起来了。

这时，他们才发现房里有的一张零乱的床铺，潮湿、发黄的被单说明很久没有使用了。壁炉的一角放着两把已经生锈的水

壶和一只覆着的铁锅。碗柜里放着几件水手的衣服，都已经生了霉。桌上有一个锡饭具，还有一本《圣经》，已经受潮腐蚀了。墙角里有几件工具和武器。所有这些东西都蒙着厚厚的尘土。

他们决定在这已经没有人了的住所过夜，并随时准备着遇难人回来。但是，始终没有人声，门也没有打开过。漫长的一夜就这样过去了。也许房主已经死了，于是大家商量去寻找他的尸体，至少要给他举行基督教徒的丧葬仪式。

天亮了，三个人立刻开始查看这所房子。房屋盖在一个非常适宜的地方，是用木板盖的，可以看出这些木板原来是船上的船壳和甲板。通讯记者在一块木板上看见几个已经模糊不清的字迹，这块木板大概原来是船的外壳，上面写着：“不……颠……”

“不列颠尼亚”，潘克洛夫看了以后说，“这一般是船的名字……”

他们回到船上吃了早饭，然后继续探险。这次搜查得非常仔细，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他们在密林里什么也没有找到。现在几乎可以肯定，遇难人已经死了，而且多半是连骨头都给野兽吃光了。

最后，三个人决定带着遇难人的器皿、武器和工具返回林肯岛，还决定捉一两对猪，搜集一些蔬菜种籽带回去。

于是赫伯特就向着生长农作物的地方走去，水手和通讯记者进入丛林去捉猪，就在他俩终于抓住了一对猪的时候，突然听见海岛北部约莫百来步远的地方传来一阵呼喊声，喊声里还夹杂着可怕的尖叫，听起来简直不象是从人的嗓子里发出来的。

水手和通讯记者拔脚就跑，还没捆好的猪乘机逃脱了。幸亏他们跑得快，一转弯，他们就看见赫伯特被一个野人按倒在

一块空地上。这个野人看起来象是一只巨大的人猿，正打算伤害赫伯特。

说时迟，那时快，水手和通讯记者马上向这个怪物扑过去，把他反过来按倒在地，从他手里救出赫伯特，然后把他牢牢地绑起来，怪物挣扎了一会儿，到底还是动弹不得了。

他们仔细看这个怪物，他不是人猿，而是一个人。可这个人的样子多凶恶呀！简直是一个可怕得难以形容的野人。尤其令人毛发悚然的是，他似乎已经残暴到完全丧失人性了！

乱蓬蓬的头发，一直垂到胸前的胡须，赤身裸体，仅仅在腰间围了一块破布，野性未驯的眼睛，指甲极长的大手，颜色和红木一般的皮肤，硬得像牛角似的双脚——这就是这个怪人的形象。在他的躯体内，究竟是人类的心灵，还是动物的兽性？

可以肯定地说，即使这个遇难人曾经是文明人，但孤独的生活已经使他变成一个野人，更糟的是，也许使他变成了一个人猿。他紧咬着牙，喉咙里发出沙哑的声音，牙齿非常锐利，和野兽用来吃生肉的利齿一样。

他一定早就丧失了记忆，体力发达却引起智力退化，他好象根本听不懂人的语言了。然而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他似乎并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他过去也曾是人类的一分子，现在看见人，是不是能在脑海里闪过一些记忆，重新恢复人性呢？

他们割断了俘虏脚上的绳子，然而还是牢牢地绑着他的两手。他自己站起身来，没有要逃跑的意思，那双冷酷的眼睛狠狠地看了一下这三个人，但是他并没打算反抗。

在通讯记者的建议下，他们把这个不幸的人带到小屋里去，也许看见自己的东西，他会有所感悟的！起初，炉火似乎引起了他的注意，可是他随即转过身去，眼睛里的智慧光芒也消失

了——他似乎对任何东西都失去感觉了。

目前，只有把他带到船上去，潘克洛夫看管他。赫伯特和通讯记者又回到岸上去，取回器皿和枪支，带来了大量的蔬菜和种籽，还有不少的野味和两对猪。

大家都上了船，只等早上涨潮，乘风破浪号就要起锚返航了。

俘虏被放在前仓，他一言不发地呆在那里，非常安静。潘克洛夫递给他一些熟肉，被他一手推开了。可他一看见刚才打来的鸭子，就抓过去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

第二天早上天一亮，天气就起了变化。风向转往西北，这对他们的归航是有利的。可是同时天气也愈来愈冷，这给航行又增加了许多困难。潘克洛夫收缩了主帆，朝着东北，直向林肯岛驶去。

第一天，航行中没有任何事故。第二天风势加强了，北风愈来愈大，乘风破浪号都难以掌握方向了。他们在海里航行了两天两夜。还是看不见林肯岛的影子。又过了 24 小时，还是看不见陆地，狂风迎面刮来，海上波涛汹涌。船上的帆篷紧缩着，他们不时地变换方向。18 日那天，一个大浪整个地冲着乘风破浪号盖下来，他们差点被海浪卷走。这时出乎意外地，俘虏竟来帮助他们。他似乎突然恢复了水手的本能，从仓口跑出来，用一根圆材打穿了一块舷壁，使甲板上的水往外流去，然后又不言不语地回仓去。潘克洛夫他们三个非常惊讶地看着他进行工作。

他们处境的确是严重的，恐怕已经迷失了方向，再也不可能找到原路了。直到夜里 11 点钟的时候，风势才减弱，大海也平静了，船的速度也加快了。

早上两点钟的时候，在东北 20 海里以外的地方，黑暗中

出现了一点亮光。这显然是工程师在给他们指点航向，于是他们掉转已经偏北的船头，直向有光的地方驶去。

火光在水平线上燃烧，就像一颗一等星似的，明亮地照耀着。

第 六 章

乘风破浪号航行了四天，终于慢慢地向慈悲河口的沙滩驶来了。

工程师和纳布对于变天和他们的误期早已忐忑不安，看见他们回来，都非常高兴。工程师关切地询问情况，他们就把探险的全部经过和搜查时的各种情况都告诉了他。听完以后，工程师感到一个问题很奇怪：那张遇难人写的纸条是最近才写的，难道就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变得这么野蛮了吗？

达抱岛上的遇难人被从船仓里带了出来，刚上岸来，他就表现出有逃跑的意图。史密斯走过去，把一只手搁在他的肩膀上，样子显得非常威严；同时又以无限仁慈的目光看着他。这个可怜的人受了这种崇高感情的影响，马上就顺从了，他逐渐安静下来，垂着眼睛，低下头不再抗拒了。

史密斯长久地注视着他，发现了他的眼睛里有一线不能用言语形容的智慧之光。

大家决定让这个陌生人在“花岗石宫”里单独住一间房子。他们期盼着经过细心的看护，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林肯岛上居民们的一个伙伴的。

饭后，他们忙着把乘风破浪号上的东西搬下来。工程师把武器和工具都仔细看了一遍，还是找不到能证明陌生人身分的痕迹。大家都认为小岛上捉来的猪非常有用。两桶弹药和几匣

雷管也很受欢迎，大家还一致同意建一个小型火药库。

卸完货物以后，潘克洛夫建议把乘风破浪号放在一个稳妥的地方。经商量，乘风破浪号就在气球港平静的水面上停泊了。

陌生人住在这里已经有好几天了，情况好转得很快。他已经忘记了茹毛饮血的习性，开始吃一些稍微文明一些的食品；现在看见熟肉，也不象当初那样反感了。史密斯还乘他睡着的时候，给他剪短了头发和胡子，他那遮身的破布也换成比较合适的衣服了。由于大家的照料，陌生人初步恢复了人的模样，连眼睛也显得比较温和了。

史密斯每天总要和这个伙伴一起呆上几个钟头。他走到陌生人旁边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工作，吸引他的注意。此外，工程师在说话时还特地放开嗓子，以便通过听觉和视觉来打动他那麻痹的心灵。有时候这个伙伴，有时候那个，有时候全体都和他一起进行这种工作。他们谈的最多的是和航海有关的事情，一个水手听了这些事情一定会感到有兴趣的。

陌生人对他们的谈话常常表示有些注意。有时候他显得非常苦闷，有好几次，他们觉得他几乎要开口说话了，结果他终于还是没有说什么。不管怎么样，这个可怜的人总是非常沉默和忧郁。

工程师随时都注意着他，等待着他的灵魂的出现，并随时准备抓住它。陌生人非常安静，甚至已经对工程师表示依恋。于是，工程师决定对他进行一次试验，要把他带到森林的边缘去，也许这一片绿树会使他回忆起多年来自己生活的地方！

那一天天气很暖和，阳光明朗地照耀在海岛上。居民们把陌生人带到海滩上，并走开让他独自随便行动。他向大海走了几步，容光顿时焕发起来，然而一点也没有逃跑的意思。看来，大海还不会引起他逃跑的念头。

于是陌生人又被带到慈悲河口森林的边缘，他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贪婪地吸着大气里扑鼻的芬芳。

居民们紧跟在后面，随时防备着。如果他打算逃跑，马上就可以把他抓住！

果然，这个可怜的人打算跳到他和森林之间的河流里去。一刹那间，他一蹲身，好象要纵身跳下去似的，可是几乎立即又退了回来，在昏昏沉沉的状况中，一大颗泪珠从他的眼里掉下来了。

是的！这个不幸的人流泪了！他的脑子里准是回想起什么事情来了，这几滴眼泪又使他变成一个人了。

居民们退到不远的地方，让他独自在高地上呆着，使他感到自由。又过了两天，陌生人似乎逐渐愿意和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了。肯定地说，他在听别人说话，而且听得懂，然而奇怪的是，他坚决不和他们说话。有一天傍晚，潘克洛夫在他的房门口听见他在自言自语：

“不！在这儿！我！决不！”

这里头准有什么令人心酸的秘密！

陌生人开始使用工具干活了，但始终保持孤独。又过了几天，陌生人正在高地上干活，史密斯发现他又流起泪来。一种不可遏止的同情心使史密斯向他走过去。

“朋友！”工程师轻轻碰了一下陌生人的胳膊。陌生人想避开他的眼睛，史密斯去握他的手，他很快缩回去了。

“朋友！”史密斯坚定地说：“我希望你能看我一眼！”

在史密斯强大的力量下，终于，陌生人用沉重的嗓音问道：“你们是谁？”

“和你一样，一群遇难的人，”工程师充满感情地说。“你的周围都是朋友！”

“朋友！……我的朋友！”陌生人双手捂着脸叫道。“不……决不……离开我！离开我！……”

然后他跑到俯临大海的高地边缘去，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站了很久。

史密斯回去把刚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伙伴们。

陌生人在海岸上独自呆了两个钟头。大家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他，然而也没有打扰他，两个钟头以后，两眼通红的陌生人终于回来找史密斯了。他的表情极度谦卑，显得焦急，腼腆和羞惭，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地面。

“先生，”他对史密斯说，“你和你的伙伴们是英国人吗？”

“不！”我们是美国人！”

“啊！”陌生人应了一声，接着小心地说：“还好！”

“你呢，朋友？”工程师问道。

“英国人。”他急忙答道。

当得知已经是 1866 年 11 月时，他叫道：“12 年，12 年！”就突然离开了。

大家猜测着他的历史。但有一件事不明白，如果他流落达抱岛已经 12 年了，那么可以料想他成为野人已有好几年了，而那张纸条看起来却象是最近才写的。而且纸条上写的经纬度十分精确。可见写这张纸条的人和一般水手不同，具有相当丰富的水文学知识。

看来，这里面还有没法解释的问题。

接着一连几天，陌生人一句话也不说。他总是在僻静的地方一刻不停地干活。大家耐心等待着，终于在一天天快黑的时候，陌生人又来到居民们的面前了。当时他的眼睛发着异样的光芒，他又完全恢复了野蛮面貌。

他的牙齿发出一阵阵的响声，好象发高烧的病人似的。只

听他断断续续地说：

“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你们有什么权利硬要我离开我的小岛？……你们知道我是谁，我干过什么，我为什么一个人在那儿？……你们怎么知道我过去没有偷盗、杀人，怎么知道我不是一个恶棍？你们知道吗？”

史密斯正打算安慰他几句，可是他急忙倒退几步。他叫道：“只问你一句话——我有没有自由？”

“有！”工程师答道。

“那么，再见！”他大喊一声，就象疯子似的跑开了。

史密斯坚持认为这个不幸的人迟早会回来的。他说：“这是他野性的最后一次发作！”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各种工作都在继续着。由于种植的蔬菜愈长愈多，必须扩大园地，将牧场迁到山岗以外的地方去。

他们进行了第三次收割，有了大量的小麦。现在必须建一个磨坊，经过商量，大家决定在眺望岗上建立一个简单的风磨。不久，在选定的地点，就树立起一个亭子来，亭子里的各种机械都齐备了。恰好这时东北方有一阵微风吹过来，他们的风磨发挥了作用，于是，餐桌上就出现了呱呱叫的面包，他们的快乐是不难想象的。

在这期间，陌生人一直没有出现，找也找不着。可事实证明史密斯的预言是正确的。

那天是12月3日，赫伯特到湖的南岸去钓鱼。突然有一只凶猛的美洲豹出现在他面前，就在豹子扑过去的关键时刻，陌生人跳了出来。陌生人手里只有一把刀，却直向豹子冲过去，很灵活地把刀刺入了它的心口。

陌生人一脚踢开豹的尸体，正打算溜走，居民们都赶上来了。赫伯特缠住他，叫道：“不！你不要走！”

陌生人叉起两臂，胸前起伏不住，沉着脸。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他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说给我听吧！”

他还是第一次要求居民们叙述他们的来历，也许等他们谈过以后，他也要介绍自己的历史了。

工程师简单地叙述了他们离开里士满以后的全部经过；叙说他们是怎样努力，现在手头有了哪些财富。

陌生人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然后工程师向他一一介绍大家和他自己，并说，自从他们到达林肯岛以来，最大的安慰就是他们新添了一位伙伴。

陌生人听了以后，涨红了脸，把头垂在胸前，满脸显得惶惑不安。他沙哑地说：

“你们是正经人！可是我呢……”

第 七 章

陌生人说的最后一句话，证明居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他有一段伤心的往事，看起来他象是已经赎清了自己的罪恶，然而他的良心还没有宽恕自己。他的新朋友们热诚地想和他握手，而他却因惭愧而觉得不配把自己的手伸给这些忠实的人！

不过，经过美洲豹事件以后，他没有再回森林，从那天起，他连“花岗石宫”的范围以外都没有出去。他还是单干，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一向不来吃饭，睡觉就在高地的大树底下，绝不和伙伴们发生联系。

大家都一致同意，决不追问他的秘密，等日后他自己会谈出来的。

一天，陌生人向工程师提出请求，要住到离“花岗石宫”

四五英里以外的畜栏那儿去。

工程师对他说：“朋友，你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不限制。我们总是随时都欢迎你回到“花岗石宫”。

于是，居民们在畜栏里盖了一所木头房子，还制造了一些家具，又拿了一支枪、一些弹药和工具到畜栏里去。

居民们盖木屋的时候，陌生人把整个土地都翻松了，只等到时候就可以播种。

就在陌生人准备离开“花岗石宫”的那天傍晚，他来向大家辞行，并给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历史。

原来，他叫艾尔通，曾经是不列颠尼亚号船上的水手长，由于和船长格兰特发生过争执，就企图煽动水手叛变，把船抢过去。因此在1852年4月8日，格兰特按海上的规矩把他丢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上，自己开船走了。后来，艾尔通就在离海岸很近的一个爱尔兰人农场里留下来，成为一名仆人。

过了两年半以后，苏格兰贵族格里那凡爵士的邓肯号游船因为捡到一个装有纸条的瓶子，从纸条上得知不列颠尼亚号遇险了，但纸上写的经度已模糊不清。于是邓肯号沿着纸上标明的纬度线前进，一路寻找遇难的格兰特船长。格里那凡爵士的邓肯号碰巧遇到了艾尔通，当时艾尔通根本不知道不列颠尼亚号遇险的事。但他一口咬定船是在澳大利亚的东岸遇的险，目的是要把爵士引到那儿去，使他远离自己的船，然后抢走邓肯号，用这只游船在太平洋上做海盗。当时他化名彭·觉斯，领着一群逃犯作恶。

然而由于爵士传给邓肯号大副的信上把地址写错了，邓肯号没有向澳大利亚东岸的吐福湾出发，却是按信上命令向新西兰的东岸航行。

艾尔通的全部计划都化为泡影，他气极了，不顾一切地蛮

干起来，于是他们给他带上了手铐脚镣，并根据他的请求，没有把他交给官方，而是遗留在太平洋的任何一个岛屿上。

邓肯号继续航行，不久就来到达抱岛，他们打算让艾尔通在这里登岸，不想却奇迹般地找到了遇难在此的格兰特船长和另外两个水手。于是，这个罪人就被留在这个荒凉的小岛上，格兰特船长还给他盖了一所房屋，并留下火药、武器、工具和种籽。他只需要在这里住下来，在孤寂中赎清过去的罪行。

邓肯号离去时，爵士说：“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来找你。我决不会忘记！”那天是1855年3月18日。

艾尔通后悔了，他非常痛苦——为自己的罪恶而感到羞耻。他对自己说，等到有一天人们来接他离开小岛的时候，他一定要配得上回到人群里去！他辛勤地劳动，改造自己；他成天祷告，悔过自新；他变得极其谦恭，期待着来船；他吃尽了人们所没有尝过的苦难！然而，上天一定以为这种处分还不够，他慢慢地变成一个野蛮人了！

史密斯和伙伴们听完以后，站起身来，激动不已。这是多么悲惨、沉痛和绝望的一幕啊！

史密斯说：“艾尔通，上天认为你的罪恶已经赎清了，让你回到同伴们中间来了，你已经得到了宽恕！现在，你愿意做我们的伙伴吗？”

艾尔通后退了几步。

“让我们握握手吧！”工程师说。

艾尔通抓住工程师伸过来的手，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艾尔通还是请求一个人住在畜栏的房子里，他想独自呆一个时期。他正打算退出去，工程师又问了他一个问题：“既然

你愿意过孤独的生活，那又为什么要把纸条扔在海里，让我们按照地点去找你呢？”

艾尔通摇了摇头，想了一会，然后说：“我从来没有把什么纸条扔在海里！”然后他鞠了一躬，走到门口，和大家分别了。

看来，这个纸条还的确是一个问题！

为了免得艾尔通长久寂寞，居民们经常去探望他。然而有的事情必须在发生后立即就要告诉工程师，因此，他决定要使“花岗石宫”和畜栏能够随时取得联系。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他们完成了拉铁丝的工作，又制造了一种直流电池。不久，“花岗石宫”和畜栏之间就安装了电报装置，这就是史密斯的天才创造。

一切都准备停当以后，史密斯发了一个电报，一会儿工夫，艾尔通就有了答复。这种通讯的方法有两个优点：第一，他们可以知道艾尔通在畜栏里的情况；第二，这样艾尔通就不完全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了。就是这样，史密斯还是每星期去看他，艾尔通也常到“花岗石宫”来，每次来的时候，他都受到热情的招待。

美好的季节在日常工作中度过了。在这期间，这个岛非常繁荣。蔬菜和粮食在一天天增加，第四次麦秋又是丰收，家禽场里的住宅都挤满了，猪已生下了猪崽，野驴添了一对小驴，他们还深入远西森林，进行了几次探险，猎取了很多野兽。

箱子里的照相器材始终没有用过，史密斯在赫伯特的帮助下，用它在荒岛上风景最好的地方，照了许多相片。他们也没有忘记给岛上的全体人员照相。水手的相片挂在墙上，照得非常逼真。而其中最成功的，还数杰普的那张，简直照得跟活的一般。

随着三月的到来，炎夏终止了。下雨的时候多起来，不过天气还很热。有一天清晨，人们简直以为已经看到初雪的景色了。因为不仅小岛，连“花岗石宫”下面的整个海滩，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水手正打算下去救护那种的东西，敏捷的杰普已经抢在前面滑到沙滩上去了。可杰普还没着地，积雪就往半空中飞起来，只见雪花四处飞散，连阳光都被遮住了。

原来那是大群的海鸥，它们浑身长满雪白耀眼的羽毛。这些鸟成千上万地栖息在小岛和海岸上，直到它们已经消失在远处的时候，居民们还在那儿目瞪口呆。

几天以后，就是3月26日了，两年以前，遇难的人就是在这一天从高空被抛在林肯岛上的。

第 八 章

两年了！居民们两年来没有和他们的同胞发生过任何联系！现在他们的祖国发生了什么事？故乡的情景常常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两年来，没有一只船曾经开到海岛的视线范围里来过；至少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叶孤帆。显然，林肯岛不在通常的航线以内，他们只有依靠自己，想法子返回故乡。

然而，因为有了艾尔通，也许会有一个得救的机会。格里那凡爵士曾经答应过艾尔通，等到他认为艾尔通赎罪期满的时候，他就来接他回国。那么，艾尔通在荒岛上已经12年了，相信爵士很快就会来达抱岛的。他们只要在艾尔通以前住过的那间屋子里留一张通知，写明林肯岛的位置，爵士他们就一定会找来的。

可惜现在天气已经太冷，不能到达抱岛去，只好等明年春天再去。不过，爵士也应该不会选择冬天来航海的。因此，这将成为他们返回的唯一机会，必须耐心等待。

现在，大家都忙着做日常的工作，准备在“花岗石宫”里度过第三个冬天。同时，大家也一致同意，要在暴风雨来到以前，利用小船作一次环岛的航海。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考察过全部沿海地带，尤其是西岸和北岸，他们还仅仅是一知半解。

4月16日清晨，全体人员——包括托普——都上船了。他们事先留杰普陪着艾尔通住到“花岗石宫”里。乘风破浪号从气球港向爬虫角驶去。

由于刮的是迎头风，必须靠近海岸航行。他们整整花了一天的工夫，才来到爬虫角。这时天已经黑了。他们在海角下边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又沿着西岸前进。

这一带美丽的森林海岸。他们曾经徒步探索过。他们尽量靠岸前进，以便把一切看得更清楚。通讯记者还在风景最好地方拍照。

大约中午的时候，乘风破浪号来到了瀑布河口。这里的情形与海滨南部差别很大，相形之下，北部是地势崎岖，荒凉贫瘠，南部则树木茂盛，土地肥沃。这部分海滨尽是大小不同的岩石，这里没有一个洞窟，没有一个缝隙可以供任何东西藏身，峭壁的底部经常受着波涛的冲刷。

荒岛的西北部，海岸又变得平坦多沙了。沼泽洼地上，到处生长着树木，里面有许多水禽。他们在这里停下来过了一夜，还上岸打了好几串野鸭和鹬。

第二天破晓的时候，重新刮起微风。乘风破浪号趁着顺风又扬帆起航，飞快地向北颚角驶去。

“恐怕要刮猛烈的西风了。”潘克洛夫说。“昨天太阳落山的时候，西边一片通红，今天早上又出现了马尾云，恐怕不是好兆头。”于是，他们决定把帆尽量都张起来，赶快到鲨鱼湾去躲避即将突变的天气。但是，这一带海面尽是礁石，他们又很生疏。更倒楣的是，他们两个钟头后到达颞骨角海面上的时候，将正赶上退潮，海水会往海湾的外面流；再加上有风浪，恐怕他们的船会很难进去。

现在一切都得听水手的安排了。潘克洛夫打算想法子停留在海面上，等候涨潮时争取进港。但不管怎么说，都会等到天黑。

“唉！”潘克洛夫说，“如果海滨有一个灯塔，水手们就会感到方便得多了。”

这时，赫伯特和通讯记者都想起上次去达抱岛探险返回时，史密斯曾给他们点火引航。当提到这件事时，史密斯却非常吃惊。几分钟以后，工程师看看只剩通讯记者和自己在船头，就弯下腰来，低低地对他说：

“我敢肯定，史佩莱，10月19日那天夜里，我绝对没有在眺望岗或是荒岛的其他地方点过火！”

正像潘克洛夫意料的那样，风暴来了。乘风破浪号在将近六点钟的时候到了港湾口，可是这时候正退潮，它不能入港。于是，他们只好与海岸保持一定距离，将船头对着陆地停下来。这一夜，小船一直停泊在海面上。

当东方的水平线上曙光初现的时候，风势稍微减弱了一些。乘风破浪号向北颞角的上风头开去，穿过海峡，在海面上滑行入港。这里四面都是奇形怪状的熔岩峭壁。他们就像是进了鲨鱼的嘴里了。

这是个很大的港湾，几乎可以容纳美国的舰队，但是也有

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少一个通到荒岛内陆去的豁口或通路，很难找到一个可以登陆的地方。

他们在港湾里呆着，显然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于是就调转船头出了港湾。三个钟头以后，乘风破浪号就在慈悲河口的沙滩上抛锚了。

现在，荒岛的沿岸已经全部搜索过了，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

又过了几天，4月25日晚上，当居民们都聚在眺望岗上的时候，史密斯向他们一一列举了荒岛上发生过的神奇事件，并希望大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掉在海里以后，怎么会到四分之一英里以外的内陆来的，同时自己竟一点也不知道？当时你们住的‘石窟’离我躺的山洞有5英里远，托普怎么能找到那里去的？再说，当天夜里狂风暴雨一直没停，托普身上却很干，一点泥也没有。”

“托普在湖里和儒艮进行了一场搏斗以后，怎么会莫名其妙地被抛到水面上来的。还有儒艮侧面受的伤，像是被什么利器割伤的。”

“小西猪身上怎么会有一颗枪弹的；没有遇难船只的遗迹，怎么会有一只箱子好好地搁在海滩上的；装着纸条的瓶子怎么偏偏在我们试航的时候出现；正在我们需要船只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平底船那么巧断了绳子，又那么巧从慈悲河上漂到我们身边来；在猿猴侵袭我们以后，软梯怎么会那么巧从‘花岗石宫’上面落下来；艾尔通一口咬定他从来没有写过的纸条，怎么会跑到我们手里来的；最后，10月19日那天夜里，纳布和我都没有在海滨上点过火。”

听着史密斯的叙述，大家都你瞧我我瞧你不知怎样回答。这一系列的事情，今天是头一次被归纳在一起，他们听了以

后，都不由地感到十分惊讶。

他们不得不承认，这里存在着秘密！每当林肯岛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在起作用，这种力量肯定是在帮助他们，然而却激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会不会有什么东西藏在最隐蔽的地方呢？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证实这一点。

史密斯还向大家提起，他曾经探索过沟通“花岗石宫”和大海的井底，可是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经过这次谈话，大家决定等季节转暖以后，立刻搜查整个的荒岛。

冬天提前来临了，因为有了充分准备，居民们顺利度过了冬季的4个月。

转眼已经是10月，就要大地回春了。

10月17日下午，晴朗的天气引诱着赫伯特，他想拍一张联合湾的风暴照片。他把照相机依托在餐厅的一个窗口上，俯瞰着海岸和整个的港湾。他发现定影以后的底片的海平线上有一个看不清楚的小黑点，他反复洗了几次都没洗掉。他从望远镜上拧下一个倍数很大的放大镜来，打算仔细看一下这个斑点。

他刚刚看下去，马上大喊一声，放大镜几乎从手里掉下来。

他立刻把底片和放大镜递给工程师，工程师细看了一下，然后抓起望远镜就冲到窗口。

“一只船！”

果然，在离开林肯岛不远的地方，有一只船停在那里！

第三部 岛的秘密

第一章

的确是有一只船在那儿！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它是路过这里，还是要来靠岸呢？

这消息立刻通知了其他三个人，他们还看不清船身。这是他们来林肯岛以后遇到的最重要的件事，他们沉浸在这件事情所引起的一切思想、感情、恐惧和希望里。

潘克洛夫靠在窗口，不时拿起望远镜，他一直注视着那只船。它的位置在东西 20 海里的海面上，距离相当远，但这个高耸着富兰克林山的海岛绝对逃不过船上守望者的视线。

“这会不会是邓肯号呢？”水手大声问。

于是，大家立刻给艾尔通发电报。一个小时后，艾尔通来到“花岗石宫”。

艾尔通拿起望远镜，朝着大家所指的方向看去，几分钟后，他说：“的确是一只船，但我想不是邓肯号。”

说完以后，艾尔通就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不再说话了。大家心情都很激动，谈论着这只陌生的船。糟糕的是，在傍晚苍茫的暮色里，很快就要什么也看不见了。

要不要到海边去燃起一堆火呢？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不管它是什么船，但一旦错过了这个机会，还会有别的船再到林肯岛附近来吗？

于是大家决定在气球港燃起一堆火，表示他们在这里。但是，纳布和潘克洛夫正准备去气球港，那只船忽然改变了方向，直对联合湾驶去了。它驾驶得很熟练，很快就接近了海岸。于

是，纳布和水手暂时不走了，再观察一下再说。

艾尔通再次肯定那绝不是邓肯号。潘克洛夫接过望远镜，对着来船。它的载重可以看出在三四百吨之间，船身非常狭窄，桅帆齐整，结构精巧，这一定是一只航海的快船。但究竟是哪一国的船，这还很难说。

艾尔通又拿起望远镜，他暗哑地喊道：“是一面黑旗！”

这是一只海盗的船！工程师的预感被证实了。工程师立刻吩咐大家尽可能隐蔽起来，并叫艾尔通和纳布去把眺望岗上显眼的风磨翼落下来。又把“花岗石宫”的窗户用树枝密密地遮住，把火全弄灭了。这样就看不出岛上有人了。同时，枪枝弹药也准备好了，以防突如其来的袭击。

大家都热烈地握住工程师伸出的手，誓死保卫林肯岛。

黑夜来临了。新月已经消失。黑暗笼罩着荒岛和海洋。岸边静悄悄的。船上的灯火完全熄灭了，因此一点也看不见它。即使它还在荒岛的周围，也找不到它的行踪了。

突然，黑暗中闪出一道亮光，并且传来一声炮响——船还在那里，并且船上还有炮！

这时候，铁链从孔里哗啦啦地放了出来，海盗的双桅船在“花岗石宫”的视线内抛锚了！

海盗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他们在离岛不远的地方抛了锚，显然准备第二天利用小艇在海滩上登陆！

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艾尔通请求工程师同意他到船上去探听一下敌人的实力，并说：“我认为这也许是我重新做人的一个机会。”

工程师被深深打动了，他让潘克洛夫用小船把艾尔通送到小岛上。

于是他们很小心地到了对面小岛的岸边，艾尔通毫不迟疑

地往海里一跳，无声无息的朝着海盗船游过去。潘克洛夫蹲在乱石堆里，等他回来。半个钟头以后，艾尔通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船边，抓住船上的主链，他喘了一口气，然后攀着主链，一直爬到船的最前端，静静地倾听着，船上的人都没有睡，他们一面高谈阔论，一面相互谩骂。

艾尔通无意中听到了鲍勃·哈维的名字，这个人是一个胆大包天的水手，同时也是艾尔通过去的澳洲伙伴，他现在还在继续干犯罪的勾当。鲍勃·哈维掠夺了这只桅船，船上装载着武器、弹药、器皿和各种工具。从此，他就带着这帮英国逃犯，指挥着这只飞快号船，在太平洋上到处骚扰，屠杀抢劫。正如史密斯所想的，鲍勃·哈维在航行中发现了这块陌生的陆地，打算到岛上来视察一番，要是中意的话，就把它当作双桅船的大本营。

至于飞快号上挂的黑旗，和模仿军舰在降旗时鸣放的礼炮，那纯粹是示威行为。

艾尔通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查清楚船上的装备和人数。等船上逐渐静下来，他冒险爬上了甲板。那灯光已经灭了，仓面上一片漆黑。艾尔通在船上绕了一圈，发现飞快号装备着四门后膛炮，这种炮非常新颖，操纵灵便，威力极大。甲板上的人还谈话，艾尔通从中得知船上一共在 50 个人。

艾尔通已经完成任务，他准备摸索到船头，然后下水。他下定决心，即使牺牲自己，也要挽救林肯岛和岛上的居民。于是，他产生了一个英勇的念头——炸毁这只船和全船的人。

火药库通常在船的后半部。艾尔通毫不迟疑，悄悄地沿着中仓甲板走去，甲板上到处都躺着喝醉的人。主桅的底部点着一盏灯，周围支着一个枪架。艾尔通拿下一支装满弹药的左轮枪，直奔火药库去。

% 火药库的门找到了，艾尔通一下子拧坏了挂锁。这时候，突然有一只手搭在艾尔通的肩膀上。

“你在这里做什么？”一个高个子的人站在灯影里，粗鲁地问道，他很快地把灯光照在艾尔通的脸上。艾尔通一下认出这正是鲍勃·哈维，他没有回答，挣脱了鲍勃的手，打算冲到火药库去。只要对着火药箱放一枪，就大功告成了。

但强盗们被鲍勃喊醒了，他们跳起身来，向艾尔通扑过去。艾尔通开枪打倒了两个罪犯，但他自己因躲闪不及，肩膀上被砍了一刀。

艾尔通眼看自己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了，他必须保全自己来帮助史密斯战斗。因此他只好逃走。乘着敌人暂时后退的工夫，艾尔通冲向甲板，并用枪托把灯打灭了。周围一片漆黑，他跳上甲板，打中了几个海盗，然后就越过舷栏往海里跳去，枪弹象冰雹似的向他周围打过来。

伙伴们听到了枪声，他们焦急不安地等着。将近12点半的时候，艾尔通和潘克洛夫所乘的小船终于靠岸了。大家热烈地拥抱了他俩，然后立刻躲到“石窟”里去。在那里，艾尔通把全部经过都说了一遍，还说到他打算毁船的计划。

人人都向艾尔通伸出手来。艾尔通也坦白地表示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海盗惊动了，他们已经知道岛上有人。他们会全副武装，强行登陆的。

看来，林肯岛上的居民们将要6对50了！

第 二 章

这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居民们面临着生死关头，并没有离开他们在“石窟”的岗位。破晓时分，透过清晨的薄雾可

以看见一团朦胧的黑影，那就是飞快号。

工程师非常镇定地对大家说：“朋友们，现在最要紧的是，要让那些罪犯认为岛上的人很多，足够低抗他们。因此，在雾散以前，我认为我们最好这样准备：把我们的人分成三路，第一路在‘石窟’这儿把守，第二路在慈悲河口把守，至于第三路，我认为最好放在小岛上，因为在那里可以阻止或牵制他们登陆。我们一个人要争取打死8个敌人，一定要把他们完全消灭掉！”

大家都默默地同意了这个部署，他们作了最后一次的握手，然后马上拿了武器各就各位：

史密斯和赫伯特埋伏在“石窟”附近，负责把守“花岗石宫”下面的海岸。

通讯记者和纳布埋伏在慈悲河口的岩石中间，河上的吊桥已经扯起来，他们负责阻止任何人乘船渡河或在对岸登陆。

艾尔通和潘克洛夫要划船渡过海峡，在小岛山各据一点。

这样，火力可以同时从四个不同的地点发射，罪犯们就会认为岛上不但有很多人，而且有坚强的防卫了。

不久，雾就逐渐散开，飞快号完全露了出来，它离岸不过一又四分之一英里。工程师从望远镜里看见船上的四门炮都对着荒岛，显然它们随时都准备开火。

这时候，飞快号还是没有动静。显然，鲍勃·哈维和他的部下很难理解夜里船上发生的情况。他们正在仔细观察海岛。

一个半钟头过去了，船上还是没有准备进攻或登陆的样子，显然他们还在迟疑不决。尽管使用倍数最大的望远镜，潜伏在岩石里的居民，他们还是一个也看不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鲍勃认为岛上有人或是可能有人。

8点钟的时候，飞快号上终于有人行动了。一只小船放了

下来，七个人跳了进去。他们都带着滑膛枪。其中一个人掌着操舵索，四个人操着桨，另外两个人伏在船头侦察岛上的行动，随时准备开火。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是要作一次侦察，而不是要登陆。

小船在离小岛不到两锚链的地方停住了。掌舵的人站起身来，寻找最适合上岸的地方。这时候只听两声枪响，艾尔通和潘克洛夫的枪弹同时打中了他们中的两个人。几乎同时又听到更大的一声炮响，双桅船的船边喷出一团烟雾，一个炮弹落在掩护阿克通和潘克洛夫的岩石顶上，炸得碎石横飞，但是两个射击手都没有受伤。

小船上的人破口大骂，立刻继续向前驶来。出乎意料的是它一直向慈悲河口驶去，绕过了小岛的南端。他们的意图显然是想进入海峡，切断小岛上居民的归路。但是，当海盗驶进慈悲河口的适当距离以内的时候，纳布和通讯记者马上敬了他们两枪，小船里有两个人倒下了。船上立刻又朝他们开了一炮，但还是和刚才一样，只是把岩石打得粉碎。

现在小船上只剩三个有用的人了。它顺着水流，箭一般地冲过海峡，因到双桅船那里去了。

不久，又有十来个罪犯怒不可遏地跳进小船来了，同时又放下第二只小船，里面坐了 8 个人。第一只小船直向小岛划去，第二只准备强袭慈悲河口。

在这种情况下，潘克洛夫和艾尔通的处境非常危险，他们觉得非回本岛不可了。但是，他们还是对着第一只小船准确地开了两枪，这才冒着密集的火力，离开了他们的阵地，飞快地穿过小岛，跳进小船渡过海峡，回到史密斯和赫伯特藏身的“石窟”里。海盗们很快就占据了小岛。

这时，海盗的第二只小船正在很快地向慈悲河口驶去。船

上的8个人当中，有两个被通讯记者和纳布打得奄奄一息。小船在没法控制的情况下撞上了礁石，进水了。但那活着的6个人还是高举着滑膛枪登上了河的右岸，向着遗物角火力范围以外的地方逃去了。

飞快号起锚了，渐渐地靠近海岛。这时候，小岛的海盗已经逐渐来到对岸边上，和本岛只隔一道海峡了。

情况更加严重了。飞快号很快就绕过了小岛的顶端，直向着慈悲河口的对面驶过来。现在丝毫不能浪费时间了，通讯记者和纳布也聚到史密斯他们那里，大家离开了“石窟”，在弯曲的山石的掩护下，躲进了“花岗石宫”。

枪声不断地响着，四门大炮对着已经没有人占据的慈悲河阵地和“石窟”盲目地轰击。岩石被打成了碎片。有一颗炮弹，穿过屋门，打到走廊里来了。不过也许居民们还没有被发现，肯定是鲍勃·哈维认为这部分悬崖上所遮的枝叶有些可疑，因此就开了一炮。他立刻又加强了进攻，第二炮打开了遮蔽着的枝叶，花岗石壁上的窗洞暴露出来了。

居民们陷入绝境了。掩蔽所已经暴露出来。他们既不能阻挡猛烈的炮火，又不能保护这片石壁。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到“花岗石宫”上层的甬道里去躲避，至于住房，只好让它破坏了。

正在这时候，忽然传来一阵低沉的响声，接着就是一片惨叫。一股水柱猛不可当地把双桅船抛了起来，一下子把它冲成两片，不到十秒钟的工夫，连船带人都沉到海中了！

这个意想不到的结尾完全使大家惊呆了。

“船炸了！”双桅船整个沉没了，连它的桅杆也看不见了。沉船上的一些东西都在水上漂浮着，可是沉船的残骸却看不见，既没有甲板上的木料，也没有船身的肋材，飞快号的突然失踪

简直不可思议。

可是船上的两根折断了的桅杆，终于摆脱护桅索和支索，漂了上来，它们上面还挂着帆。

在居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沉船的残骸被拉上来了。然后潘克洛夫和艾尔通又驾着小船，把漂浮的东西都捞了起来，其中有鸡笼，木桶和箱子。水里也浮出几具尸体，艾尔通认出其中有鲍勃·哈维。

得到这只双桅船和船上的一切物品，可以说是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如果双桅船还能航行，那么他们回国的希望就要大得多了。可是，要决定这个重要的问题，必须等到退潮以后仔细检查整个的船身。

潮水下退了，飞快号的船身露出水面。由于当时海底那种不可思议的惊人力量，它被翻转过来。靠近船头部分，离船梢七八英尺的地方，船的龙骨两侧遭到严重的破坏。至少有 20 英尺长的一段，两边各开着一个大缺口，要想把这样的窟窿堵住是不可能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使副龙骨和整个的船身从头到尾脱落了下来。龙骨的本身，从纵梁上裂开了好几处，已经完全折断了——这只船很难再浮起来了。

他们尽量利用现在低潮的几小时时间，忙着把船上所有的货物放到妥当的地方去，这些货物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正是林肯岛上迫切需要的。然后，艾尔通带大家来到船尾的火药库，他们从子弹堆里找到二十桶火药，桶里都衬着防潮的铜皮。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桶抬了出来。火药库所在的这部分船身，所受的损失最小。

等到双桅船上的东西全都运完，只剩下一个空壳的时候，天气变坏了，一下子就把它消灭得干干净净。整个的船身都碎散了，一部分残骸被抛到海滩上来。船是消失了，但“花岗石

宫”却由于接收了船上的全部财产而富裕起来。

以后不久的一天，纳布在海滩上散步的时候，捡到一块铁筒的厚片，上面带有爆炸的痕迹。这块厚铁片的边缘扭得里进外出，残缺不全，样子好像是炸药的爆破搞成的。

纳布把铁片拿给他的主人。史密斯仔细看了一下，告诉大家这个铁筒是水雷的残余。

% 那么是谁布的水雷呢？

第三章

于是，水雷在海底爆炸把一切疑问都解释清楚了，飞快号碰上水雷，当然经受不起。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海峡里的水雷是怎么来的？

现在不用再怀疑了，这里一定有一个神秘的人，所有那些无法解释的怪事，都是这个神秘的人做的。不管他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但这个人一定具有非凡的本领和惊人的才干，是值得尊重和敬佩的。于是，他们下决心要尽一切力量把这个陌生的恩人找出来。他们打算先把一切能做完的工作尽量做好，然后再去实现探索整个荒岛最隐蔽处的计划。

居民们把上甬道的天然石洞都扩大了，把“花岗石宫”变成了一个综合仓库，然后又在窗洞之间凿了几个炮眼，这样一来，任何船舶，只要在小岛附近抛锚，就一定要暴露在这座高空炮台的射程之内。

他们给大炮装上适当量的棉花火药，用四门大炮各试放了一炮，效果都很好。潘克洛夫马上主张用炮火对付还在岛上游荡的那六个海盗，把他们从岛上消灭掉，但大家都反对他的意见，主张除非他们先进攻，要不然决不攻击他们，只准备防

守。荒岛地面很大，而且土地肥沃，如果这些海盗还有一些良心，他们应该是会改邪归正，在这种环境里开始新生的。

现在，居民们的头一件大事是按计划彻底搜索全岛，其目的有两个：一方面要找出那个神秘的人，另一方面是要了解那六个活着的海盗的情况。

大家一致同意，利用出发前的9天，做完眺望岗上的工作。此外，还需要艾尔通回畜栏去准备充足的饲料，完了以后再回来。艾尔通出发两个钟头以后，来了一个电报，告诉大家畜栏里平安无事。

史密斯忙于在湖的两个缺口处各建一个水闸，提高湖口，将格兰特湖南端的原有缺口完全堵死并淹没。这项工程完毕以后，外人做梦也想不到这部分湖底下会有一条通道，现在只要把升降梯吊起来，“花岗石宫”就万无一失了。

这项工程完成得很快，潘克洛夫、通讯记者和赫伯特还可以抽出时间到气球港去一次，水手总是担心海盗已经到停泊乘风破浪号的小海湾那里去过了。

他们一路上仔细观察，并没有发现亡命之徒的踪迹。到了气球港，只见乘风破浪号还静静地浮在小海湾上，潘克洛夫非常高兴。他们走上乘风破浪号去察看船上的甲板。潘克洛夫看了一下系锚缆的短桩，突然叫道：“这个绳扣不是我系的。肯定有人用过我们的船了！瞧，锚缆被抽了出来，卷索不在锚缆孔里了。”

水手非常肯定，显然有人或多或少移动过这只船了。他们商量了一下，目前还是把乘风破浪号留在气球港比较安全些，等消灭剩余海盗后再把船放到“花岗石宫”附近。

他们三个人回到“花岗石宫”以后，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了工程师。史密斯同意他们的做法，并答应水手要在小岛和海岸

之间的海峡里，开辟一个人工的港口，以便随时照管乘风破浪号。

当天晚上，他们打了一个电报给艾尔通。奇怪的是，艾尔通并没有回电。也许他已经在回“花岗石宫”的路上了，于是大家到眺望岗上等待他。可是直到晚上10点钟，还是没有他的信号。大家又往畜栏里打了一个电报，然而艾尔通还是没有回音。

居民们非常不安。也许是电报发生了故障？大家非常焦急地等待着。

第二天天刚亮，史密斯又打了两次电报，都没有回音。大家马上全副武装，到畜栏去。纳布留下来看家。

纳布把伙伴们送到甘油河畔，把吊桥扯起来，然后躲在一棵树后面，等待他们或是艾尔通回来。

史密斯他们离开眺望岗的高地，径直走上去畜栏的路。他们的两支步枪都已装满了子弹，随时准备开枪。路两旁都是密林，海盗们到处都可以藏身，加上他们还有武器，敌人的确是可怕的。

他们一路上走得很快，托普在前面引着路。走在前面的赫伯特突然发现电线断了。只见第七十四号电线杆横倒在路上，连根拔了起来。显然，“花岗石宫”和畜栏两边打出的电报相互都没有收到。

居民们急忙向前赶去，每个人心里都感到十分焦急。畜栏里一定出了事！艾尔通答应过前一天晚上回“花岗石宫”，结果却没有回来。

终于，从树木中间露出了畜栏的栅栏。看不见有什么破坏的痕迹。大门还是照常着着。畜栏里静悄悄的，既听不见平日咩咩的羊叫，也听不见艾尔通的吆喝声。

工程师往前走去，伙伴们紧跟着他，仔细警戒着，工程师拨开门上的内闩，正打算推进去，这时候，托普忽然大叫起来。只听见“[砰！]”的一声，一颗子弹打中了赫伯特，他立刻倒在地上。

第 四 章

潘克洛夫连忙向赫伯特跑过去，手里的枪也扔在地上了。通讯记者和史密斯也跑过来，通讯记者听了一下，确定赫伯特的的心脏还在跳动，必须赶快把他抬到畜栏里去。

史密斯绕过栅栏的左角，就在那里，他发现一个罪犯正端枪对着他，一枪开来，打穿了他的帽子。不等罪犯开第二枪，史密斯就一刀刺进了他的心口。

这时候，通讯记者和水手翻过栅栏，跳进围栏，拉开里门的门杠，把赫伯特抬到艾尔通的床上。水手看见赫伯特晕过去，悲痛万分，直拿脑袋撞墙。工程师和通讯记者也没法使他平静下来，他们自己也都悲痛得说不出话了。

通讯记者掌握有一些医药常识，在史密斯的帮助下，他马上开始对赫伯特进行必要的治疗。赫伯特面色惨白，由于流血过多和枪弹力量的震荡，他完全失去了知觉，脉搏也非常微弱。病情是严重的。

他们解开赫伯特的衣裳，使他露出胸膛，用手帕止住血液往外流，然后用冷水洗擦他的心口。

赫伯特的伤口是一个椭圆形的窟窿，它的部位在胸膛以下，第三根和第四根肋骨之间，子弹就是从这里打进去的。

接着，他们帮可怜的少年翻过身来，他微弱地呻吟了一声。他的背后还有一处创伤，布满鲜血，这是枪弹穿出去的地

方。谢天谢地，枪弹不在身体里边，也没有碰着心脏。

这时候，通讯记者很清楚，必须防止伤口发炎。他集中思想，有条不紊地进行医疗。他们敷布敷在两处创口上，不断用冷水保持湿润。

赫伯特的生命可以说是千钧一发。第二天，总算有了一线希望，赫伯特从长时间的昏迷状态中醒过来了。他睁开眼睛，认出了伙伴们，还说了两三句话。然后又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可是这次睡着比较自然。

这一天，潘克洛夫一直守在病床旁边。史密斯和通讯记者仔仔细细地检查了畜栏，哪儿也没有艾尔通的影子。他是不是被从前的部下架走子呢？畜栏并没有遭到什么损坏。大门关得好好的，牲畜也都在。到处都没有发现任何格斗和破坏的痕迹，不过艾尔通的武器却和他一起不见了。

目前，他们还只能暂时在畜栏里住一个时期，等到赫伯特不会因为移动而出什么危险的时候，再把他带回“花岗石宫”去。

可是纳布呢？他已经整整一昼夜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他一定会到畜栏这儿来的。他也许不知道小心提防海盗，那是很危险的！

一定得想办法警告纳布。工程师在动脑筋的时候，眼光落到了托普身上。通讯记者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来，在上面写道：“赫伯特受伤了。我们在畜栏。自己留神，不要离开‘花岗石宫’。罪犯到附近来过没有？让托普把回信带给我们。”

他们把纸条折起来，系在托普颈部一个显眼的地方。托普明白工程师的意思，它知道要它做什么，畜栏门一打开，它立刻向“花岗石宫”方向奔去。

一个小时之后，等在门口的史密斯和通讯记者听见一声枪

响，接着就是托普的叫声。工程师打开大门，只见一百英尺以外的森林里有一缕烟，他立刻朝那里开了一枪。

托普几乎同时就跳进畜栏来了，他们赶紧关上大门。托普的颈部系着一张纸条，上面是纳布写的几个大字：“‘花岗石宫’附近没有海盗。我不会乱动。可怜的赫伯特。”

事实说明，海盗们还在附近监视着畜栏，企图把居民们一个一个地杀死。目前的形势对这帮匪徒有利，他们看得见居民，居民却看不见他们，因此居民们必须加倍小心。于是史密斯作了一些安排，打算住在畜栏里，等赫伯特好了以后，再在岛上进行一次全面的搜捕。

现在最重要的是赫伯特的性命问题，这也是居民们最担心的事情。又过了几天，赫伯特的情况并没有恶化。多亏周围的人不断看护，加上他们敷裹少年创口的高明技术，赫伯特保住了性命，化脓比以前少多了，热度也下降了。

10天以后，赫伯特的身体好得多了，已经开始吃一些营养品。他的脸上重新出现了原有的光彩，他睁着亮晶晶的眼睛对看护们微笑着。

要是不再有什么并发症的话，赫伯特的痊愈就可以肯定了。

第 五 章

少年的病况正常地好转了。现在只等一件事，就是等他病势好转到一定的程度，就把他抬回“花岗石宫”，那里更适合健康，也更安全些。

虽然他们急着要到“花岗石宫”里去聚会，但还是要耐心等待。工程师看到自己的兵力分散，使海盗们有可乘之机，感

到非常苦恼。自从艾尔通失踪以后，只剩下他们四个人在对抗五个全副武装的匪徒，赫伯特当然不能计算在内。目前，他们也得不到纳布的消息，而这时更不能再派托普到那里去，那等于送给敌人射击。

考虑到他们目前的处境，如果从畜栏路上冒险走回去，那么只能挨打。于是，潘克洛夫和通讯记者想带着托普去追赶匪徒，但工程师阻止了他俩，因为一旦他俩离开了畜栏，这里就只剩下工程师和一个受伤的孩子，罪犯们是可以看见的，他们会向畜栏进攻的，那时，工程师一个人当然挡不住他们。

居民们就这样困守在畜栏里，内心十分焦急。有一两次，通讯记者冒险到栏外的路上去，在栅栏周围巡视，托普陪着他。然而，他并没有遇到什么灾难，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踪迹，甚至连托普都没有叫。罪犯们大概在荒岛的其他地方干什么勾当去了。

这一天，通讯记者进行了又一次侦察，他往山的南部，冒险深入森林里。托普似乎闻到了什么，它来回乱跑，在野草和灌木中间搜索着。通讯记者小心翼翼地跟着它，五分钟以后，托普突然从一棵灌木丛中衔出一块破布来。

通讯记者立刻回了畜栏。大家仔细一看，发现这是从艾尔通背心上撕下来的一块毡子，正是独一无二的“花岗石宫”的产品。显然，艾尔通曾经反抗过，罪犯们硬把他架走了。也许他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尽办法逃出来的，这对居民们来说，将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帮助。

赫伯特十分明白自己给大家造成的困难，知道大家是因为自己而困守在畜栏里。他几次催促离开畜栏，但他们始终没有动身，因为他的创伤还没完全收口，怕在路上重新裂开。

可是，不久以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们不得不答应赫伯特

的请求。

那天晚上，三个居民正在赫伯特的房里谈话，突然听到托普急促的吠叫声，它一面叫一面跳，好象很高兴。接着就有一个东西翻过栅栏，跳进来了。

原来是杰普，它的脖子底下挂着一个小口袋，里面有一张纳布亲笔写的纸条，内容是：

星期五早上6点钟，高地遭到罪犯的侵袭。

大家一句话也没有说，然后回到屋子里去。他们该怎么办呢？罪犯们在眺望岗上！那就意味着灾难、抢劫和破坏。

赫伯特毫不怀疑，他猜出“花岗石宫”准是遭到了威胁，他再次提出马上离开畜栏。

他们终于决定回“花岗石宫”去。为了减少沿路的颠簸，他们把赫伯特连床垫子一起抬起来，放在大车里边，套好野驴，一切准备妥当了，他们三人各自拿好武器，出发了。潘克洛夫作向导，领着大车慢慢地前进。史密斯和通讯记者一边一个，跟着大车，随时准备迎敌。其实，这时候罪犯们多半还没有离开眺望岗的高地。

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终于快到高地了，潘克洛夫这时突然勒住野驴的缰绳。用沙哑的嗓音大叫道：“啊！这些强盗！”

他指着前面，只见一股浓烟从磨坊、棚屋和家禽场的房舍那里升向天空。

在浓烟里，有一个人在行动。那是纳布。

伙伴们喊了一声。纳布听见以后，立刻向大家奔过来。原来，罪犯们破坏了高地，离开这里已经快半个钟头了！

“赫伯特呢？”纳布问道。他们回到大车旁，赫伯特已经昏迷过去了！

现在居民们不再考虑罪犯们给“花岗石宫”所带来的危害和高地所遭到的破坏了。赫伯特的病情十分危急，大家没有心思顾及其他的的事情。这次移动的结果会不会引起致命的内伤呢？现在还不敢断定。

他们费尽了心机才使赫伯特苏醒过来。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在自己房间里了，于是他微微一笑，但是由于过度虚弱，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通讯记者检查了一下，所幸创口并没有开裂。那么，怎么会产生这种虚脱现象的呢？刚检查完，少年就由于高烧而昏睡过去了。

纳布向主人叙述了高地上发生的情况。黑暗中他放了一枪，但并没有吓跑罪犯们，他只好派杰普送信到畜栏去。罪犯们在高地上进行了大肆的破坏，然后就离开了。

以后的几天是居民们在荒岛上所过的最悲痛的日子！赫伯特显然变得更虚弱了。看样子好象是由于严重的生理失调，而将要生发一种更厉害的疾病。

事实上，赫伯特几乎一直在昏迷状态中，神经错乱的症状也开始出现了。居民们唯一的药品就是清凉的饮料。

不久，可怜的少年就每隔一个时期发一次高烧。每一次发作都伴随着痉挛几乎持续五个钟头。很明显，他染上疟疾了。必须马上取得一种退热药，但是他们既没有奎宁树皮，也没有硫酸奎宁的代用品。

他们只好试着使用柳树皮。这一夜没有发生什么重大变化，但是有一个症状使通讯记者大吃一惊，赫伯特的肝脏充血了，大脑也受了严重影响。如果再不及时用奎宁防止恶性疟疾的第三次发作，那赫伯特一定会丧命的。

第二次发作又来了，痉挛持续了五个钟头。很明显，赫伯特再也经不起第三次的打击了。在神经错乱的状态中，他还在

叫唤着艾尔通，还在和罪犯们斗争着。

黑夜来临了，这可能是这位善良、勇敢而又聪明的少年的最后一夜了。如果病情第三次发作，他肯定是要死了。

夜里三点钟的时候，赫伯特发出一声尖叫，好象是由于极度的痉挛撕裂了他的身体似的。

这时候，托普也莫名其妙地大叫起来。

大家都在竭力想使垂死的少年平静下来，通讯记住感到赫伯特的脉搏逐渐加快了。这时候，初升的太阳照了起来，它告诉人们，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可是这却是可怜的赫伯特的最后一天了！

一线阳光照亮了床边的一张桌子。

潘克洛夫突然指着桌子上的一件东西，惊叫一声。

桌上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匣子，标签上写着：

“硫酸奎宁”。

第 六 章

通讯记者打开匣子，里面盛着一些白色粉末。他尝了一点，味道很苦；于是一切怀疑都打消了，毫无疑问，这就是提炼过的宝贵的奎宁，最有效的退热剂。

必须毫不耽搁地让赫伯特把这种药粉吃下去。至于它是如何来的，不妨以后再讨论。

他们很顺利地给赫伯特喂完了加有奎宁的温热咖啡。时间还赶得上，恶性疟疾第三次还没发作。

现在人人都又充满希望了。在这紧要关头，当大家都已经绝望了的时候，神秘的力量又发挥了它作用。

几个钟头以后，赫伯特平静得多了。这一天，他们每隔三

个钟头就让他吃次硫酸奎宁。到第二天，赫伯特的病情显著好转了。在大家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十天以后他开始复原了，而且恢复得很快，肝脏已经不再充血，创伤也基本上收口了。

然而，真正的医生还是没有发现。大家发誓一定要找到他！

在这期间，罪犯们始终没有在“花岗石宫”附近出现，艾尔通也没有下落。为了向罪犯们讨还血债，必须动用小队的全部力量，因此，他们也许还要等一个月。

在一月份中，眺望岗的高地上进行了重要的工作，他们把劫后的庄稼尽量地贮藏起来，捡了许多麦粒和植物，准备将来重新播种。关于家禽场的修复，他们打算等到把岛上的匪徒肃清以后再进行。

赫伯特终于恢复健康，月底的时候，他已经能散步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准备远征搜索整个海岛。这次的双重目标，一是要歼灭罪犯——如果艾尔通没有死，还要把他救出来；另外还要找出这个真正掌握着小队命运的人。

他们决定深入远西地带去探险，并且搜索慈悲河右边的整个地区。他们要用斧头开路，开辟出一条道路轮廓，从“花岗石宫”一直通到半岛的末端。

必要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花岗石宫”里不需要留守，连托普和杰普都随同参加远征，大家决定要集体行动，以防止罪犯打冷枪。他们已经按工程师的安排把以前用的软梯，拿到“石窟”里埋藏起来准备回来的时候用；又把升降梯的机械都拆卸开来，这样一来，“花岗石宫”就不会受到侵略。

这一天天气很好，小队动身了。探险家们进入了遍布森林的远西地带。

可以看出，罪犯们最近曾经从这部分森林里走过，因为他

们找到几处象有一小队人在最近通过的足迹，可是找不到任何露宿的迹象。不久，他们又发现一堆熄灭了的余烬，在它附近有五个人的脚印。看来，艾尔通并没有和罪犯们在一起，也许他已经被罪犯们杀害了。

两天以后，他们到达了半岛的尽头。森林的纵长方向全走完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找到罪犯们藏身的地方，也没有找到神秘人的秘密住处。

居民们继续探索，他们对从爬虫角到瀑布河沿岸一带的森林地区进行了彻底搜索。西海岸并没有丝毫痕迹，这样看来，罪犯们一定把老窝扎在富兰克林山的支脉之间了。居民们离开海岸，翻上河的左岸，现在离富兰克林山还有 6 英里左右。

工程师的计划是这样的：仔细察看形成河床的山谷，小心向畜栏附近逼近；如果畜栏里有人，就用武力把它夺取过来；如果没有人，就坐守在里面，作为探索富兰克林山的前进据点。居民们一致同意这个计划。

夹岸一带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最近曾经有人来过，也没有任何遗物说明这里或附近有罪犯存在。傍晚，他们的大车在离栅栏不到 600 英尺的地方停住了。栅栏被一排围成半圆形的树木遮住了，因此还看不见。

现在必须侦察一下，确定畜栏里有没有人。罪犯们可能就隐蔽在附近，如果白天大摇大摆向畜栏走去，那就会和赫伯特一样，等于送上去让匪徒们打，因此，最好还是等到天黑再说。

8 点钟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通讯记者和潘克洛夫前去侦察，其余人都留下来。

多亏枝叶茂密，树底下一片漆黑，他俩非常小心地过了空地，匍匐前进到了畜栏的门口。

潘克洛夫打算把门推开，但大门关着。他发现外边的门并没有关上，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罪犯们在畜栏里，他们从里面把门关上，使外面推不开。

他俩听了一会儿，栅栏里一点声音也没有。遵照史密斯的指示，他俩没有翻进畜栏，而是转回森林里，把情况告诉了史密斯。史密斯决定向畜栏前进。

在昏暗的夜色中，他们静悄悄地到达栅栏前面，向门口走去，看看究竟是不是从里面关的。

有一扇门开着！

这是怎么回事？这扇门刚才是关着的。居民们犹豫起来。毫无疑问，刚才罪犯还在里面，这门只能是他们开的，可是现在他们还在里面吗？还是有一个匪徒刚出去呢？

他们来到栅栏里面，突然发现窗户里有一线微弱的灯光闪动着。他们手里端着枪，搜索前进，不久就走近了关着的房门。

史密斯向伙伴们做了一个手势，教他们不要动。然后他走到被室内微弱的灯光照亮的窗子前面，向室内张望了一下。

桌上点着一盏灯，桌子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个人，竟是艾尔通！居民们立刻闯进房门冲了进去。

艾尔通好象睡着了。可以看出，他曾经受过长期而残酷的折磨，身上有大片的伤痕。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艾尔通，真是太想不到了。

听见有人喊，艾尔通睁开两眼，认出了大家。“这是什么地方？”

“在畜栏的房子里！”

“只有我们吗？”

“是的！”

“可是他们要回来的！”艾尔通大声叫道。“你们快防备，

快防备！”

然后他由于耗尽了体力，就晕过去了。工程师马上吩咐大家把大车拉到畜栏里来。

通讯记者他们很快就来到栅栏门口，这时候，托普正在栅栏外阴沉沉地咆哮着。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一片银白色的月光洒在栅栏里面。他们把大车赶进畜栏，当关门和上闩的时候，史密斯听见门上传来了响声。这时候，托普挣脱了束缚，一面愤怒地狂叫，一面向房子右边跑去。他们端起枪，准备迎击敌人。

他们跟着托普和杰普，来到大树覆盖下的小溪边。在明亮的月光下，他们看见 5 具尸体躺在河岸上！

这就是 4 个月以前在林肯岛上登陆的那些罪犯！

第 七 章

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谁杀死罪犯的呢？

艾尔通已经完全陷入了昏迷状态。居民们由于过度的激动，在艾尔通的房间里整整等了一夜。

第二天，艾尔通从昏迷状态中清醒过来了。分别了 104 天，他几乎还是安然无恙，伙伴们和他重新见面的时候表现了亲切的喜悦。

艾尔通简短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去年 11 月 10 日，他来到畜栏的第二天晚上，罪犯们翻过栅栏，向他袭击。他们把他绑起来，堵住他的嘴，然后把他带到富兰克林山麓的一个幽暗的山洞里去，那是罪犯们的巢穴。

他们已经决定要把他处死，恰好这时候有一个罪犯认出他是彭·觉斯（过去他在澳洲所用的名字），于是他被留下来，

并一再受到老部下的威胁。他们打算要他重新入伙，依靠他的帮助，霸占林肯岛。

艾尔通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他宁肯牺牲自己，也不愿出卖他的伙伴们。于是他被绑住身子，堵住嘴，在山洞里监禁了将近4个月。

那天，去畜栏里拿生活物资的两个匪徒突然发现居民们来了，就向赫伯特开了一枪。其中一个逃了回去，另一个被史密斯刺死了。当艾尔通听到逃回的罪犯说赫伯特被打死的消息，他非常不安甚至感到绝望。

这件事情以后，罪犯们一直没有离开山洞，甚至劫掠了眺望岗的高地以后，还是隐匿在山洞里。这时候，他们对待艾尔通更加残酷了。最后，艾尔通终于经不起种种虐待，陷入了虚脱状态，从那时起，他就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

现在，艾尔通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从山洞里来到畜栏这里。在伙伴们的搀扶下，艾尔通下了床。他们一同来到了小溪边。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就在这里的河岸上，躺着5个罪犯的尸体，他们的样子看来象是被打死不久！艾尔通也愣住了。

尸体上并没有显著的伤痕。

经过仔细的检验，才发现他们的身上各有一个小红点，这是一种很难辨认出来的创伤。

这一定是岛上的正义复仇者干的，艾尔通也一定是被他带到畜栏里来的。神秘人又一次发挥了他的威力！

居民们多么希望能够找到这位高傲的保卫者，并向他证明他们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从这天起，林肯岛上的居民就一心一意打算进行这次搜索了。每一件事都激励着他们要去寻找这个谜的答案，这个答案只可能是一个确实赋着超凡能力的人的名

字。

在大家的照料下，艾尔通的精神和体力很快就复原了。潘克洛夫还一心想着要航海到达抱岛去，说不定苏格兰游船就要来接艾尔通了，必须送一封信到达抱岛去。

这时，艾尔通告诉大家，乘风破浪号已经被罪犯们撞碎了。潘克洛夫一听就大骂这些强盗，他一向引以为自豪的船遭到破坏，为此他的心几乎碎了。

失去了乘风破浪号，对居民们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他们一致同意尽快弥补这个损失，再造一只新船，但这至少需要五六个月的时间。

从2月19日破晓开始，他们出发探险，搜索荒岛上最隐蔽的地方。峡谷深处——甚至也许连富兰克林山的内部都要包括在内——显然正是他们应该搜索的地方。

他们首先察看了通向火山南部的山谷，然而全都搜遍了，也没有发现人的踪影。

北麓的山谷里有成千上万的洞窟，虽然不适宜居住，但是却非常隐蔽，很难进去。他们还是一一仔细察看了，然而一切都是阴森森的，一向没有人走过。

他们走到一个深达几百英尺直通深山内部的阴暗洞底时，工程师忽然听见一种低沉的隆隆声，并且由于有岩石的回响，声音变得更大，这使他感到非常惊讶。这说明地下的火焰复燃了，地底下正在进行着化学变化，这座熄灭了的火山也许会重新爆发的。不过，目前还没有看见表明火山将要爆发的迹象。

他们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搜查了包括每一块岩石在内的最隐蔽的地方，接着又搜索了沙丘，仔细察看了高耸在海湾里的熔岩峭壁。但是，没有人，什么也没有！

总之，他们所做一切都是白费气力和徒劳无功的，史密斯

和他的伙伴们失望得甚至有点恼怒了。

现在是该考虑回家的时候了，这种搜索是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的。2月25日，居民们回到“花岗石宫”里来了。

又过了一个月，在3月25日那天，他们纪念了到林肯岛来的三周年。在这三年里，他们多少次谈论过自己所念念不忘的祖国啊！但是目前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祖国，为此，必须尽快乘船把写明艾尔通新地址的信件送到达抱岛去。

乘风破浪号已经没有了，而苏格兰游船也许早就去过达抱岛并离开了。于是，他们决定造一只大船，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乘着它到玻里尼西亚群岛或新西兰去。这样就不用单纯指望苏格兰游船了。

大家分工合作，一个多月以后，新船的龙骨已经搁在造船所了；不久，船首材和船尾材也已用榫头分别接在龙骨的两头，几乎直立起来。但是，由于严寒和坏天气的来临，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安上了第一批船尾的肋材，然后就只好暂时停止工作。在这期间，其他的日常工作也没有停顿，都在积极地进行着。“花岗岩宫”里总是充满着愉快和欢乐的气氛。

自从上次在山的周围进行了搜查以来，已经有7个月了，荒岛上的那位神秘人没有任何音信。在这期间，托普不咆哮了，猩猩也不再感到不安了。

3个多月时间的寒冬终于过去了。然而，就在大地回春的最初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9月7日，史密斯观察了火山口，只见富兰克林山顶上烟雾缭绕，第一缕蒸气升向天空了。

第八章

居民们听了工程师的紧急通知，放下工作，默默地注视着山的顶峰。

火山复活了。蒸汽透过火山口底下积累的矿石岩升了起来。根据火山口的形状，可以断定，岩浆多半要喷在富饶地区对面的那部分荒岛上。但在爆炸的前夕，任何情形都可能发生。而且事实上，伴随着火山爆发，常常会发生地震。

从这一天起，山顶的烟就一直没有消失，而且喷出来的烟愈来愈高、愈来愈浓了。尤其是中央火山口较低的地方，喷出来的烟更浓。

不管怎么样，随着季节的转暖，工作又继续干起来了。造船的工作在尽快地进行。史密斯利用岸上的瀑布，建立了一个水力锯木场，这就大大加快了进程。

10月15日晚上，餐厅里的电报铃突然响了起来。可当时大家人人都在场，谁也没到畜栏去。伙伴们你看我，我看你，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史密斯走到电报机旁边，向畜栏发出一个问题：

“你要什么？”

不一会儿，指针在字码表上作了回答：

“立刻到畜栏来！”

总算有答案了！发电报的除了那个神秘人还会是谁呢？现在秘密快要揭穿了。在一种强烈的兴趣的鼓舞下，居民们的疲劳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他们马上出发，到畜栏去。

夜色非常昏暗，黑压压的阴云遮盖得不透一点星光。远处暴风雨中划着几道闪电。这一晚天气非常险恶。

但是，不管天色多么昏暗，他们还是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

快步往前赶路。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畜栏房屋的门前。但是，窗户上却没有透出灯光来。工程师敲了一下门，没有回答。

他把门打开，居民们走进了漆黑的屋子。纳布点燃了灯，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一切都和他们上次离开这里的时候一样。电报机也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桌子上有一张纸条，纸上用英文写着：

沿着新电线一直走。

史密斯明白了，电报不是从畜栏里发的，而是通过一根附加在旧线上的电线，从神秘的住处直接打给“花岗石宫”的。

大家赶紧离开了畜栏。这时候暴风雨的来势凶猛。在闪电中，不时可以看见烟雾缭绕的火山顶。

在电光的照耀下，只见第一根电线杆的绝缘物上垂着一根新线。这根电线拖在地上，外面包着一层绝缘物体，保护电流在里面自由通过。

居民们立刻沿着电线，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去。电线有时架在低树枝上，有时就在地面上拖着，引导着他们。电线是一直通到大海去的，居民们已经到了玄武岩峭壁的尽头。他们又沿着电线在暗中摸索，发现电线钻入了海底。

大家都楞住了。

工程师告诉大家：“等一会儿，现在潮水正高。等落潮的时候，路就会现出来的。”

他们等了很久，果然不出工程师所料。水落下去以后，露出一个庞大的洞口。电线折过一个直角，从洞口进入了开阔的港湾。

他们又等了一个钟头，这时候水面上露出的洞口已经像桥孔一般了，奔腾澎湃的波涛在下面汹涌着。只见一个黑色的东西漂浮在水面上，工程师把它拉过来。原来是一只系在尖石上

的小船，船身包着铁皮，里面放着两把桨。

居民们立刻都上了船，史密斯在船头拿着灯照路。沿着钉在岩石上的电线，他们来到了离洞口大约半英里的地方，小船停下来了。

只见一道夺目的光芒照亮了庞大的洞窟，这个洞窟深深地开凿在荒岛的地心。居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竟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在一百英尺的头顶上，高悬着圆形的拱顶，许多玄武岩的石柱支撑着。尽管洞外怒潮奔腾，这里面的海水却总是平静地冲刷着栋梁的底部。中心光源从四面八方射出光芒，它清清楚楚地照亮了洞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种电力的光源。

小船朝着光源驶去。洞窟的这部分相当宽大，海水形成一个小湖。湖中心浮着一个长长的东西，外形象一只庞大的鲸鱼，它一动也不动，静静地躺在水面上，亮光是从它的两边发出来的。

小船慢慢地向它驶近了。史密斯兴奋得几乎不能自制，他喃喃地说出一个名字，通讯记者显然是知道这个名字的。

小船停靠在漂浮物的左边，这里有一道光芒透过厚厚的玻璃射出来。他们登上平台，这里有一个敞开的仓口，大家一齐从仓口冲下去。

史密斯打开甲板尽头的门，大家迅速穿过一间富丽堂皇的屋子，走进隔壁的书房。在书房里，从明亮的天花板上投下一片光辉。

打开书房尽头的门，大家走进一间非常宽敞的大厅。它像博物馆似的，陈列着各种珍贵的矿物制成品、艺术品和神奇的工业品。

居民们看见在一张高贵的沙发上有一个人躺着，那个人似

乎根本没有注意他们进来。

这时候史密斯开口了。他的伙伴们感到十分惊讶，只听他说：

“尼摩船长，是您要我们来的吗？我们来了。”

躺在沙发上的人听了以后，站起身来。电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的面貌端庄，高高的额头，眼光炯炯有神，雪白的胡子，头发又多又长，一直垂到肩膀上。

他的一只手还撑着椅背，态度十分安详。他的体力已经很衰弱了，但说话的声音还很洪亮。

“你知道我过去的名字，先生？”他问道。

这时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注视着他。潘克洛夫和纳布原以为发现一个超人圣的神灵，可是他们看见的不过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他还发着高烧——从手的温度可以知道。

“是的，我知道，”史密斯回答说，“还有那只神奇的诺第留斯号潜水船。”

尼摩船长以为谁也不会知道这一切，是谁泄露了秘密？是16年前偶然来到诺第留斯号上的那个法国人，他还写了一本名叫《海底两万里》的书，叙述尼摩船长的历史。

尼摩船长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他向大家简单地叙述了他生平的故事。

尼摩船长是印度的达卡王子。1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送往欧洲去受全面的教育，打算将来依靠他有了才能和学识，来领导全国人民和压迫者进行斗争。

达卡王子天资聪明，他积累了各方面的知识，在各学科都有高深造诣。作为一个被征服者，他是在恢复主权和报仇雪恨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热爱自己的祖国，立志报仇，希

望有一天能收回国家的主权，赶走英国侵略者，恢复祖国的独立。

1857年，印度士兵爆发了武装起义，达卡王子是这次起义的中心人物，他组织了这次大规模的抗英运动。他参加过 20 次战役，受过 10 次伤。当英国枪炮打死最后一批起义战士的时候，他却逃出了虎口。

那时候，达卡王子的名字人人都知道。这位英雄并不躲藏，他公开作战。英国当局悬赏要他的头颅，虽然没有人出卖他，但是他的父母妻儿却作了他的替身。

这一次正义的事业又一次被暴力镇压下去了。达卡王子逃脱虎口，从此就一个人生活在深山中。他不仅对人类的一切表示厌恶，而且对文明世界也充满了仇恨，他永远也不想再回到世界上去了。他变卖了剩余的财产，集结了 20 几个最忠实的同伴，在某一天一起失踪了。

他在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造了一艘潜水船，命名为诺第留斯号，自称尼摩船长，神不知鬼不觉地隐藏在海洋深处。

很久以来，他一直和外界隔绝。有一天夜间，有三个人偶然落到他的船上。一个是法国教授，一个是教授的仆人，一个是加拿大渔夫。当时，诺第留斯号被当作庞大的鲸类动物被美国巡洋舰追逐着，这三个人就是在两船互撞时，落到诺第留斯号上来的。

尼摩船长把这 3 个人软禁起来。他们在这里呆了 7 个月，在海底航行了两万里，这期间所遭遇的一切奇迹，他们都亲眼看到了。

7 个月以后的一天，诺第留斯号在挪威海岸附近被卷入了大漩涡的中心，这 3 个人乘机坐着潜水船上的一只小船逃走了。尼摩船长认为他们一定会死在可怕的漩涡里，没想到这 3 个人

很幸运地得到了援救，更不知道教授出版了一本书，叙述了七个月来诺第留斯号上曲折离奇的航海经过。

在这以后的时间里，尼摩船长继续漫游各个海洋。但是他的同伴一个一个地死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这时候他已经60岁了，无依无靠。他把诺第留斯号开进了林肯岛海底的石洞里。

尼摩船长在林肯岛海底已经居住了6年。他不再航海，只是静静地等着度完自己残余的岁月。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无意中看见南军俘虏乘坐的气球落入海里。在同情心的驱使下，他救起了工程师史密斯。

他本想远远避开这5个遇难的人，但是，火山的作用使一部分玄武岩升出水面，堵塞住他藏身的海港，诺第留斯号出不了洞口，他只好留下来。后来，他逐渐发现这些落难人诚实、勇敢而且团结友爱，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去了解他们的疾苦。他穿着潜水衣，可以毫不困难地到“花岗石宫”内部的井底，沿着凸出的岩石爬到井口去。就这样，他听到居民们回忆过去的往事，谈论目前和将来的情况。这些人在岛上的光明磊落的行为改变了尼摩船长对人的看法。

以后，尼摩船长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被林肯岛的居民们视为一种神奇的力量了。现在在他们心目中，尼摩船长就是一位慷慨的义士。

第九章

天亮了，这时候尼摩船长精疲力竭地倒在沙发上，他虚脱了很长时间，几乎完全失去了知觉，他的体力明显地衰退着。

居民们想帮助他，把他抬到阳光下吸些新鲜空气，但他决

不会答应离开他的船。

过了一会儿，尼摩船长稍稍抬起身子，他带着珍惜的神情观看着大厅里的珍奇异宝，似乎这是最后一眼了。然后，他转过身来对居民们说：“明天我就要死了。我不希望埋在别处，只请求你们把我葬在诺第留斯号里。这就是我的坟墓！我的同伴们都长眠在大海深处，我也要和他们长眠在一起！”

“我只留给你们一件纪念品。那边有一个保险箱，里面装着价值极高的金刚钻，还有我们在海底搜集到的许多珍珠。将来你们可以好好地利用这些财宝，我相信你们的事业一定会有很大发展的。”

居民们都恭恭敬敬地听着。最后，尼摩船长还把史密斯单独留下来，谈了几分钟，就又把伙伴们都唤了进来。但是史密斯并没有把垂死的人吐露给他的私事告诉大家。

尼摩船长已经耗尽了全身的精力，但他并不感到痛苦，还是显得十分平静。

午夜刚过，尼摩船长一向炯炯有光的眼珠里露出了垂死的光芒。他喃喃地说着“上帝，祖国！”然后安详地死了。

赫伯特和潘克洛夫放声痛哭。艾尔通默默地流着泪。纳布一动也不动地跪在通讯记者旁边，像一尊雕像似的。史密斯把手放在死者的头上，庄严地说：“但愿他的灵魂回到上帝身边去！为我们死去的恩人祷告吧！”

居民们拿着恩人留下的唯一纪念品，离开了诺第留斯号。神奇的大厅里仍旧是灯火辉煌，他们小心地关上大厅的门，接着又把通向甲板的铁门也严密地关起来，使海水丝毫也透不到诺第留斯号里边去。然后，他们跳上了系在潜水船旁边的小船，把小船划到诺第留斯号的船尾。遵照船长临终的吩咐，他们打开船尾的旋塞，海水灌进了贮水槽。

诺第留斯号缓缓地往下沉去，最后在湖面上消失了。

天亮的时候，居民们默默地回到洞窟的出口，为了纪念尼摩船长，他们把这里叫做达卡洞。

居民们一路上很少说话，回到了“花岗石宫”。他们人人都觉得比以前更加孤单了，他们过去常常期待的那种救助的力量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现在更要积极加快造船工作的进程，史密斯更是投入了全部时间和精力。飞快号上的索具全部都保留下来了，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制造索具，只要制造船身就行了。两个半月以后，肋材摆正了，第一批铺板也放妥了。

% 1869 年年初，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暴风雨，火山复活的征兆也显露出来了。他们发现火山顶上冒起了一大股像帽子似的烟雾，浓烟向四面散开。毫无疑问，他们将要受到火山爆发的威胁了。而且火山爆发往往会附带发生地震，由于大地结构的动摇，整个林肯岛就会解体，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居民们趴在地上聚精会神地听了一会儿，没有听到一般的爆炸声。由此可见，水汽和浓烟可以从中央管道里自由地放出去，安全活门相当宽大，不致产生爆炸。他们一刻也不能浪费，更加迅速地进行造船工作。

晚饭以后，他们又爬上了眺望岗的高地，在昏暗的夜色中，富兰克林山像一个巨大的火把，顶端缭绕着一团火，整个荒岛上笼罩着一片黯淡的红光。

情况的变化太快了，造船工作辛勤地继续着，任务十分紧急。

史密斯决定和艾尔通一起到畜栏去，他要了解一下火山爆发得怎么样了。然后，他俩跳上大车，飞快地奔向畜栏。快到畜栏的时候，天空忽然下了一阵象细火药面似的“黑雪”，地

面上立刻盖上了一层几寸厚的烟灰。

工程师把富兰克林山的整个北山坡都看过以后，没有岩浆这一点是更加肯定了。接着，工程师带着艾尔通找到达卡洞的入口，他们跨上保留在洞口内的小船，向阴暗的洞窟驶去。往里走了一会儿，他们就清晰地听到火山内部传来的隆隆声了，很快又闻到一种强烈的气味，这种带有硫磺味的水蒸气几乎使他俩透不过气来。

“尼摩船长顾虑的就是这个，”史密斯喃喃地说，他的脸色变了。“不过，我们还是要到洞底去。”

小船来到了洞窟深处。史密斯站起来，把灯光投在石壁上。石壁上有许多不容易看清的缝隙，一种刺鼻的水蒸气从那里钻出来，散布在洞窟的空气里。石壁上还有几处很大的裂缝，有的一直往下裂到离水面只有二三英尺的地方。

史密斯沉吟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是的！船长说得对！危险就在这里，这个危险太可怕了！”

第 十 章

第二天，史密斯和艾尔通又回到“花岗石宫”里。工程师立刻召集了全体伙伴，告诉大家，林肯岛的危险就在眼前了，谁也没有办法拯救他们脱离这个险境。

他说：“我要把尼摩船长在和我所作的几分钟单独谈话里的内容传达给你们，而且昨天我又探索了达卡洞，已经亲自证实了他的话。这个洞窟在荒岛下面一直绵延到火山底下，火山的中央管道和洞窟之间只隔着一层洞底的石壁，石壁不很厚。这片石壁上有许多裂缝和洞隙，现在火山内部发出来的硫磺气体已经从缝隙里透出来了。这些缝隙已经变宽了，石壁逐渐裂

开，它早晚会裂成一条大口子，使火山管道和灌满海水的洞窟相通的。”

他停了一下，接着很严肃地说：“等到海水灌进洞窟，穿过中央管道进入荒岛内部沸腾的岩浆那儿去，那时候林肯岛就要炸到天上去了。”

居民们听了工程师这几句说明事态严重的话之后，都明白自己将要遭到的危险了。即将到来的可怕剧变威胁着荒岛，他们以无数心血开拓的林肯岛的危险比他们自身的危险更令大家忧伤。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抓紧时间，要拿出全部力量来加速赶造并装配新船，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获得安全的出路。

1月23日夜間，只听见天崩地裂的一声响，居民们起初以为荒岛炸开了，他们连忙从“花岗石宫”里跑出来。

这时候的天空好象火烧似的。上面的火山锥被抛到地面上来，震动了荒岛的整个地基。幸而这个火山锥偏向北边，因此落在大海和火山之间的沙石和凝灰岩的平原上了。火山口扩大以后，喷向天空的火焰更加明亮，反射出来的光线照得满天通红。同时，一股岩浆的洪流从新的山顶涌泻出来，随着岩浆，有成千的火舌头沿着山坡直往下滚。

岩浆正向着畜栏方向流去，岛上的富饶地区，红河的源头和啄木鸟林马上就要遭到毁灭了。大家赶快到畜栏去，把关在那里的牲口放出来，吓慌了的牲畜向四面八方逃去。一个钟头以后，沸腾的岩浆就毁掉了整个畜栏。面对着自然界的巨大变动，居民们束手无策。

现在天已经亮了，从富兰克林山起，地势逐渐往东海岸倾斜下去。虽然有浓密的啄木鸟林隔着，恐怕岩浆的洪流还是会冲到眺望岗的高地上去的。

居民们被岩浆拦住了，只好又走上了畜栏路，往后撤退。他们走得很慢，时常回头张望。果然，岩浆很快地往东流去，红河这部分森林整个着了火，大股浓烟在树梢上翻滚着，树干已经被岩浆吞没了。

居民们现在面临着要决定生死存亡的问题了。目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湖水挡得住岩浆的前进，这样荒岛上有一部分就可以保留下来，不致完全覆灭；另一种是洪流漫过整个远西森林，要是这样，他们就没有别的指望，只能等死，如果荒岛爆炸，也许他们的死期还要提前。

这时候，岩浆的洪流吞没了一部分树木，从森林里一直冲到格兰特湖的边缘。这里有一段高岗，要是它的体积再大一些，就可以挡住洪流前进的道路。

居民们急忙向造船所跑去，拿了许多铲子、铁锹和斧头回来。他们利用泥土和倒下来的树木，在几分钟之内筑起一道三英尺高、几百英尺长的堤防。堤防很牢固，它挡住了来势凶猛的岩浆，紧张地相持了一会儿以后，洪流泻入了20英尺以下的格兰特湖。

居民们屏住了气，呆呆地看着这场水火之战。

这场水火之间的搏斗是多么壮丽的奇观啊！沸腾的岩浆使湖水蒸发成水汽，发出咝咝的响声，蒸气在空中盘旋直上。第一股岩浆流进湖里以后立刻就凝固了，它们堆积起来很快就高出水面。新的岩浆又泻到它们的表面上，依次化成岩石，而且岩石逐渐就要把湖填满了。过去平静的湖面上，现在是一大堆热气腾腾的岩石。

这一次，水要被火打败了。

不管怎么样，岩浆朝着格兰特湖倾注下来，对居民们还是有利的。他们又可以多活几天了。眺望岗的高地，“花岗石宫”

和造船所，暂时都可以保全下来。现在必须片刻不停地赶紧造船。

六天以后，第二股岩浆的洪流又沿着瀑布河的河谷流过来，很快就涌进远西森林。岛上除了盘蛇半岛的尽头还留下一丛苍翠的树木以外，其余的森林地带一点儿也不剩了。一向生气勃勃的青葱原野现在只剩下一片光秃的火山凝灰岩，瀑布河与慈悲河的河谷里，再也没有一滴水了。

多么凄凉而又可怕景象啊！

现在他们除了保存的食粮以外，连维持生活的必需品都没有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么多劳动成果都被毁了！

到了3月3日，他们估计在10天之内，可以使新船下水。

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情况又变得险恶了。上万条玻璃丝似的岩浆，雨点般地落在荒岛上。火山口的岩浆又沸腾起来，流遍山脊一带。洪流已经侵入了眺望岗的高地，磨坊、内院的建筑物和厨房都毁坏了，受惊的家禽向四面八方逃去。岩浆的洪流顺着花岗石壁的边缘，往海滩倾泻下来，形成一道火光闪闪的瀑布。

这一幕惊心动魄的场面是无法形容的。

居民们被驱逐到最后的堡垒里去了。虽然新船的上部缝隙还没有填好，但他们还是决定在第二天早上让它下水。

但是就在这天的夜晚，一股水蒸汽从火山喷出来，一直升到3000英尺以上的高空，就象一根极大的柱子似的，同时还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山岩的碎片飞进太平洋，几分钟以后，海水就漫过林肯岛原先所在的地方了。

一块孤立的岩石高出水面几乎还不到10英尺——这是唯一没被太平洋海水淹没的土地。所有周围的一切都消失在海洋

深处了。林肯岛只剩下这条长方形的岩石，它现在成了六个居民加上托普的避难所。令人叹息的是，可怜的杰普也被活活压死在地底下了！

林肯岛爆炸的时候，他们全都被抛到海里去了。他们浮上水面以后，看见这块孤立的岩石，就游过去，在上面站住了脚。

他们在这堆光石头上已经活了9天了。不幸的居民们只剩下遭难以前带出来的一些粮食，再加上岩石低洼处的一些雨水。他们最后的希望——新船——也已被砸得粉碎。他们没法离开这堆礁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全部的科学知识和智慧都没有用处了，看样子是非死不可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非常小心地节约粮食，他们吃的东西只能使他们不至于饿死。

看来，不可能有得救的希望了。他们只能在这堆岩石上等待着饥渴来结束他们的生命。

他们躺在礁石上只剩下一口气了。周围发生什么事，他们也不知道。只有艾尔通有时候还用尽全力抬起头来，绝望地看看寂寞无人的海洋。

3月24日清晨，艾尔通突然向水平线上的一个黑点伸出手来，象是在用手发信号。

礁石附近来了一只船。在蒸汽的推动下，它开足马力，目标明确地直对着礁石驶来。

“邓肯号！”艾尔通喃喃地说了一声，随后就倒在石头上不省人事了。

史密斯和他的伙伴们经过精心的照料，艾尔通苏醒过来了。他们发现自己在一只游船的船仓里，也不知道怎么会从死里逃生的。

艾尔通的一句话把一切都说明了——“邓肯号”。

不错，这正是邓肯号，格里那凡爵士的游船。艾尔通在达抱岛赎罪已满 12 年了，现在格兰特船长的儿子罗伯特指挥着邓肯号，奉命来接他回国。居民们现在正在回国的途中。

罗伯特不仅知道史密斯他们五个人，而且知道林肯岛。“我是看了你们留在达抱岛的那封信才知道的，”他边说边拿出一张标明林肯岛经纬度的纸条来，“这上面写着艾尔通和五个美国移民的所在地。”

史密斯看出那笔迹和畜栏里那张纸条上的一样，“是尼摩船长写的！”

一切都明白了！是尼摩船长驾着乘风破浪号，一个人冒险到达抱岛去的。这是船长为他们尽的最后一次义务！

居民们都摘下帽子来，喃喃地念着恩人的名字。

半个月以后，他们回到了美国大陆，他们的祖国已经恢复了和平的环境。他们利用尼摩船长留下的一箱财宝——这是艾尔通冒着生命危险保全下来的——把其中大部分用来在衣阿华州购买了一大片土地。他们用其中最好的一颗珍珠，以被邓肯号救回祖国的遇难者的名义送给了格里那凡夫人。

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劳动，创造一切曾经打算使林肯岛具备的良好条件。他们用沉没在太平洋里的荒岛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聚居地，并把这里的一条河叫做慈悲河，一座山就叫做富兰克林山，一个小湖就叫做格兰特湖，森林就成了远西森林。

在工程师和他的伙伴们智慧的双手下，一切都欣欣向荣起来。过去的老居民们一个也不缺，他们发誓要永远生活在一起。纳布和他的主人在一起，艾尔通随时准备为集体效劳，潘克洛夫比以前干得更起劲，赫伯特完成了他的学业，通讯记者史佩莱创办了《林肯岛先驱新报》，它成了世界上消息最灵通的报纸之一。同时，他们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客人来访。

大家都很幸福，他们和过去一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那个岛，他们一无所有地落在那里生活了四年，什么也不缺。现在那里只是一堆被太平洋波涛冲击着的花岗石；只是尼摩船长的坟墓。

月 球 人

“我们非常高兴，无比激动，向美国总统和星秘委（星际秘密委员会）的成员报告月球上存在生物。建议称呼这些居民为月球人，至少远远看去，他们和人类颇多共同之处。将继续观察。一俟可能即报详情。”

美国第一月球探险队队长威斯顿一气呵成，口授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他几乎来不及检查他奇特的衣服是否扣好，便准备离开迅速安装和布置起来的密封建筑，那里面充满人造空气，可以使无线电报务员舒舒服服地工作。遵守纪律的通讯组长约埃，没有打断他的头头，抄下了电文。只是当队长口授完毕，他才恳求道：

“先生，告诉我……这不可能！生物！”

威斯顿在双重门旁站住了：

“我看见他们了，约埃。我没有发疯。开始我以为自己发疯了，可是巴克莱、鲍威尔和我一样也看见了他们。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发现。马上把消息传给华盛顿，这将引起轰动。请和我用无线电保持联系，一旦可能，我将向您口授一个报告……一个脑袋，象我们一样的有手有腿，约埃！……可我还在这儿闲扯。我要去找正在观察的巴克莱和鲍威尔。请通知军事护航组组长。我没有时间了。我不在的时候，营地由他指挥，告诉他要采取一切安全措施，月球人可能是危险的。”

他走了出去。约埃高叫了几声以便证明自己确实是清醒的。他痴痴呆呆地过了好久，一动不能动。他的助手帕特的到来使他恢复了镇定和责任感，他欣赏这位姑娘富于理性、举止灵活和工作认真，他简单地向她复述了整个故事，没等她做出反应就责成她把电报发出。随后他穿上航天服去通知军事指挥官。

帕特很快就和地球接通了，发出了电报，记录了对方接收情况良好和一则关于消息所引起的骚动的短评。随后，按着严格的指示，地球上和月球上的电务员约定下次在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而未曾使用的波长上再见后，便切断了联系，此时帕特才得以用个人的看法来研究一下事件。帕特工作得很出色，只是在某些心情忧郁的时候，她的奇思异想突然要爆发一阵子，碰上这种时候，约埃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她点燃一支香烟，叉起一双无可指摘的大腿，向后仰倒，堕入深邃的遐想之中，她皱着眉头，一双大眼睛从特殊玻璃制成的窗子向外看去：月球上的蜂峦历历在目。

赴月球探险的计划提出后，就一直处于秘密、机密、绝密、严格绝密之中。美国总统亲自领导的星秘委只包括数名可靠的政府成员和为数不多的专家、学者和工程师，他们都宣誓要守口如瓶。占领月球将使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美国领导人觉得无权使友好国家受益，更不要说敌对国家了。准备工作自始至终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区进行。没有登上火箭的技术人员受到严密的监视。探险者们通过白宫地下的一个无线电中心与星秘委的总部进行联系。

火箭在人工加厚的云层掩护下出发了，很快就达到了除非有奇迹发生否则天文台无法发现的速度。即使是继帕罗马尔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天文望远镜也无法发现它。这部最强大的望远镜被称为“苏联的眼睛”，或象人们经常称呼的那样：“眼睛”。

美国人一谈到它就不寒而栗。

困难的问题是登月以及探险者们在这颗卫星上的行动，因为“眼睛”在世纪之末提高了能力，无疑可以发现月球表面小型物体的运动。技术专家们干了很漂亮的一手，解决了这个问题，避免了危险，他们决定在月球背面着陆，即在诗人所梦想的，地球上无法观察到的月球的另一面着陆。事实上，由于两种运动的互相配合（围绕地球的公转和缓慢的自转），月球让我们看到的总是同一个半球。

计划取得了成功。火箭在预定地点到达月球。“眼睛”一无所见，甚至连帕罗马尔也被躲过了，于是空间开拓者们开始了他们的探险。

威斯顿飞快地向山上跑去，他的同伴在山顶上等着他。他刚刚口授的捷报使他心里燃起新的热情，他的发现仿佛由于正式公诸于世而染上了更加神奇的色彩。

有月球人！这一使人无法平静的事实给他的远征投上了一束伟大冒险的神奇光辉。他从出发开始就幻想着去进行伟大的冒险，可是大家痛苦地感到，这种冒险并不存在。他不得不承认，从出发到现在，大家都对这次考察的单调和平淡无奇感到垂头丧气。一丝不苟的学者，在万无一失的机器人的协助下，事先仔细地决定了每一个细节，其严重性被精确计算和校正之后的最初的震动一过，从地球到月球的旅行就一帆风顺地结束了。置身于广袤一色的空间中所唤起的不断的激动很快就变得了无趣味了。摆脱地心引力曾使旅行家们高兴了一阵子，然而由于对不厌其烦地描写过的现象渐渐地习惯，厌倦也随之而来。当火箭改变航向，滑到月球的另一边的时候，接近月球，发现那神秘的半球，曾使人兴奋一时，大家都激动不安地窥视着那愈来愈广阔的新大陆。可是科幻小说家们在他们之前早已经历

过这一时刻，写了几千本书对此谈论不休，早就使人觉得不足为奇了。

探险队的心理学专家巴克莱带着悲哀和近于绝望的心情向威斯顿透露，在他向星秘委所做的报告中，有关登月印象一段，除威尔斯和上一世纪的几个其他作家的描写之外，几乎再难以添加任何东西了。

新生活的第一阶段，他们处处失望，渐渐地发现月球的另一面和地球上可见的半球完全相似，帕罗马尔和“眼睛”早已仔细地搜索过了，一些名画家甚至再现了它的某些景色。

他们心灰意懒，觉得好象在一个极为普通的残存的布景之中运动着：支离破碎的山脉，山势并未因风蚀而变缓；一轮火红的太阳；近于黑色的天空中白日可见的群星；明亮炽热的表面和寒冷阴暗的表面相接而没有晦明晦暗的过渡；天边的轮廓勾勒分明，犹如一张红外线摄影的底片，没有层次变化也没有迷茫朦胧。在这种景象面前，探险队的机械专家鲍威尔尽管很少为自然景色动心，也认为是置身于一个电影制片厂。至于帕特，她悲哀地对约埃说，他们无时无刻不面对着月亮的景色——可悲的令人难过的月亮景色。

最感扫兴的是威斯顿。一个前程远大的工程师和科研专家，尽管年纪尚轻，却因为才学出众，性格坚毅，富于冒险精神和热衷于新发现而被置于考察队之首。可惜，他发现实验室的工作比登月考察更富于变化！

然而从今天早晨起，这一切骤然改观。有月球人！威斯顿一生也不会忘记，当他们三个人为了扩大观察视野登上一座山峰，看见一座山谷里有一个外形似人的身影在缓缓移动的时候，他曾经是何等的激动。那不可能是考察队的人，因为他们已被甩在后边。他们应该相信自己的三双眼睛，尽管眼前的所见令

人难以置信：月球上有居民，他们面前有一个月球人！

另外的身影，同第一个类似，也很快在石头中间显露出来。威斯顿本想一直盯住他们，他非常害怕看见他们消失。然而事件之重大要求他必须立即向地球汇报，于是他匆忙返回营地，给约埃下达了指示。此时他恨不得一步追上他的朋友们。

他跑上山顶，累得喘不过气来。巴克莱和鲍威尔在原地未动，趴在一块巨石后面，隐蔽地观察着下面的山谷。他通过小型无线电焦急地询问他们——他们每人身上一台，放在航天服里面。

“怎么样？”

“他们始终在那儿，”巴克莱说，“要……冷静些，威斯顿，”他的声音因为过于兴奋而颤抖着，“这些生灵是有理智的，他们在劳动。你看！”

约埃和他的助手帕特几小时以来一直守着接收器，等候队长的呼唤。约埃试着和他通了一次话，只得到这样一句答复：“过一会儿……我没有时间……等着吧……简直不可思议！”这无法使他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随着时间一点点地过去，帕特变得神经质了。她站起来，穿过屋子，把控制空气组成和压力的机器不知敲了多少遍。

“这个倒霉的机器坏了，”她恼火地说，“我觉得象热带的暴风雨来临之前一样的闷，头皮发痒。”

“空气很好，”约埃说，“是你神经的问题。”

“真叫人受不了，”帕特又说，她无法使自己平静，“威斯顿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他们象什么。”

“他已经说了：‘和人颇多相同之处’。”

“噢，约埃”，帕特一反常日的冷静喊道，“他们要是有些地方和人不一样呢？”

“他们毕竟没有到近处去看。也许他们长着一个鸟嘴，长着爪子和钳子，象龙虾一样，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个。”

“也许皮肤象鳄鱼一样，”帕特喊着，她生气了，“我想说的不是这些。”

“我知道，但是费那个脑子干什么呢？……”

这时，威斯顿的信号响了起来。约埃和帕特惴惴不安地调整好受话器。为了更可靠起见，两人还对队长的报告作了速记。这种谨慎并非没有用处，因为某些段落是那样离奇，他们有时竟目瞪口呆被惊倒在那里，使工作为之中断。

“月球人”，威斯顿说，“不是魔鬼，不象科幻小说有时描写的那样长着触角或螯，他们几乎表现了人的所有特征。月球人，总统先生，月球人的身体和我们的身体类似，高矮几乎相同。月球人有一个脑袋，两只眼睛，两只胳膊。月球人有两条腿，直立行走，每条腿上长着一只脚。月球人，星秘委的先生们，我立刻就告诉你们，月球人住在房子里，月球人能说话，月球人喜欢和他们的同类群居。他们吃，他们喝，他们会思想……请原谅我颠三倒四。这种时候很难保持头脑冷静。但我还是愿意按着时间顺序向你们叙述我们观察的记录和我们开始接触的故事。

“我们隐身在山顶上窥视了许久，十余名月球人在平原上活动。当我不在的时候，巴克莱和鲍威尔已经注意到他们的动作完全不象动物或没有理智的生物那样没有规则，正相反，那些动作证明这种生物是有理智的，精神活跃，富有组织性，并从事着某种特定的活动。一句话，月球人在劳动，总统先生。我们很快就清楚了这种劳动的性质，令人感动，特别令我们美国人感动。在我们的眼睛下面，月球人忙着建设一座城市……啊！星秘委的先生们，当月球人通过思想和方法显示出他们与

我们是如此相近的时候，甚至在走近他们之前，当我看到他们工程的神圣，他们努力的效率以及他们机器的威力和精确的时候，我的心简直快乐得要炸开了。

“月球人有机器，总统先生！依我们发现的时间先后为序，这也恰好以发现的重要性为序——因为何以区别人和动物呢，如果不是工具的使用和工具的质量？——继月球人的外形之后，立即使我们赞叹不绝的是这些机器。

“鲍威尔关于这些机器的详细报告将随后送上，你们会看到，他研究并且试验了这些机器。你们怎么能知道，我们看得简直入了迷。一种小型推土机划出一条街道来，一个自动混凝土搅拌运转着，可以和我们最先进的机器媲美。每台机器均由一个月球人操纵，在月球真空的寂静中运转得极为和谐。它们和加工对象似乎结合得非常完美。这里我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令人难以相信但却完全真实：这些机器在许多方面看来并不低于美国相应的机器。这也是鲍威尔的初步技术鉴定。”

“见鬼！”帕特喊道，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她求得约埃的同意，放下受话器，开始焦灼地在屋子里踱着，她如熬似煎，希望鲍威尔对机器的鉴定快点结束。月球上存在着生物！组长向她打了个手势，她才回到岗位上来。威斯顿接着谈下去。

“这个介绍使你们对月球人高超的技术水平有了一个看法，你们可以想象我们还没有和他们接触就对他们是何等的尊重。我们和他们进行了接触，关于这个种族，我还有许多奇迹要告诉你们，我们对他们抱有本能的好感。”

威斯顿愈说愈激动。约埃和帕特屏住呼吸，他们感到他正在努力把大量令人轰动的发现理出个头绪来。

“月球人，”他最后说，“月球人亲切可交。我们走出来，

向他们致敬，他们也向我们还礼。我们走下山谷，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把我们请到家里。你们听……”

二

就在这世纪之末，扎尔科夫领导了一个秘密甚至可以说严格绝密的机构，其地址设在克里姆林宫一个戒备森严的堡垒里，机构的全体成员都受到严密的监视。

那天晚上，毕恭毕敬和循规蹈矩的扎尔科夫却象一阵旋风一般几乎来不及通报，便向苏联的一号人物的办公室冲去，他推开一个哨兵，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同志，令人轰动的消息，他们发现了生物！”

“生物？”

“这些生物有人的特点！我们正在接收伊斯特盖夫的报告。我扔下听筒来通知您。”

“您能肯定伊斯特盖夫正常吗？”

“伊斯特盖夫是一个神秘的人，但是他知道在大事面前保持头脑清醒。有时他也根据自己的善恶对事情进行评论，但他从不杜撰什么，并且这个消息还被另外两个所证实。他们谈了一些细节，他们进行了接触……”

一号从椅子上跳起来，不带随从，穿过迷宫一般的走廊直奔堡垒。走到门口他站住了，转向紧紧跟着他的扎尔科夫。

“您能肯定秘密没有泄露吗？”

“我能肯定。”

“帕罗马尔呢？”

“帕罗马尔什么也看不到，事情发生在月球的另一面。”
他们走进。机构的两名成员在一台机器面前聚精会神地

工作着，一个记录着电文，另一个通过一种复杂的密码把电文译成俄文。一号示意他们不要中断工作，他走过去，从一个人的肩上望去，念道：

“我，伊斯特盖夫，苏联第一星际小组的负责人，以及另外两位同志，名字见后，我们请求地球上的同志把此处所提及的一切都视为真实情况的如实写照。我们以俄国人和党员的身份保证，所有这一切都象我们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所有这一切，我们在月球的另一面或者看见过，或者听说过。一句话，首先，月球上有居民，有月球人存在。我们发现了他们，并且和他们建立了友情，形同兄弟。下面即是我们的客观报告：

“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在距临时营地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块适合在月球上建设第一个俄国城的地方。几个同志和我，我们正在进行最初的工程，这时我在话筒里听见了一声大叫。

“我抬起眼睛，看见一个同志伫立在那里，一只胳膊伸向我们峡谷之上的山顶。我的目光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我也和他一样地惊呆了。一个人的身影在石头中间显露出来，并摇晃着胳膊。同志们，就这样我们知道月球上存在着居民。这个身影的出现使我们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印象：首先因为此事非同寻常，同时也因为有一种奇怪的光辉从这个居民的身上射出来……说真的，我担心我无法表达我的意思。一看见这个身影。虽然看不清它的线条和比例，我们所有的感官都被这神秘的显现感染和扰乱了，我想，那种我说不出来的举止的高贵和伟大显示出他们是高级生物。

“时隔不久，我们又看见了另外两个月球人，他们和第一个相似，也象他一样地打着手势，显而易见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最初的慌乱稍许平静之后，我们决定效仿他们的动作，于是我们把手臂伸向漆黑的天空，姿态力求友好。月球人似乎感

动了。他们在原地跳起来，象有些人看到一个高兴的场面一样地互相拍打着后背。我们本能地学着他们的动作，这使他们更为高兴。于是，略有迟疑之后，他们开始慢慢地走下山坡，他们的样子一点也不使人感到害怕，我们迎上前去。很快，同志们，月球的居民就来到我们的眼前了。

“下面就是最初的观察结果。月球人是出色的造物，其外形和比例酷似人类，我们将随后给你们许多这方面的有关证明。然而刚一接近时使我们感到惊慌的是他们平滑浅灰色的皮肤，他们巨大的长方形的眼睛和那颇象喇叭伸展而成的鼻子，你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我们被外表欺骗了……但是我要按时间顺序讲下去。

“于是我们面对面地站定，我们俄国人感到相当窘迫而无法表达我们的兄弟情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攥着的拳头举到额前。使我大为吃惊的是月球人中最高的那个完全能理解这是敬礼，因为他重复了我的动作，他的伙伴也立刻进行了模仿。这时我们知道他们是聪明和容易接近的。然后，高个子月球人放下胳膊，合起双手，摇了好几次，一边用他的大眼睛看着我们。我们懂得，这只能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地球上的中国人敬礼的方式就和这个类似，只不过身体更弯些罢了。我们急忙用同样方式回礼。

“礼节的交流和他们明显的善意使我们之间建立起好感。我们用手势邀请他们陪我们一同到工地上去。在那儿，三个月球人里最矮的一个对我们的机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对他们智力的好评得到了证实。小月球人，同志们，注意听，我们看到那个小月球人走近我们的小型推土机，仔细地观察着它，围着它转了好几圈，摸摸各种零件，一边点头思索着。由于我们对他的行为感到惊讶而含笑鼓励他，他看了我们一眼，随后

坐上了机器。经过几次摸索，他成功地开动了发动机，握起操纵杆，使机器开了起来，控制得几乎和我们最出色的机械手一样地好。我们被他的表演深深地感动了，情不自禁地拚命鼓掌。看到我们鼓掌，另外两个月球人也随着拍起了手，似乎这一动作对他们来说并不陌生。

“同志们，想想这个场面吧。月球人和俄国人，被同一种热情结合得亲密无间，他们用力地鼓着掌，并且一个月球劳动者，在真空的静寂之中，驾驶着一台苏联机器！这就是我们在月球的另一面所亲眼看见的景象，我们感动得流泪了。

“月球人的表现使我们产生了如此巨大的信任，并且，我们本能地对他们抱有一种如此深切的好感，我们决定把他们带回临时营地以便增进了解，并按我们好客的传统来欢迎他们。他们跟在我们身后。走了一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临时营地。我们把事情很快地通知了探险队的其他同志，一个欢迎会在大厅里临时准备起来。月球人看到我们的设备似乎感到万分惊诧，然而他们自己也还在不断地使我们吃惊——同志们，他们简直就是我们的兄弟！他们呼吸！他们讲话！……我是这样的六神无主，现在还难以使我的叙述有条有理……”

“伊斯特盖夫这个鬼东西肯定是喝醉了，”一号利用间歇咆哮起来，“扎尔科夫，这种语言不是一个神经正常的人的语言。”

“伊斯特盖夫很少喝酒，”扎尔科夫说，“一个人在月球另一面发现和自己相同的生物而一时丧失冷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他的报告还有别人证实。”

“他们都上了幻觉的当，”一号咕噜着，“谁知道这类旅行会对大脑产生什么影响？……”

他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传送接着又开始了。

“当我们在月球人后面走进密封大厅之后，我们开始脱航天服。我们想舒舒服服地欢庆这前所未有的大事，并把我们本来的面目呈献给我们的客人。他们看到我们脱下星际服装，似乎显得更为吃惊，并且由于人造空气的缘故，我们第一次听到他们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这大概是表示他们的惊奇。高个子月球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仪器，颇类似一个气压表。又有一些声音清晰可闻，好象他们在进行协商。然后慢慢地，宛如蝶蛹冲破它们的外壳变为光荣的蝴蝶，月球人开始剥去他们的表皮……”

“我的看法没有错，”一号叫道，“这些互不连贯的形象便是幻觉的证明。应该把把小组全部撤回来。”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扎尔科夫哀求道。

“那平滑浅灰的表皮，同志们，只不过是一层衣服，是一种航天服，和我们的大同小异，他们的长鼻子不过是一个导管罢了。和我们一样，月球人需要空气。和我们一样，他们用巧妙的手段填补真空。平时他们在哪儿生活呢？他们在他们的星球表面运动时所必不可少的空气储存在哪里呢？象人们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我们认为是在月球的里面，月球的深处。当我们增加互相了解之后，我们肯定会很快知道的。

“这样，三个月球人从他们的表皮下钻了出来。我提到蝴蝶光辉的诞生，并非为了对我的叙述进行无谓的污染。所有的同志及我本人，当我们看到大量明亮的色彩，丰富、绚丽、交织着的图案和阿拉伯花纹从暗淡粗糙的表皮下展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动物的这种态变。我们眼花缭乱，同志们，很久才发现这五光十色原来只是由于衣服的缘故，来源于月球人的衬衫和领带，这些月球人，我们时刻都在比较他们的美感和爱好。

“ 我们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而迟迟没有发现月球人突然袒露在我们眼前的其他奇迹：一个和我们相同的脑袋，眼睛、耳朵、鼻子、嘴和我们的器官相似，身体和四肢与我们的身体和四肢如同出自同一个模子。这还不算，月球人还喝酒，我们碰过杯。月球人说话，我们听见了。

“ 月球人说话，同志们！噢，当然了，他们的语言不容易懂，因为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和我们在地球上所听到的声音完全不同，在这点上，我们只好认输了。我们根据他们的外貌，曾经料想他们有一种人类的语言，但我们失望了，不过这种失望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的专家和我意见一致，认为这仍是一种语言，尽管喉音很重，它比任何会说话的鸟类的语言更接近于我们的语言。

“ 何况不能依其声音的音乐感来判断一种造物，我们现在就给你们证据，证明这些月球人不仅理智和灵巧，而且善良、可爱、好客、和平、乐于助人、富有教养并幽默风趣。同志们，你们自己去判断吧。这些月球人…… ”

三

“ 月球人的魅力不同寻常 。” 帕特放下受话器，伸着懒腰说。

“ 你们女人，” 约埃不满地说，“ 只要是一个陌生男子，你们就会扑上去。一个月球人！……即使他浑身是毛，长着触角，

你也会认为他的魅力难以抗拒。”

“他既没有毛也没有触角！”帕特生气地叫着，“我没有扑上去，你不会看不见。是威斯顿让我和其中的一个作些特别的接触，争取了解他们和女人相处时的行为。”

“威斯顿完全丧失了理智。”约埃严肃地说。

“他所进行的研究不应该有漏洞，他向我这样解释。他对我说：‘我们应该掌握有关月球人的全部情况，帕特。而这儿只有您一个人能够正常地亲身接触性问题。这是一个秘密使命，我可以信任您吗？’我思考过，他说得对，只有我，我行动了。”

“行动，行动！”约埃不满地嘀咕着，眼睛望着天……“不管怎么说，总还不能在宣布之前行动——我当时在那儿，我听见了：‘我选择那个黄头发的高个子，好象是头头，生着一撮小胡子的那个。’”

“既然非这样不可……”帕特低声说，咬着指甲。接着，她又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热情说：“噢！约埃，不要责怪我，我多么想就近看看啊，我也想知道……”

“好，好，”约埃说，“我刚才说的那些并非要指责你，帕特，只是你去从事实验的时候，我得独自承担全部工作，每天干二十个钟头。那些月球人，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一次。举行晚会欢迎他们的时候，我恰好也有权在客厅里和他们喝一杯，因为我要把他们给我们唱的歌传到地球上去。”

“声音美极了。”

“这一点，我注意到了。我从未听过类似的声音。但一个人值班我可真够受的了。”

“完了，”帕特叹着气，“我重新开始工作，我的研究结束了。”

“有趣吗？”约埃问，“我甚至无权读读你的报告。”

“不能公开，不可外传。这儿只有威斯顿看过。”

“有趣吗？”约埃又问，“难得的印象？”

帕特沉默不语，她蹙着眉头，绷着秀美的脸，好象在焦虑地思索着，要把记忆理出个头绪来。然后，她做了个失望的表示，似乎放弃了从矛盾的感情中寻找结论，终于低声答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是真的，约埃，”她说，开始不安起来，“威斯顿非让我作明确的说明不可，他迷上了这些月球人，希望我明确表态，我只能这样对他说：‘我不知道……’噢！有时，我没有说出来，有时，我真觉得，真觉得他不一样……魅力很不寻常，约埃，我已经对你说过了，还有那种我在我们这里从未体验到的细腻，这不能否认……可在另外一些时候……”

“在另外一些时候？”

“他好象把金西的报告记在心里，”帕特叫道，“并企图从中找出一条行动准则一样！”

“我懂了。”沉思的约埃说。

帕特愤愤地耸耸肩膀，转过头去看着玻璃窗。约埃听见她小声忧郁地吟道：

Ouer the mountain

Of the moon ,

Down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Ride , boldly ride ,

The shade replied ,

If you seek for sEldorado

他没有再向她发问，并且威斯顿的呼叫信号传来，两人又

埋头于工作了。他们的队长，热情愈来愈高，急于进行性格和风俗的研究。在探险队的所有重要专家陪同下，他在月球人那儿度过大部份时间。他每天口授一个报告，报告被立刻发出。白宫里，有关月球居民的情报被热烈地评论着，被分门别类和打上标签，开始成为一本厚厚的秘密卷宗的材料。

那天，威斯顿说：

“月球人的确不同凡响，一星期以来，随着我们对他们的逐步了解和对人们的文明宝库的探索，我们对他们日益钦佩。根据我们的主观臆断，很显然，我们两个民族的密切合作，将是获得共同进步的巨大因素。努力在美国和他们之间建立一种真诚和永久的友谊，这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月球开拓者的希望。

“你们收到了鲍威尔的报告，你们和我们一样赞赏他们技术和工业成就的高超。你们看了我们比较解剖学专家的研究。他使用X光，经过完整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月球人的内部构造几乎和人类相同。你们得知了帕特本人的秘密报告，她的报告完全证实了他们彻底的人性，这是他们给我们所有考察人员的印象。今天我不想只停留在所有这些物质细节上，我想和你们谈谈月球人的精神。

“我早就应该向你们说明我们的调查何以能如此深入。这首先因为我们发现——这是何等令人振奋啊！——月球人完全掌握了地球上科学界已经开始应用的二元语言。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样的语言。它把每个字都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公式把一系列愈来愈特殊的问题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答复（肯定和否定由1和0来表示）集中。由于公式逐步淘汰有关这个字的一切错解释和突出一切正确解释，这个字便具有简单、准确的特点，并完全符合逻辑。这是我们所进行的研究的理想语言，它排除模棱两可和含意不清，如果可以这样比喻的话，就象月球

真空中没有半影和使人迷惑的色彩变化，而只有光明或黑暗，严寒或酷热一样。

“当我们发现月球人能流利地使用二元语言的时候，沟通的困难不复存在，并且，我们对这个人民的了解很快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实际上，直到目前为止，月球人的通用语言使我们翻译起来颇费力气，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那样。”

“那个高大的金发月球人很容易让人理解，”帕特低声道，“可我却说不好二元语言。”

“……除此之外，有助于我们的是月球人对我们的信任，他们对我们的调查从不拒绝，其善意实在可亲可敬。凡是我們感兴趣的，他们毫不掩饰，相反，却让我们利用他们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

“这一点解释过后，下面是关于他们经济制度的几点看法。在月球人那里，星秘委的先生们，各种活动，不是象在我们国家那样，分散在几个互相争斗的公司中进行。相反，它们集中在一个公司，而这座庞大无比的企业不是别的，正是国家。这一观念使我们惊奇不已。如果不是心怀叵测，人们一眼就能看出它给总体上的规划和管理所带来的简便、效率以及高度的和谐。巴克莱和我，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坚信，和我们的观念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想到地球上没有任何民族曾设想过实现这样的统一，我感到有些悲哀。我们竟必须到月球的另一面来发现它，然而我们美国人，在‘新政’期间，特别是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我们似乎在这条道路上也做过一些尝试，这些尝试令人鼓舞，然而并不大胆。我们认为，星秘委的先生们，月球人的榜样应该激励我们获得新的进步。

“我多次谈到进步。我想在此指出，月球人的思想方法本质上是进步的，这是他们的重要优点之一，也许是最使我们美

国人感动的优点之一。

“如果抛开具体细节而全面考察月球人的组织性的话，人们就会看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有显著的相同之处。我们管理的伟大原则，例如镌刻在各行政大楼入口处的名言‘Trusted until sacked’，即‘让你的人承担重要责任，信任他们直到把他们赶出门外’，怎么样呢？星秘委的先生们，正是这个原则指导着月球人的所有企业，他们甚至应用它来管理国家。他们的政治家权力很大，直到他们不能再使人满意为止。这时，他们就会立即被撤换，犹如我们无能的工程师或愚蠢的行政人员一样。这一原则，我们自以为是发明者，却被月球人在月球的另一面大胆地应用着，他们能果断地从正确思想中提取一切有益的结果。

“勿庸赘言，月球人把他们的制度向我们和盘托出后，我试图粗略地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制度。他们似乎极感兴趣，认为我们的制度优越性甚多。即使考虑到他们天生的善意和殷勤，我从他们热情的赞扬中知道他们的确心悦诚服，并且出自这些专家之口的恭维使我的自尊心大大得到了满足。我们在完全融洽的气氛中讨论着，认为一个由我们两国的专家组成一个混合委员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殊为重要。

“正是在讨论过程中，他们的表现显露了月球人的智慧和美国人的智慧有新的深刻的共同点。他们从不幼稚可笑地利用讨论来攻击对方，相反，他们和我们一样，并且比我们更善于发现别人想法中的精华所在，不是为了对之进行贬低和嘲弄，而是为了从中获益，并在需要的时候经过改造加以采用。我认为，地球上只有我们进步到了这种程度，能够客观地评价其他民族的成就，而不一贯鄙夷外来的东西，并能把可以为我们所用的一切吸收或照搬过来。当我在月球人身上发现这种倾向时，

我向你们承认，星秘委的先生们，我觉得我在世界上不象过去那样孤独了，我对他们深抱感激之情。

“我觉得自己不自觉地滑到了哲学领域，我将让巴克莱代替我，他在这方面比我更有发言权。他将向你们介绍的东西几乎无法使人相信，然而我同他一起作证，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月球人让我们吃惊的事还多着哪。”

消息的传送暂停，两个报务员利用这点时间，一边重读他们的记录，一边思索着。随后，巴克莱开始了他的报告：

“我在这里所要说的，星秘委的先生们，乃是月球人的思想早就发现了我们的哲学家所建立的伟大的原则，并对这些原则作了明确的陈述，而美国人民对此则刚刚开始认识。我将用事实而不是抽象的言词来向你们证明。

“请听听这几段语录，这是二元语言的忠实译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里所表达的情感难道不令人赞叹吗？并且，先生们，请告诉我，你们是否象我一样认为这段引言摘自我们的威廉·詹姆斯或约翰·杜威的著作？请告诉我，这段引语是否在超越美国当代思想两极的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原则的同时又包含着这些原则？然而这的确是一位月球哲学家的话，他叫马科，或马科思。（我们无法说得更确切，因为二元语言的缺点是使专有名词走样。）

“这个马科或马科思生活在上一世纪，在月球的另一面，先生们。他似乎留下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时时可以听到对他的作品的评论。他用比詹姆斯和杜威更为明确的方法教授着

对真理的探索意味着什么。他解释道：对真理的探索并不是对客体一成不变的调查，而是主体和客体，探索者和被探索的真理之间不断互相适应的过程。

“因此物质作用于精神，这是个了不起的看法，它最终使物质在其和人的关系中产生一种创造力，使一切物质精神化，使之变为一种哲理，这种哲理经过我的思索之后似乎是一种和我们的发展及我们的现代文明最能适应的神秘主义。我仔细重读圣经某些章节的时候，发现未尝不可用这个马科思和他的批评家所建立的月球理论加以理解。一俟我返回地球，我愿意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并且我敢肯定，这个工作会在我国各州掀起一阵新的宗教热潮。

“我来不及现在就让你们对月球人精神的完美产生一个完整的概念，但他们身上有一种优点，我是不能避而不谈的，这一优点使我们的所有讨论都别开生面。我想谈谈他们精神的诚实以及他们绝对没有先入之见，这是由他们的哲学倾向决定的，他们总是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在很少的情况下，我们觉得应该向他们指出他们理论中的某处似乎尚可改进，他们不仅没有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相反他却细细研究这个问题，并和我们一起推敲，其结果常常是他们承认我们的意见有理，向我们致谢。他们公开这样做，从不油滑自喜……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先生们，在别的种族身上是不存在的，这种精神使我们感动……乃至使我们现在要尽力克服我们身上有些自负的天性，并向他们的谦逊学习。我们每天都对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进行客观的反省。一发现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公开，并承认错误。我认为在这样的自我批评中包含着进步最重要的因素……”

四

差不多与此同时，伊斯特盖夫和他的同志充满激情的报告，在克里姆林宫堡垒中愈积愈多，在为数寥寥可以入内的特权者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大的骚动。“眼睛”接到密令，每晚都对月球可见的一面进行搜索，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的痕迹。尽管如此，一号在准确的情报面前不再否定月球人的存在了。扎尔科夫对此深信不疑。他们采取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措施以防泄露这异乎寻常的秘密。

“又一个报告，同志，”扎尔科夫说，“这些月球人真不得了。”

一号从他手上抢过电报，念道：

“同志们，我们建议立即向月球派遣一个专家小组，由联盟最杰出的学者组成，以便研究月球居民的风俗、信仰和方法。我们这些先驱者，要把每时每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财富尽量利用起来，已是无能为力了。我们所能给予你们的，只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概述而已，因为这无穷无尽的新发现已经使我们头晕目眩了。

“同志们，我们感到，深刻领会月球伟大的哲学家杰姆斯的思想并从中引出一切有用的结果来，这对我们来说是迫在眉睫和至关重要的。他说：一个思想，只要使人们相信它有益于我们的生存，便总是正确的……还有，我们探索真理的任务是我们总任务的一部份，我们的总任务是作有利可图之事……而这样一句话，使我们听起来尤为震动：一种假设如果可以从生活中引出对生活有用的后果，我们便不能抛弃它人满意的结果，就广义而言，这个假设就是正确的。

“同志们，不深思这些话的意义是不可能的。经过良心的

深刻反省之后，我们自问，在俄国，我们是否由于轻率而犯罪，我们是否对宗教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们是否应该以月球人为榜样重新考虑这些问题。如果你们听见我们的朋友阐述他们从自己的信仰中所获得的所有好处的话，你们也会和我们一样认为，这其中存在着一个有趣的因素，这个因素，杰姆斯说得好，就是应该有利可图。请听下去：

“管理月球人的基本法则，他们统称之为‘宪法’，被置于对上帝的崇拜之中。对他们来说，这种管理方式是上帝的训导在月球上付诸实施。上帝的训导包含在一本书内，他们叫‘圣经’，每个公民人手一册，他们阅读并深思。月球的第一号人物，或叫总统，在就职之前宣誓忠于这本书，他的权威因此得到加强，而他的责任，由于有大家想象中的完人与之分担而颇为轻松。每当需要人民作出重要牺牲的时候，总统便把圣经抬出来，牺牲于是毫无争议地被接受。

“政府职责的这种神化被月球人的最后几届总统之一，罗之福（如果我们正确译出二元语言的话），巧妙地强化了，他在授职仪式中加进了一个新礼仪，一种教堂仪式，他亲自选择感恩歌和赞美诗。然而，每当他要采取一个重要决定之时，他总是先读十大诫命，并宣称他的行为是受了诫命的启发。应该告诉你们，这十大诫命乃是神圣戒律的精华。我们将在附录里把某些诫命的全部译文传给你们，经过分析和改造，党可以把它们写进章程，从而获得巨大的好处。

“让我们再回到罗之福吧，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到了晚年似乎有点滥用权威了，毫无疑问，这是上帝君临一切的制度所可能产生的弊病。下面是有关他的一个小故事，是月球人讲给我们听的，发人深省。

“他极得民心。他觉得末日来临，便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博

物馆以求永远为人怀念。他的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震动，他们接连几个月虔诚地崇拜着他，在他的功绩的见证面前游行，队伍络绎不绝。随后，热情消失了，我们极为推崇的月球人的智慧发现他并非一贯正确，他经常草率行事，并犯有很多的错误。顿时，人民成为严厉的法官，他那被顶礼膜拜的名字在人们的嘴上只不过成为一个危险的改革家、甚至一个暴君的名字。他昔日所有的助手全部丢官去职。经过这次颇有好处的反拨之后，他被完全遗忘了。

“当然了，同志们，这是对一个人的忘恩负义，有些残忍，这个人尽管有缺点，然而他为人民谋过福利，这一点则是无可争议的。我们苏联人宽容的本性使我们不能无保留地接受这种看法的转变以及昨天还把一个人当成半神来膜拜今天就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作法。但是我们吃惊之余，隐约地感到应该赞扬月球人的批评精神以及他们善于及时地保卫他们的自由。这一点也告诉你们，在一个象我们这样进步和清醒的人民当中，把政府打上神的印记不会有很大的不便。至于好处，则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月球人在各个领域里所显示的方法的优越，可以写成多少动人的篇章啊！我不是一个专家，但我愿意一试，向你们说明他们的经济制度是多么巧妙。

“同志们，所有涉及到大众利益的财产都应该为集体所有，这一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有时感到难以落实。这一理想在这儿，在月球的背面，却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尤其使我们倾倒的是取得这一结果的漂亮方法，即把创造或扩大一个企业所必需的资金分成若干部分，小到使人人都买得起，这些部份被称为股票。股票可以认购，也的确为任何想在企业里分红的个人所购得。这样，工人以及最下层的劳工和农民自然而然地变为他们

工厂、他们工地或他们地产的业主，并参加利润分配。共产主义的伟大原则从而成为现实。

“你们会说这再简单不过了吧？嘿！正是这种在解决问题上的巧妙和简单的结合，我们在此无时不见，使我们不由得喊道：‘不过如此，可这正是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啊！’显然，只要想到就行了，然而在他们之前，没人这样想过。

“（我重读笔记本上匆忙的记录）有一种科学，月球人能熟练掌握，这门科学就是宣传学。

“他们称之为广告。广告通常的活动范围只限于报纸、广播和电影，然而领导这一活动的专家天天绞尽脑汁，寻求新的手段和前所未闻的吸引人的方法，以至于思想无法抵御它们的诱惑。一个简单的例子便会使你们明白：你们知道，我们在月球上建设的第一个苏联城市将近竣工了，我们经常住在那里。一天，我们醒来之时，不胜惊奇地看到每栋房屋，每座建筑物上都装饰着一种圆盘，大小犹如独脚圆桌，颜色血红，直射的阳光使它们如同烧烧着的火球。到处都是。我们无论望到那里，都被这无数猩红色的太阳照得迷迷惑惑，如醉如痴，它们产生准确的迷人效果，即使闭上眼睛，它们也还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接连几个钟头，我们象中了魔一样，互相询问这些标志的意义，直到我们的月球朋友来访还是毫无结果。开始，我们的惶惑有增无减，因为他们汽车的两侧也装饰着红色的圆盘。看到我们吃惊的神色，他们笑了。然后他们带着神秘的样子，从汽车上搬下几个箱子，在这些箱子上，同志们，也画着同样神秘的圆盘。他们打开一个箱子，我们无限惊奇地看到许多漂亮的小瓶子排列井然，里面装着一种褐色液体。你们能相信吗？每个瓶子上都贴着同样的圆盘，不过很小罢了。

“无法描绘血红的圆盘逐渐增多所产生的印象。还没有品

尝这种饮料，我们便被它征服、迷惑了，用以介绍它的方式令人倾倒，那怕里面装的是硫酸，我们也情愿喝下去。实际上饮料味道很好，没有使我们失望。这种酒泡沫很多，清凉可口，确有滋补功能。我们接受了，并且自从每天大喝之后，我们的感觉好多了。

“也许你们会认为把一门如此微妙的宣传学应用到这种地步未免有些庸俗。可是，我们难道不能把类似的方法应用于一个更伟大的领域而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的基本信条上去吗？这儿的人和我，我们相信，如果党能长期利用一位在月球广告宣传中为之服务的话，那将是有利可图的。

“然而，月球人的天才却是在管理的纯粹科学中，也就是说，在激发、组织和领导各种活动中，发挥了它的全部力量。这里也只须一个例子就能使你们信服。一次，由月球上最杰出的学者组成的集会曾科学地论证了和我们的氢弹类似（月球人在这方面也有许多重要发现）的某种核爆炸物是无法制造的，因为它的实际应用和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抵触，专家们意见一致。可怎么样呢？伟大的月球政府却另有看法，它无视舆论和学者的论证，认定炸弹可以制造，并命令他们开始行动。炸弹于是很快制造成功，完全令人满意。通过这件事，人们可以看到我上面所说的月球人哲学信条的胜利：真理渐渐被纳入到一切有利可图的事情之中。这是一个月球的工程师告诉我的，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人们不大能常见他，因为他整日在一个密封的房间里，我认为他领导着通信部门，他用一句警句总结了这种有目的研究的原则：就这样，在我们这里，大家首先愉快地决定应该发现什么，然后就发现了。

“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我不禁每时每刻都重复着它。但是当我引用这句话表示赞赏，或者更确切地说，当那位

我在一份秘密报告谈起过的月球女同志，即向我提供了一份关于月球女性行为如此有趣的材料、恰好是工程师助手的那个女同志，听懂了这句话的时候——应该告诉你们，她的二元语言说得很坏，她需要一本字典才能翻译——她笑了，这使我吃了一惊。她笑了，笑得使人不知所措。眼泪从她眼睛中流下来，她的身体，我已在我的报告中作了尽量确切的描述，象发疯一般地扭曲着。我问她为什么，她用手指着字典上的某些字，试着向我解释。

“我终于认为明白了，对前面那句被引用的话不应该过于认真。这句话属于月球人称之为俏皮话的那一类，并渗透了一种叫作幽默的不寻常的情感。那句话的意思含糊不清。大体说来，似乎是作者有意嘲弄政府。我承认，我在那句妙语里没有发现任何可笑之处，我心想月球女同志是否真的懂了。

“她随后试图向我作出的解释更加隐晦。当她狂笑之后，她突然变得严肃和忧郁起来，并说如果月球人有一天能被拯救的话，这是因为这类俏皮话和能使寥寥数人说出这类俏皮话的幽默的缘故。这种思想的表达方式真是离奇。对政府嗤之以鼻怎么就能拯救他们呢？……并且为什么要被拯救？害怕什么？月球人面临着什么危险吗？

“什么危险能够威胁月球背面治理有方和生存斗争中拥有如此强大武器的人们呢？我曾经想过是陨星……不是。我认为我现在知道月球随平日生活在哪儿，他们非凡的工业和他们令人赞叹的文明在何处得到繁荣了，对这些，我们的了解还仅限于他们的样品和叙述。那肯定不是在月球阍无人迹的表面。我们的朋友似乎以考察者的身份出现。很有可能是在月球的里面极深的地方，因为每次我提这个问题时，他们的手总是倒指着月球中心。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的，因为他们答应带我们去他们

的首都，他们称为‘Home’

% “‘Hone’，毫无疑问，陨星是达不到的，那他们担心什么呢？归根结底，也许那个女同志有点信口开河，我不应该过于看重她的话。我有时间她是否真是月球女性一个有代表性的标本或者是一个例外？如果是个例外，我从她身上获得的全部资料就值得怀疑了，我还得重新进行我的那组实验。她肯定是非常奇特的，我已经注意到她与众不同的举止和想法，并且她也并不是第一次谈及一种隐约的危险，她那惴惴不安的神色使人不能不相信。我不禁茫然了。

“为了解决堆积如山的疑难问题，我们这里的确需要专家。同志们，在我们刚刚接触的月球这一面有许多想也未曾想过的奇迹，在月球内部，在我们急于要看到的‘Home’里，肯定还会有其他更使人惊诧的奇迹。我想向你们提一下月球人的娱乐，顺便结束我的报告。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是滑稽连环画，即下面有简短说明的图画，出现在很多出版物里。他们一边大声笑着，一边拿来一堆让我们看。这次我毫无困难就明白了他们哄笑的原因，我也跟他们一起笑起来，因为这些连环画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作用。和我一起来的人，我从未看见他们如此长时间地高声笑过，而我自己，我承认我控制不住了。我用无线电给你们传去几个连环图画，也许其中的技巧能为我所用，如果给娱乐的效果再增加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内容的话。

“这样，在月球人那里，严肃的工作，科学及艺术最高超的成就与毫不掩饰的快乐并行不悖。

“我们希望这个还不完备的报告能使你们感兴趣，并能说明为什么我们对这一人民日益眷恋。”

五

第二天，伊斯特盖夫又送出一份报告，它使一号寸步不离的克里姆林宫秘密堡垒里的长期极度的兴奋达到了顶点。电文以一只凯旋曲开始。

“同志们，我们过去看见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们已往的报告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充满魔力的场景相比，只有寒酸而已。我们到月球人的首都去了。我们看到了‘Home’！”

一号发出一声低沉的呼喊。在收听室里工作着的工程师们情不自禁地胜利欢呼“乌拉”。

“下面我将详述，”伊斯特盖夫接下去报告说，“请再一次原谅我的慌乱。我们到‘Home’去了，但只是思想去了。我们的眼睛看见了‘Home’的绚丽光彩，而我们的身体却没有离开月球的表面，这多亏了我们的朋友有一种出色的发明。他们制造了一个机器，能够根据所提供的材料把可以预见的未来事件在一个屏幕上用最近似的画面表现出来。月球人为了让我们对旅行有所了解，便开动了他们的机器。于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到达‘Home’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我们将受到的盛大款待，比身临其境看得更为真切。

“我们拍下了这部电影的一部份，我们把它传给你们。看看吧，同志们。

“这儿是一条街，似乎不是‘Home’最大的街道。只要看一眼这些建筑物的规模和和谐的比例便使你对月球人在建筑方面的大胆和技巧有一个概念。但引人注目的不是这些雄伟的建筑而是群众场面，那拥挤在这条大街上的欢叫疯狂的人群。

“为什么这样欢乐？为什么这样几乎近于疯狂的兴奋？为什么‘Home’的每个孩子都摇晃着一面小旗，而成年公民则

崇拜地摇晃着手臂？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同志们，——啊，我们从来没有感到这样自豪！——因为我们，苏联的先驱者，我们，首批抵达月球的人。这个好客的民族，这个生性勇敢和慷慨的民族，他们事先得知他们的兄弟将带着爱与和平的信息来访，这消息使他们万分欣喜，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月球女朋友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这是一种……一种赶时髦的表现，这是什么意思？她总是与众不同，我愈来愈难以理解她了。

“这是我们，同志们，你们在那儿看见的是我们，站在那部豪华的汽车上，由身着光彩夺目的制服的摩托车护卫着，向群众致敬。那些颤抖着的手伸向我们，那些满怀好奇、希望和爱的目光在望着我们，在人群中缓缓行进的是我们。天空沉浸在美丽的人造光中，从千万座大楼的亿万个窗口上落下的鲜花形成一片云海，到处是五颜六色的圆片，飞舞的报纸、内衣和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月球人由于我们的到来而发起疯来，把这些东西扔向天空，为了更好地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欢迎。

“你们还有未看到的呢！放映机使我们出现在队伍的前头，因为我们的车子在一个长长的庞大的车队中，车队由打扮得使人眼花缭乱的汽车组成，上面立着巨大的纸板做成的塑像，脸上带着具有强烈启发性的表情。车子中间走着奇怪的动物……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详述。还是到前面去吧。在队伍的前头你们将发现奇迹中的奇迹，这就是……你们看见了吗？

“同志们，在你们尚未亲眼看见之前，我们还不敢说出来。否则你们会说我们撒谎或想入非非。但你们和我们一样地看到了，你们应该和我们一起承认这是明显的事实。我们置身于天堂，同志们！月球人的‘Home’是天堂的物质成果。这是真的，因为你们看，天使来了。

“我们知道，我们也已经感觉到了。直至目前我们在月球

人所取得的成就中所看到的完善，一直使我们疑心在这个星球的内部是否有一个比我们的朋友所属的种族更为高贵、优良的种族，我们没有看错。这一卓越种族无可争议的代表就在我们的眼前。表面月球人一看到这些人的形象便心醉神痴，我们也象他们一样。他们称这些人为 girls 或 gals。我们觉得只有天使这个字可以形容他们光彩照人的容颜。

“短裙显露出他们的身材，裸露着迷人的大腿，这些天使身披交织着银线的洁白斗篷，头顶嵌着宝石的三层王冠，引导着我们的车队，穿过月球首都的大街。他们，或者说她们，因为天使的性别无法确定，八人一行，迈着有节奏的步伐，秩序井然。他们分为大队、小队，而某些大队用一种以小号为主的天上的音乐伴着游行队伍。在他们的行列之前几步的地方，一个比别的天使更为英俊高大，体态更为轻盈的天使，一位大天使，一位六翼天神，独自走着，全体行列都跟他走着同样的步伐。他用一根画着螺旋形图案的长棍打着拍子。你们看他多么灵巧，用多么优雅的姿势把木棍高高地扔向天空，使它划着优美的阿拉伯式图案，最后在空中将它接住，与此同时，乐队的铜号声和人群热烈的欢呼声响彻天空。

“我想在这胜利的高潮中结束我的报告。对仙境奇景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此时急于亲自去体验这难忘的时刻。在此之前，请把反映联盟形象的某些影片传给我们，要挑选那些最能表现我们才干的影片，我们将放给月球人看。尽管难以和我们的所见媲美，但也许能使他们相信我们的文明应该受到推崇，也许能促使他们和我们一同到地球上作一次旅行。”

“总统先生，星秘委的先生们：

“我们经历着令人振奋的时刻，等待着进入月球的内部，等待着接触这灿烂文化的源泉，我们对它还一知半解。我们的月球朋友答应领我们去，然后我们将带他们到地球上来。他们准备同我们一起来，他们预先看了他们在纽约受到的欢迎，这使他们非常高兴。

“关于我们即将进行的月心旅行，我们的朋友想得非常周到，他们让我们事先看了一些电影镜头。总统先生，我想您应该最先接触这些文献。由于我们的报务员安装了一部机器，这些电影在放映过程中将传送给您。

“我现在直接向您讲话，我，威斯顿，在月球城上，我只限于把听到的二元语言的解说词翻译给您。

“我的月球朋友说，这是他们公共建筑事业的一个模型。这部电影再现一个宏伟工程的业绩，这项工程是要改变一条河流的自然流向而把它引到一个幅员辽阔的沙漠地带。这些镜头表现的是被排干的内海，这些是人工挖就的大湖，这些是必须削平的山峰和必须清除的冰川，以便实现这伟大的计划……是的，月球内部有大海和河流！对这些极为生动的镜头，任何评论都是多余的。我只想到一点：即动员起我们的全部力量，我们或许也能干得一样出色，虽然肯定难以超过他们。

“这儿——看看他们多么善于交替表现他们超绝的活动和他们的文化艺术——这儿是在他们的一个剧场里为公众举行的一次演出。这点上，我们应该为之折服，应该承认他们在音乐、舞蹈、合唱及布景方面明显的优势。这里——这魔术般连续不断的节奏不容我们一一鉴赏——这里是学校……一所大学。

我们发现那里的设备和布置只有在我们最现代化的学校里才可见到。那儿，一个宽阔的体育场，全城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比力量，比技巧。他们的动作是多么谐调，多么健康！多么健康的竞争精神闪现在他们的目光中！他们的成绩又是何等的出色！……那照耀一切的神奇的人造光，我们还没有感到，因为它是那样自然。他们怎么会获得这样的效果呢？

“这是……可这是什么呢？好象是一张地图……我们的讲解员对我们说。真的，这是一张地图！一张……一张月球图？……我们有地球图，这毫无疑问。但奇怪的是这张图并不象我们的地球图而和我们的月球图相似。它好象是借助于一个强大的望远竟在另一个星球上画出来的……甚至……是的，它准确无误地描绘了我们所能看见的半球。我认出了帕罗马尔渐次发现的所有火山口、干枯的海和山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相当长时间的停顿。好奇心夹杂着无名的焦虑折磨着白宫的星秘委成员，也折磨着报务员约埃和帕特，他们在美国营地调整着电传机。终于又响起了威斯顿的声音。他结结巴巴，似乎为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所主宰。

“是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我们的朋友的解释含糊糊，我简直摸不着头脑。他们说这张图是他们天文技术的例证，并且还给我们看了另外一些表现他们这门高超科学的镜头。一个极为现代化的设备……但是在上边，我们看见天空了，天空中有一个圆形物，这只能是太阳。那么，我们没有深入月心，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光不是人工的了？……这就是那个设备。他们说，这是最强大的天文站之一……噢！这件仪器！……这是一台望远镜……一台巨大的望远镜……我的理智崩溃了。我认识这台望远镜，这台可怕的仪器。我不会弄错。它那令人恐怖的外型刻在每一个美国人的心上。他们说：‘就是靠了它才

画出了这些图……’这不可能，不可能。救命！这台仪器是‘眼睛’，那只可耻的眼睛，现在在搜索夜空，它停在一个熟悉的星球上，月球，地球上看到的月球……救命！这些月球人，这些神奇的月球人……这就是他们的‘眼睛’，‘眼睛’！”

“见他妈的鬼！”约埃喊道，“我一切都明白了。他们是……”

“约埃，约埃，”帕特哽咽着说，“我已经爱上了他们！”

威斯顿又向报务员说起来，声音低沉而短促：

“约埃，请听我最后的指示。我的同伴们将争取撤回营地，我留下来，我要死了，我死于失望。发出警报。我们面临着死的威胁。现在应该由军事护航的指挥官来负责考察队。挖一些掩体，坚闭莫出。把原子手榴弹装上雷管，准备好核炸药，向地球请求增援。您听懂了我的话吗？约埃？”

“听懂了，先生”，约埃说。

威斯顿的声音几乎难以辨别了，他完全绝望了。

“魔鬼，约埃！我们掉进了何等可怕的陷阱！地狱里的魔鬼……我要死了，我死了，打击太大了。您难道不懂吗？……他们是人，约埃，是可怕的地球人！”

这是月球上收到的最后的明码通讯，然后就由秘密武器和密码战略电文来说话了。然而写这段历史的人能够很快地给这一可悲的误会一个总结。

和威斯顿一样，伊斯特盖夫在他的幻梦突然破灭之后也没有继续活下去。两个队长在互相衡量了对方的卑鄙之后双双倒下死去。其他探险家们都退守到各自的营地之内，在等候地面当局指示的过程中，他们各自的行动都严守秘密。两个星际委员会经过两天两夜的讨论之后都下达了指示，指示共有两点：

第一，探险者们可以根据命令离开月球，但在重新被地球

接收之前，应该在真空中绕地球旋转四十天，以便有一个消除月球影响的时期。

第二，撤退之前，他们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离开之后不久将月球炸掉。月球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据点，敌人涉足之后不能让它再存在下去。

命令执行了。探险家们经过一个艰苦的隔离之后被认为身体状况正常可以回到他们的祖国了。月球毁灭了，那难以感觉到的细微残余消失在广阔无垠的空间。它的消失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只有帕特叹息了几个晚上，她仰首深邃的夜空，回忆着她在月球上的奇遇。

对天空的这场清扫甚至还带来了某些好处，被星秘委认为是一个进步。首先，危险的潮水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诗人不再以月光为喻到处使人感到聒噪了。疯人稍醒，智者更智。夜晚的静谧也不再被狗吠声所扰。最后正如约埃所说的，Last but not least，女人的性情好转了，变得平和了，不象过去那样动不动就暴跳如雷了。